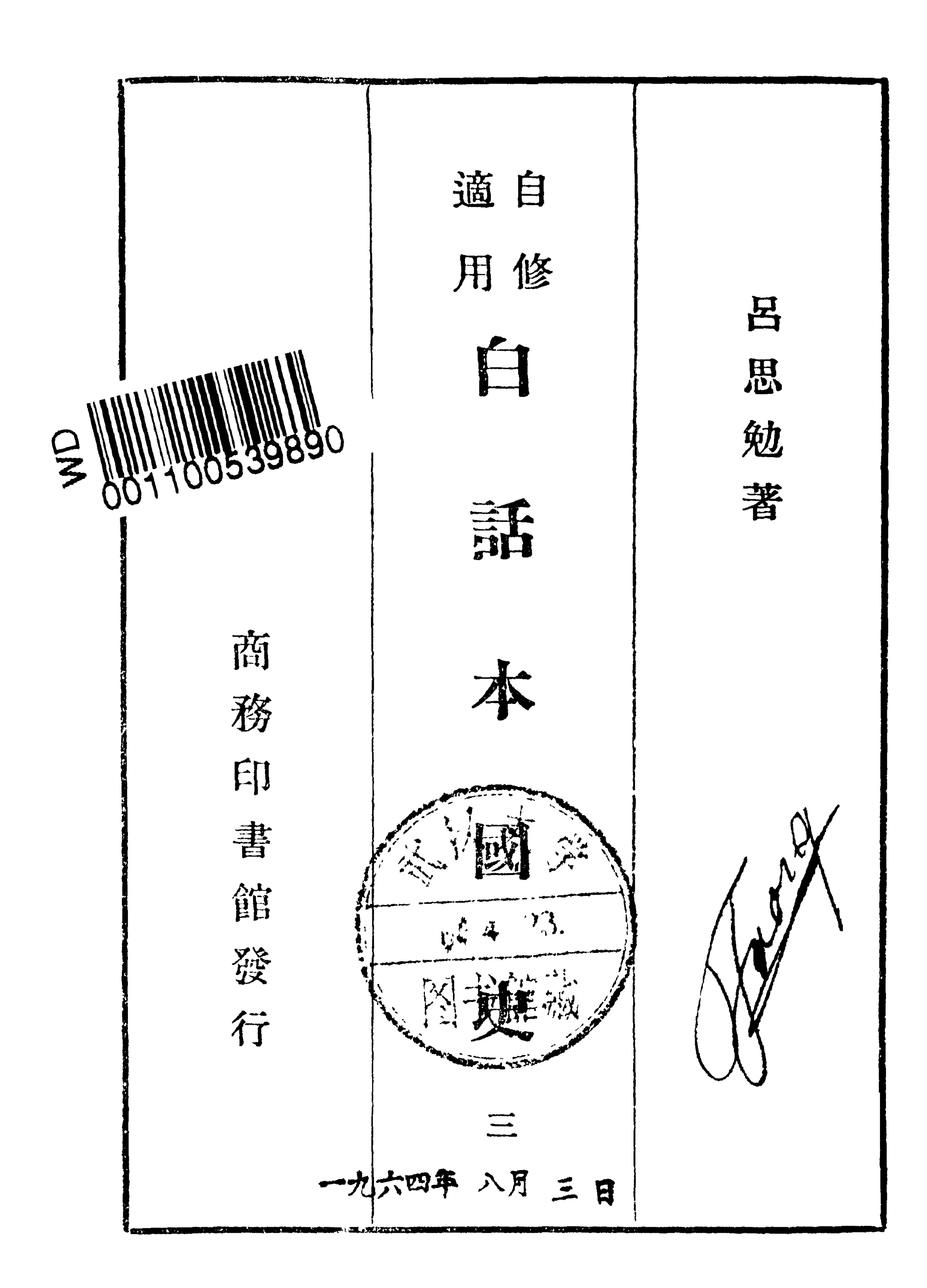
自修適用

白話本國史

三

呂思勉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呂思勉著

自修適用

白話本國史

三

一九六四年 八月 三日

商務印書館發行

第三編 近古史上

第一章 近古史和中古史的異點

從漢到唐，和從宋到清，其間的歷史，有一個大不相同之點。便是「從漢到唐，中國是征服異族的；從宋到清，中國是給異族征服的。」五胡雖然是異族，然而入居內地久了，其實只算得中國的編氓。他們除據有中國的土地外，都是別無根據地的。所以和中國割據的羣雄無異。到遼金元卻不然。遼是自己有土地的，燕雲十六州，不過構成遼國的一部分。金朝雖然據有中國之半，然而當世宗章宗手裏，都很惓惓於女眞舊俗，很注重於上京舊地的。元朝更不必說了。所以前此擾亂中國的，不過是「從塞外入居中國的蠻族」乘著中國政治的腐敗，起來擾亂。這時候，卻是以一個國家侵入的。就是「中國前

此，不曾以一個國家的形式，和別一個國家相接觸而失敗，這時代卻不然了。」從契丹割據燕雲十六州起，到元順帝退出中國的一年爲止，其間凡四百二十四年。（前九六六至前五四三。）

明太祖起而恢復中原，二百七十五年。清朝人又入據之者，二百六十八年。（從順治元年，即前二六八年起，到宣統三年止。）所以這時代中國有十分之七在被征服的狀態之下。然而其初就是由幾個軍人內鬨，把他去勾引進來的。這時代，中國所以輾轉受累，始終不能強盛，也都是直接間接受軍人的害，讀到下文，自然明白。軍閥和國家的關係，可謂大了。然而還有一班人，說立國於現在的世界，軍備是不能沒有的，因而頗懷疑於現在的軍人，不能全去。我卻把什麽話同他說呢？立國於世界，軍備原是不能全去的。然而須要曉得，軍備有種種的不同。若依然是「從今以前的軍人」，可說於國家有百害而無一利；莫說保護國家；國家本沒有外侮，有這班人，就引起來了；外侮本可以抵禦，有這班人，就無從抵禦了。這不是一時憤激之談，請看歷史。

第二章　唐朝的分裂和滅亡

第一節　安史之亂

北宋爲什麼不能抵禦遼金，馴致於給元朝滅掉？這個根是五代種下來的。五代時候，爲什麼要去勾結異族，請他進來？這個根是唐朝種下來的。唐朝怎樣會種下這個根？是起於有天下者好大喜功的一念，和奢侈淫欲的行爲。專制政體和國家的關係，可謂大了。

唐玄宗時所設的十節度經略使，已見前篇第三章第三節。這諸鎮之中，西北兩面，以制馭突厥、吐蕃、奚、契丹，故兵力尤厚。唐初邊將，是「不久任」「不兼統」的。「蕃將」就有功勞，也做不到元帥。玄宗在位歲久，漸漸荒淫。始而寵武惠妃，繼而寵楊貴妃，委政於李林甫。林甫死後，劍南人楊釗，又夤緣楊貴妃的門路，冒充他哥哥，於是賜名國忠，繼李林甫爲宰相。玄宗始而銳意邊功，繼而荒淫無度，軍國大政，完全不在心上。邊將就有以一人而兼統數鎮，十幾年不換的。李林甫又妬功忌能，怕邊將功勞大的，要入爲宰相，就奏用胡人爲元帥。於是安祿山就以胡人而兼范陽平盧兩鎮節度使。這時候，奚、契丹漸漸強起來了。參看第三章第二節安祿山時時同他打仗，又暗招奚、契丹的人，補充自己的軍隊。於是范陽兵精，天下莫及。有反心久了。以玄宗待他厚，一時還猶豫未發。到楊國忠做了宰相，和安祿山不對，說他一定要反的。玄宗不聽。楊國忠就想激變安祿山，以「自實其言」於是處處和安祿山作對。前一一五七年，祿山就反於范陽。

這時候，內地是毫無兵備的。玄宗聽得祿山反信，叫封常清（河西節度，這時候適在京師。）到東京去，募兵抵禦他。這新招來的「白徒，」如何和百練的精兵打仗？屢戰皆敗，不一月，河南河北皆陷。祿山就稱帝於東京。封常清逃到潼關和副元帥高仙芝共守。玄宗把他殺掉，代以哥舒翰。哥舒翰主堅守，楊國忠又催他出戰。前一一五六年六月，戰於靈寶，（如今河南的靈寶縣）大敗。潼關失守。玄宗出奔四川。當楊貴妃得寵的時候，還有他的姊姊秦國夫人哩，韓國夫人哩，虢國夫人哩，都出入宮禁，驕奢淫佚得了不得；後來楊國忠也是如此。軍民心上，久已怨恨得不堪了。玄宗走到馬嵬驛，（在如今陝西興平縣）軍變了，逼着玄宗，把楊國忠楊貴妃都殺掉，然後起行。又有一班父老「遮道，」勸玄宗留太子討賊，玄宗也聽了他。太子走到靈武，（如今寧夏的靈武縣）即位，是爲肅宗。

當哥舒翰守住潼關的時候，平原太守顏眞卿，常山太守顏杲卿，都起兵討賊。河北響應。賊將史思明，雖然把常山打破，顏杲卿殺掉。而朔方節度使郭子儀，河東節度使李光弼又連兵而出井陘。殺敗史思明。安祿山一方面，形勢頗爲吃緊。不意潼關破了，子儀光弼都撤兵西上，顏眞卿也逃到行在。於是形勢大變。幸而安祿山是個武人，所靠的只是兵強，此外別無大略。他手下的戰將，也是毫無謀略的；既入長安，縱情於子女玉帛，並不出兵追趕；所以玄宗得以入蜀；肅宗也安然走到靈武。前一一五五年，安祿

山又給他的兒子安慶緒殺掉。安慶緒不能駕馭諸將，賊將都不聽他的命令。於是賊勢驟衰。

肅宗即位之後，郭子儀以兵至行在。前一一五五年二月，先平河東，以爲進取兩京的預備。九月，以廣平王俶（代宗）爲天下兵馬大元帥，幷着回紇西域的兵，克復西京。旋進取東京。於是賊將皆降。賊將尹子奇，屢擊睢陽，幸得張巡許遠堅守，後來雖然給子奇攻破，然而不久，東京就收復了。子奇爲人所殺，江淮得以保全。

賊將裏頭，最驃悍的，要算史思明。投降之後，唐朝仍以他爲范陽節度使。李光弼使副使烏承恩圖之。事洩，思明殺掉承恩，再反。這時候，（一一五一四）九節度之師六十萬，方圍安慶緒於鄴，久而不克。史思明發兵來救，官軍大敗。李光弼的兵，在諸將中，算最整齊的，只斷得河陽橋。（河陽如今河南的孟縣）思明入鄴，殺慶緒。旋發兵陷東京。一一五五一年，攻陷河陽及懷州，（河南河內縣）朝廷大震。幸而思明也爲其子朝義所殺，賊勢又衰。前一一五〇年，肅宗崩，代宗立。史朝義差人去騙回紇，說唐天子已死，國無主；速南取其府庫，金帛多着哩。回紇信了他，牟羽可汗自己帶兵南下，而走到路上，給唐朝人曉得了。趕快派蕃將僕固懷恩，（鐵勒僕骨部人）前去游說他，勸他反助唐朝。於是再派雍王适（德宗）做天下兵馬大元帥，和回紇的兵，一同進取東京。史朝義走幽州，幽州已降，想逃奔奚、契丹，爲追兵所及，自縊而死。一場大亂，總算平定。

郭子儀李光弼是歷史上負頭等聲譽的人物。我說他的兵，實在沒有什麼用場，這個很容易見的。進取西京的時候，官軍的總數，共有十五萬；回紇兵不過四千。然而爲什麼一定要有了回紇兵，才能收復兩京？當時官軍的兵力，並不薄弱，賊兵是久已腐敗了；而且安祿山死了，失了統御的人；何以十幾萬的官軍，竟不能力戰取勝，一定要借助於回紇兵呢？圍相州一役，沒有外國兵，就以六十萬的大兵，而殺得大敗虧輸，（這時史思明的兵，只有三萬。）相持幾年，畢竟又靠回紇的力，才把史朝義打平。這種軍隊，也就可想而知了。

所以我說唐書上所載郭李的戰績，是全不可靠的。安史的亡，只是安史的自亡。不然，安史的一班降將，何以毫不能處置他，而只好養癰遺患呢？

第二節　唐中葉後的外患

唐朝因安史之亂所致的患害有兩種：一種是外國驟強，一種是藩鎮偏於內地。

突厥復興的時候，回紇度磧南徙甘涼間，已見上篇第二章第六節。突厥亡後，回紇懷仁可汗又北徙據其地。（樹牙於都尉鞬山，大約在如今三音諾顏境內。）懷仁的太子葉護，（葉護是官名，不是人名。凡北狄的人名，有時是「名」，有時是「稱號」，有時是「官名」。有時「名」「號」「官名」等，混雜在一起。一一分別，不勝其煩，而且有許多分別不出的；所以概不加注。特於此發其凡，讀者只要不把他都認作人名就是了。）助中國收復兩京。原約克復西京之日，土地

歸唐，金帛子女歸回紇。城破之日，回紇欲如約。廣平王率衆拜於葉護馬前，請他破了東京再如約，回紇也勉強聽從。代宗時候，懷仁可汗已經死了，子移地健立，是爲牟羽可汗。（葉護得罪前死，所以不曾立。）聽了史朝義的話，自己帶兵南下，走到陝州，遇見了僕固懷恩，總算是反而助唐。然而居然責雍王不「蹈舞」，把兵馬使藥子昂，行軍司馬韋少華杖殺。唐朝這時候，只得吞聲忍氣，無如之何。僕固懷恩雖然是個蕃將，對於唐朝，卻的確盡忠的。（參看唐書懷恩傳）後來和河東節度使辛雲京不協，唐朝卻偏助雲京。於是懷恩造反，兵敗，逃入回紇。前一一四八年，引回紇吐蕃入寇。幸而懷恩道死，郭子儀單騎去見回紇，說和了他，與之共擊吐蕃，吐蕃遁去。唐朝和回紇的國交，總算沒有破裂。然而這時候，回紇驕甚，每年要貢馬數千匹，都是用不得的，卻要賞賜他很多的金帛。回紇人留居長安的，驕縱不法。酗酒滋事，無所不爲。犯了法，給官抓去；便聚衆劫取，官也無如之何。後來牟羽可汗又要入寇，宰相頓莫賀諫，不聽。就弒之而自立，是爲合骨咄祿毗伽可汗。德宗在陝州，是吃過回紇的虧的。卽位之後，心中還有些隱忿。然而這時候，中國的國力實在不彀。宰相李泌再三婉勸，於是與回紇言和。回紇從肅代以後，和中國交通頻繁，多得中國的賞賜，漸漸的「濡染華風」，流於衰弱了。文宗時，年荒疫作，爲黠戛斯所攻，（就是鐵勒十五部裏的結骨。唐書稱『其人皆長大，赤髮，晳面，綠瞳。』則本來是白種。後來和鐵勒相混，所以又說『其種雜丁令。』『其文字語言，與回鶻同。』其牙在青山，青山在劍河之西。案劍河就是謙河，見前篇第一章第四節。）可汗𠷂馺特勒被殺。餘衆走天德（軍名）

特，（在烏剌旗境。）振武間盜畜牧爲唐軍所破。殘部五千，仰食於奚，仍爲黠戛斯所虜。於是漠南北無復回紇。而其餘衆走西域的，蔚爲其地一大族，遂成現在回族分布的形勢。（參看下篇第三章第一編）

吐蕃卻比回紇強，所以唐朝受吐蕃的害，也比回紇爲烈。安史亂時，諸將皆撤兵入援。於是吐蕃乘勢，盡陷河西隴右之地。前一一四九年吐蕃入寇，至便橋。（在如今陝西咸陽縣境）代宗奔陝州。吐蕃入長安，立廣武王承弘爲帝。旋以郭子儀多張疑兵以脅之，乃棄城而去。德宗初立，和吐蕃講和，約以涇隴諸州爲界。朱泚反時，吐蕃允助兵討賊；約事定，畀以涇靈等四州。旋吐蕃軍中疫作，不戰而退。事平之後，卻又邀賞。德宗只略酬以金帛。吐蕃觖望，又舉兵爲寇。兵鋒直逼畿輔，諸將竟「不能得一俘」。穆宗時，其贊普達磨，「嗜酒好獵，凶愎少恩，」吐蕃國勢漸衰。武宗時，達磨死，無子，妃綝氏的兄子嗣立。只三歲，綝氏共治其國。別將論恐熱不服，作亂。吐蕃的鄯州節度使尙婢婢，又不服論恐熱，舉地來降。前一〇六三年，宣宗就恢復河湟之地。明年，沙州首領張義潮等，復以河西之地來歸。於是唐朝復有河西隴右之地。然河湟一帶，吐蕃人雜居的不少。河西也荒蕪已甚。到唐朝末年，聲教隔絕。河西就復爲回鶻所據。隴右也入於蕃族之手。直到宋熙寧中才恢復。這是後話，且待以後再講。

還有國不甚大而爲害卻很深的，便是南詔。南詔，唐書說他是哀牢夷之後，其實不然。哀牢夷，在如

今雲南保山一帶。後漢明帝時，始開其地爲永昌郡。後漢書說他『種人皆刻畫其身，象龍文。』又說他『穿鼻儋耳』，這明是馬來人種。古代所謂粵族 南詔則系出烏蠻。烏蠻是和白蠻分別之稱，亦謂之兩爨。以南北朝時，中國有爨氏王其中。故烏蠻爲東爨，白蠻爲西爨。其衆在金沙江大度河流域，就是現在的猓玀。古代的濮族，參看第一編第六章第五和第六節，第二編上第四章第四節。唐時，其衆分爲六詔。蠻語謂王曰詔。蒙嶲詔，在如今四川西昌縣。越析詔，亦稱磨些詔，在如今雲南麗江縣。浪穹詔，在如今雲南洱源縣。邆賧詔，在如今雲南鄧川縣。施浪詔，在洱源縣之東。蒙舍詔，在如今雲南蒙化縣。蒙舍詔地居最南，故亦稱南詔。玄宗時，南詔的酋長波邏閣，才合六詔爲一。徙治太和城。如今雲南的太和縣 玄宗封爲雲南王。天寶間，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失政。南詔酋長閣羅鳳，波邏閣的兒子 北臣吐蕃。仲通討之，大敗。楊國忠調山東兵十萬討之，又大敗。於是南詔北陷嶲州，西昌縣 兵鋒及清溪關，如今四川的清谿縣 西川大受其害。然而南詔從歸服吐蕃之後，賦斂甚重；吐蕃每入寇，常用其兵做先鋒；又奪其險要之地，築城置戍；南詔深以爲苦。當嶲州陷時，西瀘令鄭回，爲閣羅鳳所獲，叫他做孫兒子異牟尋的師傅。德宗時，閣羅鳳死，異牟尋嗣位，以鄭回爲相。鄭回勸他歸唐。西川節度使韋皐，也遣使招他。於是異牟尋再歸中國，和中國合力，擊破吐蕃。前一一一〇，西川之患始解。文宗時，異牟尋的孫子勸利在位，又舉兵爲寇，攻成都，入其郛。勸利死後，子酋龍立。懿宗時稱帝，國號大禮。屢攻嶺南，又陷安南都護府。在如今越南的東京 唐朝用高駢做安南都護，打敗他。南詔又改攻西川，唐朝又把高駢調到西川，把他打破，南詔才不敢爲寇。酋龍死後，南詔也衰，和中國就無甚交

涉了。

西突厥別部，喚做處月。西突厥亡後，依北庭都護府以居。其地在金娑山之陽，蒲類海（如今新疆的巴里坤湖）之陰，有大磧曰沙陀，因號爲沙陀突厥。河西既陷，安西北庭，朝貢路絕。肅代後，常假道於回紇。回紇因之，求助無厭。沙陀深以爲苦，於是密引吐蕃陷北庭。吐蕃徙沙陀於甘州。久之，回紇取涼州，吐蕃疑心沙陀和回紇交通，要徙其衆於河外。（黃河之南）沙陀大懼。前一一〇四年，其酋長朱邪盡忠（朱邪二字，就是處月的異譯。）和其子執宜，悉衆三萬落歸唐。吐蕃追之，且戰且走。盡忠戰死。執宜以餘衆款靈州塞。節度使范希朝以聞。詔處其衆於鹽州，置陰山都督府，以執宜爲兵馬使。其後希朝移鎮河東，執宜舉部隨往。希朝更處其衆於神武川北的黃瓜堆，（在如今山西山陰縣北）簡其精銳，以爲沙陀軍。懿宗以後，屢次用他征討，就做了沙陀入據中原的根本了。

第三節　肅代到穆宗時候的藩鎮

安史敗後，其所署置的諸將皆來降。唐朝用姑息政策，仍舊把原有的地方，給他做節度使。於是

薛嵩據相衛。（軍名昭義，治相州，如今河南的安陽縣。薛嵩死後，弟蕚立，爲田承嗣所幷。）

李寶臣據恆趙（軍名成德，治恆州，如今河北的正定縣。）

田承嗣據魏博（軍名天雄，治魏州，如今河北的清豐縣，）

李懷仙據范陽（軍名盧龍。懷仙爲兵馬使宋希彩所殺，希彩又給手下人殺掉。推朱泚爲節度。朱泚入朝，以弟滔知留後。）

李正己據淄青（軍名平盧，治青州，如今山東的益都縣。）

各繕甲兵，擅賦稅，相約以土地傳子孫。而

山南東道梁崇義（治襄州，如今湖北的襄陽縣。）

淮西李希烈（治蔡州，如今河南的汝南縣。）

也和他們互通聲氣。

肅代兩世，是專取姑息政策的。德宗立，頗思振作。前一一三一年，李寶臣死，子維岳請襲，不許。維岳就和田承嗣的姪兒子悅，及李正己，連兵拒命。梁崇義也趁勢造反。德宗派河東節度使馬燧，神策兵馬使李晟，打破田悅。李希烈討平梁崇義。幽州朱滔也發兵助官軍，攻破李維岳。維岳之將王武俊，殺維岳以降。事已指日可定了。而朱滔王武俊怨賞薄，反助田悅。李希烈也反於淮西。於是弄得兵連禍結。前一一二九年，發涇原軍（治涇州，如今甘肅的涇川縣。）討李希烈。打從京城過，兵士心上，以爲必有厚賞；誰知一點沒有。而且吃局又壞。軍士大怒，作亂。德宗出奔奉天。（如今陝西的乾縣。）亂軍奉朱泚爲主，進攻奉天。幸得渾瑊力戰，河中節

度（治蒲州，如今山西的永濟縣。）李懷光也舉兵入援。朱泚方才解圍。德宗所用的宰相盧杞，是姦邪的。輿論都不以爲然。懷光既解奉天之圍，就奏參盧杞的罪惡。德宗不得已，把盧杞貶斥，然而心實不以爲然。懷光一想，這件事做得冒昧了。就也索性造反，和朱泚合兵。德宗不得已，再逃到梁州。（如今陝西的南鄭縣）這時候，眞是勢窮力盡了。於是用陸贄的計策，「下詔罪己」。赦了李希烈，田悅，朱滔，李納，（李正己的兒子）王武俊，專討朱泚。總算把長安收復，河中也打平，然而山東的事情，就到底虎頭蛇尾了。

德宗從奉天還京後，一味信任宦官，注意聚斂，山東的事情，自然無心再管。傳了個順宗，只做了一年皇帝，就傳位於憲宗。（參看第四節）憲宗即位後，倒居然暫時振作。先是田承嗣死後，傳位於姪兒子田悅。承嗣的兒子田緒，殺而代之。傳位於兄弟季安。季安死後，兒子懷諫幼弱，軍中推裨將田季興爲主，請命於朝。憲宗的宰相李絳，勸憲宗因而授之，而且厚賜其軍。軍士都歡欣鼓舞。於是魏博一鎭，歸心朝廷。而淮西吳元濟（李希烈雖蒙朝廷赦罪，旋爲其手下的將陳仙奇所殺。希烈的愛將吳少誠，又殺掉陳仙奇，替希烈報讎，朝廷弗能討。少誠死後，牙將吳少陽，殺掉他的兒子而自立。傳子元濟，不但不奉朝令，還要出兵寇掠。）最爲悖逆。平盧李師道（李納傳子師古，師古傳弟師道。）成德王承宗（王武俊傳子士眞，士眞傳子承宗。）都和他互相勾結。憲宗發兵討吳元濟，淮西兵既精，而境內又處處築有柵壘，難攻易守。從前一〇九八年用兵，到前一〇九五年，還不能克。李師道屢次代元濟請赦，憲宗不許。師道就派奸細，焚毀河陰轉運院軍儲，刺殺宰相武元衡，又刺傷裴

度的頭裴度仍堅主用兵而且請自往督師。這一年十月裏，唐鄧節度使李愬，用降將的計策，乘雪夜襲入蒲州。執吳元濟送到京師殺掉。明年，發諸道兵討平李師道。盧龍節度使劉總，本以弒父自立，（朱滔死，軍中推劉怦爲留後。傳于濟，濟子總，弒而代之。）心常不安。及是就棄官爲僧。王承宗死後，他的兄弟承元也束身歸朝，肅代以後的藩鎮，到此居然削平了。

然而前一〇九二年，憲宗就死了。穆宗立，恣意聲色，不問政事。宰相蕭俛段文昌又以爲天下已平，不復措意於三鎮。於是朱滔的孫子朱克融，乘機再據盧龍。成德將王庭湊，魏博將史憲誠，亦各據鎮以叛。朝廷發兵攻討，多觀望不進；糧餉又匱乏；就不得已罷兵。於是再失河北，「迄於唐亡，不能復取。」河北三鎮的平定，倒沒有滿三年。

穆宗後的河北三鎮：

（盧龍）朱克融　李載義　楊志誠　史元忠　陳行泰　張絳　張仲武　張直方（仲武子）

周綝　張允伸　張公素　李茂勳　李可舉　李全忠（可舉子）　李匡威（全忠子）　李匡籌（匡威弟，爲李克用所破，克用代以劉仁恭。）

（魏博）史憲誠　何進滔　何弘敬（進滔子）　何全皞（弘敬子）　韓允中　韓簡（允中子）　樂彥楨

羅弘信　羅紹威（弘信子）

（成德）王庭湊　王元逵（庭湊子）　王紹鼎（元逵子）　王紹懿（紹鼎子）　王景崇（紹懿兄子）　王鎔（景崇子）

張爲禮（鎔養子）

第四節　宦官的專橫

唐朝亡於藩鎮，是人人知道的。其實藩鎮之禍，還不如宦官之深。爲什麼呢？藩鎮之中，始終抗命的，其實只有河北三鎮。其餘諸鎮，雖也時時有抗命的事情，然而從黃巢作亂以前，顯然拒命，始終不能削平的，其實沒有。不過外權太重，中央政府陷於威權不振的狀態罷了。要是有有爲之主，赫然發憤，原未嘗不可收拾。然而從中葉之後，也未嘗無有爲之主，而始終不能振作，則實由於宦官把持朝局之故。宦官所以能把持朝局，又由於他握有兵權之故。所以唐朝宦官之禍，是起於玄宗，而成於德宗的。

唐初的宦官，本沒有什麼權柄。玄宗才叫宦官楊思勖出平蠻亂。又信任高力士，和他議論政治。於是力士「勢傾朝野。」權相如李林甫楊國忠尚且交結他。至於太子亦「事之以兄。」然而高力士畢竟還是謹愼的。肅宗卽位後，寵任李輔國。輔國因張良娣有寵，和他互相結託。後來張良娣立爲皇后，又和輔國相惡。肅宗病重了。張皇后要想除掉李輔國，輔國竟勒兵弑后。代宗卽位，乃陽尊輔國爲尙父，而

暗中遣人把他刺殺。代宗又寵任程元振魚朝恩，一味蔽聰塞明，以致吐蕃入寇，兵鋒已近，還沒有知道；倉皇出走，幾乎大不得了。然而這時候宦官的兵權還不甚大，除掉他畢竟還容易，所以程元振，魚朝恩，雖然威權赫奕，畢竟各伏其辜。

到德宗從奉天回來，鑒於涇原兵變時候，禁軍倉卒不能召集；不願意兵權專歸武將；於是就神策天威等軍，置護軍中尉、中護軍等官，以宦官竇文暘霍仙鳴等爲之。又置樞密使，令宦官宣傳命令。宦官的勢力，從此就深根固柢了。（參看上篇第三章第一第三節）順宗即位，東宮舊臣王伾王叔文居翰林中用事。引用韋執誼做宰相；杜佑做度支使；韓泰劉禹錫柳宗元等參與謀議；要想減削宦官的權柄。派范希朝做神策京西行營使，以收禁軍的兵權。而宦官遣人告諸將，「無以兵屬人。」希朝到了奉天，諸將沒一個人理他。兵權收不回來，就弄得一籌莫展。於是宦官藉口順宗有病，逼著他傳位於太子，是爲憲宗。王叔文等一班人，都遭貶斥。這是士大夫和宦官鬥爭第一次失敗。憲宗即位，也信任宦官吐突承璀，教他帶兵去征討。憲宗太子甯早死，承璀要立豐王惲，而憲宗以惲「母賤，」立遂王宥爲太子。憲宗晚年，喫了方士的金丹，躁怒無常，爲宦官陳弘志所弒。并殺掉吐突承璀和豐王惲，而立穆宗。穆宗和敬宗，都是荒淫無度的。穆宗性尤褊急，左右動輒獲罪，也爲宦官劉克明所弒。立憲宗子絳王悟。樞密使王守澄又殺掉劉克明

和絳王，而立文宗。文宗卽位之初，就用宋申錫做宰相，和他謀誅宦官。宦官誣以謀反，文宗不得已，把宋申錫貶斥。又不次擢用李訓鄭注，和他謀誅宦官。於是正陳弘志弑逆之罪，鴆殺王守澄。鄭注先出鎭鳳翔，謀選精兵入京，送王守澄葬，乘勢誅滅宦官。還沒到期，李注等就先動手。詐言左金吾殿後有甘露降，派宦官去看，想趁此把他們殺掉。誰知事機洩漏，中尉仇士良魚弘志就刼文宗入宮，以神策軍作亂。殺掉李訓和宰相王涯賈餗，鳳翔監軍也把鄭注殺掉，（凡監軍，都是宦官。）於是大權盡入宦官之手，宰相不過奉行文書而已。這是士大夫和宦官鬥爭第二次失敗。文宗一子早死，立敬宗子成美爲太子。文宗病重了，仇士良魚弘志矯詔立武宗爲皇太弟。文宗崩後，武宗殺太子而自立。武宗還算英明，卽位之後，漸次奪掉仇士良的權柄。然而武宗也沒有兒子。武宗病重，中尉馬元贄等定計，立宣宗爲皇太叔，武宗死後，卽位。宣宗留心政治，唐朝人稱爲「小太宗。」然而也並沒奪掉宦官什麼權柄。宣宗長子鄆王溫，無寵。臨朝時候，把第三個兒子夔王滋，屬託樞密使王歸長。左軍中尉王宗實，又靠著兵權迎立懿宗。懿宗也沒立太子，病重時候，中尉劉行深韓文約共立僖宗。僖宗死後，羣臣要立他的長子吉王保。而觀軍容使楊復恭，又仗著兵權，迎立昭宗。昭宗卽位之後，一心要除宦官。於是宦官倚仗着方鎭之力，肆行叛逆。畢竟弄得朝臣也借助於方鎭，以除宦官。這是士大夫和宦官第三次鬥爭，就弄得宦官滅而唐亦以亡。其事都

見第五節。總而言之，中央的兵權和機務，都操在宦官手裏；六七代的皇帝，都是由宦官擁立；這是歷代所沒有的。然而其初，不過起於君主一念之差。專制政體的危險，就在這等地方。

藩鎮跋扈於外，宦官專權於內，唐朝的天下，自然是弄不好的了。然而還借着流寇做個引綫，才弄得四海分崩。

第五節　黃巢之亂和唐朝的滅亡

唐朝自經安史之亂，財政困難，稅法大壞，（參看第二篇下第三章第五節）百姓本已苦極不堪了。懿宗時，奢侈尤甚；加以對南詔用兵，賦斂更重。於是裘甫作亂於浙東，總算旋即敉平。（前一〇五二）而徐泗的兵戍守桂州的，又因及期不得代作亂。（前一〇四四）推糧料判官龐勛為主，北陷徐宿滁和等州，進攻泗州。朝廷令康承訓討之，承訓奏請把沙陀兵自隨。朱邪執宜的兒子赤心帶着前去。及戰，「所向無前」。居然把龐勛打平。於是賜赤心姓名曰李國昌，用他做大同節度使。（治雲州，如今山西的大同縣。旋又移鎮振武。治舊時的單於都護府，地在陰山之南。）沙陀就得了地盤了。

徐州，如今江蘇的銅山縣。宿州，如今安徽的宿縣。桂州，如今廣西的桂林縣。滁州，如今安徽的滁縣。和州，如今安徽的和縣。泗州，如今安徽的泗縣。

僖宗即位時候，還只有十二歲，一切政事，都交給宦官田令孜。這時候，山東連年饑荒，前一〇三七年，濮州人高仙芝起兵作亂。明年，冤句人黃巢聚衆應之。又明年，仙芝在荊南，給招討使曾元裕打死。黃

巢收其餘衆，從宣州（如今安徽的貴池縣）入浙東。掠福建，陷廣州。旋以軍士多疫，還陷潭州。（如今湖南的長沙縣）從潭州北陷鄂州，（如今湖北的武昌縣）東南陷饒（如今江西的鄱陽縣）信，（如今江西的上饒縣）仍趨宣州。由采石渡江；北陷東都，進攻潼關。這時候的神策軍，都是富家子弟，賄賂宦官，竄名軍籍。（借此以避賦役）實際上並「不能操兵」。用以把持朝政則有餘，眞個要他去見仗，就不行了。於是多出金帛，雇窮人代行；也都是「不能操兵」的，如何敵得百戰的流寇？於是潼關失守。田令孜早叫他的哥哥陳敬瑄（田令孜是宦官的養子，本姓陳。）去做西川節度使，預備危急時候，再演那玄宗幸蜀的故事了。這時候，就挾着僖宗，出奔成都。黃巢入長安，自稱齊帝。（前一〇三二年）

僖宗出奔之後，宰相鄭畋王鐸先後統諸道的兵，以討黃巢。諸軍都不肯盡力；四方藩鎮，也都袖手旁觀；於是不得不再用沙陀的兵。李國昌做了節度使之後，他的兒子李克用就做沙陀兵馬使，戍守蔚州。（如今山西的靈邱縣）蔚州的兵殺掉防禦使段文楚，推他為主，入據雲州。朝廷就用李國昌做大同節度使，以為克用必不能拒敵父親。誰知李國昌也想兒子得一個地盤，倒父子聯兵反起來。給幽州節度李可舉打敗。父子都逃入韃靼。（見下篇第二章第 節）這時候，克用的族父李友金替代北監軍陳景思，說請赦李克用的罪，叫他來打黃巢。朝廷聽了他。於是前一〇三〇年十一月，李克用帶着沙陀韃靼的兵一萬多人南來。連戰皆勝。明年四月，就把長安收復。黃巢逃出潼關，去攻蔡州。節度使秦宗權敵他不過，就投降了他，和他一同

造反。前一〇二八年，李克用又出關，把黃巢打死。於是歷年的流寇，總算平定。然而李克用就做了河東節度使，沙陀竟進了中原了。

僖宗還京後，田令孜依然用事。垂涎著解州安邑兩個鹽池的利益，想把河中節度使王重榮移到山東。重榮不肯。令孜就結合邠寧（治邠州，如今陝西的邠縣。）朱玫鳳翔（治岐州，如今陝西的鳳翔縣。）李昌符去攻他。誰知王重榮是李克用的親戚，克用發兵來救，朱玫李昌符大敗。就反和李克用合兵，殺進京城。僖宗逃到鳳翔，又逃到興元。（如今陝西的南鄭縣）後來李克用王重榮又願意歸順朝廷，李昌符也和朱玫不合，三人合力把朱玫攻殺，僖宗才算回京。（田令孜逃到西川靠陳敬瑄）

前一〇二四年，僖宗死了，楊復恭擁立昭宗。昭宗頗爲英明。這時候，李克用攻殺昭義軍節度使孟方立。（昭義軍，治邢州，如今直隸的邢臺縣。）并邢洺（如今直隸的永年縣）磁（如今直隸的磁縣）三州。又北取雲州。朱全忠和河北三鎮，都請出兵攻他。昭宗想借此除掉李克用，也就出兵征討。誰知道全忠和三鎮的兵都不出，官軍被克用殺得大敗。只得把宰相崔濬貶謫，和他講和。僖宗回京之後，李昌符又作亂，遣李茂貞討平之。就以茂貞爲鳳翔節度使。昭宗不要楊復恭帶禁軍，叫他去做鳳翔監軍。復恭走到興元，造反。茂貞又討平之。於是驕恣得了不得。前一〇二〇年，昭宗發禁兵討李茂貞，茂貞和邠寧節度使王行瑜，合兵拒命。把官軍殺得大敗。只得把

事情都推在宰相杜讓能身上，把他殺掉，和他們講和。於是朝廷一舉一動，都爲行瑜茂貞所制。還有鎮國軍（治華州，如今陝西的華縣。）韓建，也和他倆結爲一黨。前一〇一七年，三人一同入朝，竟把宰相韋昭度李谿殺掉。聽得李克用要舉兵來討，才各自還鎮。而李茂貞的乾兒子李繼鵬，做了右軍指揮使，又舉兵作亂。昭宗逃到石門。（鎮名，在如今陝西的藍田縣。）幸得李克用舉兵，討斬王行瑜，昭宗才得回京。前一〇一六年，昭宗置殿後四軍，派諸王統帶。李茂貞本是和宦官一氣的，就舉兵犯闕。昭宗逃到華州。韓建也和宦官結連，把諸王一齊殺掉。李克用又派兵入援，才把昭宗送還。昭宗回京後，仍和宰相崔胤謀誅宦官。前一〇一二年，中尉劉繼述就把昭宗囚了起來。（立太子裕爲帝）崔胤密結神策指揮使孫德昭殺掉劉繼述，奉昭宗復位。然而兵權畢竟還在宦官之手，於是乎不得不借助於朱全忠。

朱全忠本名温，華州人。是黃巢手下的降將。唐朝用他做宣武節度使。（治汴州，如今河南的開封縣。）這時候，黃巢雖滅，而秦宗權又強。如今的河南山東，給他剽掠得幾乎沒一片乾淨土。屢次發兵攻擊朱全忠，全忠居圍城之中，四無應援，而「勇氣彌厲」。後來到底把秦宗權滅掉。又東滅朱瑄朱瑾，（朱瑄據兗州，（如今山東的南陽縣）軍名泰寧。朱瑾據鄆州，（如今山東的東阿縣）軍名天平。）南幷時溥，（據徐州）北服河北三鎮，西幷河中，取義武，（治定州，如今直隸的定縣。）奪據邢洺磁三州。連年攻圍太原，李克用也弄得自顧不暇。北方的形勢，就推全忠獨強了。

崔胤要誅宦官，宦官挾李茂貞以自重；崔胤就密召朱全忠的兵。前一〇一一年，宦官韓全誨等見事機已急，就刼昭宗走鳳翔。這時候，韓建已降順了朱全忠。前一〇一〇年，朱全忠進兵圍鳳翔。明年，李茂貞抵敵不住，殺掉韓全誨等，把昭宗送到朱全忠營裏。於是大殺宦官。回京城後，又殺掉八百多人。前一〇〇八年，朱全忠把昭宗遷到洛陽。就是這一年，把昭宗弒殺，立了昭宣帝。前一〇〇五年，就禪位於梁。

這時候，方鎮割據的便有

淮南楊行密　唐朝的廬州刺史。前一〇二六年，淮南節度史高駢，給他手下的將畢師鐸囚了起來。招宣州觀察使秦彥到揚州，把高駢殺掉。行密討誅秦彥和畢師鐸，據了廣陵。旋秦宗權的將孫儒來攻，兵力甚厚。行密不能抵禦，逃回廬州，又逃到宣州。孫儒發大兵把他圍起。幸得孫儒軍中大疫，行密趁此把他擊斬。仍據廣陵，盡有淮南之地。行密死後，子渥，又盡取江西。

兩浙錢鏐　唐朝的杭州刺史。昭宗時，越州觀察使董昌造反，錢鏐討滅他。前一〇一六年，就做了鎮海鎮東兩節度，盡有浙東西之地。

湖南馬殷　孫儒的裨將。孫儒死後，和劉建鋒逃到湖南，攻陷潭州。前一〇一七年，劉建鋒給手下的人殺掉，推馬殷爲主，盡據湖南地方。

福建王審知　固始縣人，哥哥王潮，做本縣的縣佐。壽州人王緒造反，攻破固始，用王潮做軍正。這時候，秦宗權方強，問王緒要租稅。王緒就帶兵渡江，南入福建，據了汀（如今福建的長汀縣）漳（如今福建的龍溪縣）兩郡。王緒暴虐，給手下人殺掉，推潮爲主。進據泉州（如今福建的晉江縣）。前一〇一九年，福建觀察使陳巖死了，王潮就進據福州。一〇一五年，王潮死後，王審知接續下去。

嶺南劉巖　劉巖的哥哥劉隱，前一〇〇七年，做唐朝的嶺南節度使，劉隱死後，劉巖接續下去。

劍南王建（王建是田令孜的養子，本來在神策軍裏。僖宗入蜀之後，田令孜用他做利州刺史（如今四川的廣元縣）。後來和田令孜陳敬瑄翻臉，前一〇一九年，把成都攻破，敬瑄和令孜都殺掉。前一〇一五年，又攻殺東川節度使顧彥暉，就盡幷兩川之地。）

還有個虎踞河東的李克用。就變做五代十國之世了。

第三章　五代的興亡和契丹的侵入

第一節　梁唐晉的爭奪

從來讀史的人，有一個謬論。就是說：「唐朝有藩鎮，所以兵強；宋朝削除藩鎮，國內雖然治安，然而兵就弱了，就有遼金元之禍。」這句話，全是誤謬了的。宋朝的事情，且待慢慢再說。唐朝的強，是在開元以前，這時候，何嘗有什麼藩鎮？天寶以後，藩鎮徧地都是了。然而請看上章第二節所說，唐朝的對外如何？豈但如此，就連一個小小的沙陀也抵當不住，聽他橫縱中原；到後來幷且連契丹都引進來。

軍事是貴乎嚴肅的，貴乎能統一的；所以對外能戰勝的兵，對內必然能服從命令；驕蹇不用命的兵，對外必不能一戰。唐朝就是如此中葉以後的藩鎮，可謂大多數不聽朝廷的命令了。然而打一個區區的草寇，還是不濟事，還得仰仗沙陀兵。所以李克用一進中原，兵力就「莫強於天下。」然而李克用

也不過是一個普通的北族，並不是有什麼雄才大略的；所靠的就不過是兵力。所以兵力雖強，依然無濟於事；到後來居然「天下之勢，歸朱溫者十七八。」然而沙陀這個種族，畢竟還有些朝氣；唐朝這一班軍閥，却早成了暮氣了。朱溫雖是個英雄，既包圍在這種空氣裏，自然不免受些影響。所以朱溫死後，兒子毫無用處，竟給李存勖滅掉。這話是怎麼說？大凡在草澤英雄裏，要出個脚色容易；在驕橫的軍閥裏，要出一個脚色難。因爲草澤英雄是毫無憑藉的，才情容易磨練得出；軍閥却是驕奢淫佚慣了的，他那個社會中自然出不出人才來。

梁太祖篡唐之後，前一〇〇〇年，給次子友珪所弑。弟三子友貞討殺之而自立，是爲末帝。先是前一〇〇四年，李克用死了，兒子存勖繼立。李克用晚年也有點暮氣；存勖却是「新發於硎」。於是河北三鎮及義武皆爲存勖所服。李克用死的一年，魏博羅紹威也死了。梁兵便乘機襲取趙州，進攻鎮州。成德王鎔，和義武王處直聯盟，求救於晉。李存勖爲之出兵，敗梁兵於柏鄉（如今直隸的柏鄉縣）。幽州劉仁恭，爲其子守光所囚。李存勖攻之，梁人救之，不勝。梁太祖既死，晉人乘機入幽州，把劉守光殺掉。前九九七年，梁人所派的魏博節度使楊師厚死了。梁人想趁勢把天雄軍分爲兩鎮。軍人作亂，迎接李存勖，於是魏博也入於晉。梁末帝性柔懦，更不是李存勖的對手。嘗發兵攻魏州，又想出奇兵襲晉陽，都不成功。晉人却襲取梁的楊劉鎮，在如今山東東阿縣境築了德勝南北兩城。就在東阿境內梁人就只得「決河自固」。前九八九年，李嗣源襲取鄆州。如今的東阿縣梁朝的形勢，更爲緊急。梁末帝派勇將王彥章去攻鄆州，又給李存勖殺掉。這時候，梁國的

重兵都在河外。李存勗用李嗣源的計策，發兵直襲大梁。梁末帝無法，只得圖個自盡；於是梁朝滅亡。

李存勗以前九八九年，自稱皇帝，國號也叫做唐，是爲後唐莊宗。滅梁之後，遷都洛陽。莊宗既是個沙陀，又是個軍閥，幹得出甚麼好事情？滅梁之後，自然就志得意滿起來。寵任伶人宦官，不問政事，賞賜無度。——五代十國，原算不得什麼國家，不過是唐朝藩鎮的變相。唐朝的藩鎮，節度使的廢立是操在軍士手裏的；這時候，雖然名目變做皇帝，實際上自然還脫不了這種樣子。莊宗把方鎮上供的錢，都入之內府，以供私用；州縣上供的錢，才撥入外府，以供國家的經費。內府「金帛山積」，而外府竭蹶異常。南郊（祭天）賞賜不足，軍士就都有心怨；軍士心變，軍閥的命運就倒了。

前九八七年，莊宗派宰相郭崇韜帶了他的兒子魏王繼岌伐蜀。這魏王是劉皇后所生。劉皇后本是莊宗的妃子，郭崇韜爲他有寵，勸莊宗立爲皇后，希冀他見自己的情，宮裏可以得一個強援。誰知道劉后反聽宦官的話？王建的兒子王衍，是很荒淫的。郭崇韜的兵一到，自然馬到成功。然而川中盜賊大起，一時未能還兵。就有宦官對劉皇后說：郭崇韜起了異心，恐於魏王不利。劉皇后大懼，忙告訴莊宗，請他把郭崇韜殺掉。莊宗不聽。劉皇后就自己下了一條「教」給魏王，叫他殺掉郭崇韜。中外的人，都莫名其妙，於是謠言四起。就在這謠言四起的時候魏博的兵戍瓦橋關（在如今河北的雄縣）而歸的，就據着鄴都作亂。

莊宗派李嗣源去打。李嗣源的兵也變了，劫着李嗣源，把他送進鄴城裏。李嗣源想條計策，撒了一句謊，鄴城裏的叛兵，才再放他出來。李嗣源的女婿石敬瑭說：哼！這種糊塗的皇帝；你給手下的兵刼進叛兵城裏，再出來還想沒有罪麽？不如索性反罷。李嗣源一想，不錯，就派石敬瑭做先鋒，直趨洛陽。莊宗想要拒他，手下的兵沒一個用命，就給伶人郭從謙所弒。於是李嗣源卽位，是爲明宗。

明宗也是沙陀人，是李克用的養子。這個人在軍閥裏，却比較的算安分些。在位八年，總算沒十分荒謬的事情。前九七九年，明宗死了。養子從厚立，是爲閔帝。這時候，明宗的養子從珂鎭鳳翔，石敬瑭鎭河東。閔帝想把他倆調動，從珂就舉兵反。閔帝派五節度的兵去打他，都非降卽潰。派自己的衞兵去迎敵，到陝州。（如今河南的陝縣）又迎降。於是閔帝逃到衞州，（如今河南的汲縣）被殺。從珂卽位，是爲廢帝。廢帝旣立，又要把石敬瑭移到天平，石敬瑭也就造反，於是契丹來了。

第二節　契丹的興起和侵入中國

契丹的祖宗，就是鮮卑宇文氏，已見第二篇中第三章第四節。這一種人，自爲慕容氏所破，竄居如今的熱河省境。後魏道武帝，又把他打敗。於是「東西分背」西爲奚，東爲契丹。奚人居土護眞河流域，（如今的英金河）盛夏徙保冷陘山。（在嬀州西北）契丹人居潢河之西，（如今的西剌木倫河）土河之北。（如今的老哈河）奚衆分爲五部，契丹則

分爲八部。

古八部
- 悉萬丹
- 何大何
- 伏弗郁
- 羽陵
- 日連
- 匹絜
- 黎
- 吐六千

唐時八部
- 達稽（唐以爲峭落州）
- 紇便（彊汗州）
- 獨活（無逢州）
- 芬問（羽陵州）
- 突便（日連州）
- 芮奚（徒何州）
- 墜斤（萬丹州）
- 伏（赤山州 匹黎州）

按契丹的部名，見於魏書的，遼史謂之古八部。其後嘗爲蠕蠕及高麗所破，部落離散。隋時，才復依托紇臣水而居，（即土護眞河）分爲十部，逸其名。唐時，復分爲八部。遼史說：這八部，『非復古八部矣。』然而據唐朝的羈縻州名看起來；則芬問就是羽陵，突便就是日連，芮奚就是何大何，墜斤就是悉萬丹，伏就是匹絜；其餘三部，雖不能斷定他和元魏時何部相當，然而八部卻實在沒有變。遼史的話，是錯誤了的。

契丹盛強之機，起於唐初。唐太宗時，契丹酋長窟哥內附。太宗把他的地方，置松漠都督府，就以窟哥爲都督，賜姓李。別部大酋辱紇主也來降，以其地爲玄州。（八部也各置羈縻州）這時候，奚人亦內附。以其地爲饒樂都督府。兩都督府共隸營州。（如今熱河省的朝陽縣）武后時，窟哥的後人李盡忠，和歸誠州刺史孫萬榮（這是契丹的另一部。其酋長孫敖曹，以高祖武德四年來降。安置之於營州城旁，卽以其地爲歸誠州，萬榮是敖曹的孫子。）同反。武后發幾十萬大兵，都不能討定。到底靠突厥默啜，襲破盡忠之衆。（這時候盡忠已死）又借助於奚兵，才把萬榮打平。契丹勢力的不可侮，於此已見。然而經這次大創以後，契丹也就中衰，附於突厥。前一一九八年，（玄宗開元二年）盡忠的從父弟失活才來降。於是奚酋李大酺也叛突厥來歸。唐朝就再置松漠饒樂兩都督府，各妻以公主。前一一九四年，失活死，從父弟娑固襲爵。爲牙將可突干所攻，逃奔營州。營州都督許欽澹爲他發兵，幷且發李大酺的兵，去攻可突干，大敗，娑固及李大酺都被殺。（於是奚衰而契丹獨強）可突干立娑固的從父弟鬱干。前一一九〇年，鬱干死，弟吐干襲。又和可突干不協。前一一八七年來奔。國人立其弟邵固。前一一八二年，爲可突干所弒。一一七八年，幽州長史張守珪結契丹部長過折，過折斬可突干來降，卽以爲松漠都督。旋爲可突干餘黨泥禮所弒。

遼太祖先世世系（據遼史太祖本紀贊）

雅里—毗牒—頦領—肅祖耨里思—懿祖薩剌德—玄祖勻德—德祖撒剌的—太祖阿保機

遼史耶律曷魯傳曷魯對奚人說『漢人殺我祖奚首奚离厘』遣奚首奚离厘，也是太祖的先世。我疑心就是可突干。

遙輦氏九可汗（見遼史百官志）

津可汗　阻午可汗　胡刺可汗　蘇可汗　解質可汗　昭古可汗　耶瀾可汗　巴刺可汗

痕德廑可汗

雅里就是泥禮。（亦作涅里）當時推戴他的人很多。（見耶律曷魯傳）「讓不有國，」而立迪輦阻里。（遼史說就是阻午可汗）唐朝賜姓名曰李懷秀，拜松漠都督。前一一六七年，（天寶四年）殺公主叛去。更封其酋李楷落以代之。安史亂後，契丹服於回紇。前一〇七〇年，（武宗會昌二年）可汗屈戍（遼史說就是耶闌可汗）才來降。咸通中，（懿宗年號，前一〇五二至一〇三九。）可汗習爾曾兩次進貢。（遼史說就是巴刺可汗）前一〇一一年，（昭宗天復元年）欽德立為可汗，是為遙輦氏的末主痕德廑可汗。

遼史地理志說遼之先世，是『有神人，乘白馬自馬盂山浮土河而東；有天女駕青牛由平地松林泛潢河而下；至木葉山二水合流，相遇，為配偶。生八子；其後族屬漸盛，分為八部。』（木葉山，遼屬永州，在如今熱河省赤峯縣東北境。）我頗疑契丹所謂八部，就是八子之後，而遼史所謂「皇族」「國舅，」却出於八部之外，皇族是代表乘白馬的神人，國舅是代表乘青牛的天女。所以隋時其衆分為十部，而唐時松漠玄州亦在八部之外。皇族是大賀氏，遙輦氏，世里氏，是為三耶律。國舅是乙室已氏，拔里氏，是為二審密。大賀氏之衰，八部

僅存其五。雅里就把這五部再分爲八（五代史載契丹八部，是旦利皆，乙室活，實活，納尾，頻沒，納會雞，集能，奚嗢。）又析三耶律爲七二審密爲五，共二十部。三耶律的分，大賀遙輦共析爲六。而世里氏仍合爲一，謂之迭剌部，所以其實力最強。遙輦氏做可汗的時候，實權仍在迭剌部手裏。

契丹太祖之興，據五代史說：契丹『部之長號大人，常推一大人，建旗鼓以統八部。至其歲久，或其國有疾疫而畜牧衰，則八部聚議，以旗鼓立其次而代之；被代者以爲約本如此，不敢爭。某部大人遙輦次立。（案這是誤以氏族爲人名）時劉仁恭據有幽州，數出兵摘星嶺攻之。每歲秋霜落，則燒其野草。契丹馬多飢死。即以良馬賂仁恭，求市牧地；請聽盟約；甚謹。八部之人，以爲遙輦不任事，選於其衆，以阿保機代之。是時劉守光暴虐，幽涿之人多亡入契丹；阿保機又間入塞，攻陷城邑，俘其人民；依唐州縣，置城以居之。漢人教阿保機曰：中國之王，無代立者。由是阿保機益以威制諸部而不肯代。其立九年，諸部以其久不代，共責誚之，阿保機不得已，傳其旗鼓。而謂諸部曰：吾立九年，所得漢人多矣，吾欲自爲一部，以治漢城，（在如今熱河省圍場縣西南）可乎？諸部許之。使人告諸部大人曰：我有鹽池，諸部所食。然諸部知食鹽之利，而不知鹽有主人，可乎？當來犒我諸部。共以牛酒會鹽池。阿保機伏兵，盡殺諸部大人，遂立不復代。』據遼史則太祖是做本部夷離菫，升爲大迭烈府夷離菫，再進爲於越；痕德菫可汗死，然後即位的。我頗疑所

謂建旗鼓以統八部，就是奚離麾之職。至於共主，則自在八部之外，但看唐時松漠玄州在八部之外，可知。大賀遙輦兩氏的可汗，相承具有世次，斷不得僅有八部公推的大人。迭剌部夷離麾，就是後來的北南二大王院總統部族軍民之政，是很有實權的，居了此職，所以可圖篡。太祖以前，這一職，或須由諸部公推，所以大賀遙輦兩氏，雖無實權，世里氏還遲遲不能圖篡。

太祖的代痕德麾而立，事在前一〇〇六年。遼史以明年為太祖元年 當時既能招用漢人，又盡服北方諸部族。契丹所征服的部族甚多，具見遼史屬國表。此外還有散見於本紀中的。其最有關係的，就是渤海（見第五章第一節）黠戛斯（征服黠戛斯，則可見契丹的聲威，已到漠北）黨項沙陀達靼（這三種人，在今山陝之北。黨項，見第二篇下第二章第三節。自為吐蕃所破，跟吐谷渾同逃到中國的北邊。達靼，（見下篇第二章第一節）回鶻吐蕃等等。（這是在河西的鶻，隴右的吐蕃。）於是契丹疆域「東至海，西至金山，阿爾泰山 暨於流沙，甘肅新疆的沙漠 北至臚朐河，克魯倫河 南至白溝」。這是取燕雲十六州以後的事。以上幾句話，據遼史地理志。就做了北方一個大國了。前此北族的得勢，不過一時強盛，總還不脫游牧種人的樣子。獨有契丹，則附塞已久，沐浴漢人的文化頗深；而且世里氏之興，招用漢人也是其中一個原因，所以他的情形，又和前此北族，稍有不同。自李大酺死後，奚人就弱，而契丹獨強。終唐之世，契丹人崛強，而奚人常服從。契丹太祖立後，奚人才服屬契丹。後來又一部叛去，依嬀州北山射獵，到太宗才服契丹。

契丹太祖起初和李克用約為兄弟，後來又結好於梁，所以李克用很恨他。後唐莊宗時，契丹屢次入寇。這時候，周德威守幽州，棄渝關如今的山海關之險，契丹就入據平州。如今河北的盧龍縣然而和後唐戰，總不甚得志。

前九八六年，契丹太祖死，次子德光立，是爲太宗。立十年，而石敬瑭來求救。

石敬瑭造反之後，廢帝派張敬達去攻他。石敬瑭便去求救於契丹。許賂以盧龍一道，及雁門關以北之地。部將劉知遠後漢高祖說：契丹是沒有大志的，就要借他的兵，只宜許以金帛；不可爲一時之計，遺將來的大患。敬瑭不聽。契丹太宗聽得石敬瑭求救，便自帶大兵南下。把張敬達圍了起來。廢帝派幽州節度使趙德鈞去救。德鈞又懷挾異志，投降契丹。於是契丹太宗册石敬瑭爲晉帝。挾之南下，打敗後唐的兵。廢帝自焚死。晉高祖入洛，就割幽今北平一帶薊如今河北的薊縣瀛如今河北的河間縣莫如今河北的鄚縣涿如今河北的涿縣檀如今河北的密雲縣順如今河北的順義縣新如今察哈爾涿鹿縣嬀如今察哈爾懷來縣儒如今察哈爾延慶縣武如今察哈爾宣化縣雲如今山西的大同縣應如今山西的應縣寰如今山西的馬邑縣朔如今山西朔縣的西北蔚如今山西的朔縣十六州，送給契丹。從此以後，中國的形勢，就如負疽在背了。

遼史兵志『每南伐，點兵多在幽州北千里鴛鴦泊。皇帝親征，至幽州，分兵爲三道，至宋北京，三路兵皆會，大抵出兵不過九月，還師不過十二月。若帝不親征，則以重臣統率往還，進以九月，退以十月。若春以正月，秋以九月，則不命都統，只遣騎兵六萬，於界外三百里內，耗蕩生聚，不令種養而已。』觀此，則遼人之侵宋，殆視爲每歲常然之事。宋朝北邊的所以凋弊，實由於此。而其所以然，則全由於幽州割讓，北邊無險可守。——河東雖割雲州，仍有雁門內險。受害便不甚深。——所以遼史說，『宋惟太宗征北漢，遼不能救。餘多敗衄。縱有所得，亦不償失。良由石晉獻土，中國失五關故也。』可見燕雲十六州的割讓，於中國關係極大。這種內爭的武人，眞是罪大惡極。

然而石晉自身，也就深受其害。當石晉高祖時候，事契丹甚謹，內外諸臣，也有許多不忿的。高祖深知國力疲敝，不能和契丹開衅，始終十分隱忍。前九〇七年，石晉高祖卒，兄子重貴立，是爲出帝。出帝的

立，侍衞景延廣頗有功勞。於是用他和高祖舊臣桑維翰同做宰相。景延廣這個人是很冒昧的。立刻就罷遼稱臣之禮，對於遼人交涉，一味強硬。於是兵衅遂開。戰爭連年，雖亦互有勝負；然而這時候，國力既已疲敝，諸藩鎭又各挾異心，到底難於支持。前九六六年，晉將杜重威叛降契丹。契丹兵就入大梁，把出帝捉去。（晉高祖入洛的明年，遷都於汴。）

明年，契丹太宗入大梁。然而這時候，遼人全不知治中國之法。一味想搜括中國的錢財，搬到本國去。於是派使者分路出去「括措財帛」。又用子弟親信做諸州節度刺史，也全是外行，用了一班漢奸，做出許多荒謬的事情。又遼國的兵制，有一種「打草穀軍」，是軍行時，專出去剽掠的。既入中國之後，依然行用此法。於是叛者蜂起。契丹太宗沒法，只得北還，行至欒城（如今河北的欒縣）而死。先是契丹太祖的長子，名倍。太宗是次子。太祖后述律氏，喜歡太宗。於是滅掉渤海之後，封倍爲人皇王，（太祖號天皇，述律氏號地皇后。）以鎭其地。人皇王逃奔後唐。（廢帝死時，把他殺掉。）於是太宗襲位。述律后第三個兒子，喚做李胡，最爲橫暴。太宗死後，遼人怕述律后又要立他，就軍中推戴世宗。述律后怒，叫李胡發兵拒戰，兵敗，乃和世宗講和。（後來述律后和李胡，又有異謀。世宗幽后於木葉山，把李胡囚在祖州（在如今熱河省林西縣境）。事情才算了結。）

後漢高祖劉知遠，也是沙陀人。石晉高祖南下，派他留守太原。契丹攻晉時，他按兵守境，好像是守

中立的樣子，遼太宗北還後，才在太原稱帝。太宗死後，乃發兵入大梁。諸鎮降遼的都復來歸。遼世宗因國內有難，無暇顧及南邊。於是中國又算恢復。

第三節　周世宗的強和宋朝的統一

後漢高祖入大梁後，明年，就死了。子隱帝立。（前九六四）高祖舊臣楊邠（總機政）郭威（主征伐）史弘肇（典宿衛）王章（管財賦）分掌國事。隱帝厭爲所制。前九六二年，把楊邠史弘肇王章都殺掉。郭威方統兵防遼，隱帝又要殺掉他。郭威還兵，把隱帝攻殺。高祖的兄弟劉崇，留守太原，本和郭威不協。這時候，郭威揚言要迎立他的兒子。（名贇）劉崇就按兵不動。郭威旋出軍禦遼，至澶州，（如今河北的濮陽縣）爲軍士所擁立，還大梁。是爲後周太祖。差人把劉崇的兒子殺掉。於是劉崇稱帝於太原，是爲北漢。遣使稱姪於遼，遼世宗册之爲帝。（更名旻）

前九五八年，周太祖卒，養子世宗立。北漢乘喪，借遼兵來伐，世宗大敗之於高平。（如今山西的高平縣）世宗是個奮發有爲的人，於是富國強兵，立下了一個安內攘外的計畫。就做了宋朝統一事業的根本。

五代時候的禁衛軍，原是唐朝藩鎮的兵；這種兵，用以脅制主將則有餘，眞個要他見仗則不足，我前面已經說過了。後唐莊宗閔帝廢帝的相繼敗亡，也未必不由於此。周世宗從高平打仗回來，才深知其弊。於是大加簡汰；又在諸州招募勇壯以補其闕；同時又減裁宂費，整頓政治；於是國富兵強了。

這時候，遼世宗已死，穆宗繼立。前九六一年沈湎於酒，不恤國事，國勢中衰。然而北漢南唐後蜀等，還想憑藉其力以震動中原。北漢本是靠遼立國的，南唐後蜀，也特差使臣，和遼通問。周世宗要想伐遼，就不得不先用兵於南唐後蜀。

南唐李昪，是篡吳得國的。吳當楊渥時，兵權盡入於牙將張顥徐溫之手。前一〇〇四年，顥溫共弒渥，而立其弟隆演。溫又殺顥。於是大權盡歸於溫。溫出鎭昇州（如今江蘇的江寧縣），留子知訓在江都輔政。爲副都統朱瑾所殺。溫養子知誥戡定其亂。代知訓輔政。徐溫死後，大權就歸於知誥。前九七五年，隆演的弟溥，禪位於知誥。復姓李，更名昪。國號叫作唐。傳子李璟，文弱不能有爲。國勢實弱。然南唐土地本大，李璟又乘閩楚之衰，把他吞并；閩王審知，傳子延翰，爲弟延鈞所弒。延鈞襲位，更名璘。自以國小地僻，常謹事四鄰。頗爲安穩。前九七七年，璘爲其下所弒。子繼鵬立，改名昶。前九七五年，又遇弒。審知少子延曦立，延曦的兄弟建州刺史延政，和他相攻。前九乁年，延曦爲其下所弒，延政卽位，還沒有遷到福州。明年，給唐兵圍起來，滅掉。馬殷傳子希聲。希聲傳弟希範。湖南多產金銀，又有茶利，國頗殷富。希範奢侈無度，重加賦稅。才弄得民窮財盡。前九六〇年，希範卒，弟希廣立。庶兄希萼守朗州（如今湖南的武陵縣）。以年長不得立，怨望。庶弟希崇，又和他合謀。於是希萼入潭州，把希廣殺掉。自立。又爲希崇所囚，希崇把他安置在衡山（如今湖南的衡山縣）。又有人奉以舉事。希崇懼，請兵於唐。前九六一年，唐兵入潭州，希崇降。於是頗有自負的意思。後蜀主孟昶，也是昏愚而狂妄的。後蜀孟知祥，是後唐的西川節度使。明宗末年，安重海爲相，和東川節度董璋不協。璋舉兵反，明宗使石敬瑭討之。知祥和董璋幷力，敬瑭不能克，罷兵。前九八一年，知祥攻殺董璋，兼有兩川之地。前九七四年，知祥卒，子昶繼立。都想交結契丹，以圖中原。前九五六年，周世宗遣兵伐蜀，取階（如今甘肅的武都縣）成（如今甘肅的成縣）秦（如今甘肅的天水縣）三州。明年，自將伐唐，屢破其兵。盡取江北之地。前九五四年，沿舟師入江。唐人只得割江北請和。稱臣於周，奉其正朔。

前九五三年，周世宗自將伐遼，取瀛莫易三州，置雄（如今河北的雄縣）霸（如今河北的文安縣）二州，自此中國和契丹，以瓦橋關爲界。遂趨

幽州。遼將蕭思溫不能抗。請救於穆宗。穆宗沈湎於酒，又不時應。幽州大震。不幸世宗有病，只得班師。不多時，世宗死了。兒子梁王宗訓立，是爲恭帝。還只七歲。未幾，就有陳橋驛（在如今河南開封縣東北）兵變的事情。

宋太祖趙匡胤，本是後周太祖世宗兩代的將，屢立戰功。這一次事情，是和後周太宗的篡漢，如出一轍的。（大約竟是抄老文章。大凡人心看慣了一件事，很容易模仿，所以『惡例不可輕開』。）當時傳言遼人入寇，太祖帶兵去防他。走得不多路，就給軍士所擁戴了。太祖既襲周世宗富強之餘；而這時候，割據諸國，又沒一國振作的；統一的事情，自然容易措手。前九四九年，先平定了湖南和荊南。（馬希萼時，朗州將王逵周行逵，據州以叛。推辰州刺史劉言爲主。南唐破潭州後，不久，仍爲王逵等所得。受命於後周，後來王逵攻殺劉言，又爲裨將潘叔嗣所殺。周行逵討誅叔嗣，平定湖南。前九五〇年，行逵卒，子保權年幼。行逵遺命，說衡州刺史張文表，一定要造反。若不能敵，可請命於朝。明年，文表果然襲取潭州，將攻朗州。朗州人就到宋朝請救。南平高繼興，本梁將。前一〇〇七年，梁太祖用他做荊南節度使，有荊歸峽三州。後唐莊宗滅梁，繼興入朝。唐封爲南平王。繼興見莊宗政亂，知道不能久存。還鎮後，遂謀自保之策。從此南平在實際上，就自立爲一國。繼興傳子從晦，從晦傳子保融，保融傳弟保勗，保勗又傳保融子繼沖，凡五世。宋朝派慕容延釗李處耘去救朗州，就假道於南平，把他襲滅。南平滅時，張文表已給朗州將楊師璠打平。而宋朝仍進兵不已，到底直逼朗州，把保權擒獲。）九四七年，滅後蜀。（孟昶降。）九四三年，平南漢。（南漢劉巖死後，弟龑繼立。極其侈虐。龑傳子玢，玢傳弟晟，皆耽於遊宴，政治愈壞。晟傳子鋹，更爲昏暴，而屢侵宋邊，遂爲宋所滅。）九七七年，滅南唐。（南唐事中國最謹。前九五一年，李璟卒，子煜立。宋以「徵其入朝不至」爲名，前九三八年，派曹彬去伐他。明年，十一月，把他滅掉。）九七五年，吳越王錢俶遂納土。（錢鏐傳子元瓘，元瓘傳子佐，佐傳弟倧，倧傳弟俶，凡五世。）只有北漢，倚恃遼援，宋朝攻他幾次，未能得志。太祖和趙普也因北漢捍禦西北兩面，（北指契丹，西則當時甘肅地方亦在化外。）所以姑置爲緩圖。到前九三三年，（太宗太平興國四年）天下已定，太宗便大舉伐北漢。分兵敗遼

援兵。於是北漢也滅掉。唐中葉後的分裂，到此才算統一。

宋朝的太祖太宗，都可以算能祖述周世宗的人物。但是彼此的政策，似乎有一異點。周世宗之意，似乎是想先破遼，恢復幽州的。（對於以後，作何策畫，無從揣測。）伐後蜀，伐南唐，不過是除掉後患，以便并力向前的意思。宋太祖太宗，却是先平定內難，然後從事於遼。大約是「先其易者」的意思，原也不失為一種政策。但是遼當穆宗在位，實在是有隙可乘的時候。景宗初年，南邊也未能布置得完密。（穆宗死於前九四三年。已在太祖代周之後十年。）此時努力進取，頗較後來為容易。失此機會，頗為可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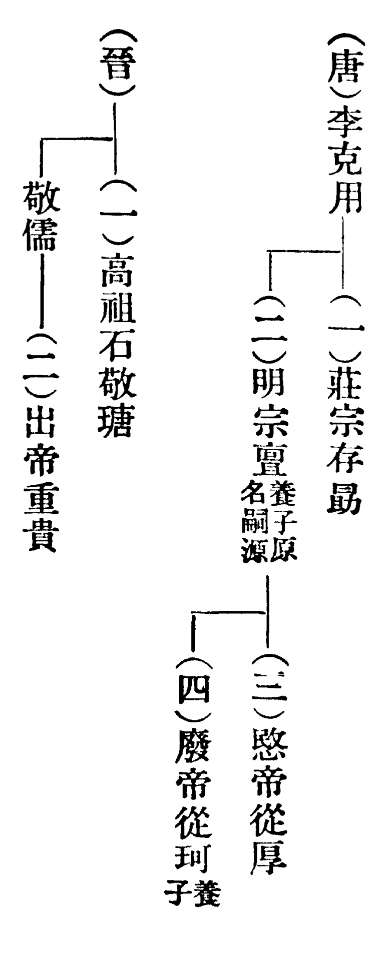
還有宋太祖和太宗的繼承，這件事，也是所以結五代之局的。據宋史說：太祖母杜太后死時，太祖和趙普都在榻前受遺命。太后問太祖『汝知所以得天下乎？』太祖說『皆祖考及太后之餘蔭也。』太后說『不然。正由周氏使幼兒主天下爾。汝百歲後，當傳位汝弟』云云。太祖頓首受教。於是太后叫趙普把這件事筆記起來，藏之金匱。太宗在太祖時，是做開封尹的。即位之後，就以秦王廷美為開封尹。征遼之役，德昭也從行。有一次，軍中夜驚，失掉太宗所在，有人謀擁立德昭。太宗知之，不悅。失利而歸，并太原之賞也閣置不行。德昭為言。太宗怒曰『待汝自為之，未晚也。』德昭退而自刎。前九三一年，（太平興國六年）秦康惠王亦卒。太祖四個兒子，都沒有了。又有人告秦王驕恣，將有陰謀。乃罷其開封尹，以為西京留

守。時趙普和盧多遜，互相排擠。趙普失掉相位。就上疏自陳預聞顧命的事情；太宗又發見了金匱的誓書；於是再相趙普。把盧多遜和廷美兩人，羅織成獄。多遜竄死崖州。（如今廣東的崖縣）廷美房州安置，憂悸而死。太宗就傳位於自己的兒子了。這許多話，自然不是這件事情的眞相。「斧聲燭影」等說，（出於李燾長篇）也是「齊東野人」之談。我說太祖篡周，太宗原是與聞其事的。當時一定早有「兄終弟及」的成約。杜太后遺命等話，都是子虛烏有的。這件事也不過結五代「置君如奕棋」的局罷了。

杜太后
- 邕王元濟（早亡）
- 太祖
  - 滕王德秀（早亡）
  - 燕懿王德昭
  - 舒王德林（早亡）
  - 秦康惠王德芳
- 太宗
- 秦王廷美
- 夔王光贊（早亡）

五代系圖（十國已見前，後唐石晉後漢都是沙陀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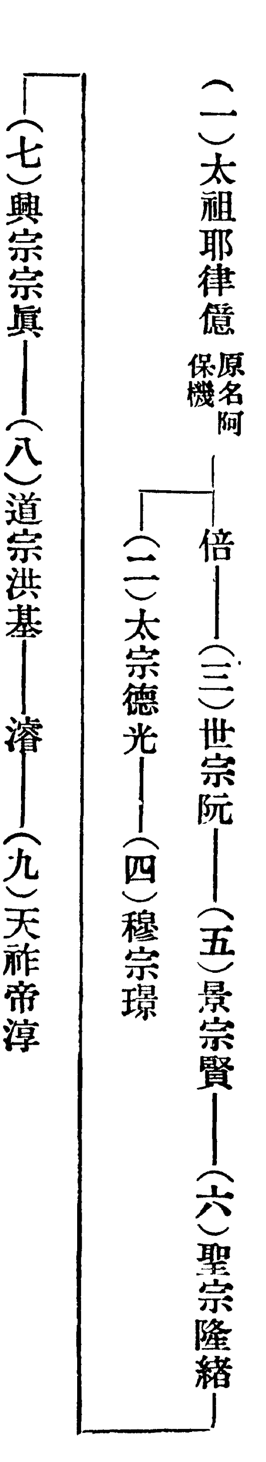
（梁）（一）太祖朱晃（原名全忠）——（二）末帝友貞



(漢)(一)高祖劉知遠—(二)隱帝承祐

(周)(一)太祖郭威—(二)世宗榮 養子

遼系圖



宋系圖

- 趙弘殷
  - (一)太祖匡胤
    - 德昭—惟吉—守度—世括—令稼—子奭—伯件—師雅—希瓐
      - (十四)理宗昀
      - 福王與芮—(十五)度宗禥
        - (十六)端宗昰
        - (十七)恭宗㬎
        - (十八)帝昺
    - 德芳—惟憲—從郁—世將—令繪—子稱—(十一)孝宗瑋—(十二)光宗惇—(十三)寗宗擴
  - (二)太宗光義
    - (三)眞宗恆—(四)仁宗禎
    - 元份—允讓—(五)英宗曙—(六)神宗頊
      - (七)哲宗煦
      - (八)徽宗佶
        - (九)欽宗桓
        - (十)高宗構

第四章　北宋的積弱

第一節　宋初和遼夏的交涉

宋太祖專力平定內國，對於北方是取守勢的。史稱太祖使李漢超屯關南（瓦橋關），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山（如今河北的正定縣），賀惟忠守易州，何繼筠鎮棣州（如今山東的惠民縣），以拒北狄。郭進控西山（衛州刺史兼西巡檢），武守琪戍晉州（如今山西的臨汾縣），李謙溥守隰州（如今山西的隰縣），李繼勳鎮昭義，以禦太原。趙贊屯延州（如今陝西的膚施縣），姚內斌守慶州（如今甘肅的慶陽縣），董重誨守環州（如今甘肅的環縣），王彥昇守原州（如今甘肅的鎮原縣），馮繼業鎮靈武，以備西夏。都待之甚厚；給他們的錢也很多；軍中的事情，都得以便宜從事。由是二十年無西北之虞，得以盡力東南。到太宗時候，中國既已全定，就想乘此攻遼，恢復燕雲。然而遼自景宗即位以後，已非復穆宗時的腐敗；這時候，遼距開國未遠，兵力還強；又有耶律休哥等良將；所以太宗北伐，竟無成功。

太宗既滅北漢之後，就進兵攻遼。克順薊二州，進攻幽州，兵勢頗銳。已而遼將耶律休哥來援，宋師敗績於高梁河。前九〇三年，遼景宗卒，聖宗立，年幼，太后蕭氏同聽政。專任耶律休哥以南邊之事，形勢益強。而太宗誤聽邊將的話，以為遼女主當國，有隙可乘。前九二七年，再命曹彬、潘美、田重進分道北伐。彬出雄州，取涿州，為耶律休哥所敗。潘美出雁門，取寰朔應雲四州，亦為遼將耶律色珍所敗。太宗遂急召田重進還師。田重進是出飛狐口的。

從這兩次以後。宋朝就不能進取。而契丹却屢次南侵。前九一五年，太宗崩，眞宗立。九一三年，遼聖宗自將入寇，至澶州。遣偏師渡河，掠淄青。眞宗自將禦之，次於大名。契丹乃還。九〇八年，聖宗和太后又大舉入寇。到澶州，中外震駭。羣臣多主張遷都。幸而宰相寇準力主親征。於是車駕渡河，次於澶州。遼人不意眞宗親出；這時候，聖宗和蕭太后，親在行間，用兵也不免偏於遲重些。前鋒攻澶州，又不利；統軍蕭撻凜中弩箭而死。於是用中國降將王繼忠介紹，和中國議和。索價是要關南之地。磋議的結果，以歲幣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成和；遼主稱眞宗爲兄，眞宗稱蕭太后爲叔母。

宋朝對於契丹，雖始終不能得志。然而從前九〇八年成和之後，到七九〇年，再開兵釁，差不多有百二十年。其間只有興宗初立的時候，看見國家富強，慨然有取關南之意，差劉六苻等來求地。（前八七〇年）宋朝遺富弼報之，弼力言用兵則利在臣下，言和則利在主上；反復開陳，興宗才算取消用兵的意思。（這句話，是出於遼史上的，所以可信。）但增加歲幣銀絹各十萬兩匹。這一次又爭歲幣用「納」字用「貢」字。據宋史說，是用納字；據遼史說，則是用貢字的。沒有第三者做證據，也無從判決其眞假。總而言之，宋朝對遼朝的交涉，是始終處於弱國的地位的。然而言和甚久，實際上受害還不算利害。實際上受害最利害的，倒在西夏。

西夏出於黨項。始祖名拓跋赤辭，（大約是鮮卑人在黨項中做酋長的）唐太宗時歸中國。他的後人，有一個喚做思敬的，

討黃巢有功，唐朝賜以國姓，用他做定難節度使，世有夏（如今陝西的懷遠縣）銀（如今陝西的米脂縣）綏（如今陝西的綏德縣）宥（鄂爾多斯右翼後旗）靜（如今米脂縣北）五州。宋太宗時，其後人李繼捧入朝，盡獻其地。繼捧的兄弟繼遷，叛走地斤澤，（在夏州東北三百里，如今懷遠縣境。）前九二七年，襲據銀州；明年，降於遼。九二四年，宋人仍用李繼捧做定難節度使，（賜姓名趙保忠）想要招徠他。繼遷請降，宋人也用爲銀州觀察使。（賜姓名趙保吉）旋繼遷又叛，繼捧也與之合。宋朝討擒繼捧，而繼遷卒不能獲。前九一〇年，繼遷陷靈州，改爲西平府，遷居之。（元昊又改名興州）明年，陷西涼府。旋給吐蕃族潘羅支所攻，中流矢而死。（參看第四章第四節）子德明立。使子元昊，西取河西。（這時候，河西爲回鶻所據。）德明在位凡三十年，總算沒有窺邊。前八八〇年，德明卒，元昊嗣立，中國的邊患就起了。

元昊是西夏一個豪傑，他是兼吸收中國和吐蕃兩種文明的。（所以宋史說他『曉浮屠法，通蕃漢文字。』參看第二篇下第二章第三節。）所以卽位之後，西夏的情形，就煥然丕變。（定官制，造文字，設立蕃學漢學，區畫郡縣，分配屯兵，具見宋史西夏本傳。）前八七三年，元昊舉兵反。宋朝初令范雍夏竦分守鄜延環慶和涇原秦鳳。旋用夏竦做陝西招討使，韓琦范仲淹兩個，做他的副手。韓琦主張出兵，范仲淹主張堅守；兩人議論不協，出兵的事情，就沒有成功。西夏人來攻，韓琦的副將任福，倒大敗於好水川。（在甘肅隆德縣東）范仲淹又擅和夏人通信。於是韓范和夏竦都罷，用陳執中代他。後來又用韓琦守秦鳳，王沿守涇原，龐籍守鄜延，范仲淹守環慶，也總是不能得利。前八六九年，元昊雖屢打勝仗，而

國中也覺得困弊，才遣書龐籍請和。明年，和議成，宋朝封他爲夏國王。歲賜銀絹茶綵，共二十五萬五千。元昊的反叛，雖也不過五年，然而宋朝用兵的耗費，和沿邊的破壞，所受的損失，甚大。陝西地方元氣差不多始終沒有恢復。西夏兼吸受中國和吐蕃的文明，立國有二百多年，規模很有可觀。可惜紀載極爲闕略。西夏紀事本末一書，蒐輯得還算完備。可以參考。

西夏系圖 從（一）到（八）爲定難節度使的傳授

（一）李思恭——某——（三）彝昌

（二）思諫

思忠—仁顏—彝景—光儼—（九）太祖繼遷—（十）太宗德明—（十一）景宗曩霄本名元昊—（十二）毅宗諒祚—（十三）惠宗秉常—（十四）崇宗乾順—

（十五）仁宗仁孝——（十六）桓宗純祐

越王仁友——（十七）襄宗安全

某——彥宗——（十八）神宗遵頊——（十九）獻宗德旺

清平郡王——（二十）南平王晛

(四)仁福（彝昌族子）——(五)彝興——(六)克睿——(七)繼筠
　　　　　　　　　　　　　　　　　　　└(八)繼捧

第二節　宋初的政策和後來腐敗的情形

宋朝的對外既如此失敗，而內政也日即於腐敗。原來宋初所患的，便是

禁軍的驕橫，

藩鎮的跋扈。

禁軍是承五代的餘習，時時想把天子賣給別人。（這時候的天子，原是節度使變的。他們看了他，還和前此的節度使一樣。賣一次，總有一班人得升官發財。）藩鎮的所以跋扈，是由於他一個人常兼統數郡；既有兵權在手裏，支郡（節度使所管而非其所治的，謂之支郡。）自然給他壓倒。於是先把財政把持起來；地方上的款項，都把「留使」「留州」的名目，開銷淨盡；只把一小部分「上供」給國家。這還是表面上服從中央的；和中央斷絕關係的，就自然一個大錢也沒有了。既有了錢，就再拿來養兵，以違抗中央政府。

宋太祖得天下之後，自然首先要除掉這種弊病。所以乾德初，就面諷帶禁軍的石守信等解除兵柄；開寶初，又因藩鎮王彥超等入朝，諷他們也把兵柄解除。（參看宋史諸人的本傳）這就是所謂「杯酒釋兵權。」不

至於時時怕「肘腋之變」一外面有兵柄的，又先去掉幾個事情自然就好辦了。於是以後節度使有出缺的，就都用文臣代他。

命以前節度使所管的支郡，都直隸京師。

在諸州設立通判，一切事情，皆得直達朝廷。

各路皆設轉運使，以管理一路的財賦。諸州的經費，除本地的開支外，悉送闕下。

各州精壯的兵，都送到京師，升爲禁軍。其留本州的，謂之廂軍；大都老弱，而且不甚教閱，不過給役而已。

各處要兵防守的地方，再派中央的兵出去，一年一換，謂之「番戍。」

這種政策推行以後，中央集權的形勢，就很穩固；唐中葉以後的弊病，就都除掉了。然而日久便腐敗起來。你道爲什麼？原來

（1）宋初務弱外兵。其後中央的軍政，不加整頓，禁軍也弄得很腐敗。番戍原是叫兵士習勞的意思；然而不熟悉戍守地方的形勢，以致遇有戰事，毫無用處；——西夏造反的時候，陝西屯兵數十萬，然而緩急時候，仍舊要倚仗民兵。後來就大簽鄉民爲兵，弄得十分騷擾。——倒反借此要索衣糧，看得出

戍一次，是一個要錢的機會。又歷代廂軍升爲禁軍的很多；每遇荒年，又把招兵看作救荒的政策；於是兵數驟增。

開寶 太祖年號前九四四至九三七	三七八〇〇〇人
至道 太宗年號前九一七至九一五	六六六〇〇〇
天禧 眞宗年號前八九五至八九〇	九一二〇〇〇
慶曆 仁宗年號前八七一至八六四	一二五九〇〇〇
治平 英宗年號前八四八至八四五	一一六二〇〇〇

（2）在財政上，宋初用度尙小；平吳蜀江南荆南湖南南漢諸國，都頗得其畜積；所以頗稱富饒。後來兵多而官也多；眞宗又因外交上的關係，去封泰山，祠汾陰，這件事，散見於宋史寇準丁謂王旦王欽若諸人傳中。然而並不是眞相。據宋史說：澶淵之役，寇準主親征，王欽若主遷都。和議既成，眞宗頗優待寇準，寇準也自鳴得意。王欽若內懷慚愧，就對眞宗說：澶淵之役，實在是「城下之盟」，寇準以陛下爲「孤注」耳，眞宗頗以「城下之盟」四字爲恥，問他有什麼法子，可以雪恥？王欽若說：只有封禪，於是妄言有天書降，就出去封泰山，祠汾陰。以封禪爲雪恥的方法，眞宗縱不至此。宋朝人素好說話，果然如此，斷不能不起鬨的；然而當時也並沒有多少人反對，可知其中一定別有用意。眞宗本紀贊說『契丹，其主稱天，其后稱地，一歲祭天，不知其幾；獵而手接飛雁，鴇自投地，皆稱爲天賜。祭告而誇耀之。宋之諸臣，意者欲假是以動敵人之聽聞，而潛銷其窺伺之心歟？』頗得當時的眞相。未必嚇得倒敵人而因此大興土木，廣營齋醮，財政的耗費，倒弄得一天大似一天。仁宗在位歲久，萬事因循；更加以陝西的

用兵，財政更形竭蹶。原來宋朝最爲無名的費用，是「郊祀，」（祭天時的賞賜。至道末，五百餘萬緡。景德（眞宗年號前九〇〇至九〇五）七百餘萬緡。仁宗時，一千二百餘萬緡。）「養兵，」「宗室吏員冗祿」（眞宗時，九百七十八萬五千緡。仁宗時，一千二百萬緡。治平視皇祐（仁宗年號），增十之三。元祐（哲宗年號）則一倍皇佑。四倍景德。）三項，其數都日有加增。所以他的歲入是

至道末　二二二四五八〇〇緡

天禧末　一五〇八五〇一〇〇

皇祐元　一二六二五一九六四

治平二　一一六一三八四〇五

天禧末的歲出，是一二六七七五二〇〇，還有盈餘。治平二年的歲出，是一二〇三四三一七四，再加以非常出（臨時經費）一一五二一二二七八，就不足一五七二六〇四七了。

（3）宋朝的政治還有一種毛病，便是防弊太甚。不但削弱外官的權柄，便對於中央的官，也是如此。唐中葉以後，因爲宦官掌握兵權，樞密使一職，就漸漸尊重，前面已經說過了。（前篇第三章第一節本篇第一章第四節）卻到五代時，還相沿設立此官，改用士人；宋朝也是如此。又唐朝中葉以後，因財政紊亂，特設度支使一官，以整理財政。又因這時候，鹽鐵兩項，都是入款的大宗，又特設鹽鐵使一官。宋朝都沒有裁掉；於是合戶部

度支鹽鐵爲一個機關，謂之三司。就成一個「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理財」的局面。宰相的權柄太小。當時的人說：財已匱而樞密還是添兵；民已困而三司還是斂財；中書看著民困，而不能叫三司寬財，樞密減兵。這就是行政不統一的毛病。宋初的君主，要想防制權臣，特借臺諫以重權。蘇軾說：『歷觀秦漢，以及五代，諫諍而死，蓋數百人；而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卽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繫，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而諫官的氣燄却極盛。這個（一）者因地，發生了一種反動力。宋朝的士夫，就多有「務爲名高」「好持苛論」的氣習。（二）者也因爲五代時候，風俗大壞，氣節掃地，發生了一種反動力。宋朝的士夫，就多有「務爲名高」「好持苛論」的氣習。喜歡求名，就遇事都要起鬨，到後來就弄成一種羣衆心理的樣子。好持苛論，便彼此不能相容，就弄得互相嫉忌，不免要用不正當的「競爭」「報復」手段。——所以喜歡結黨，喜歡排擠，喜歡標榜，喜歡攻擊，差不多是宋朝士大夫人人同具的氣習。恭維自己的同黨，便說得比天還要高；毁罵異黨的人，就說得連禽獸也不如。叫後世讀史的人疑惑這時候，何以君子這樣多，小人也這樣多，其實誰也算不得君子，誰也不定是小人，不過是風氣已成，人人爲羣衆心理所左右。其中起鬨得最利害的，就是英宗時所謂「濮議」歐陽修有一篇文章，記這件事情，頗爲窮形盡相。惜乎太長，不能抄錄；讀者諸君，可自已取來看一徧。宋朝的黨禍，實在是從眞宗時鬧起的。當時王欽若和寇準，就互相排斥。讀史者都說寇準是君子，王欽若是小人。天書一件事，似乎是王欽若等幾個人弄出來的。其實寇準也並沒反對，而且也上書獻符瑞。可見得兩派之爭，其中並沒甚政見的異同了。天書的事情，丁謂是其中一個有力的人物，因爲丁謂是做三司使，全靠他籌了款來，然後封禪等事，得以舉行的。眞宗末年，復相寇準。眞宗的皇后劉氏，「警悟，曉書史，」頗與聞政事。眞宗末年久病，事情更都是皇后管的。內侍周懷政，

不知怎樣，忽然想請太子監國。——劉皇后無子；後宮李氏生子，劉后取爲己子，叫楊淑妃撫養他；後來立爲太子，這便是仁宗。——去同寇準商量，寇準亦以爲然。後來事情泄漏了，便罷寇準，代以丁謂。懷政憂懼，要想廢劉皇后，殺掉丁謂，再相寇準，而逼眞宗傳位於太子。事情又泄漏了，於是誅懷政，貶寇準，詔太子開資善堂，引大臣決事，而后裁制於內。這件事情，據宋史說 想叫太子監國，原是眞宗的意思，不過，對周懷政說及，而懷政出去告訴寇準的。然而差無證據。若果如此，周懷政也不負多大的責任。何至於就想廢皇后殺宰相呢？若本來周懷政和寇準毫無關係，廢掉皇后，殺掉宰相，去請他來再做宰相，寇準又如何肯來呢？所以這件事、殊爲可疑。寇準既貶，丁謂自然得法了。未幾，眞宗去世，丁謂和內侍雷允恭，去營視山陵。雷允恭誤聽人言，把皇堂移了一塊地方。太后叫王曾去覆看。王曾就說他「包藏禍心，有意移皇堂於絕地。」借此把丁謂擠去。這種手段、殊不正當，而宋人非常贊美他。——丁謂既罷，代以王曾。後來呂夷簡做宰相。呂夷簡這個人，宋史上也說他不大正當的。然而也沒甚顯著的壞處。仁宗是李宸妃所生。當劉太后在日，始終自己沒有知道。劉太后死後才有人對他說起。於是仁宗大慟，去易棺改葬。先是李宸妃死的時候，——李氏本是順容，疾急時，進位爲宸妃。——劉太后本要「用宮人禮治喪於外。」呂夷簡對太后說『禮宜從厚』。又對承辦喪事的內侍羅崇勳說 『宸妃當用后服斂，以水銀實棺。異時莫謂夷簡未嘗言也。』羅崇勳也聽了他。及是，仁宗開棺驗視，妃「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太后。」乃歎曰『人言其可信哉』！——當時告訴仁宗的人，說宸妃是死於非命。——待劉氏加厚。呂夷簡這種事情，讀史的人，不過說他有心計，能替劉氏打算，其實這等處，消弭掉無數無謂的風潮。不然、早就興起大獄來了。仁宗卽位之後，呂夷簡仍做宰相。仁宗的皇后郭氏，因和尙美人楊美人爭寵。自己去批尙美人的頰。仁宗自起救之。誤批上頰。仁宗大怒。要廢掉郭后，呂夷簡不曾反對。這時候，孔道輔做臺長，率諫官范仲淹等力爭。一時都遭貶謫。這件事，宋人也算他一件大事情的。——西夏既和之後，仁宗用夏竦做樞密使。諫官歐陽修等攻之。說他是姦邪。竦才到京城，就罷去。代以杜衍。於是國子監直講石介，就做了一首慶歷盛德詩，以稱美仁宗。杜衍之黨，和夏竦之黨，就互相指目爲黨人，大相攻擊。——歐陽修朋黨論，就是作於此時。——前八六九年，仁宗以范仲淹爲宰相，富弼爲樞密使。范仲淹是王荊公以前一個有心改革的人。宋史上說他銳意裁抑徼幸，考覈官吏。然而不便者多，不過幾個月，就罷去。杜衍繼爲宰相。御史中丞王拱辰攻其壻蘇舜欽，和他所引用的集賢校理王益柔。杜衍不自安，罷職而去。於是富弼范仲淹歐陽修等，也聯翩辭職。拱辰大喜，說『吾一網打盡矣』。而夏竦又繼爲宰相。再以後的大事件，便是濮議了。以上黨爭的事情，一一詳敍起來太繁。宋史中諸人的傳讀者可自取參考。但是宋史的議論，全是一偏的。須得自出眼光，用精密的手段考校。總而言之，宋朝的黨爭，不過是鬧意氣。並無甚眞有關係的事情。卻因此弄得政局不能穩靜；無論什麼人，都不能放手做事情；就奮勇去做，也四面受人牽掣，不得澈底；卽使一時勉強辦到，不久政局轉變，也要給人家取銷掉的。後來的王荊公，就是榜樣。這個卻貽害甚大。

而其最可痛心的，就是民窮財盡。原來從藩鎮擅土以後，就多用武人做地方官，管收稅機關；又創設了無數麻煩的雜稅。這種苛稅，無有不是揀着地方上貧弱的人欺的。——因爲豪強的人，都是有勢力，能和官府相結託的。——於是貧弱的人，就只得獻其所有以託庇於豪強；有產的人，就逐漸變爲無產者。這麽一來，豪強的力量更大了，就更可以兼幷貧弱的人。而且干戈之際，田地總有荒廢的；還有那貧弱之人流亡的；田地也都入於豪強之手。於是貧富就大爲不均。宋朝的收稅，是很寬的。每破一國，必把他所有的苛稅廢除，或是大加蠲減。（累朝相承又遞有蠲減。）而且『一遇水旱徭役，則「蠲除」「倚閣，」殆無虛歲。倚閣者後或凶歉，亦輒蠲之。』『畎畝轉易，丁口隱漏，幷兼僞冒，』也『未嘗考按。』然而歷代開國之初，都有一種改良分配的政治。譬如晉之戶調，魏之均田，唐之租庸調制。宋朝却絲毫未有。所以取民雖寬，只是優待了一種豪強兼幷的人，貧民絲毫得不到好處。而且受豪強的壓迫更甚。民間借貸的利率，春天借米一石，秋天就還他兩石，還算是普通的。見宋史陳舜兪傳司馬光說當時窮民的情形，『稼一不登，則富者操奇贏之資，取倍稱之息；偶或小稔，責償愈急；稅調未畢，資儲罄然；穀未離場，帛未下機，已非己有。所食者糠籺而不足，所衣者綈褐而不完。直以世服田畝，不知舍此尙有可生之路耳。』見宋史食貨志這種狀況，眞是言者傷心，聞者酸鼻了。還有一件，宋朝的稅額雖輕，而稅目和徵收的方法，都很不佳良；所以國家收

入雖少，人民的負擔，並不見輕。（參看下篇第五章第五六節）又有一種苛酷不堪的役法，簡直是絕掉人民的生機，社會的經濟狀況，就更不堪設想了。原來所謂「力役」，就是唐朝租庸調制裏的所謂「庸」；「庸錢」既已幷入兩稅，就不該再有所謂力役。然而從唐朝中葉以後，還是要按「入戶等第」充差的。賦稅無論重輕，總還有個數目；數目過大，表面上總還有些說不出來。這種差役的苦累，却是因辦公事而賠貼，法律上無可告訴。（宋時差役的名目，是衙前，——主官物——里長，正，戶長，——督課賦稅——耆長，弓手，壯丁，——逐捕盜賊——承符，人力，手力，散從；——以供驅使——而衙前，里長，最爲苦累，往往傾家不能給。）所謂入戶的等第，是以丁口的多寡，和貲產的厚薄定的。於是百姓弄得不敢多種一畝田，多栽一株桑；也有自殘以免役的，也有自殺以免子孫之役的。眞是慘無人道。以上所說的話，還不過述得一個大略，若要仔細說起來，還有許多的情形。（讀者請自取宋史的食貨志看一徧）總而言之，宋朝的百姓，是苦極不堪的。所以從澶淵議和以後，除掉陝西一隅，因西夏造反，連兵五六年外，此外並沒有什麼大干戈；而且朝廷也並沒行什麼害民的事情；然而海內的景象，已覺得憔悴不堪；財政上很覺得竭蹶，而察看民力，租稅的負擔，業已至於「不可復加」的限度。要想設法改革一切弊竇，都是積重如山的。這樣的一個國家，要想治理，眞覺得無可下手。惟其如此，我們讀史的人，眞不能不佩服神宗和王荊公的熱心和勇氣了。

第三節　王荊公的變法

然而變法的結果，不過弄得黨爭更甚，所創的法，也不過供給後來奢侈的君主，貪欲的宰臣，聚斂和安作妄爲之用。豈不可歎。王荆公是我國有數的政治家，怕也是世界有數的政治家。他一生的事迹，本書因限於篇幅，不能備詳。近人新會梁氏，著有王荆公傳一書，很爲可看。讀者諸君，務必取來細讀一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這種偉大人物的精神和人格，是不可以不天天「心嚮往之」的。講史學的人，總說歷史有裨於修養，我說歷史的有裨於修養，無過於看王荆公這一種人物的傳記了。

神宗的用王荆公做宰相，事在前八四三年。到前八三八年六月，罷相。明年二月，再入相。又一年多而罷。繼其後的，是韓絳呂惠卿等。終神宗之世，行荆公的法不曾變。

當王荆公的時候，宋朝所亟待整理的，是財政與軍政。然而荆公的眼光，不是專注於一時的。所以他的財政政策，大致在於寬恤人民，培養社會的富力；至於兵政，則想變募兵爲民兵。還於這種眼前的急務以外，特注意於培養人才，而改良學校和選舉。這是荆公內政上的政策。

荆公所創設的財政機關，是制置三司條例司。神宗初令司馬光等置局看詳，裁減國用。光辭以不能。乃罷裁減局，但下三司共析。荆公執政後，才創設這個機關。創設之後，對於支出一方面，則把一歲的用度，和郊祀大計，都「編著定式」。所裁省的冗費，計有十分之四。其餘一切積極的政策，也都是從此議行的。

荆公對於民政上的設施，最緊要的，是青苗法和免役法。「青苗法」是陝西轉運使李參所行。當春天播種時，叫百姓自己揣度種田之後，能有多少贏餘，官就酌量借錢給他，以做種田的資本；到穀熟後還官。荆公把這個法子，推行到諸路。用常平廣惠倉的錢穀做本錢。常平倉是漢朝耿壽昌所創的法子。豐收之年，倉裏儲蓄了米。到荒年發出來平糶；使歲有豐歉，而穀價常得其平；不至於荒年則吃米的人受累，豐年則種田的人吃虧。所以謂之常平。歷代仿辦的很多，也有就喚做常平倉的，也有另立廣惠名目的。但是常平二字，總算做這種倉的總名。南宋後，又有一種社倉，則用意與常平同，而辦法小異。可參考文獻通考的市糴考。這是所以救濟富人盤剝重利之弊的。「免役法」是改「差役」為「雇役」，令「鄉戶」各按等第，輸「免役錢」。本來無役的人家，出「助役錢」。其「額」，是按一縣所須的數目均攤。又額外增取二分，謂之「免役寬剩錢」，以備水旱。官用此錢，募人充役，不再「簽差」。其整理賦稅，最為根本的，是「方田均稅法」。以東西南北各千步之地為一「方」。每年九月，縣令委佐官分地計量。於每一方地的角上，立了一根木頭，以作標識。測量既畢，則經界已正；然後察看其土性的高下，以定賦稅。當時反對青苗的人，其理由，是（一）官放錢取息；（二）取息二分太重；（三）州縣以多借出為功，不免押借；（四）有錢的人，不願借，無錢的人，借了不容易還；銀錢入手，良民不免浪費，何況無賴之徒？追收起來，州縣就不免多事；（五）出入之際，吏緣為姦，法不能禁。（一）（二）兩說，都不足論。——取息二分，較之當時民間借貸的利率，已經輕得多了。——（三）（四）（五）都是奉行不善之弊，不能怪到法的本身。青苗一事，讀史的人，大都以為詬病，然而所謂害民的話，都出在反對黨的口裏。此外，在「反對荆公的宋史」裏，竟也找不出什麼證據來。可見當時奉行就使不善，也沒有多大的弊病。反對雇役的理由，是（一）向來差役，固有因此破家的，也有全然不役的下戶；現在一概要出錢，上戶則便，下戶則否。不知負擔本該均平；況且免役錢亦視鄉戶等第，以定多少，並非是不論貧富，概令出同一的錢；還有向來無役的戶，也出助役錢，如何說便於上戶，不便下戶？（二）戶口升降失實。不知差役也要分別人戶等第的。戶口的升降，和役法的為差為雇無關。此外理由尚多，更不值得一駁。總

而言之，荊公所行的法，以免役爲最完全合理。所以後來輾轉變遷，而其法卒不能廢。——差役之法，卒不能復。新會梁氏說『直至今日，人民不復知有徭役之苦，即語其名，亦往往不能解。公之此舉，實國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譽之社會革命，』實非虛言。青苗原非完全合理之法，然在當時，確亦爲救濟貧民之一法。方田則荊公時推行不曾甚廣。後來徽宗時候，雖然繼續進行，恐怕有名無實。此外還有「市易」「均輸」等法，也是關於經濟的行政，以其推行也不甚廣，而本書篇幅有限，所以從略。讀者可自取宋史食貨志參考。

關於軍事，則首先著手於裁兵，把不任禁軍的，降爲廂軍；不任廂軍的降爲民。宋史上不曾明言其所裁之數，只說『所裁減者甚衆。』（通考同）其次則改掉從前番戍之制，置將統兵，分駐各路。（其置將之數，河北十七，府畿七，京東九，京西四，鄜延九，涇原十，環慶八，秦鳳五，熙河九，淮南兩浙江南東西路各一。荊湖北路一，南路二，福建路一，廣南東路一，西路二，共九十二將。又有馬軍十三指揮，忠果十指揮，士軍兩指揮，與將並行。一將一指揮的兵數，史無可考。但知忠果十指揮，額各五百人；東南諸將的兵，有在三千人以下的。）又行保甲之法，以十家爲一保，保有長；五十家爲一大保，有大保長；十大保爲一都保，有都保正副。戶有二丁的，以其一爲保丁。保丁中每日輪派五人備盜。後來才教保長以武藝，教他去轉教保丁。（荊公是主張民兵制度的。和反對黨辯論的話，具見宋史兵志。還有他上仁宗的書，也暢論此理，可以參看。當時還有「保馬」之法，由官給民馬，令其豢養，而免其租稅的一部。又特置「軍器監」，以改良軍器，本書因限於篇幅，也只得從略。）

關於教育選舉的改革，見下篇第五章第二節。

第四節　神宗的武功

神宗荊公，所想膺懲的是遼夏。但這兩件事，都不是一時辦得到的。於是先爲伐夏的準備，而有恢

復河湟之舉。

唐宣宗時候，雖然恢復河湟；然佔據其地的蕃族，仍舊不少。大者數千家，小者數十百家爲一「族」，各有首領。內屬的謂之「熟戶」，不內屬的謂之「生戶」。其初，涼州的潘羅支，和青唐的唃厮羅，都能和西夏相抗。後來潘羅支之兄弟厮鐸督，爲元昊所幷。唃厮羅死後，也國分爲三。潘羅支殺李繼遷，已見前。不久，被蕃族附繼遷的所殺。潘羅支，宋朝本曾授以朔方節度的名號，及是，遂以授其弟厮鐸督。元昊復取西涼府，厮鐸督和中國，就音信不通，想是給他征服了。唃厮羅初居宗哥城（在涼州西南五百里）後徙邈川（在如今西寧縣的東南），又徙青唐（如今的西寧）。始終和元昊相抗。唃厮羅死後，第三子董氈嗣，遂據河北之地。長子瞎氈，別據河州（如今甘肅的導河縣），次子磨氈角據宗哥城。前八四二年，建昌軍司理王韶，詣闕上平戎三策。說欲取西夏，要先復河湟。荊公頗善其言，用韶爲洮河安撫使。於是王韶先克復武勝，建爲熙州。如今甘肅的狄道縣旋破木征，取河州。以次降岷如今甘肅的岷縣洮如今甘肅的臨潭縣宕在岷縣西南疊，在臨潭之南開闢熙河一路。董氈傳子阿里骨，至孫瞎征，部落自相攜貳。哲宗元符二年（前八一四）王贍因之，取邈川，青唐。置邈川爲湟州，青唐爲鄯州。旋因蕃族反叛，棄之。徽宗崇寧三年（前八〇八），王厚又重取二州。

夏元昊死於前八六一年，仁宗皇祐三年子諒祚立。先是鄜州將种世衡，請進城延安東北二百里的舊寬州城，以逼西夏，朝廷許之。城既築成，賜名爲青澗。如今陝西的清澗縣就以世衡知城事。世衡死後，兒子种諤，繼任下去。前八四五年，英宗治平四年种諤襲取綏州，如今陝西的綏德縣朝議以爲擅開兵衅，把种諤貶斥。這一年，諒祚也死了，子秉常立，還只有三歲。前八四三年，願將所陷的塞門如今陝西安塞縣北安遠如今甘肅通渭縣境兩砦，歸還中國，以換取綏州。神

宗也答應了他。誰知道夏人並無誠意，交涉不能就緒。於是改築綏州城，賜名綏德，夏人就舉兵入寇。神宗用韓絳做陝西宣撫使。起用种諤，殺敗夏人，進築了一個囉兀城。在如今陝西米脂縣北又進築了許多的砦。不多時，夏人來攻，諸砦盡陷，幷囉兀也不能守。於是再罷韓絳，斥退种諤。前八三一年，秉常給他的母親囚了起來。神宗聽种諤的話，這時候，种諤已做了鄜延總督。仍令陝西河東五路進討，約期同會靈州，不曾成功。前八三〇年，侍中徐禧，新築了一個永樂城，在如今米脂縣西夏人來攻，又敗死，這兩役，中國喪失頗多。但宋史說『官軍，熟羌，義保死者六十萬。』恐怕也言之過甚。於是仍許西夏講和。元豐六年，前八二九年。神宗對西夏用兵，是失敗的。然而決不如宋史所言之甚。只要看反對新法的人，並沒指出什麼陝西因用兵而受害的實據來，就可知道了。前八二六年（哲宗元祐元年），秉常死，子乾順立。也只三歲。還了中國「永樂之俘」一百四十九人。當時朝臣，就把神宗時所得米脂（如今的米脂縣）葭蘆（如今陝西的葭縣）浮圖（綏德西）安疆（在如今甘肅安化縣東北）四砦，輕輕還了他。然而畫界不定，侵寇仍不絕。於是知渭州章楶，請進城平夏（如今甘肅的固原縣）以逼之。諸路同時，進兵，拓地。西夏畢竟國小，不能支持，介遼人以乞和。前八一三年（哲宗元祐二年），和議再成，從此終北宋之世，無甚兵爭。

以上所述，是神宗以後，對於北方的兵事。還有對於南方的兵事，關係也頗大；如今撮敘其大略。

（一）沅水流域的蠻族，參看第一篇第三章第二節就是黎族的正支。漢時謂之武陵蠻。隋時，漢族的疆域，進拓到如今沅陵地方，置了一個辰州。唐時，又進闢錦如今湖南的麻陽縣溪如今湖南的永順縣巫如今四川的巫山縣敍如今湖南的黔陽縣等州。唐末，其地爲羣蠻所據。宋初，用猺人秦再雄，招降之。於是沅城的蠻族，分爲南江和北江。北江彭氏最大，南江舒氏，田氏，向氏最大。而資江流域，又有梅山峒蠻。如今靖縣地方，又有楊氏，號十峒首領。酋長都是漢姓，大約是漢人王其中的。梅山峒蠻，爲患最甚。神

宗用章惇經制蠻事。平梅山蠻，開其地爲安化新化兩縣。（今縣名同）又平南江蠻，置沅州。（如今湖南的芷江縣）而北江諸酋，亦願納土。徽宗時，又降十峒首領，置誠州。（如今的靖縣）

（二）黔江流域的濮族，在唐時，爲東謝，（在如今貴州思南縣一帶）牂牁，（漢朝的牂牁郡境）西趙，（在東謝之南）夷子（在東謝之西）諸蠻。宋時，先有龍方張石羅五姓，神宗時，又有程韋二姓，都通朝貢，謂之西南七蕃。其在長江流域的，則分屬黎敘威茂瀘五州。（其中惟黎州的三王蠻，係氐羌，餘均濮族。）皆不侵不叛，只有居長寧（如今四川的長寧縣）寧遠（如今四川屏山縣附近）以南的晏子，和納溪（如今四川的納溪縣）附近的斧望箇恕，頗爲邊患。神宗命熊本討平他。後來又平定了如今重慶以南的地方，開建了一個南平軍。（敘威茂三州的蠻族，徽宗時，內附置州的頗多。但都不久即廢。參看第一篇第六章第六節，第二篇上第四章第四節，第四篇上第七章。西南諸族，就是如今總稱爲「高地族」的。鄙人自謂把他分析得頗清楚，讀者諸君，務請留意，得了這一個綱領，去看別種書，可以較有把握。）

（三）安南之地，自唐以前，本來都屬中國版圖。五代時，才有人據其地獨立。宋初平嶺表，據其地的丁氏，遣使入貢；太祖也因而封之。這大約是內地初平，不欲窮兵於遠的意思。太宗時，丁氏爲黎氏所篡，太宗發兵討他，不能取勝；只得因其請和，授以官爵。從此以後，安南就獨立爲一國了。——有三國的紛爭，而朝鮮獨立，有五代的紛爭，而安南獨立，正是事同一例，這都是軍閥給國家的好處。——眞宗時，黎氏又爲李氏所篡。神宗時，其主乾德，遣兵犯邊，連陷欽（如今廣東的欽縣）廉（如今廣東的合浦縣）二州，和邕州。（如今廣西的邕寧縣）前八三

七年，神宗派郭逵去討他，逵先恢復失地。明年，入其國，敗其兵於富良江。安南請和。從此以後，對於宋朝，就始終臣服。

安南的歷史，中國史上所說的，都有些錯誤。現在根據日本人所著的安南史，述其大略如下。——這是根據安南人自己所作的歷史的。安南之地，本來是唐朝的安南都護府。後梁末帝貞明中（前九九七至九九二），土豪曲承美據其地，送款於梁，南漢伐執之，派楊廷藝領其地。後來楊廷藝給手下人殺掉。牙將吳權，自立為王（前九七四）。傳子昌岌，為權妃楊氏之弟三哥所篡。昌岌的兄弟昌文，廢三哥，重立昌岌。昌岌死，昌文即位。境內大亂。昌文自己出兵討伐，中箭而死（前九四七）。諸州互相攻伐。前九四二年，并於驩州刺史丁部領。始稱帝，國號瞿越。部領愛少子項郎，欲立為嗣。項郎的哥哥丁璉，把項郎殺掉。部領就只得傳位於璉。璉時，宋平南漢，璉遣使入貢。太祖以為靜海軍節度使，封交阯郡王。後來為其下所殺。部領亦遇害。璉的兄弟璿立。前九三二年，為大將黎桓所篡（太宗太平興國五年）。太宗派海陸兵（海兵出廣州，陸兵出邕州）去討他，不利。桓亦遣使謝罪。前九二六年，仍以為靜海軍節度，加安南都護，封京兆郡侯。前九一九年，封南平郡王。眞宗即位，進封南平王。前九〇六年，黎桓死，次子龍鉞立，為弟龍鋌所弒。前九〇二年，龍鋌死，殿前指揮使李公蘊自立。眞宗仍以其官爵授之（英宗時，改封安南國王）。傳四世而至仁宗，始改國號曰大越。自太祖至仁宗，皆留心政事，制定法律，兼提倡孔教和佛教，稱為安南的盛世。神宗英宗兩世，亦稱賢主。高宗立，荒於遊宴，安南始衰。將軍郭卜作亂，都城為其所陷。漁家子陳承，以鄉兵平卜，輔立高宗之子惠宗。惠宗無子，傳位於女佛金，佛金嫁陳承的兒子炬（就是元史的陳日煚）。就傳位於炬，於是李氏亡而陳氏興。

安南李氏系圖 國號大越

（一）太祖李公蘊 前九〇二 ——（二）太宗佛瑪 前八八四 ——（三）聖宗日尊 前八五七 ——（四）仁宗乾德 前八四一

——崇憲侯——

（五）神宗陽煥 前七八五 ——（六）英宗天祚 前七七四 ——（七）高宗龍翰 前七三六 ——（八）惠宗旵 前七〇一 ——（九）昭皇佛金 前六八七至六八六

第五節　元祐紹聖的紛更和徽宗的奢侈

王荊公的變法，宋朝人把他罵得一佛不出世。然而實在無甚貽害於民之處。只要看當時，並無民愁盜起的現象，就可明白了。荊公變法，關涉的方面太多。果眞貽害於民，則全社會都受其騷擾，斷沒有不民愁盜起的道理。然而宋朝人的黨見，鬧的太兇了。不論什麽事情，都幾乎只有意氣，並無是非。當荊公行新法的時候，反對的人，便紛紛而起。——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司馬光呂公著韓琦富弼歐陽修范純仁蘇軾蘇轍等，——無如神宗一概不聽。前八二七年，神宗崩，哲宗立，還只十歲。太皇太后高氏神宗的母親臨朝，用司馬光呂公著做宰相。於是舊黨聯翩而進。不到一年，就把荊公所行的新法都廢掉。然而這時候，舊黨之中，又分爲洛蜀朔三黨。洛黨以程頤爲首。蜀黨以蘇軾爲首。朔黨以王巖叟劉安世劉摯梁燾爲首。互相攻訐，紛紜擾攘，對於政治，其實並沒有一定的主見。又大家都捧著一個太皇太后，『哲宗有言，或無應者。』於是哲宗積忿在心。前八一九年，太皇太后崩。楊畏李淸臣鄧潤甫等，首創紹述之議。哲宗就罷范純仁，起用章惇做宰相。而朝局又一變。當荊公執政的時候，反對的人雖多，卻並未竄逐一人。只有上流民圖的鄭俠，下獄遠竄，乃荊公罷相一年中事。詳見梁氏所著王荊公傳。元祐諸臣執政，才把行新法的呂惠卿鄧綰蔡確等遠竄。章惇執政之後，也就竄逐舊黨諸臣，以爲報復。甚至要追廢宣仁太后，以有人阻撓，不果。前八一二年，哲宗崩，無子。太后要立徽宗。章惇說「以年則神宗諸子，申王爲長；以親，則哲宗母弟簡王當立。」太后不

聽。徽宗既立，章惇遭貶，以曾布爲相。這時候，太后權同聽政，頗起用元祐諸臣。然曾布本是助荆公行新法的。太后聽政才七月，就歸政。徽宗意亦傾向新法，卻去引用了一個反覆無常的蔡京。司馬光要復差役，限期五日，大家都以爲難。這時候，蔡京知開封府，獨能如約辦到。司馬光大喜。於是曾布亦罷相。蔡京窺徽宗意旨所在，把元祐諸臣的姓名，親寫了一張黨人碑，勒諸朝堂，其子弟都不得至闕下；於是新舊水火之勢，格外無可挽回。而徽宗又荒淫無度，好大喜功，北宋的天下就無可支持了。當時就沒有女眞，內亂也要大起的。只看南渡之初，羣盜的多便可知。

蔡京是一個聚斂的好手，只要把宋史食貨志看一徧，便可見得當時不論那一項財源，都給他搜括淨盡；不論那一件政事，到他手裏，就變做了聚斂的政策，以供給徽宗淫侈之用。本篇勢難備詳，讀者諸君，請取來自讀一過。便可見得財政紊亂，是國家的致命傷。於是設蘇杭應奉局，派宦者童貫，到東南去監造御器。又命朱勔領花石綱，東南人家有好的花石，便運進京來。其騷擾，自然不言可知。於是在京城裏造了一座萬歲山，窮極奢侈。到元朝攻金汴京的時候，金人把這山上的石頭，用來供發礮之用。塗毒了無數生靈，其結果，還是拿來做殺人之具，眞正可發一歎。又相信道教，進用方士王老志王仔昔林靈素等，大營齋醮，費用也不可勝計。內政一方面既已如此，對外又要講武功。西南一方面，則招降蠻族，置了許多州縣。西北一方面，又用王厚以開湟鄯。均見上節於是童貫借此機會經略陝西，和夏人開釁。每戰，輒諱敗爲勝。教諸將多築城堡，騙朝廷是新拓的土地。前七九二年，睦州人方臘作亂，連陷睦如今浙江的建德縣歙如今安徽的歙縣二州，

進陷杭州。童貫帶兵把他討平就格外自謂知兵，要想趁遼朝敗亡的機會，恢復燕雲。北狩南渡之禍，就因此而起了。

第五章　北宋遼金的興亡

第一節　女眞和金室的起原

女眞，就是現在的滿族。他的起源，是很古的。他的名稱，考據起來，也很有趣味。

這一族人在最古的時候，稱爲肅愼。（亦作息愼稷愼）兩漢時謂之挹婁。從南北朝到唐，謂之靺鞨。（亦作勿吉）遼以後，稱爲女眞。（避興宗諱作女直，大金國志『金國，本名珠里眞，後譌爲女眞，亦作慮眞。』宋劉忠恕說金朝姓朱里眞。）到明末，才稱爲滿洲。而據清朝人所說則謂舊稱所屬曰珠申。近來日本稻葉君山清朝全史，說清朝改號稱清以前，實曾自號其國曰金。至於滿洲二字，則明人和朝鮮人都書作「滿柱，」乃最大酋長之稱，既非國名，並非部族之名。我國人有自署心史的，著了一本史料，把這件事情考覈得很詳細，實在已無可疑。（參看這兩部書，和本書第四篇上第三章第一節。）我才悟到魏書稱靺鞨的酋長號「大莫弗瞞咄，」「瞞咄」兩字就是「滿柱」的異譯，靺鞨兩字又是「瞞咄」的異譯。至於挹婁，則是滿洲語「葉嚕」（亦作鄂路）的轉音，乃是巖穴之義。是因其所居而名之，並非種族的本

號。見滿洲源流攷至於其種族的稱號，則索愼，女眞，珠申，原是一音的異譯，幾千年來，並沒有改變。現在東三省的索倫人，也就是這種人，把珠申又寫作索倫了。

這一族人，當三代以前，曾到中國來貢其楛矢石砮。見史記孔子世家兩漢時代臣服夫餘，所以不和中國交通。據後漢書及晉書到南北朝時，分爲七部。便是

靺鞨
- 粟末部 居最南與高麗接
- 伯咄部 在粟末北唐書作汨咄
- 安車骨部 在伯咄東北
- 拂涅部 在伯咄東
- 號室部 在拂涅東
- 黑水部 在安車骨西北
- 白山部 在粟末東南

唐書沒有號室部，其餘都同。又有思慕黑水西北，當在今龍江境。郡利從思慕北行十日，當在今嫩江境。窟說從郡利東北行十日，當在今璦琿附近。莫曳皆從窟說東南行十日，當在今同江附近，虞婁無考越喜在如今開原鐵嶺之北，北接寧安。鐵利在圖們江北岸等部。靺鞨，渤海的釋地，韓國小史，最爲可據。滿洲源流考，亦可參看。拂

涅、鐵利、虞婁、越喜時時通中國，而郡利、窟說、莫曳皆都不能自通。粟末、黑水都是如今的松花江——上源稱粟末，稍遠便稱黑水。——所以唐書說粟末等六部『部間遠者三四百里，近者二百里。』金史說『女眞之地，有混同江長白山，混同江亦號黑龍江；所謂白山黑水者也。』尤其說得淸楚。淸朝人誤把鄂嫩、克魯倫兩河，算作黑龍江的上源，於是唐書金史之說，都不可通。不自知其考古之粗疏，反疑心前史是錯誤，眞是荒謬絕倫。

滿族的開化，都是得高麗的力。參看第四篇上第三章第一二節 所以粟末靺鞨，和高麗最近，就最先開化。當唐朝時候，建立了一個渤海國，地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上京龍泉府，在如今寧安附近。中京顯德府，在如今吉林東南。東京龍泉府，在如今海參崴附近。南京南海府，在如今朝鮮的咸興。西京鴨綠府，在如今輯安縣附近。其餘諸府州，不盡可考。 核其疆域，實在包括如今的吉黑兩省，朝鮮的咸鏡道和平安道的大部分，俄國的阿穆爾沿海兩州。一切制度文化，都以唐朝爲模範。眞不媿爲海東文明之國。到五代時候，才給契丹太祖滅掉。關於渤海的事情，可參看唐書本傳和韓國小史。 前述靺鞨諸部落，唐書說『白山本臣高麗，唐取平壤，其衆多入唐。伯咄安車骨等浸微無聞焉。惟黑水盛強，分十六落，跨水，稱南北部。』從渤海盛強以後，這許多部落，都變做他國家的一部。渤海滅亡以後，依舊是黑水部出來反抗契丹，這便是金朝人。

金朝的部族，就是黑水女眞。從渤海亡後，服屬契丹。金史說『在南者係遼籍，謂之熟女眞；在北者

不系籍，謂之生女眞。』大金國志則說明熟女眞在混同江之南，生女眞在混同江之北。朝鮮史籍則稱熟女眞爲西女眞，說他在白頭山（就是長白山）大幹長嶺之西，鴨淥江之北；生女眞爲東女眞，在長嶺之東，豆滿江（圖們江）之西。（據韓國小史）地位都相符合。

至於金朝的王室，則實在系出高麗。據金史說金朝的始祖，名喚函普。來自高麗，年已六十餘矣，居完顏部僕幹水之涯。這時候，完顏部方與他部爭鬭，函普替他排難解紛；部人感激他，把部裏一位六十多歲還沒出嫁的姑娘嫁給他，生了兩男一女，從此以後，就做了完顏部人。（可見前此還無意於久住）朝鮮的史家，則說彼國的平州（如今的咸興）有個僧人，喚做金俊，逃入生女眞。娶妻生子，爲金之始祖。又有說平州有個僧人，喚做金幸。金幸的兒子，名喚克守。克守娶生女眞之女爲妻，生了個兒子，喚做古乙太師，（太師是遼朝人所加的爵號。生女眞雖不繫遼籍，也有受遼命，稱太師的。見大金國志。）是金朝的始祖。我說金朝的祖始，名字喚做什麼，自然該以金朝人自述的話爲準。然而函普究竟姓什麼，金史不曾說出來。金史述金人所以稱金的原因，共有兩說：一說『國言金曰「安出虎」，以安出虎水源於此，故名金源。』一說是太祖建國時候的詔書說『契丹名國，義取鑌鐵。鑌鐵雖堅，終亦變壞；惟金不變。』遂號國爲大金。兩說自相矛盾。我看太祖下詔書的時候，金朝必久已稱金，詔書上的話，不過是就固有的名稱，加之以一種解釋。安出虎水的名目，前此亦沒有聽見；怕函普

本來姓金，安出虎水，正是因高麗的金氏遷居於此，所以得名的。乃水以部族名，非部族以水名。至於金史上說金朝的王室爲完顏氏，乃是從生女眞之俗，用的女系。這種推測，儻使不謬，則金朝的王室，簡直是漢族的血胤了。爲什麼呢？因爲朝鮮半島的金氏，實在系出中國。見第二篇下第一章第六節。以上兼據韓國小史。韓國小史載宋徽宗崇寧八年，金使褭弗失請和於高麗說『昔我太師盈歌，嘗言我祖宗出自大國，至於子孫，義當歸附；今太師烏雅束，亦以大邦爲父母之國。』政和時，金使如高麗修好，亦稱高麗爲父母之邦。

金系圖

(一)始祖函普—(二)德帝烏魯—(三)安帝跋海—(四)獻祖綏可—(五)昭祖不魯—(六)景祖烏古迺—

- (七)世祖劾里鉢—(十)太祖旻本名阿骨打—
  - 景宣帝繩果—(十二)熙宗亶本名合剌
  - 遼王宗幹—(十三)海陵庶人亮本名迪古乃
  - 睿宗宗峻—(十四)世宗雍本名烏祿—
    - 顯宗允恭—(十五)章宗璟本名麻達葛
    - (十六)衛紹王允濟本名興勝
    - (十七)宣宗珣本名吾睹補—(十八)哀宗守緒
- (八)肅宗頗剌淑—(十一)太宗晟本名吳乞買
- (九)穆宗盈歌

第二節 遼朝的滅亡

金朝的開化，起於獻祖。德帝安帝兩代，無事迹可見。前此是穴居的，到獻祖徙居海姑水，金史本紀下文又說『自此遂定居於安出虎水之側矣』。

始祖以下諸子傳贊則說『再從安出虎水』。安出虎水，是如今的阿勒楚喀河。海姑水當在其附近。才知道「築室」「樹藝」。至昭祖，乃漸以「條教爲治」。遼人以爲惕隱。『昭祖耀武至於靑嶺白山，長白山入於蘇濱耶懶之地，所至克捷。』韓國小史說：蘇濱，就是渤海的率賓府，金朝就的恤品路；其地，從如今的興京向西南，跨過鴨淥江。耶懶就是金朝的曷懶路；其地，從朝鮮吉州向南，直至咸州；景祖之時，『自白山耶悔未詳統門圖們的轉音耶懶土骨倫未詳之屬至於五國之長皆聽命。』案所謂五國，就是遼史所謂五國部，有一個城，在朝鮮的會寧府。徽宗所遷的五國城，就是這個城。乃遼朝屬境最遠的地方。景祖替遼人討平五國中的蒲聶部，受遼命，爲生女眞部族節度使。『始有官屬紀綱漸立。』景祖，世祖，肅宗，穆宗四世皆盡力平定東方諸部族，一面仍用遼朝的聲威，一面又用外交政策阻止遼兵入境，拒絕遼人要他「系籍」。到太祖手裏就和遼人起起交涉來了。

契丹的國勢，以聖宗時爲最盛；興宗時，亦尙可蒙業而安；道宗時，用佞臣耶律乙辛，自殺其子耶魯斡，忠良多遭陷害，國勢遂衰。天祚帝立，荒於遊畋，委政於妃兄蕭奉先，國事更壞。這時候，遼朝年年遣使到女眞去求海東靑，一種名鷹的名目騷擾得極其利害。金太祖就借此激怒諸部族；又有個星顯水紇石烈部的阿疏，和金朝構兵，逃到遼朝去，金朝要索還，遼朝不肯；太祖也以爲口實。前七九八年，起兵攻遼，陷寧江州。在如今吉林東北遼遣都統蕭嗣先討之，大敗於出河店。在如今夫餘縣附近金遂取咸州。在如今鐵嶺之東前七九七年，金太祖稱帝，定國號曰金。

女眞初起，部族很小，（初起時，甲兵未嘗滿千。太祖攻遼，諸路兵皆會來流水（如今的拉林阿），只有二千五百人。出河店之戰，兵始滿萬。然護步答岡之役，遼兵號稱七十萬，金兵仍不過一萬。以後兩路伐宋，每路也不過三萬人。）說他就有取遼而代之之心，是決無之理。他所以起兵，大概因遼朝對於女眞，控制頗爲嚴密；（大金國志說『契丹於賓州混同江之北八十里築寨，以控制生女眞。』又說『契丹恐女眞爲患，誘豪右數千家，處之遼陽之南，使不得與中國往來，謂之曷蘇館。自咸州東北分界，入山谷，至涑末江（即粟末），中間所居之女眞，隸咸州兵馬司，謂之回霸。極東而野居者，謂之黃頭女眞。居涑末江之北，寧江州之東。』所以當時遼朝控制女眞，咸州寧江州，是兩個要地。這兩處既破，就輪到黃龍府了。）而所謂求海東青等的遼使，又一定十分騷擾。金朝從景祖做生女眞部族節度使後，累代都和遼朝打交涉，遼朝的無能爲，已經給他看穿。（當時女眞有叛亂的，遼朝都不能定，都靠生女眞部族節度使替他打定。）於是姑且起兵，想脫遼朝的羈軛。所以咸州寧江州既下之後，就遣使與遼議和。因他本來所求，不過如此。以還阿疎和遷黃龍府於別地爲條件。（黃龍府如遷去，女眞的自由，就算完全恢復了。）遼人不答應。金太祖就自行用兵，攻破黃龍府。（七九七年九月）天祚帝聞之，自將兵七十萬至駞門。（七十萬自係虛數，然而爲數必不少。）不意御營副都統耶律章奴謀反，想立興宗次子耶魯斡之子秦晉國王淳。天祚帝聞之，皇遽西歸，給金兵追到護步答岡，殺得大敗。（駞門和護步答岡，都該離黃龍府不遠。大概在如今長嶺縣附近。）明年，渤海人高永昌據東京，又給金太祖打破。於是東京郡縣，多降於金。金朝的疆域，差不多有如今的奉吉兩省了。

黃龍府既破，金朝已經心滿意足；更加意外得了一個東京，自然更無進取之意。前七九五年，又差人到遼朝去議和。所要求的條件是

(1)遼主册金主爲皇帝。

(2)遼主以兄禮事金主。

(3)割讓上京中京興中府三路之地。

(4)納歲幣。

(5)以親王，公主，駙馬大臣子孫爲質。

磋磨了許多時候，(3)(5)兩條，都不要了。第(4)條也肯減少數目，只求册用漢禮，和第(2)條而已。然而遼人爭執條文，議終不就。至七九二年，兵釁再開，金兵就攻破上京。（在如今熱河省開魯縣境）

遼朝是一個泱泱大國，如何亡得十分快；而且極容易?這件事，讀史的人，都有點疑心。原來遼朝的國家，是合三種分子組織成功的。便是(一)契丹奚，(二)諸部族，(三)漢人。諸部族的瓦解，是很容易的；南邊既然擁立了秦晉國王，就把所得到的中國地方都失去；再加以契丹諸部族，也未必都歸心天祚，就弄得衆叛親離的了。前七九一年，遼朝的耶律余睹叛降金，（天祚的元妃，生秦王定。文妃生晉王敖魯斡。敖魯斡頗賢，爲國人所歸心。耶律余睹，是文妃的妹夫。元妃怕秦王不得立，誣文妃和耶律余睹謀立晉王，天祚賜文妃死，耶律余睹懼而降金。）金人因此，盡知天祚的虛實。於是命世祖的兒子遼王杲做都統以伐遼。明年，克中京。（如今熱河省的凌源縣）天祚帝這時候，還在鴛鴦濼打獵，（在如今直隸赤城縣境）爲金兵所襲，逃到夾山。（在如

今五原西北於是南京的人，擁立了秦晉國王淳盡有燕雲平州遼西上京之地天祚帝所有不過沙漠以北，西南西北兩招討使而已。金人就進取西京。

漏屋更遭連夜雨，破船又遇打頭風；遼人正弄得七零八落，卻宋人又想恢復燕雲了。原來宋徽宗本是個好大喜功之主，蔡京童貫一班人，又是全不曉得輕重的，聽得金朝打破遼人，就想借金人之力，以恢復失地。

於是差一個馬政到金朝去，求『五代時陷入契丹漢地。』前七九四年。馬政是燕人[illegible]時，自言有滅遼之策。童貫就把[illegible]見徽宗，賜姓名爲趙良嗣。宋史說馬政的使金，是約夾攻遼國的。然而金史本紀說『馬政以書來，曰：克遼之後，五代時陷入契丹漢地，願畀下邑。』並無夾攻之說。果使宋本約夾攻，金朝的復書，就不必再提起與宋夾攻之說了。大概童貫等本想不煩一兵，而得燕雲的，這並不是有外交手段，不過是小人徼倖之心而已。金太祖復書，約宋朝夾攻，誰得到的地方，就算誰的。於是約宋朝攻南京，金取中京及上京。前七九〇年，童貫派兵攻遼，大敗。這一年六月，遼秦晉國王死了，遼人立天祚帝的次子秦王定爲帝，尊秦晉國王的妻蕭氏爲太后，同聽政。童貫聽得，又派劉延禧和遼國的降將郭藥師去攻遼，又不勝。童貫大窘，就差人到金朝去，請金朝代攻燕京。這時候，金太祖正以西京郡縣反側，應遼王杲的請，親自出師。就從蔚州攻破居庸關，直薄南京。蕭太后和秦王定都逃掉，於是南京攻破，遼人五京皆破。天祚帝展轉山後，弄得無家可歸。到前七八六年，給金朝人捉獲，遼朝就此滅亡。金朝和宋

朝的交涉，就此起了。

第三節　北宋的滅亡

金朝當初起的時候，並沒有什麼土地思想。——他的滅遼，其實是遼人自己土崩瓦解，並不是金人眞有多大的能力。——以區區東方一個小部落，一旦滅遼而有之，不但喜出望外，再求擴充一時也有些難於消化了。所以南京雖係金朝所取，也不過敲幾個錢的竹槓，就肯把來還宋。原來宋朝和金朝，是約夾攻契丹的。遼朝的南京西京兩道，本應當宋人自己去取。然而後來，全仗金人的力量攻下。於是金人一方面只肯還宋燕京和薊景檀順涿易六州；而宋朝則山後諸州外，還要要求營平灤三州。原來燕雲十六州，自入契丹之後，頗有廢置。這時候，在遼朝的南京道，除析津府外，有薊景檀順涿易六州；景州遼所置，在如今河北的遵化縣。西京一道，除大同府外，有應蔚儒嬀奉聖歸化六州，和武朔二州；歸化州，就是舊時的武州。遼朝的武州，治如今山西的神池縣。奉聖州，也是遼朝所置，在如今河北的保安縣。都是五代時讓給契丹的舊地。至於營平二州，見第三章第二節則係後唐時，契丹所攻陷，灤州如今河北的灤縣係遼人所置，都和石晉所割的地無涉。宋朝起初和金立約，也只說『五代時陷入契丹漢地』，並沒提起營平灤；南京既破之後，宰相王黼，就想兼得此三州，差馬政到金朝去要求。金朝一定不答應。這時候，涿易二州，是遼將郭藥師帶來投降的，已經是宋朝的地方，其餘諸州，卻都在金人手裏。

於是金人也提出強硬的抗議。說：

(1)若宋朝定要營平灤三州，則幷燕京而不與。

(2)就使宋朝不要營平灤三州，單要燕京和六州，燕京的租稅，也是要給金朝的；因爲這地方是金朝所攻下。燕京的租稅額，是每年六百萬緡；現在金朝肯減取，只要一百萬緡。

(3)儻若宋朝不肯照此辦法，就要把涿易二州，都還金朝。

於是磋議的結果，宋朝答應

(1)歲輸銀絹各二十萬兩匹，又別輸「燕京代稅錢」一百萬緡。

(2)遣使賀金主生辰及正旦。

(3)置榷場貿易。

前七八九年，五月金人就把燕京和薊景檀順之地來歸。不多時，又還了應蔚儒嬀奉聖歸化六州。這一年八月裏，金太祖死了，太宗立。十一月，又以武朔二州來歸。宋朝置爲燕山府和雲中府兩路。平州地方，金朝既不還宋，就建爲南京，以遼降將張覺留守。就是這一年六月裏，張覺據城叛降宋。宋人受之。十一月，給金朝打破，張覺又逃到燕山。金朝人來索取，宋朝無奈，只得殺掉張覺，「函首以畀

金。」然金朝人仍以此為口實。前七八七年，十月，宗翰宗望（都是遼王杲的兒子）分兩道伐宋。宗望從平州入燕山，宗翰從雲中攻太原。這時候，童貫方駐兵太原，聽得金朝人來，先拔步跑掉。幸得知太原府事張孝純固守，所以河東一路，還可暫時支持。而河北一路，宋人以郭藥師守燕山，又派內侍梁方平帶着衛士，拒守黎陽。郭藥師既望風投降。明年正月。梁方平的兵也大潰，宗望遂渡河。這時候，徽宗業已傳位欽宗，（隔年十二月）金兵圍汴京，由主戰的李綱固守。雖然未必一時就破；然而四方來援的兵很少，（因為這時候已沒有什麼兵，參看下篇第四章第三節。）偶有來的，也遇敵輒敗。於是只得和金朝講和。其條件是

(1)宋朝輸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表段百萬匹，牛馬萬頭。

(2)尊金主為伯父。（宋史欽宗紀作叔父，是錯的。高宗紀也作伯父。）

(3)割太原中山河間三鎮。

(4)以親王宰相為質。

於是括京城裏的金二十萬兩，銀四十萬兩，先行交給金人。並以肅王樞為質。五月，宗望遂解圍北還。

這時候，宗翰還在太原，聽得宗望講和，也差人來「求賂。」——大概金朝人的意思，以為每一枝

兵，都要得些利益，才算罷兵的。宋朝人的意思，則說業已講和，如何又來需索。——於是把他的使者捉起來。宗翰大怒，分兵攻破威勝軍（如今山西的沁縣）隆德府，（如今山西的長治縣）進取澤州。（如今山西的鳳台縣）宋朝人說：這是背盟了。就詔三鎭固守，而且派兵往援。這時候，遼朝的國戚蕭仲恭，做了金朝的使臣，來到宋朝，宋朝人拘留住。蕭仲恭的母親，本是遼道宗的女兒。就騙宋朝人，說能替宋朝招耶律余睹，叫他叛金。宋人信了他，寫了封信給余睹，封在蠟丸裏，託蕭仲恭帶回。蕭仲恭走到燕山，就把這蠟書獻給宗望。金人以這兩件事爲名。八月，宗翰宗望再舉兵南下。九月，宗翰陷太原，從孟津渡河。宗望也渡河，替他會合。十一月，合圍京城。閏十一月，城陷。欽宗自到金營請和。先是京城未被圍時，金人差人來，要盡得兩河之地。宋朝沒法，只得答應他。叫聶昌使宗翰軍，耿南仲使宗望軍。聶昌到絳州，（如今山西的絳縣）給鈐轄趙子清所殺。南仲走到衞州，（如今河南的汲縣）衞州人不納，而且要殺掉他。南仲逃到相州。（如今河南的安陽縣）於是和議不成。京城既破之後，仍以割兩河地成和。再差耿南仲和陳過庭出去割地，各地方的人，都不奉詔。前七八五年二月，金人就擄徽欽二宗，和欽宗的太子諶，以及后妃宗室等，皆北去。而立宋臣張邦昌爲楚帝。金人既去之後，張邦昌雖不敢做皇帝；然而宋朝人在北方，也始終站不住，就成了南渡之局了。

第三編　近古史下

第一章　南宋和金朝的和戰

第一節　南宋初期的戰事

從南宋以後，又變做異族割據北方，漢族占據南方的局面了。其和兩晉南北朝不同的，便是前者的結果，是漢族恢復了北方，然後吞幷南方；後者的結果，却是占據北方的異族，又爲一異族所滅，而漢族亦爲所吞幷。

從南宋到元，重要的事情便是

(1)宋南渡後的立國，及其和金朝人的交涉。

(2)金朝的衰亡。

(3)蒙古的建立大帝國，和他的侵入中國。

(4)元朝的滅亡。

如今且從第一項說起。

宋朝南渡之初，情形是很危險的，其原因

(1)這時並無一支可靠的兵。當徽宗時候，蔡京等利用諸軍闕額，「封樁其餉以備上供。」北宋的兵力，本靠不住；這一來，便連靠不住的兵力，也沒有了。（靖康時入援，以陝西兵多之地，竭力搜括，只得萬五千人。）南北宋之際，大將如宗澤及韓岳張劉等，都是招羣盜而用之；既未訓練，又無紀律，全靠不住，而中央政府既無權力，諸將就自然驕橫起來；其結果，反弄成將驕卒惰的樣子。

(2)這時候，到處盜賊蜂起。只要一翻宋史高宗的本紀，從建炎元年到紹興十一二年間，（前七八五至七七〇）天下二十六路，每路總有著名的盜匪數人或十數人，擁衆十餘萬或數十萬，（這種數字，固然未必確實，然而其衆也總不在少處。）剽掠的地方，或數郡，或十數郡。其次也擁衆或數萬或數千。這都是徽宗時多行苛政，民不聊生；加以北方受了兵禍，流離失所的人，起而爲盜；再去蹂躪他處的原故。（此外還有(1)潰兵和(2)團結禦敵(3)號召勤王之兵，屯聚不散，而又無所得食，也變而爲盜的。）

這樣說，國家既無以自立，而又無以禦外；儻使當時的金朝大舉南侵，宋朝却用何法抵當？然而南

宋竟沒有給金朝滅掉這是什麼原故

金朝本是一個小部落；他起初，不但無吞宋之心，并且無滅遼之心。前篇已經說過了。所以滅遼之後，燕雲州縣，仍肯還宋。就是同宋朝開釁以後，金人所要的，也不過河北河東；所以既得汴京之後，就拿來立了一個張邦昌。

金兵既退，張邦昌自然是不能立脚的。於是請哲宗的廢后孟氏垂簾。（二帝北狩時，太子和后妃宗室都北行，廢后以居母家得免。）康王構，本來是到金朝去做「質」的。走到半路上，爲人民所阻，退還相州；開大元帥府。及是，以孟后之令迎之。康王走到南京，（歸德府，如今河南的商邱縣。）即位，是爲高宗。

高宗即位之初，用主戰的李綱做宰相。這時候，宗澤招撫羣盜，以守汴京；高宗就用他做東京留守，知開封府；又命張所招撫河北，傅亮經制河東。旋復罷李綱，召傅亮還，安置張所於嶺南。宗澤屢疏請還汴京，不聽；請留南陽，亦不報；李綱建議巡幸關中襄鄧，又不聽。這一年十月裏，就南走揚州。讀史的人，都說高宗爲黃潛善汪伯彥二人所誤。然而高宗不是十分無用的人。（看下文便知）儻使恢復眞有可圖，未必怯弱至此。這時候的退却，大約因爲汴京之守，不過是招用羣盜，未必可恃；又當時的經略河北河東，所靠的，不過是各處團結的民兵，也未必可靠之故。（據李綱說：當時河東所失，不過恆代太原汾晉澤潞。河北所失，不過懷衞濬眞定。其餘地方的民兵，都還團結，爲宋守禦。當時

派出的傅亮張所，手下並沒有兵，大約就是想利用這種民兵，以拒敵。然而這種兵，並不能作正式軍隊，以禦大敵的。後來取消經略河北河東之議，大約爲此。至於急急乎南走揚州，則大約因爲金兵逼近，北方不能立足之故。

金朝一方面，到這時候所要經略的，還不過河北河東。對於此外地方的用兵，不過是剽掠主義。可也以說是對於宋朝的膺懲主義。當時就使滅掉宋朝，大河以南的土地，金人也是不要的。前七八五年，七月，宗望死了，代以宗輔。太祖的兒子，熙宗的父親。這一年冬天，還宗輔東徇淄靑，分兵入襄鄧唐蔡。這枝兵，是逼高宗的。高宗所以不敢留居關中南陽。明年正月，因高宗遠在揚州，而農時已屆，還師。宗翰的兵，於七八五年冬天，入陝西，陷同華京兆鳳翔。明年，留婁室屯駐，自還河東。前七八四年，七月，宋朝差王師正到金朝去請和，又以密書招誘契丹漢人，爲金人所獲。金太祖詔宗翰宗輔伐宋。於是二人會兵濮州。十月，進兵。合兩路兵以逼高宗明年二月，前鋒到揚州。高宗先已逃到杭州。金人焚揚州而去。五月，宗弼也是太祖的兒子就再進一步，而爲渡江之計。

宗弼分兵攻蘄如今湖北的蘄春縣，黃，如今湖北的黃岡縣自將兵從滁如今安徽的滁縣和如今安徽的和縣太平如今安徽的當塗縣渡江，逼建康。先是前七八四年七月，宗澤死了，代以杜充。杜充不能撫用羣盜，羣盜皆散，汴京遂陷。高宗仍用他留守建康。宗弼既渡江，杜充力戰，而韓世忠不救。見第二節杜充遂降。於是宗弼陷廣德，如今安徽的廣德縣出獨松關，在如今浙江安吉縣西邊逼臨安府。杭州所改高宗先已逃到明州。如今浙江的鄞縣宗弼遣阿里蒲盧渾從越州如今浙江的紹興縣入明州。高宗從昌國如今浙江的象山縣入海。阿里蒲盧渾也以舟師入海追之三百里，不及而還。於是宗弼「裒所俘掠，」改走大路，從秀

州如今浙江的嘉興縣平江如今江蘇的吳縣而北。到鎮江，韓世忠以舟師邀之江中，相持凡四十八日，宗弼頗窘，旋因世忠所用的是大船，無風不得動，爲宗弼用火攻所破，宗弼乃北還。這一次是金朝南侵的極點。從此以後，金人再有主張用兵的，宗弼便說「士馬疲弊，糧儲未足，恐無成功，」不肯再聽他了。這是用兵的計畫如此；宋朝人以爲他給韓世忠一場殺怕了，不敢再說渡江，這是犯了誇大的毛病。參看第二節

以上所說，是宗輔的一枝兵。金朝的左軍 其宗翰的一枝兵，右軍 則以打平陝西爲極限。先是高宗既南渡，用張浚做川陝京湖宣撫使，以經略上游。前七八二年，張浚以金朝的兵，聚於淮上；從興元出兵，以圖牽制。金朝果然分了東方的兵力，用宗輔做西路的監軍；宗弼渡江而北，也到陝西去應援。這一年九月裏，戰於富平，如今陝西的興平縣 浚兵大敗。於是關中多陷。張浚用趙開以治財賦，劉子羽吳玠吳璘以任戰守，和金人苦苦相持，總算拒住漢中，保守全蜀。這其間很有幾場苦戰，可參看宋史三人的本傳。

金人既不要河南陝西，這幾年的用兵，是爲什麼呢？這是利用他來建立一個緩衝國，使自己所要的河北河東，可以不煩兵力保守。所以這一年九月裏，就立劉豫於河南，爲齊帝，十一月裏，又畀以陝西之地。於是宋朝和金朝的戰爭，告一小結束，宋人乃得利用其間，略從事於內部的整理。

第二節 和議的成就和軍閥的翦除

宋朝當南渡之初，最窘的是什麼?便是

（1）盜賊的縱橫，

（2）諸將的驕橫。

如今且先說盜賊。當時盜賊之多，前節已說過，請讀者自行翻閱宋史高宗本紀和岳飛韓世忠張浚等幾個人的傳，本書無暇一一詳敍。其中最強悍的，是李成（據江淮湖湘十餘郡）張用（據襄漢）孔彥舟（據武陵）楊太（洞庭湖裏的水寇）范汝爲（在福建）等幾個人。都給張浚岳飛韓世忠打平，而孔彥舟李成都降齊。

劉豫既然爲金所立，就想自固其位。於是請於金，欲立其子麟爲太子，以窺探金朝的意思，到底打算永遠保存他這齊國不打算。金朝說：替我伐宋，能勝，才許你。於是劉豫就利用李成孔彥舟的投降。前七七九年十月，叫李成南侵，陷襄陽唐鄧隨（如今湖北的隨縣）郢（如今湖北的鍾祥縣）信陽，（如今河南的信陽縣）岳飛把他恢復。劉豫又乞師於金。九月，撻懶（穆宗的兒子）帶著五萬人，和齊兵同寇淮西。（步兵入淮東，韓世忠敗之於大儀（鎮名。在如今江蘇江都縣西）。騎兵入淮西，攻廬州（如今安徽的合肥縣），岳飛派牛臯救却之。）不多時，金太宗死了，金兵引還。先是宋朝很怕劉豫，至於稱之爲大齊。這一次，知道無可調和。於是高宗從臨安進幸平江，起用張浚視師，頗有振作的氣象。金兵既退，張浚仍竭力布置。前七七六年，分令張浚屯盱眙，（如今安徽的盱眙縣）韓世忠屯楚州，（如今江蘇的淮安縣）劉光世屯合肥，岳飛屯襄陽。高宗又詔諭三軍，說要

親征劉豫聞之，便告急於金。金朝人的立劉豫，本是想他做個緩衝國，使河北河東，不煩兵力守禦的。如今反要替他出兵伐宋，如何肯答應呢？於是劉豫自簽鄉兵三十萬，叫他的兒子劉麟出壽春，犯合肥。姪兒子劉猊自渦口犯定遠（如今安徽的定遠縣）。和孔彥舟自光州（如今河南的潢川縣）犯六安（如今安徽六安縣）。三道入犯，劉猊到藕塘，鎮名，在定遠縣東。為楊沂中所敗。劉麟孔彥舟皆引還。於是金人知道劉豫是無用的，並不能靠他抵禦宋人。前七七五年十一月，就把他廢掉，而在汴京立了個行臺尚書省。

於是和議開始了。和議的在當時，本是件必不能免的事。參看廿二史劄記卷二十六和議條 然而主持和議的秦檜，卻因此而大負惡名，當議割三鎮的時候，集百官議延和殿，主張割讓的七十人，反對的三十六人；秦檜也在三十六人之內，金人要立張邦昌，秦檜時為臺長，和臺臣進狀爭之。後來金朝所派的留守王時雍，用兵迫脅百官，署立張邦昌的狀，秦檜抗不肯署，致為金人所執，二帝北徙，檜亦從行。後來金人把他賞給撻懶。前七八二年，撻懶攻山陽（楚州），秦檜亦在軍中，與妻王氏，航海南歸。宋朝人就說是金人暗放他回來，以圖和議的。請問這時候，金人怕宋朝什麼？要講和，還怕宋朝不肯？何必要放個人回來，暗中圖謀。秦檜既是金朝的奸細，在北朝，還怕不能得富貴？跑回這風雨漂搖的宋朝來做什麼？當時和戰之局，毫無把握，秦檜又焉知高宗要用他做宰相呢？我說秦檜一定要跑回來，正是他愛國之處；始終堅持和議，是他有識力，肯負責任之處。能看得出撻懶這個人，可用手段對付，是他眼力過人之處。能解除韓岳的兵柄，是他手段過人之處。後世的人，卻把他唾罵到如此，中國的學術界，眞堪浩歎了。眞寃枉極了。請看當時諸將的情形。

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汪藻言『金人為患，今已五年。陛下以萬乘之尊，而倀然未知稅駕之所者，由將帥無人，而御之未得其術也。如劉光世韓世忠張俊王瓊之徒，身為大將，論其官，則兼兩鎮

之重視執政之班，有韓琦文彥博所不敢當者；論其家，則金帛充盈，錦衣肉食，輿臺廝養，皆以功賞補官；至一軍之中，使臣反多，卒伍反少。平時飛揚跋扈，不循朝廷法度；所至驅虜，甚於夷狄；陛下不得而問，正以防秋之時，責其死力耳。張俊守明州，僅能少抗；奈何敵未退數里間，而引兵先遁？是殺明州一城生靈，而陛下再有館頭之行者，張俊使之也。陛下以杜充守建康，韓世忠守京口，劉光世守九江，而以王瓊隸杜充，其措置非不善也，而世忠八九月間，已掃鎮江所儲之資，盡裝海船，焚其城郭，為遁逃之計。（注意！後來邀擊宗弼，無風不得動的，就是這海船。因為要裝載資儲，又要預備入海，所以不得不大。）洎杜充力戰於前，世忠王瓊卒不為用；光世亦晏然坐視，不出一兵，方與韓梠朝夕飲宴，賊至數十里而不知；則朝廷失建康，虜犯兩浙，乘輿震驚者，韓世忠王瓊使之也；失豫章而太母播越，六宮流離者，劉光世使之也。諸將以負國家，罪惡如此；而俊自明引兵至溫，道路一空，民皆逃奔山谷。世忠逗遛秀州，放軍四掠，至執縛縣宰，以取錢糧；雖陛下親御宸翰，召之三四而不來；元夕取民間子女，張鐙高會。瓊自信入閩，所過要索千計；公然移文曰無使枉害生靈，其意果安在哉？臣觀今日諸將，用古法皆當誅。』（案此疏上於前七八二年，即建炎四年。讀者可自取一種編年史，把建炎三四年的兵事參考。）

起居郎胡寅上疏言『今之賞功，全陣轉授，未聞有以不用命被戮者。自長行以上，皆

以眞官賞之；人挾劵歷，請厚俸，至於以官名隊。煮海榷酤之入，遇軍之所至，則奄而有之；闤什一之利，半爲軍人所取。至於衣糧，則日仰於大農；器械則必取之武庫；賞設則盡出於縣官。總兵者以兵爲家，若不復肯捨者，曹操曰「欲孤釋兵則不可也」，無乃類此乎？諸軍近者四五年，遠者八九年，未嘗落死損逃亡之數，豈皆不死乎？』參看第五章第三五六節。觀此可知當時所有的稅入，爲諸將分割殆盡。

以上都見文獻通考卷一五四。馬端臨也說？『建炎中興之後，兵弱敵強，動輒敗北，以致王業偏安者，將驕卒隋，軍政不肅所致。』『張韓劉岳之徒，究其勳庸，亦多是削平內難，撫定東南耳；一遇女眞，非敗卽遁；縱有小勝，不能補過。』韓世忠江中之捷，是乘金人不善用水兵，而且利用大船的優勢，幸而獲勝；然亦終以此致敗。大儀之戰，只是小勝；當時金人以太宗之死，自欲引歸，和世忠無涉；參看金史便知。岳飛只郾城打一個勝戰。據他本集的捷狀，金兵共只一萬五千人。岳飛的兵，合前後的公文算起來，總在二萬人左右，苦戰半日，然後獲勝，並不算什麼希奇。宋史本傳，巧於造句，說『兀朮有勁兵號拐子馬，是役以萬五千騎來，』倒像單拐子馬就有一萬五千，此外還有無數大兵，岳飛眞能以寡擊衆了。以下又鋪張揚厲，說什麼『磁相開德澤潞汾隰晉絳，皆期日與官軍會』；『自燕以南，金人號令不行』；眞是說得好聽，其實只要把宋金二史略一對看，就曉得全是瞎說的。十二金字牌之召，本傳可惜他『十年之功，廢於一旦』，然而據本紀所載，則還軍未幾，就『諸軍皆潰』了。進兵到朱仙鎭，離汴京只四十多里，更是必無之事。郾城以外的戰績，就全是莫須有的。——最可笑的，宗弼渡江的時候，岳飛始終躱在江蘇，眼看著高宗受金人追逐；宋史本傳，還說他清水亭一戰，金兵橫屍十五里；那麼，金兵倒好殺盡了。——韓岳二人，是最受人崇拜的，然而其戰績如此。至於劉光世，則宋史本傳說他的話，就已經彀了。依我看，倒還是張俊，高宗逃入海的時候，在明州，到底還背城一戰。這種兵，好靠著他謀恢復否？

然而既不能言和，這種兵就不能去；留著他，又是如此；眞是「載胥及溺」了。幸而當時有一個機會。

原來金朝的王位繼承法，從太祖以前，只好說是生女直部族節度使的繼承。是不確定的。把王位繼承，看得是一件很重大的事情；除掉合法應繼承的人以外，都有凜然不可侵犯的意思；這是君主專制政體，幾經進化以後的情形。像女眞這種淺演的國家，當然沒有這種觀念。景祖就捨長子劾孫而傳位於世祖；世祖肅宗穆宗都是兄弟相及；金史說都是景祖之意。世祖肅宗之間，又越掉一個劾孫。康宗以後，又回到世祖的兒子；世祖共有十一個兒子，三個是做金主的。太宗又傳太祖的兒子；大約是只憑實際的情勢毫無成法可言的。那麼，就人人要「覬覦非分」了。至於實權，這種侵略主義的國家，自然在軍人手裏。金初用兵，常分爲左右兩軍。其初都元帥是遼王杲；左副元帥是宗望，右副元帥是宗翰。遼王死後，宗翰以右副元帥兼都元帥。宗翰就有不臣之心宗望死後，代以宗輔。這時候都死了。軍人中老資格，只有宗弼和撻懶。而撻懶輩行又尊，和內裏的宗雋，右相宗磐，太師領三省事，位在宗翰上。都有異志。幹國政的宗幹斜也，制不住他。這種人，自然是不關心國事的。於是宋朝利用這個機會，差王倫到金朝去「求河南地。」前七七五年二月一年，金朝把劉豫廢了。十二月，王倫從金朝回來，說金朝人答應還二帝的梓宮，及太后，和河南諸州。把時間核起來，金朝人是先有還宋朝河南之意，然後廢掉劉豫的。王倫的外交，也很爲有功，不過宋史上也把他算做壞人了。明年三月裏，高宗就用秦檜做宰相，專意言和。十月裏，王倫聞著金使蕭哲張通古來，許先歸河南諸州，徐議餘事。

劾孫——撒改——宗翰

(五)康宗

- (一)景祖
  - (二)世祖
    - (六)太祖
      - 宗峻——(八)熙宗
      - 宗幹——(九)海陵庶人
      - 宗望
      - 宗弼
      - 宗輔——(十)世宗
      - 宗雋
    - (七)太宗——宗磐
    - 杲——斜也
  - (三)肅宗
  - (四)穆宗——撻懶

平心而論:不煩一兵,不折一矢,恢復河南的失地;這種外交,如何算失敗?主持這外交的人,如何算姦邪?卻不料金朝的政局變了這是無可如何的事,也是不能預料的事;就能預料,這種有利的外交,也總得辦辦試試的;如何怪得辦這外交的人;把河南還宋,宗幹本是不贊成的,但是拿這主持的人,無可

如何。到後來宗弼入朝，形勢就一變了。於是宗磐宗雋，以謀反誅。撻懶以屬尊，放了他，仍用他做行臺尙書右丞相。誰想撻懶走到燕京，又有反謀。於是置行臺尙書省於燕京，以宗弼領其事，而且兼領元帥府。宗弼遣人追殺撻懶，大閱於祁州，（如今河北的祁縣）把到金朝去受地的王倫捉起來，（前七七三年七月）發兵重取河南陝西，而和議遂破。

宗弼入河南，河南郡縣多降。前鋒到順昌，（如今安徽的阜陽縣）爲劉錡所敗。岳飛又在郾城（如今河南的郾城縣）把他打敗。宗弼走還汴京。婁室入陝西，吳璘出兵和他相持，也收復許多州縣。（韓世忠也進兵復海州（如今江蘇的東海縣）。張俊復宿（如今安徽的宿縣）亳（如今安徽的亳縣）。）這一次的用兵，宋朝似乎是勝利的。然而順昌郾城，宗弼是以輕敵致敗，再整頓前來，就不可知了。陝西不過是相持的局面，並無勝利之可言。持久下去，在宋朝總是不利，這是通觀前後，很可明白的。當時諸將的主戰，不過是利於久握兵柄，眞個國事敗壞下來，就都一鬨而散，沒一個人肯負其責任了。所以秦檜不得不堅決主和。於是召回諸將。其中最崛強的是岳飛，乃先把各路的兵召還；然後一日發十二金字牌，把他召回。前七一一年，和議成，其條件是：

宋稱臣奉表於金。（金主册宋主爲皇帝）

歲輸銀絹各二十五萬兩匹。金主生辰及正旦，遣使致賀。

東以淮水西以大散關爲界。

宋朝二十六路，就只賸兩浙、兩淮、江東西、湖南北、四川、福建、廣東西十二路；和京南西路襄陽一府，陝西路的階、成、秦、鳳、四州。金朝對宋朝，卻不過歸還二帝梓宮及太后。

這種條件，誠然是屈辱的。所以讀史的人，都痛罵秦檜，不該殺岳飛成和議。然而凡事要論事實的，單靠大言壯語無用。我且再引金史酈瓊的一段話，（見本傳。案酈瓊是劉光世部下。南渡諸將中，劉光世最驕蹇不用命。前七七五年，張俊做都督的時候，把他免掉，以大兵隸都督府，酈瓊就叛降齊。）以見當時儻使續戰，到底能勝不能勝？

語同列曰『瓊常從大軍南伐；每見元帥國王，（案指宗弼）親臨陣督戰；矢石交集，而王免冑，指揮三軍，意氣自若。親冒鋒鏑，進不避難；將士親之，孰敢愛死？江南諸帥，材能不及中人；每當出兵，必身在數百里外，謂之持重；或習召軍旅，易置將校，僅以一介之士，持虛文諭之，謂之調發；制敵決勝，委之偏裨，是以智者解體，愚者喪師；幸一小捷，則露布飛馳，增加俘級，以爲己功，斂怨將帥；縱或親臨，亦必先遁。而又國政不綱，才有微功，已加厚賞；或有大罪，乃置不誅。不卽覆亡，已爲天幸，何能振起邪？』

和議既成，便可收拾諸將的兵柄了。當時韓岳張劉和楊沂中的兵，謂之御前五軍，楊沂中（中軍）常居

中宿衞。韓後軍岳左軍張前軍劉右軍都駐紮於外。劉光世的兵降齊後，以吳玠的兵升補。四川離下流遠，和議成後，仍用帥臣節制。對於韓岳張則皆授以樞府，罷其兵柄。其中三人被召入朝，岳飛到得最晚，不多時，就給秦檜殺掉這件事。本書篇幅無多，且莫去考論他的是非曲直。但要注意的：據宋史張憲傳，則憲的謀還岳飛兵柄，並不是莫須有的事。從三宣撫司罷後，他的兵都改稱某州駐劄御前諸軍，直達朝廷，帥臣不得節制。驕橫的武人既去，宋朝才可以勉強立國了。我如今請再引文獻通考所載葉適論四大屯兵的幾句話，案四大屯兵，就是指韓岳張和吳玠的兵。以見得當時的情形，

……諸將自誇雄豪，劉光世、張俊、吳玠兄弟、韓世忠、岳飛各以成軍，雄視海內。……廩稍惟其所賦，功勳惟其所奏；將版之祿，多於兵卒之數；朝廷以轉運使主餽餉，隨意誅剝，無復顧惜。志意盛滿，仇疾互生。……其後秦檜慮不及遠，急於求和，以屈辱爲安者，蓋憂諸將之兵未易收，浸成疽贅，則非特北方不可取而南方亦未易定也。故約諸軍支遣之數；分天下之財，特令朝臣以總領之，以爲喉舌出納之要。諸將之兵盡隸御前；將帥雖出於軍中，而易置皆由於人主。……向之大將，或殺或廢，惕息俟命，而後江左得以少安。……

看了這一段，也可以知道當時的措置實在有不得已的苦衷了。總而言之，古人濫得美名，或者枉

受惡名，原不同咱們相干，不必要咱們替他平反；然而研究歷史，有一件最緊要的事情便是根據著現代的事情，去推想古代事實的眞相。——根據著歷史上較爲明白近情的事情，去推想糊塗荒誕的事情的眞相。——這麽一來，自然見得社會上古今的現象，其中都有一個共通之點。得了這種原則公例，就好拿來應用，拿來應付現在的事情了。所謂「藏往以知來。」歷史的用處，就在這裏。儻使承認了歷史上有一種異乎尋常的人物，——譬如後世只有操莽，在古代卻有禪讓的堯舜；現在滿眼是驕橫的軍閥，從前偏有公忠體國的韓岳張劉。——那就人的性質，無從捉摸；歷史上的事實，再無公例可求；歷史可以不必研究了。

第三節 海陵的南侵和韓侂胄的北伐

紹興和議成後，宋朝和金朝，又開過兩次兵釁：一次是海陵的南侵，一次是韓侂胄的北伐。

金海陵是一個狂謬的人。乘熙宗晚年嗜酒昏亂，弑之。從上京（會寧府，如今吉林阿城縣南。）遷都到燕京，（前七五九年）後來又遷都於汴。（前七五二年）想要滅宋，以統一天下。前七五〇年，就發大兵六十萬入寇。金海陵兵分四路，（一支從蔡州瞰荆襄，一支從鳳翔攻大散關，一支從膠西走海路窺臨安，海陵自將大兵，從渦口渡淮。）聲勢頗盛。宋朝這時候，宿將只有個劉錡，叫他總統諸軍。劉錡自守楚州，叫別將王權守淮西。權不戰自潰；劉錡也老病，不能帶兵，退守鎮江；

淮南盡陷。海陵到采石，想要渡江，形勢甚險。幸而金朝內亂起來。海陵兩次遷都，都大營宮室；又爲伐宋起見，籍民爲兵，大括民馬；於是羣盜大起。海陵卻一味隱諱，有提及的人便獲罪；於是羣下亦相率不言；遂將羣盜置諸不顧，依舊出兵伐宋，授甲時候，就有逃亡的。猛安完顏福壽等跑到東京遼陽擁立世宗。海陵聽得，要把所有的兵，盡行驅之渡江，然後北歸。不期宋中書舍人虞允文奉命犒師，收王權的散卒，把他殺得大敗。於是海陵改趨揚州；至瓜洲，（鎮名，在如今江蘇丹徒縣西。）爲其下所弒。金兵北還。宋人乘機收復兩淮州郡。又東取唐鄧陳蔡海泗，西取秦隴商虢諸州，兵勢頗振。

前七五〇年，高宗傳位於孝宗。孝宗是個主張恢復的，起用張浚做兩淮宣撫使。張浚派李顯忠邵弘淵兩人出兵。李顯忠復靈壁，（如今安徽的靈壁縣）遂會邵弘淵復虹縣，（如今安徽的泗縣）又進取宿州。顯忠置酒高會，不設防備。金副元帥紇石烈志寧來援，顯忠之兵，大潰於苻離。（在宿縣境內。事見金史志寧傳。宋史把敗兵之罪全推在邵弘淵身上，殊靠不住。）於是恢復之議，遂成畫餅。金世宗初以承海陵騷擾之後，不欲用兵，但令元帥府防禦河南。遷延年餘，和議不成。就再令元帥府進兵，陷兩淮州郡。前七四七年，和議成。(1)宋主稱金主爲叔父，(2)歲幣銀絹各減五萬兩匹，(3)疆界如紹興時。

孝宗從和議成後，仍不忘恢復，嘗教閱禁軍，措置兩淮屯田；惜乎積弱之勢，不能驟振；而金又正當

全盛；終於空存虛願。前七二二年，孝宗傳位於光宗，稱壽聖皇帝。光宗后李氏，和孝宗不離間，光宗卻也有病，不能常去朝見壽皇。這本算不得什麼事情，而宋朝士大夫一種羣衆心理的作用，卻又因此表現。把他當作一個大問題，時時犯顏直諫。前七一八年，孝壽皇崩，光宗託病不出，叫兒子嘉王擴出來主持喪事。於是宰相趙汝愚託閤門使韓侂冑去白高宗的皇后吳氏，說皇帝久病不出，人心驚慌，京城裏的秩序，怕要保持不住，請他出來做主，叫光宗傳位於嘉王，於是內禪之事遂成。嘉王即位，是爲寧宗。這件事本來是無甚關係的，只因宋朝士大夫喜歡立名，找著一點事情，便要小題大做，反而弄得不妥帖。（當時道光宗內禪的理由，不過說是人心驚慌，秩序要保持不住。其實中國歷代的百姓，和官府都沒甚關係，何況朝廷？只要當「士大夫」的人少造幾句謠言，就皇帝病一百年，秩序也不會亂的。）傳位之事既成，其中卻就有點功可居，就有點權利可爭。於是政海上又起了波瀾，趙汝愚反爲韓侂冑所排擠而去。卻又這時候「道學」之論已盛，（參看第五章第八節）韓侂冑雖能排去趙汝愚，然趙汝愚是道學中人，韓侂冑就要「不爲清議所與」。於是想立點功勞，「以間執人口」，而伐金的事情又起。

金世宗以前七二三年殂，孫章宗立。北邊的部族，叛亂了好幾年，山東河南又頗有荒歉的地方。就有善於附會的人，對韓侂冑說，金朝勢有可乘。韓侂冑這時候已經有了成見，自然信以爲眞。於是用皇甫斌守襄陽，郭倪鎭揚州，吳曦督四川，暗中做伐金的豫備。初時還不敢顯然開釁，只是時時剽掠金朝

邊境。到前七〇六年就下詔伐金。金章宗起初聽得宋人要和他開釁，還不相信，把入告的人，給了個杖戍之罪。（所以這一次的兵釁，實在其曲在宋。）等到邊境屢次被掠，才命平章政事僕散揆，於汴京設立行省，調集河南諸路的兵，聽其便宜行事。到宋人下詔伐金，金人也就舉兵南下。這時候，金人的兵力確已不濟；然而宋朝的兵無用更甚，屢戰皆敗，襄陽淮東西多陷。——其間吳曦又以四川叛降金，宋朝更爲吃緊。幸而金朝接應的兵，還沒有到，就爲轉運使安丙所誅。——於是韓侂胄又想議和。派邱崈督視兩淮軍馬，叫他暗中遺書金人。金人覆書要得韓侂胄的頭。侂胄大怒，和議又絕。然而寧宗的皇后楊氏，又和韓侂胄有隙。（寧宗皇后韓氏崩後，楊貴妃曹美人俱有寵。韓侂胄勸寧宗立曹美人，寧宗不聽。）於是趁此機會叫他的哥哥楊次山，和禮部侍郎史彌遠合謀，把韓侂胄殺掉，函首以畀金，和議乃成。韓侂胄固不足取，然而宋朝的舉動，也未免太失體面了。這一次的和議，銀絹各增十萬兩匹；疆界和兩國君主的關係，仍如舊時。

第二章　南宋金元的興亡

第一節　蒙古的由來

章宗以後，金朝的勢力也日就衰微，蒙古就要崛起了。（1）蒙古到底是怎樣一個種族？（2）本來

住在什麼地方？(3)爲什麼忽然強盛起來？關於這種問題，元史上頭，一個字也沒有；眞是荒謬絕倫。

淸朝的洪文卿說『蒙古就是舊唐書的蒙兀室韋，新唐書作蒙瓦在望建河南。望建河，就是如今的黑龍江。』元史譯文證補卷二十七這句話，是不錯的。但是蒙古人常自稱爲韃靼，元祕史便如此，但寫作達達。元朝逃到漠北，數傳之後，仍自稱爲韃靼。宋朝人的紀載，也早就稱他韃靼；這又是什麼原故？

室韋，魏書說『蓋契丹之類，在南者爲契丹，在北者號爲室韋。』又說『其語與奚契丹同。』唐書說『鮮卑之別部。』又說『其語言，靺鞨也。』案現在滿蒙的語言，相同的很多；室韋酋長，號爲『餘莫弗瞞咄，』分明是一句靺鞨話。魏書說『其語與奚契丹同，』當是就其近於契丹者而言之；因此便把他認爲契丹的同類；契丹是鮮卑，唐書就說他是鮮卑的別部；這是和契丹接近的結果。論其種族的本來，實在和靺鞨近，和鮮卑遠。參看第二篇中第三章第四節，和本篇下第三章第一節。

室韋的分布，當南北朝時候，是

南室韋　在㮋水流域唐書作猺越河，亦作那河，如今的嫩江

北室韋　從南室韋北行十日，依吐紇山而居。

鉢室韋　從北室韋北行千里，依胡布山而居。吐紇山，胡布山，都該在如今的興安嶺山脈中。

深末怛室韋　在鉢室韋西南四日行，因水爲號。屠氏蒙兀兒史記說　阿穆爾省結雅河，東源曰昔林木迪，譯言「黃曲水」。是句蒙古話，就是深末怛的異文。

大室韋　在深末怛室韋西北數千里。魏書說『徑路險阻，言語不通，』這一定過興安嶺，入西伯利亞南境了。

唐書所載部名更多，然而分布的地方，並無異同。五代史說分三部　一曰室韋，二曰黃頭室韋，三曰獸室韋。遼史有單稱室韋的，又有大小黃室韋，部名的多少，是由於中國和他交通有盛衰，因而所知有多少；亦許有時但舉其大別，有時卻詳其分部；又中國人所指目的部落，和他實際的區分，也未必盡能密合。所以北史唐書五代史所舉部族之數，多少懸殊，並無可疑。質而言之，就是嫩江流域和黑龍江流域。包括鄂嫩克魯倫什勒喀三條水。

韃靼又是什麼？

五代史韃靼、靺鞨之遺種。本在奚契丹之東北；後爲契丹所攻，而部族分散；或屬契丹，或屬渤海，別部散居陰山者，自號韃靼。後從克用入關，破黃巢，由是居雲代之間。

黑韃事略：黑韃之國，號大蒙古。沙漠之地有蒙古山；韃語謂銀曰蒙古。女眞名其國曰大金，故韃名其國曰銀。

古今紀要：韃靼與女眞同種，皆靺鞨之後；其居混同江者曰女眞，居陰山北者曰韃靼。韃靼之近漢者曰熟韃靼，遠漢者曰生韃靼。生韃靼有二：曰黑，曰白，皆事女眞。黑韃靼至忒沒眞叛

成吉思皇帝。又有蒙古國，在女眞東北。我嘉定四年，韃靼始并其名號，稱大蒙古國。

蒙韃備錄：韃靼始起地處契丹之西北；族出於沙陀別種，故歷代無聞。其種有三：曰黑，曰白，曰生。所謂白韃靼者，顏貌稍細。所謂生韃靼者，甚貧且拙，且無能爲，但知乘馬隨衆而已。今成吉思皇帝及將相大臣，皆黑韃靼也。（案生熟自指其距漢之遠近，不得和黑白並列爲種別，這句話是錯的。）

綜合以上諸說：則(1)韃靼居地，在於陰山；(2)因其距漢的遠近，而有「生」「熟」之稱；(3)又因其顏貌和生計程度，文明程度的不同，而有「黑」「白」之別；(4)成吉思是黑韃靼諸說都無異辭。所不同的是(5)韃靼的種族，或說出於靺鞨，或說其出於沙陀。(6)又黑韃靼，或說就是蒙古；或說韃靼之外，又有蒙古國。

案『靺鞨爲契丹所攻，部族分散，』唐書並沒這句話。契丹當太祖以前，正値中衰時代，而渤海盛強，似乎不得遠攻靺鞨。滿洲源流考，據册府元龜「黑水酋帥突地稽，隋末率部落千餘家內屬，處之營州。唐武德初，以其部落置燕州」說爲契丹所攻的，就是這一支，應當不錯。爲契丹所攻後，別部散居陰山；後來沙陀也住到陰山來，（見第三篇上第二章第五節）兩種種族接近，血統自然不免混淆。或說他是靺鞨，或說他是沙陀，都不爲無據。

至於蒙古，則就是唐書的蒙兀室韋，在望建河之南；後來成吉思汗的興起，在斡難克魯倫兩河流域；斷不得在陰山；如何會和黑韃靼是一？若說別有蒙古國，爲黑韃靼所并，則其合并，在於何時？成吉思汗的興起，又何以不聞先在陰山，後來才搬到漠北呢？然而蒙古人確又自稱爲韃靼，這又是何故呢？案元祕史載成吉思汗先世的世系是

孛兒帖赤那—巴塔赤罕—塔馬察—豁里察兒蔑兒干—阿兀站孛羅溫—撒里合察兀

—也客你敦—撏鎖赤—合兒出—孛兒只吉歹蔑兒干—脫羅豁勒眞伯顏—

—都蛙鎖豁兒

—朶奔蔑吉干—別勒古訥台

—不古訥台

—不忽合塔吉

—不合禿撒勒只

—孛端察兒蒙合黑（元史本紀的孛端義兒）—合必赤把阿禿兒—蔑年土敦—

合赤曲魯克——海都——伯升忽兒多黑申——屯必乃薛禪——合不勒可汗

——察剌合領忽——想昆必勒格——俺巴孩（其後為泰亦赤兀氏）

——抄真斡兒帖該

——把兒壇把阿禿兒——也速該把阿禿兒——成吉思汗

孛兒帖赤那，譯言「蒼狼」；其妻豁阿闌馬勒，譯言「慘白牝鹿」；乃是兩個人名。蒙文祕史如此。大典本的祕史，（就是如今通行的元祕史）乃明初人所譯。譯的時候，意在於考究蒙古的語言，而不在研究其歷史；所以於人名的旁邊，也但注其意義，而不表明其為一個人名。後來輯這本元祕史的人，不懂得蒙文，只把旁注的正文，直抄下來，就變做「當初蒙古人的祖，是一個蒼色的狼，和一個慘白色的牝鹿」，譌為狼鹿生人的怪譚了。孛兒帖赤那和豁阿闌馬勒同渡騰吉思水，東至斡難河源之不兒罕合勒敦山，即今車臣土謝圖兩部界上的布爾罕哈勒那都嶺。騰吉思水，未詳。蒙古源流考說布爾特齊諾，（孛兒帖赤那的異譯）是土伯特智固木贊博汗的第三子。（參看第二篇下第二章第三節）因而有人說蒙古王室，系出吐蕃。騰吉思水，就是西藏的騰格里池。（我從前作蒙古人種考一篇，——登載在大中華雜誌，——也持此說。）然而源流考一書，全為表章喇嘛而作，其「援蒙古以入吐蕃」的話，全不足信。騰吉思究竟是什麼水，究以闕疑為是。據我測度，不過在如今蒙古地方。

孛兒帖赤那夫婦，渡此水而至不兒罕山，是韃靼人北徙的事實。十傳至孛兒只吉歹蔑兒干，其妻曰忙豁勒眞豁阿。案蒙古二字，異譯甚多：——除新舊唐書作蒙兀，已見前外，——遼史則作盟古萌古，金史作盟古，契丹事迹作朦古，松漠紀聞作盲骨子，祕史則全部皆作忙豁勒。蒙古二字，見於邱處機的西遊記；因明時修元史，沿用此兩字，遂變成定稱。詳見蒙兀兒史記卷一 忙豁勒眞豁阿，譯即「蒙古部美女。」北徙的韃靼部落，怕到這時候，才和室韋的蒙古部結婚；從此以後，就以蒙古自稱其部，正和金世祖娶了完顏部的女兒，他子孫就算做完顏部人一樣。——因爲這時候，所用的是女系。

蒙韃備錄又說：

韃人在本國時；金虜大定間，燕京及契丹地有謠言云：韃靼去，趕得官家沒處去。虜酋雍，金世宗 宛轉聞之。驚曰：必是韃人，爲我國患。乃下令：極於窮荒，出兵勦之。每二歲，遣兵向北勦殺，謂之「減丁。」迄今中原盡能記之。韃人遁逃沙漠，怨入骨髓。至僞章宗明昌年間，不令殺戮，以是韃人稍稍還本國，添丁生育。

因童謠而出兵勦殺，語涉不經。然世宗初年，北邊有契丹人移剌窩斡作亂，擾攘數年，牽動得很大；頻年出兵；亦非無據之談。觀此，可以知韃靼人北徙之由，而且可知道韃靼人和女眞人，有很深的寃讎；

後來成吉思汗南侵守長城的白韃靼所以要做他的鄉導

又拉施特蒙古全史所載蒙古人的起源，已見第二篇下第一章第四節。這一說，我已斷定他就是突厥起源的異說。但是蒙古人爲什麼會把突厥的傳說，拉來算做自己的歷史呢？這也可見得元朝王室，一定係出自韃靼。因爲韃靼是靺鞨沙陀的混種，沙陀就是突厥。

如此，可以斷定元室是室韋靺鞨突厥的混種。

元史在二十四史裏頭，要算最爲荒謬。元朝人自己著的歷史，便是元祕史。但是大典本不全；蒙文本不易讀，亦不易得。（我只曉得杭縣圖書館裏有一部）能看東文的，就看日本那珂通世的成吉思汗實錄也好。這部書就是蒙文祕史的日文譯本。元祕史後來經修改了一次，把太祖「殺掉兄弟，」「給札木合打敗」等事情，都删除掉。其漢文譯本，便是親征錄。別有頒發親藩的，就是拉施特著蒙古全史所據。源流考也是根據此書，不過又加了些「援蒙古入吐蕃」的話。（參看第二篇下第二章第三節）歐洲人所著的蒙古史，要以多桑所撰爲最善。洪文卿的元史譯文證補，所據的便是多桑拉施特兩人的書。惜乎洪氏這部書本沒做成功；現在所刻的，又不是他的全本。日本田中萃一郎，卻有多桑蒙古史譯本。近人武進屠寄所著的蒙兀兒史，雖未出全，而考核極精。（上海商務印書館有寄售）至於柯劭忞的新元史，已經奉大總統命令，加入正史之內，作爲二十五

史，當然也可供參考了。

第二節　蒙古征服漠南北

從回紇敗亡以後，漠南北地方久沒有強大的種族。黠戛斯根據地在西北，所以雖破回紇，而未能代之占據漠南北。契丹興於潢河流域，女眞興於松花江流域，在地文上，都不屬於蒙古高原。到蒙古勃興，才再做出驚天動地的大事業。如今先得把漠南北地方當時部族的情勢，簡明敍述於左。

(一)翁吉剌　譯名都以祕史爲主，元史親征錄作弘吉剌，源流考作鴻吉剌。是蒙古甥舅之國。他的居地，在如今呼倫淖爾附近。元史特薛禪傳說弘吉剌氏，居於苦烈兒溫都兒斤，迭烈木兒，也里古訥河之地。居氏說，如今的根河，發源後西流百餘里。經苦烈業爾山之南。其北，有特勒布爾河，略與平行。苦烈業爾，就是苦烈兒。溫都兒是蒙古話高山之謂。特勒布爾，就是迭烈不兒。也里古訥是額爾古納的異譯。

(二)塔塔兒　就是韃靼的異譯。和蒙古世爲仇讎。其分部，有主因、阿亦里兀惕、備魯兀惕等。主因，就是朱邪的異譯，可證其爲韃靼沙陀的混種。居地也在捕魚兒海附近。如今的達里泊

(三)蔑兒乞　居斡兒洹鄂爾坤薛涼格色楞格兩水流域。分部有兀都亦惕、兀洼思、合阿惕等。

(四)兀良孩　明史作兀良哈，就是如今的烏梁海。西人說他容貌近土耳其人，當是厥突族。據祕史，當時游牧之地，也在不兒罕山。

(五)客列元史列傳作怯烈，本紀和親征錄作克烈，源流考作克哩葉特。本居欠欠州亦作謙河，如今華克穆，克穆齊克兩河會流之處。詳見元史譯文證補卷二十六。其部長默兒忽斯生二子：長不亦魯黑汗，次古兒罕。不亦魯黑死後，子脫鄰斡勒嗣。爲古兒罕所攻，逃奔也速該。成吉思父也速該替他起兵逐去古兒罕。於是脫鄰斡勒建牙於土兀剌沐漣土拉河之上。客列，有人說就是康里轉音，則亦屬突厥族。

(六)汪古親征錄作王孤遼史作烏古。此族屬白韃靼。替金朝守長城。地在如今歸綏縣北。參看元史譯文補卷一

(七)乃蠻亦作乃滿又作乃馬據元史地理志，本居吉利吉思。見下其部長亦難察可汗生二子，長爲塔陽可汗，元史親征錄作太陽汗次爲不亦魯黑汗。元史不魯欲罕，親征錄作盃錄可汗。兄弟不和，分國而治。塔陽居金山之陽阿爾泰山忽里牙速兀烏里雅蘇臺河札八兒匝盃河二水之間，南近沙漠。不亦魯黑居兀魯黑塔黑之地，南近金山。

(八)斡亦剌就是明代的瓦剌。其部族甚多，祕史統稱之曰禿綠斡亦剌。「禿綠」，亦作「土散綠」，譯言萬。居如今西伯利亞南境。

(九)乞兒吉速亦作吉利吉思，就是唐時的黠戛斯。居也兒的石河流域。額爾齊斯河

(十)失必兒鮮卑的異譯。據多桑地圖，在乞兒吉思正北。應當在如今鄂畢河流域這都是當時漠南北包西伯利亞南部的部族，從此望西，就是回紇種族了。

蒙古的漸強，在於察剌合領忽想昆必勒格的時候。「領忽」就是遼史「令穩」，「想昆」就是遼史「詳穩」的異譯，（蒙古人名，都把官名別號，牽合在一起。本書不能一一分別，欲知其詳，可把前節所舉各書作參考。）都是契丹的北面部族官。到哈不勒，才有汗號；統轄蒙兀全部。哈不勒傳位於俺巴孩。蒙古與主因塔塔兒有仇，因此上，俺巴孩爲主因塔塔兒所襲執，送之於金，金人以「木驢」殺之。（當時的一種非刑）俺巴孩叫使者傳令給自己的兒子合答安太石，和哈不勒汗第四個兒子忽都剌，叫替他報讎。於是部族會議，共立忽都剌爲可汗。入金境，敗其兵。金宗衞來討，連年不能取勝。乃議和；割西平河（克魯倫河）以北二十七團寨給蒙古；並且每年送他牛羊米豆。這時候，是前七六五年。（宋高宗紹興十七年，金熙宗皇統七年。）忽都剌可汗和合答安太石謀報主因塔塔兒的讎；前後十三戰，竟不能克。只有乙亥年一役，成吉思汗的父親也速該獲其酋長帖木眞兀格和豁里不花兩人；而成吉思汗適生；於是就替他題個名字喚做帖木眞，以作紀念。（前七五七，高宗紹興二十五年）忽都剌可汗死後，蒙古沒有共主，又復衰頹。而也速該又適以此時死，成吉思就要大遭魔難了。

成吉思汗的母親訶額侖，是斡勒忽訥惕翁吉剌氏。成吉思汗年十三歲時，（前七四五年，宋孝宗乾道二年。）也速該帶著他到舅家去。途遇翁吉剌惕德薛禪，把他爺兒邀到家裏；把自己的女兒孛兒帖，許字給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就留住丈人家。也速該獨歸，爲主因塔塔兒人所毒殺。先是朵奔蔑兒干娶豁里禿馬敦部（拉施

特說，在拜喀勒湖之東。）的女兒阿闌豁阿（元史本紀世系表作阿闌果火，源流考作阿掄郭斡）爲妻。生了兩個兒子：一個名喚別勒古訥台，一個名喚不古訥台。朵奔蔑兒干死後，阿闌豁阿又生三子：一個喚做不忽合塔吉，一個喚做不合禿撒勒只，一個就是孛端察兒。別勒古訥台弟兄疑心母親和家裏一個兀良孩的奴隸私通。阿闌豁阿說：「天天夜裏，總有個黃白色灰色目睛的人來按摩我的肚子；光明直透到肚子裏；所以生這三個兒子。你們看，這三個孩子，將來一定有個把貴的。」後來蒙古人就稱三個人之後爲尼倫，意義就是「絜清」；（不忽合塔吉之後爲合答斤氏，不合禿撒勒只之後爲撒勒只兀惕氏，孛端義兒之後爲孛兒只斤氏，異譯作博爾濟錦，就是「灰色目睛」。）其餘的支派爲多兒勒斤，譯義就是尋常人。也速該生時，雖統轄尼倫全部，同族忌他的人很多。也速該死後，就都離叛而去。泰亦赤兀氏，和成吉思汗齮齕尤甚。成吉思曾經給他捉去，幾乎把性命送掉，後來幸而獲免。

脫鄰斡勒是受過也速該好處的，所以相結爲「安答」。（蒙古話，可以交託東西的朋友。）成吉思汗娶孛兒帖後，拿他嫁裝裏一件黑貂裘去送他，脫鄰斡勒大喜，許以緩急相助。先是訶額侖原是蔑兒乞也客赤列都的妻子，也速該途遇著搶來。這時候，也客赤列都的哥哥脫黑脫阿替他兄弟報讎，也約了鄰部，來把孛兒帖搶去。成吉思汗又約著脫鄰斡勒和札答剌部長札木哈，（孛端察兒曾虜一孕婦，所生前夫的兒子名喚札只剌歹，其後爲札答剌氏。）把孛兒帖搶回。札木哈本是成吉思汗的安答，於是兩人同牧一處，一年多又生疏了，遷徙到別處。札木哈約泰亦

赤兀等十三部來伐，成吉思汗也分軍爲十三翼迎之。（這時候，本從札木哈的部族，棄札木哈而從成吉思的頗多，所以分軍爲十三翼。）戰於答闌巴泐渚納，（答闌譯言平川。如今呼倫淖爾西南，有個巴泐渚納湖。湖水東北出，爲班朱尼河，注呼倫淖爾。）成吉思汗大敗。札木合還兵時，捉到歸附成吉思汗的部長，共用七十隻鍋子，把他煮死。諸部惡其殘暴，歸心於成吉思汗的，反而更多。

這時候，主因塔塔兒蔑古眞薛兀勒圖叛金，金丞相完顏襄討之，至浯泐札。（金史襄傳作斡里札，如今車臣汗右翼左旗的烏爾載河。）成吉思汗和脫鄰斡勒幫助他，把蔑古眞薛兀勒圖攻殺。完顏襄大喜，授成吉思汗以札兀忽里之職，（「札兀」，蒙古話，譯言「百」。忽里和忽魯，是同音異譯。金史百官志『部長曰孛堇，統數部者曰忽魯。』札約忽里，大約是「百夫長」的意思。）封脫鄰斡勒爲王。脫鄰斡勒自此亦稱王罕。（猶言王汗）王罕攻塔塔兒的時候，乃蠻亦難察汗乘機把他的兄弟額兒客合剌送回。（本因和王罕不和，逃奔古兒罕的。）王罕還戰不勝，逃到西遼。久之，復東歸。走到半路上，大爲飢困，差人告訴成吉思。成吉思自己去迎接他。把王罕敗亡時來降的人都還他。於是王罕復振。攻破蔑兒乞，脫黑脫阿逃至巴兒忽眞。（在西伯利亞境）翁吉剌等部共立札木哈爲古兒罕，連兵來伐。成吉思汗擊破之。翁吉剌部來降。不多時，不亦魯黑和脫黑脫阿的兒子忽禿，泰亦赤兀部長阿兀出，把阿禿兒又連合諸部來伐。成吉思汗和王罕連兵逆之。忽然天降大雪，冷得不堪。諸部退到闊亦田之野，（呼倫淖爾南邊的奎騰河）不復能成軍，遂大潰。成吉思汗自追泰亦赤兀，把他滅掉。

然而王罕的兒子你勒合桑昆，又和成吉思汗不合，舉兵來襲。這時候，王罕兵勢甚盛，成吉思乃暫時退避。後來出其不意，把他襲破。王罕逃到乃蠻界上，為其所殺。你勒合桑昆輾轉逃到曲先，（龜茲）為喀剌赤（客剌沙爾，焉耆的番名。）部主所殺。於是客列部亦亡，漠南北的強部，只剩得一個乃蠻。乃蠻塔陽罕差人去約汪古部長阿剌忽失的吉惕忽里，（元史本紀白達達部主阿剌忽思，列傳作阿剌兀思惕吉忽里。）同伐蒙古。汪古部卻差人告訴成吉思汗。前七〇八年，成吉思汗伐乃蠻。塔陽汗出兵禦之，駐營於康孩山，（杭愛山）合池兒水，（哈隨河）脫黑脫阿、札木合等都在營裏。旋渡過斡兒洹河，戰於納忽山東麓，（未詳為今何山）乃蠻大敗。塔陽罕被擒。其子古出魯克和脫黑脫阿、札木哈都逃奔不亦魯黑。蒙古進兵金山。明年，襲殺不亦魯黑。脫黑脫阿逃到也兒的石河，為蒙古追兵所及，中流矢而死。札木哈逃入儻魯山，（唐努山）為手下的人所執，獻給成吉思汗殺掉。古出魯克逃奔西遼。於是漠南北盡平。前七〇六年，成吉思汗就大會諸部族於斡難河的上源，受成吉思汗的尊號。（這是諸部族共戴成吉思為大汗。源流考說，成吉思棄札木合從牧時，諸部曾推戴為汗，這是蒙古本族的人，推他為本部族的汗。）

第三節　金朝的滅亡

女真初興的時候，他的勢力真是如火如荼，卻到元朝一興，就「其亡也忽焉」，這是什麼原故？

女真的部落，很為寡弱，已見前篇第五章第二節。他的部落，不惟寡弱，而且很窮。金史本紀『康宗

七年，歲不登，民多流莩，強者轉而爲盜。　民間多逋負，賣妻子不能償。　』太祖收國二年，『詔比以歲凶，庶民艱食多依附豪族，因爲奴婢；及有犯法，徵償莫辦，折身爲奴者；或私約立限，以人對贖，過期則爲奴者；並聽以兩人贖一爲良。若元約以一人贖者，即從元約。』天輔二年六月，『詔有司禁民凌虐典雇良人，及倍取贖直者。』太宗天會元年，『詔比聞民乏食至有鬻子者，聽以丁力等者贖之。』這都是他本部族人。又太宗詔孛堇阿實賚說『先皇帝以同姓之人，舊有自鬻及典質其身者，令官爲贖。今聞尚有未復者，其悉閱贖之。』則幷皇族也有鬻身爲奴的了。這是爲什麼原故？我說，金朝人開化本晚，所居的地方又瘠薄，又累代用兵不息，這也無怪其然。然而金朝人卻因此養成一種堅苦尙武的性質。金史兵志說：

金興，用兵如神，戰勝攻取，無敵當世。曾未十年，遂定大業。原其成功之速，俗本鷙勁，人多沈雄。兄弟子姪，才皆良將，部落保伍，技皆銳兵。加之地狹產薄，無事苦耕，可給衣食；有事苦戰，可致俘獲。勞其筋骨，以能寒暑。徵發調遣，事同一家。是故將勇而志一，兵精而力齊。一旦奮起，變弱爲彊，以寡制衆，用是道也。

宋史吳玠傳也說：

胡世將問玠所以制勝於璘。璘曰璘從先兄有事西夏每戰不過一進卻頃，勝負輒分至金人，則更進迭退，忍耐堅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戰非累日不決，勝不遽追，敗不至亂；自昔用兵所未嘗見也。

這不過隨舉兩條；金朝兵強的證據，散見於各處的還很多；要是一一列舉起來，怕要更僕難盡。這就是女眞崛起的主要原因。

然而從進了中原以後，他這種優點，就都失掉了。原來女眞的兵制，是分爲千夫長百夫長。千夫長喚做「猛安，」百夫長喚做「謀克，」女眞是兵民不分的，猛安謀克，平時就是理民之官，謂之孛堇。其兼統數部的，謂之忽魯。本來都是自己人。後來諸部族投降的，也都授以猛安謀克；漢人遼人也如此；平州叛後，金人曉得治部族的制度，不能施行於內地，才依中國官制，設制長吏。這是因爲本部族人少，不得不招徠他部族的原故。到熙宗以後，又想把兵權都歸諸本族。於是把遼人漢人渤海人承襲猛安謀克的，一概罷掉。南遷以後，又想用本族人來制馭漢人。於是把猛安謀克所統屬的人戶，搬到內地；括民田給他耕種。這種「猛安謀克戶」所占的田，面積很廣，納稅極輕；而且都是好田。金世宗本紀大定十七年世宗對省臣說『女眞人戶自鄉土三四千里移來，盡得薄地，若不拘刷良田給之，久必貧。其遣官察之。』又對參政張汝弼說『先嘗遣問女眞土地，皆云良田，及朕出獵，因問之，則謂自起移至此，不能種蒔；斫蘆爲席，或斬芻以自給。卿等其議之。』其實以戰勝種族，圈占戰敗種族的地方，那裏有不得良田之理？請問中原那裏來『不能種蒔』，祇好『斫蘆』『斬芻』的地方呢？這許多話，正是當時拘刷良田，以給猛安謀克戶的反證。然而他們

的經濟能力很是薄弱的。得了這種好的家產，並不能勤墾治生。大抵是不自耕墾，盡行租給漢人。有『一家百口，隴無一苗』的；有『伐桑爲薪』的。『富室盡服紈綺，酒食游宴；貧者多慕效之。』於是漢族長於殖產的好處，並沒學到；本族耐苦善戰的特質，倒先已失掉了。

金世宗是最想保存女眞舊俗的。然而推翻海陵之後，也就定都於燕，不能還都上京。這大約因爲當時的女眞，都希望留居內地，不願重還本土之故。大抵一個民族，總要望物質供給豐富的地方走的。衆心難逆，金世宗雖有先見，卻也無可如何。只要看下面一段文字，就曉得當時風氣變遷的快了。

上謂宰臣曰：會寧乃國家興王之地。自海陵遷都，女眞人寖忘舊風。朕時嘗見女眞風俗，迄今不忘。今之宴飲音樂，皆習漢風，蓋以備禮也，非朕心所好。東宮不知女眞風俗，第以朕故，猶尚存之；恐異時一變此風，非長久之計。甚欲一至會寧，使子孫得見舊俗，庶幾習效之。(世宗本紀大定十三年)十三年四月乙亥，上御睿思殿。命歌者歌女眞詞。顧謂皇太子曰：朕思先朝所行之事，未嘗恝亡，故時聽此詞；亦欲令汝輩知女眞醇質之風。至於文字語言，或不通曉，是忘本也。二十五年四月，幸上京。宴宗室於皇武殿。飲酒樂。　上曰：吾來故鄉數月矣！今迴期已近，未嘗有一人歌本曲者；汝曹來前，吾爲汝歌。乃命宗室子敍坐殿下者皆上殿面聽。上歌曲，道祖宗創業艱難，及所以

繼述之意。上既自歌，至「慨想祖宗，音容如覩」之語，悲感不復能聲。歌畢，泣下數行。於是諸老人更歌本曲；如私家相會，暢然歡洽。上復續調歌曲，留坐一更，極歡而罷。其辭曰 乃眷上都，興帝之第。屬茲來游，惻然予思。風物減耗，殆非昔時；于鄉于里，皆非初始。雖非初始，朕自樂此；雖非昔時，朕無異視。瞻戀慨想，祖宗舊宇；屬屬音容，宛然如睹。童嬉孺慕，歷歷其處。壯歲縱行，恍然如故。舊年從游，依希如昨。

成吉思汗的伐金，上距海陵的南遷，凡五十八年。這時候的女眞人，早已有名無實了。所以蒙古兵一到，就不免潰敗決裂。前七〇三年，成吉思汗伐夏。夏人請降。明年，遂伐金。先是金人於河套以北築邊牆，迤東北行，直抵女眞舊地。汪古部所守的，就是這邊牆的要隘。汪古部既歸心蒙古，成吉思汗兵來，就導之入隘；而且借以放牧之地，恣其休息。於是蒙古士氣倍壯。進攻西京，留守紇石烈執中棄城遁。蒙古破桓（在如今河北獨石縣北）撫（在如今河北張北縣北）二州。金獨石思忠、完顏承裕以兵四十萬拒戰於會河堡，（在如今察哈爾萬全縣西）大敗。蒙古兵遂入居庸關，逼京城。金衛卒力戰，乃退。前六九九年，衛紹王爲紇石烈執中所弒，立宣宗。十月，成吉思汗自將伐金。至懷來，（如今察哈爾懷來縣）執中使朮虎高琪拒戰，大敗。蒙古兵遂圍中都。高琪出戰，又敗。怕執中要加罪，就把執中殺掉。成吉思汗命右軍攻河東，左軍徇遼西，自率中軍南掠山東。所過之地，無不殘破；河

北遂不可守。明年正月，成吉思汗還軍屯燕城北。金人把衞紹王的女兒嫁給他，請和，蒙古兵才退出居庸。蒙古兵退後，宣宗因河北殘破，遷都於汴。成吉思汗說既和而又遷都，是有猜疑之心，又進兵伐金，圍中都。金朝遣兵往救，都給蒙古人殺敗。明年五月，中都遂陷。中都陷後，儻使蒙古人以全力進取，金人一定亡不旋踵。幸而有西征的事情，替他緩了一緩兵勢。

前六九四年，成吉思汗拜木華黎爲太師國王，經略太行以南，而自率衆西征。從此到太宗南伐以前，金人僅得維持守勢。金朝所受的致命傷，在於河北殘破。惟河北殘破，故得其地亦不可守，卽無從努力於恢復。（固然也未必能恢復）而南遷以後，盡把河北的兵調到河南，財政大爲竭蹶。於是不得不加賦以足軍饟；濫發鈔票，以濟目前之急；（參看第五章第七節）經濟界的情形，就弄得更爲紊亂。又因怕出軍饟故，想叫兵士種田；於是奪了百姓的田，去給兵士耕種；兵士未必能種，百姓到因此失業了。於是河南山東也弄得所在盜起。又因宋朝罷其歲幣，財政竭蹶之秋，看了這種損失，也頗有些在意。於是就想到用兵於宋，儻使僥幸勝了，不但可以復得歲幣，而且還可以格外要求些經濟上的利益。（金史上說宣宗時用兵於宋的眞原因是如此）其結果，就弄得和宋朝開了兵釁。又不知爲了什麽原因，和夏人也開起兵釁來。（連金史上也說不出他的原因來，只說是「疆場細故」。）於是格外弄得兵連禍結，不能專力對付蒙古了。到前六八九年，宣宗死了，哀宗卽位，才南請和於宋，西乞盟於夏。前六八七

年，和夏人以兄弟之國成和；而宋朝人到底不答應。隔不到幾年，蒙古的兵，也就來了。

前六八五年春，成吉思汗伐夏。這一年夏天，成吉思汗就死了。諸將遵汗遺命，等夏主安全出降，把他殺掉，然後發喪。前六八三年，蒙古太宗立。遵成吉思汗遺意，議伐金。這時候，金人盡棄河北，從潼關到邳州，如今江蘇的邳縣立四行省，列兵二十萬以守。前六八二年，太宗攻鳳翔。明年，陷河中。叫拖雷假道於宋。宋統制張宣把他的使者殺掉。拖雷就闖入大散關。在如今陝西的寶雞縣硬行通過宋境，從漢中經襄陽而北。前六八〇年正月，太宗從白坡在河南孟津縣境渡河，叫速不台圍汴。拖雷也北行與之會。金完顏哈達移剌蒲阿本是去抵禦拖雷的兵的，聽得汴京被圍，撤兵北上；和拖雷的兵，遇於鈞州的三峯山。在如今河南禹縣大戰三日夜，金朝的兵畢竟大敗。於是良將銳卒都盡。閿鄉行省如今河南的閿鄉縣和關陝總帥撤兵東援，走到潼關，又爲蒙古兵所追及，大敗，於是外援全絕。幸而汴城守禦甚堅，速不台連攻十六晝夜，還不能克。乃議和，蒙古退軍河洛。不多時，金朝的衛卒殺掉蒙古使者三十餘人，和議又絕。這時候的汴京，饑窘已甚。金哀宗出走河北，派兵攻衞州，不克。前六七九年，退到歸德。蒙古速不台再進兵圍汴。金西面元帥崔立以城降。蒙古盡執金太后后妃等北去。金哀宗逃到蔡州。這時候宋朝和蒙古又起了夾攻之議。這一年十月裏，宋朝的孟珙江海帥師會蒙古的塔察爾圍蔡。明年正月，城破。金哀宗傳位於族子承麟，自行燒死。承麟也爲亂兵所殺，

金亡。

第四節　南宋的滅亡

金朝既亡之後，宋朝斷無可以自立之理。因爲這時候的蒙古，斷沒有不想向南方侵略，斷沒有不全幷中國，就肯住手的。但是宋朝人的種種行爲，也總不能辭「謀之不臧」之咎。

宋寧宗從殺掉韓侂胄之後，又任用了史彌遠。寧宗無子，彌遠就想援立皇太子，以自固其位。於是找到一個燕王德昭的九世孫與芮，先把他立做寧宗的兄弟沂惠靖王之後，再把他立爲皇子，改名爲竑。而把他的兄弟與莒立做沂惠靖王之後，賜名貴誠。誰想這位皇子，卻和史彌遠不對。彌遠大懼，前六八八年，寧宗死了，彌遠就矯詔立貴誠爲帝，更名昀。是爲理宗。封竑爲濟王，出居湖州。（如今浙江的歸安縣）湖州人潘壬起兵奉竑。竑知事不成，把他討斬。史彌遠仍舊把他殺掉。理宗卻感激史彌遠擁立之恩，格外一心委任他。

宋朝的罷金歲幣，事在前六九六年。金宣宗命太子（哀宗）總諸軍南侵。宋朝用趙方節制京湖，賈涉節制淮東軍馬，去抵禦他。交戰數年，互有勝負。這時候，山東羣盜蜂起，多來降宋。宋人想借他的力量，以謀恢復，都厚撫之。卻又沒有力量駕馭他。於是羣盜都驕橫得不堪；而據楚州的李全，更爲跋扈。前六九三

年，金朝的益都府卒張林，復立府治。（先是爲蒙古所殘破）李全差人去游說他。張林就以京東東路諸州縣來降。旋因與李全的哥哥李福不睦，叛降蒙古。而李全因張林之降，業已入據青州。蒙古人就把他圍了起來。這都是寧宗手裏的事情。

到前六八五年，（理宗三年）李全因和蒙古大小百戰，終不利，乃投降蒙古。這時候，張林已據了楚州，把李福殺掉。李全請於蒙古，復歸楚州。其黨大懼，殺張林以迎之。於是李全復據楚州，叛服於宋元二國之間。曉得臨安守備空虛，大治舟師，頗有乘虛襲宋之意。前六七八年，趙葵才把他討平。對付這許多內憂，已經出了一把大汗，自然就無力以對外了。

理宗既立之後十年，聯合蒙古，把金朝滅掉。鑒於北宋約金攻遼，而卒亡於金的覆轍，這一次的外交，總應該謹慎將事了。卻是不度德，不量力，金朝方才滅亡，武人趙葵趙范（都是趙方的兒子）又創議收復三京。宰相鄭清之也附和他。於是派知廬州全子才攻汴，（金將殺崔立以降）趙葵的偏將楊誼入洛陽。既得之而不能守，卻反因此和蒙古開了兵釁。襄陽成都都給蒙古兵打破了。幸而這時候，蒙古人並沒來專心對宋。上流有一孟珙，把襄陽四川都崎嶇恢復。前六七一年，蒙古太宗死了，定宗到六六六年才立；立後三年而死；（六六四）又三年而蒙古憲宗乃立。（六六一）宋朝人就得偷安了好幾年。

前六五五年，蒙古憲宗大舉入寇，破東川。明年二月，圍合州。（這時候的合州城，在如今四川合川縣的釣魚山上。）幸得守將王堅堅守不下。七月，蒙古憲宗卒於城下。據宋朝人說蒙古憲宗是受箭傷死的，怕也有些影響。因爲並沒聽得他有什麼病。於是蒙古的兵解而北歸。然而這一次蒙古兵的入寇本是分兩道的。憲宗攻四川，憲宗的兄弟忽必烈（就是世祖）攻湖北。憲宗的兵雖退，忽必烈卻渡江圍鄂州。又有兀良合台的兵，從交趾北來，破靜江（如今廣西的臨桂縣）辰沅潭州，北行以與之會。長江中段的形勢，緊急萬分。宋朝這時候，史彌遠已死了，理宗卻又任用了一個賈似道。賈似道這個人，是個少年放蕩，薄有才名，而實在是銀樣蠟槍頭的。自己帶著諸軍去援鄂，一籌莫展。差人到忽必烈軍中去求和；情願稱臣納貢，畫江爲界。這時候，忽必烈也想爭奪汗位，就利用這個機會退兵。（參看第四章第一節）賈似道卻把這些話都掩瞞了，而以大捷聞於朝。明年，元世祖自立於開平。（如今的多倫縣，後來以爲上都。）前六四八年，定都於燕。這一年，理宗也死了，度宗卽位。

元世祖既和賈似道成了和議，就要派人來修好。賈似道卻因諱和爲勝，把他的使者都囚了起來。於是蒙古和宋朝的兵衅，就終無法解免。而宋將劉整，又因和賈似道不協，故降元。勸元人幷力以取襄陽。前六四四年，元人就把襄陽圍了起來。宋人竟無法救援。守到六三九年，守將呂文煥，也因恐極了，就投降了元朝。明年，度宗崩，恭宗立。元朝就派伯顏總帥諸軍入寇。伯顏攻陷鄂州，叫阿里海牙留守，自率

大軍東下。前六七三年，賈似道的大兵潰於蕪湖，元兵遂長驅入建康。伯顏分軍爲三(一)阿里海牙，平定湖南北和江西。(二)阿朮攻眞揚諸州，以斷宋淮南援師。(三)自率大軍，從廣德(過獨松關)江陰(走瞰浦)平江三道窺臨安。前六三六年，諸關兵皆潰。謝太后使奉表稱臣於元，不聽。五月，遂和恭宗都北狩。

臨安既陷，故相陳宜中立恭宗的兄弟益王昰於福州。九月，元兵從明州江西兩路進逼。陳宜中奉益王走惠州。元遂取福州。明年二月，元以北方有警，召諸將北還。宋人乘之，恢復廣州潮州，文天祥張世傑進取江西福建，旋敗還。(天祥被執)前六三四年，益王卒於碙洲。(在如今廣東吳川縣海中)弟衞王昺卽位，遷於新會的崖山。(在如今廣東新會縣海中)明年，元張弘範來襲，陸秀夫奉帝蹈海死，張世傑也舟覆於海陵山，(在如今廣東海陽縣)宋亡。

第三章 蒙古的武功

第一節 大食盛強以後西域的形勢

從來住居瘠土的民族，總想向物資豐富的地方侵略的；這也是自然之理。所以蒙古平定漠南北以後，也就想侵入中原；西征原非其始願，卻因種種的事情，引起成吉思汗的西征來，使蒙古幾乎統一歐亞，這也是讀史者很有趣味的事情。

唐中葉以前西域的情形，已略見第二編下第二章第二節。這時候，大食日強。高宗時，滅波斯。玄宗以後，葱嶺以西的地方遂悉為所幷。但是不及三百年，哈里發威權日替，東方諸酋幾於各各獨立。又以其間互相吞幷。於是他海爾、薩法爾、薩蠻、賽布的克斤、布葉、塞而柱克諸朝，相繼而興。（這許多事情。都在西洋史範圍裏，本書不能詳敘。洪氏和屠氏的書，都有西域和報達補傳，亦可參考。）其從天山南北路經過兩海（鹹海裏海）之北，以抵亞洲西境，則仍為回族所占據。其間又可分為三個區域（一）伊犂河吹河流域，本西突厥故地。開元時，突騎施最強。至德後，（唐肅宗年號，前一一五六，一一五五。）葛邏祿代之而興，（見唐書西突厥傳）元時謂之哈剌魯。（二）兩海之北，為康里人所據。大食歷代的哈利發，愛其勇悍，多招之為兵。（三）天山南路，從回紇為黠戛斯所破後，次第侵入這個區域。至宋時，遂悉為所據。元時謂之畏兀兒。（參看第三編上第二章第二節）

西遼始祖耶律大石，遼太祖八世孫。遼人立秦晉國王於南京，大石也與聞其事。南京破後，走歸天祚。旋走到北庭，會十八部的王衆，得精兵萬餘，率之而西，假道回鶻，西至尋思干。（如今的撒馬兒干）塞而柱克遣兵來拒，大敗之。（遼史說忽兒珊遣兵來拒。案忽兒珊，是呼羅珊的異譯，塞而柱克朝的都城。）又西至起兒漫，（如今的克兒漫）羣下册立大石為帝。（前七八八年）東歸，定都於虎思斡耳朵。（在吹河流域）傳三世而至直魯古。（參看遼史本傳）

塞而柱克朝，以前八七三年至八二〇年之間為最盛。其屬地，西至小亞細亞半島，東至喀什噶爾。

前八二〇年，其英主瑪里克沙卒，子弟及諸將互相紛爭，屬地分裂，勢遂衰。瑪里克沙有一個奴僕喚做奴世的斤。瑪里克沙很愛他，除其奴籍，叫他做花剌子模的部酋，「職視閫帥」。奴世的斤死後，子庫脫拔丁謨罕默德嗣。乘塞而柱克朝衰微，也僭稱花剌子模沙。死後，子阿切斯嗣。耶律大石既勝塞而柱克，又派兵去征花剌子模。阿切斯戰敗，被擒，立誓臣服，且約每年進貢，西遼才放了他。傳子伊兒阿斯闌，孫塔喀施，都納貢西遼，吞并東南近境。塔喀施死後，子阿剌哀丁謨罕默德嗣。以己國奉回教，西遼奉佛教，深以納貢於異教之國爲恥。恰好西遼納了塔陽罕的兒子古出魯克，就和他裏應外合，以滅西遼。（花剌子模，是個地名。就是唐書的貨利習彌。大唐西域記作貨利習彌迦。凡鹹海西南，裏海以東，阿母河下游的地方都是。成吉思汗西征時候，阿剌哀丁謨罕默德幾乎統一葱嶺以西。所以元史稱他爲西域王。洪氏的書，也沿用這兩個字，稱西域補傳。然這兩字，畢竟不妥。所以現在還是把花剌子模四字，做他的朝名。）

古出魯克的逃到西遼，直魯古妻之以女。古出魯克卻招集東方殘衆，和花剌子模內外夾攻，把西遼滅掉。（前七〇一年）花剌子模先已取得尋斯干之地，從烏爾鞬赤（如今基發的烏爾根赤）徙都之。這時候，又并有突而基斯單（今譯作土耳其斯坦）南并郭耳。（亦突厥族在印度河外）於是其疆域南逾印度河，北至鹹海裏海，西北至阿特爾佩占，（如今波斯的亞塞爾拜然）西鄰報達。赫然爲西域一大國了。

然而花剌子模有兵四十萬，都是康里突厥人，和百姓不洽。王母土而堪哈敦，也是康里部酋之女。

於是諸將靠著王母的聲勢，都十分驕恣。王母的權柄，也和國王相埒。『國雖大，本末閑也。』西遼的百姓，都奉回教。西遼雖奉佛教，（契丹是最信佛的）卻也並不強他。乃蠻人本奉景教。古出魯克娶西遼干女之後，又娶了一個西遼宰相之女。兩女都奉佛教；古出魯克信他們的話，也改奉佛教，而且剝奪起人民的信仰自由來；又收稅甚苛；於是民心大怨。所以蒙古兵一來，兩國就都土崩瓦解。

西遼和花剌子模，是當時西域的兩個大國。其餘有關係的部族，也得簡單敘述如下

（一）不里阿耳（譯名都以較通行者為主。祕史作孛列兒。）就是如今的保加利亞。當時的居地，在裏海之北，烏拉嶺之西，浮而嘎河之東。（都城同名，距喀山二百五十里。）

（二）欽察（亦作乞卜察兀）在烏拉嶺西，裏海黑海以北。元史譯文證補說『俄書稱其地曰波羅佛次，稱其種人曰波羅拘齊；他國皆稱奇卜察克。相傳有二解（一）謂突厥族派凡五，一為奇卜察克，與蒙古同屬烏古斯汗之後。烏古斯汗與亦脫巴阿部戰敗，退至兩河間。有陣亡將弁婦，懷孕臨蓐；軍行倉猝無產所，就空樹中生子。烏古斯汗收育之，名以奇卜察克，義謂空樹。越十七年，烏古斯戰勝亦脫巴阿人，遂降其部。未久，復叛；乃命奇卜察克往牙愛克河（即烏拉河）亦脫巴阿，居中以鎮撫之，因以名部。此拉施特哀丁與阿卜而嘎錫之言也。（二）謂荒野平地之民，語出波斯

俄之波羅物次同解。此近世西人之說也。』蒙兀兒史記據元史土土哈傳『其先本武平北折連川按答罕山部族。自曲出徙居西北玉里伯里山，因以爲氏。號其國曰欽察。曲出生唆末納，唆末納生亦納思，世爲欽察國主。』說欽察是東方族類；所以後來哲別速不台對他有『我等同類』的話。則前一說似乎可據。

(三)阿羅思(祕史作斡魯速) 就是如今的俄羅斯。元史譯文證補說：『唐季，此種人居於伊今都森彼德普爾(案後來通譯爲聖彼得堡)之南，舊都莫斯科之北。其北鄰爲瑞典挪威國。國人有柳利哥者，兄弟三人夙號雄武。侵陵他族，收撫此種人，立爲部落。柳利哥故居地有遏而羅斯之名，遂以是名部。他西國人釋之曰遏而羅爲搖艣聲；古時瑞典挪威國人專事鈔掠，駕舟四出。柳利哥亦盜魁，故其地有是稱。 柳利哥建國，在唐咸通三年。其部初無城郭，至是建諾物哥羅特。 後嗣漸拓而南，遷於計掖甫，近鄰黑海。行封建之制。』 愚案唐書『駮馬，或曰弊剌，曰遏羅支。直突厥之北，距京師一萬四千里。馬色皆駮。因以名國云。北極於海。 人貌多似結骨，而語不相通。』遏羅支，就是遏而羅斯。(駮馬係他部族稱之之詞) 結骨，唐書說『其人皆長大，赤髮，皙面，綠瞳，』正是白種人。然則遏而羅斯本係北方部族之名。說他是搖艣的聲音，怕未免穿鑿附會了。

(四)阿速　元史譯文證補『希臘羅馬古史，謂裏海以西，黑海以北，先有辛卑爾族居之。案就是鮮卑 厥後有粟特族。案後漢書作粟特，後魏書作粟也，也就是漢書陳湯傳的闔蘇。越裏海北濱，自東而西，奪辛卑爾地。東漢時，有郭特族人，亦自東來。粟特族人，敗潰不復振。晉時，匈奴西徙，郭特人西竄。郭特，今譯通作俄特。 當郭特之未侵粟特也，有部落曰耶仄亦，居裏海西，高喀斯山北。案今譯通作高加索山 亦東來族類，而屬於粟特。厥後郭特匈奴相繼攘逐；獨耶仄亦部，河山四塞，特險久存。後稱阿蘭，亦曰阿蘭尼，又曰阿思，亦曰阿蘭阿思，皆見東羅馬書。案後漢書作阿蘭聊，三國志注引魏略作阿蘭。 今案耶仄亦，即漢奄蔡，元阿速。明後始為俄羅斯所併，享國之久，可謂罕見。』參看原書

(五)撒耳柯思 祕史作薛兒客速，又作薛兒格速。 元史譯文證補『在高喀斯山北。今俄南境端河濱，有部落曰端司科喀雜克，即朔方備乘等書之端戈薩斯。其人善馳騾；俄之突騎，悉出於此。』

(六)木剌夷 元史太宗本紀作木羅夷，憲宗本紀作沒里奚，郭侃傳作木乃兮，劉郁西使記作木乃夷。 天方教主摩阿末死後，教中的首領阿部倍克爾　倭馬爾·摩訶末的女壻奧自蠻·阿里，相繼為哈里發。阿里死後，子哈山嗣。哈山死後，他的兄弟忽辛應當嗣立，而為倭馬亞朝所奪。教中的人，有不服的，別立阿里之後為伊瑪姆。第五世伊瑪姆於非而沙體，已經定以長子伊思馬哀耳嗣位，後來又改立次子。十葉教人，阿里一派為十葉教

又有說『教主之位，帝鑒在玆，非可朝令夕改』的。於是推戴伊思馬哀耳的兒子是爲伊思馬哀耳一派。而同教的人，則稱他爲木剌夷，就是「舍正義入迷途」的意思。北宋中葉，教徒跑到波斯，占據裏海南岸一帶。其頭目哈山沙巴哈，居於低楞，（在裏海西南濱。元史西北地附錄作低龐。）哈山沙巴哈的教規『凡徒黨，必應奉教殺仇人。陰謀行刺，必致死乃已。』在頭目所住的堡內，造了宮室苑囿，聚音樂佳麗於其中。揀十二到二十歲的青年，給他痲醉藥吃了，帶他到裏面，說這就是天堂。再把他灌醉了送出去，以後便叫他去行刺。說不幸身死，就會到這天堂裏的。所以都『踴躍用命，或爲商賈，或爲奴僕，不遠千里，以行其志。』（參看元史譯文證補報達木剌夷補傳）

以上都是蒙古西征以前，亞洲西北方的部族，再往西，就入於歐洲了。

第二節　蒙古的西征

從蒙古到西域，本來有兩條路：一條是天山南路，一條是西伯利亞。成吉思汗既定漠北，就命忽必烈征服哈剌魯，畏兀兒部主亦都護巴而朮阿兒忒的斤亦來朝。又命朮赤平斡亦剌、吉利吉思、失必兒等部。這兩條路，就都開通了。

成吉思汗伐金的時候，忽禿走到乃蠻界外，招集舊部，和古出魯克兩個人，都想趁此恢復舊業。前

六九九年，成吉思汗回到喀魯漣，派速不台追忽禿，哲別追古出魯克。速不台殺敗蔑兒乞於垂河，其酋霍灘奔欽察。哲別到垂河，宣言許人民信奉舊教。西遼舊境的人民，都叛古出魯克而降。古出魯克逃到撒里黑崑，（如今新疆蒲犂縣土名，色勒庫爾的異譯。）爲哲別所追殺。西遼舊地全定。蒙古的疆域，就和花剌子模相接。（前六九八）

這時候，有西域商人來到蒙古。成吉思汗因之，貽書修好於花剌子模，請保界通商。花剌子模王也答應了。後來又有西域商人從蒙古回去。成吉思汗派人隨行，去購買西域的貨物，共有四百多人。（都是畏兀兒人）走到錫爾河邊的訛打剌城，城主伊那兒只克，（土而堪哈敦的兄弟）把他們都捉起來，告訴花剌子模王，說是蒙古的奸細。花剌子模王就叫他盡數殺掉，只逃脫一個人，歸告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大怒，「免冠解帶，跪禱於天。」前六九三年，就起兵伐西域。

這一年五月，成吉思汗兵到也兒的石河。六月，進兵哈剌魯畏兀兒和哈力麻里。（在如今的伊犂。也是同族。）的部酋，都率兵從行。號稱六十萬。花剌子模王本來曉得蒙古是個大敵；又聽得細作報告，說蒙古兵漫山徧野；心上有些懼怯，要想深溝高壘，聽蒙古兵「飽掠颺去。」所以蒙古兵直走到錫爾河，並沒抵禦的人。九月，蒙古兵逼訛打剌。分軍爲四

（一）窩闊台、察合台　留攻訛打剌城。

(二)朮赤　掃蕩西北一帶。

(三)諸將托海等　分兵掃蕩東南。

(四)成吉思汗和拖雷　攻不花剌，（元史本紀作蒲華，如今的布哈爾。）以斷新舊兩都的交通。

明年（前六九二）五月，四軍皆會攻破尋思干。花剌子模王先已遁去，派哲別、速不台去追。王展轉逃到裏海東南隅的小島上，這一年十二月裏，死了。子札剌勒丁（亦作札闌丁）嗣，南走哥疾寧。（城名，在巴達克山西南，印度河東。）這時候，成吉思汗已攻破巴惕客薛；（亦作巴達哈傷如今的巴達克山）拖雷攻破呼羅珊；朮赤窩闊台察合台攻破烏爾鞬赤。除朮赤留駐西北外，三子都和成吉思汗會兵南踰印度固斯山。前鋒爲札剌勒丁所敗，成吉思汗兼程前進。前六九一年十月，在申沐漣河邊，（印度河）把他追上。札剌勒丁已經將要渡河，成吉思汗下令，卽日進薄。四面把他圍起。到底給他突圍而出，從數丈的高厓上，策馬躍入申沐漣，鳧水而去。於是派將渡河追他。明年六月，成吉思汗自帶大軍東還。本來想從印度走西夏的；因爲路不好走，又聽說西夏反了，乃仍由原路而還。這是成吉思汗自己的大軍。

其哲別速不台二將，既將花剌子模王逼入裏海中小島之後，乘勝西北進，到欽察。叫他交出霍灘來。欽察人不聽。前六九一年，二將遶寬甸吉思海，（裏海）踰太和山。（高加索山）欽察、阿速、撒耳柯思，合兵來禦。衆寡

不敵，又迫於險。乃以甘言誘欽察，說『我等同類，無相害意。勿助他族。』欽察引退。軍既出險，打敗阿速和撒耳柯思。出其不意，也把欽察打敗。前六九〇年冬，平撒耳柯思和阿速，又打敗欽察的兵。霍灘逃到阿羅思，求救於他的女壻哈力赤王穆斯提斯拉甫。前六八九年夏，戰於阿里吉河（名見速不台傳，如今入阿速海的喀勒喀河。）畔的鐵兒山。（名見曷思麥傳，乃地名，非山名。）阿羅思大敗，死掉六王，七十侯；兵士十死其九。列城都無守備，只等蒙古兵來了便乞降。幸而二將不復深入，僅平康里而還。（哲別死在路上）

以上所述，是成吉思汗手裏的事情。成吉思汗東歸後，札剌勒丁也回歸舊地，圖謀恢復。前六八三年，（太宗二年）太宗遣搠馬兒罕帥兵三萬人西征，諸城皆降。札剌勒丁逃入山中，為怨家所殺，花剌子模朝亡。前六七八年，以迤北諸部未服，命拔都（朮赤長子）不里（察合台長子木阿禿兒的兒子。）蒙哥（憲宗）貴由（定宗）等西征。諸王駙馬及諸千戶萬戶各以長子從行。是為「長子出征」（因為所征的都是強部，長子出征，則兵強而多。）以拔都為元帥，速不台為先鋒。（旋升為副元帥）前六七七年，出兵。明年秋，速不台破不里阿耳，殺敗欽察的兵。冬，入阿羅思，攻破莫斯科。六七五年，破其首都務拉的迷爾，分兵徇下諸城。十月，還兵攻破欽察，欽察酋長霍灘逃到馬札兒。（如今的匈牙利）合丹（定宗的兄弟）平撒耳柯思。前六七四年，貴由攻破阿速的都城蔑怯思。（元史太宗紀昔里鈐𨉥傳同。定宗紀作木柵寨，土土哈傳作麥怯思，拔都兒傳作麥各思。）這一年冬天，再入阿羅思。進攻孛烈兒（如今的波蘭）和馬札兒。打敗孛烈兒的兵。明年春，入馬札兒，攻波派斯特。

如今的佩斯城分軍西路，直到如今的威尼斯。歐洲大震。明年，太宗訃音至，乃還。從此以後，西域只有木剌夷和報達大食都城，元史本紀作哈塔，祕史作巴黑塔惕。未服。前六六〇年，憲宗二年憲宗命皇弟旭烈兀率郭侃等西征。前六五六年，旭烈兀至西域，平木剌夷。明年，圍報達。又明年，把報達打破。哈里發木司塔辛殺掉。郭侃西行到天房，如今的麥地那降巴兒算灘。蘇丹的異譯下其城一百八十五。又西行，到密昔兒，如今的麥西降可乃算灘。遂渡海，收富浪，如今的塞普洛斯島降兀都算灘而還。於是西域全定。

在歷史上，蒙古高原的部族，本來較西域諸國為強。這是因為一居沃土，一居瘠土之故。所以匈奴突厥等，雖然失敗於東，還能雄張於西。但是匈奴突厥的西略，都在既失敗於東方之後，不過做個桑榆之補。至於合東方的部族，并力西向，則自西遼大石開其端，蒙古卻更進一步；而當時的西方，又沒有一個眞正的強部；所以成功大而且快。——突厥族雄張西域已久，蒙古西征，得到他的助力，也是成功的一個大原因。

第二節　蒙古和朝鮮日本

成吉思汗的侵金，是從居庸關進兵。雖然也一掠遼西，並沒認眞經營。何況女眞故地？於是契丹人耶律留哥起兵隆安，就是從前的黃龍府掠取遼東之地，自立為遼王，定都咸平。如今遼寧的開原縣金朝的遼東宣撫使蒲鮮萬奴也據東京自立。前六九七年，耶律留哥入覲蒙古。蒲鮮萬奴乘虛襲取咸平。留哥用蒙古兵還攻，萬奴

投降蒙古。後來轉入女眞故地，叛服金元之間，自號爲東夏國。又有契丹遺族，名爲喊舍，乘遼東之亂，起兵侵略。後來敗入高麗。百濟餘族，有名喚楊水尺的，做他的鄕導。太宗派哈眞去勦辦，高麗以兵來會。於是蒙古高麗約爲兄弟之國。前六八七年，蒙古使者札古與從高麗回來，道經鴨綠江，爲盜所殺。蒙古說是高麗人殺掉的。六八一年，派撒禮搭去伐高麗。高麗請和，蒙古許之。而置達魯花赤七十人於其國。高麗的權臣崔瑀，把他盡數殺掉。而把國王搬到江華島。於是二國兵釁復啓。前六八〇年，蒙古平蒲鮮萬奴。高麗人洪福源據著西京造反。兵敗後，投降蒙古。蒙古又有趙暉卓青等以和州永興迤北附於蒙古。於是轇轕愈甚。到前六七一年，和議乃成。高麗從前七一四年之後，大權爲崔氏所握。到蒙古征服高麗之後，崔氏的勢力才除掉。然而蒙古勢力從此彌漫全國。時時把他的地方，設立行省。高麗歷代的王，都尙元朝的公主；也同化爲胡俗。國王的廢立，和一切內政，無不受蒙古的干涉；幾乎不成爲國。到元朝和高麗王氏，同時傾覆，朝鮮人才算恢復自由。（蒙古和朝鮮的交涉，可參看韓國小史。蒲鮮萬奴，屠氏的書有補傳。）

蒙古人是喜歡侵略的，是有誇大的性質的。所以朝鮮既平，又想招致日本。這件事，是發起於高麗人趙彝的。元世祖聽了他，先叫高麗人去招致他；後來又自派趙良弼去，日本人不聽。（日本此刻，是北條時宗執政。）前六三七年，就派忻都帶著蒙古漢兵和高麗兵一萬五千人前去伐他。攻破對馬島，陷壹岐，掠肥前沿海

諸郡邑。舍舟登岸，殺到如今津佐原百道原赤阪一帶。再回兵上船。因箭已用盡，又大風起，船多觸礁，乃還。前六三一年又命忻都范文虎帶著十五萬兵東征。一偕高麗兵發合浦，一發江南，約會於壹岐平戶（元史作平壺）等島。忻都兵先到對馬，進攻壹岐。到宗像洋，和文虎的兵會合。泊於能古志賀二島，元將多苦航海，心力不齊，不肯卽行進攻，於是移泊鷹島，（就是元史的五龍山）忽然又見了颶風的兆頭。文虎心怯，揀了堅固的船先走。諸將都棄軍而歸。十萬多人落在島上，受日本人襲擊，死得只賸兩三萬人。給日本人擄去。把南人留做奴隸，漢人高麗人和蒙古人，全行殺掉。這一次全軍十五萬人，回來的不到三萬。范文虎所帶江南兵十萬，回來的只有三個人。世祖還要再舉，以羣臣多諫，又適用兵於安南，遂爾不果。

第四節　蒙古和南方諸國

蒙古對於西南的經略，從憲宗時候起。憲宗卽位，命皇弟忽必烈南征大理。忽必烈從臨洮西南行。（臨洮，如今甘肅的岷縣。）經山谷中二千餘里，到金沙江，乘革囊以濟。大破大理的兵，其王段興智出降。（唐朝的南詔國，昭宗時，爲其臣鄭買嗣所簒，改號大長和。後唐明宗時，又爲其臣趙善政所簒，改號大天興。不多時，又爲其臣楊義貞所簒，改號大義寧。晉高祖時，段思平代楊氏，改號大理。前八三七年，爲其臣楊義所簒。有一個人，喚做高昇太，起兵討滅楊氏，迎立段壽輝。傳子正明，避位爲僧。國人皆奉昇太爲王（前八二五年）。改國號曰大中。前八一七年，高昇太卒，遺屬他的兒子，仍立段氏之後。他的兒子，聽了他的話。於是段氏仍王雲南，改號後理國。前六五九年，爲蒙古所滅。以其地設都元帥府，仍派段興智一同安輯。元末之亂，段氏復據有其地。明興乃爲藍玉沐英所滅。以上據續文獻通考。）忽必烈就進攻吐蕃，降其酋唆火脫。（參看第四章第二節）於是班

師。留兀良哈台經略其地。兀良哈台盡服大理的屬地和猓玀。（參看第四編上第七章第一二節）就和後印度半島諸國，發生關係。

安南地方，本來是中國的郡縣，五代時候，才自立爲一國，前篇第四章第四節，已經說過了。卻是其南部的象林縣，當後漢末年，就獨立爲一國，是爲林邑。（如今安南的廣和城）唐肅宗時候，改號環王。南徙於占，因之亦稱占城。（如今安南的平順城）暹羅之地，古號扶南。（參看第二編下第二章第五節）其東南的柬埔寨，謂之眞臘。又因南北地勢之不同，而有陸眞臘（北）水眞臘（南）之分。唐太宗時，扶南爲眞臘所幷。緬甸，則漢時謂之撣，唐時謂之驃，到宋時才謂之緬。（亦稱蒲甘）

兀良哈台既定雲南，遣使招諭安南。安南太宗（日煚。參看第三編上第四章第四節。）把他囚了起來。兀良哈台怒。前六五九年，發兵攻安南，破其都城。太宗逃入海島。蒙古兵以熱不能堪，班師。前六五一年，再差人去招諭。安南聖宗乞三年一貢，許之。（聖宗名光昺，太宗的兒子。）封爲安南國王。置達魯花赤七十二人。安南人請取銷，不許。前六三五年，聖宗的兒子仁宗（日烜）立。元朝怪他不請命，徵他入朝。仁宗不聽，但遣叔父遺愛來朝。前六三一年，蒙古立遺愛爲安南國王。想要用兵納他。先是蒙古差人到占城去，使者回來，說占城國王（名失里咱牙信合八剌哈迭兒）有內附之意。封爲占城郡王。前六三〇年，元朝以占城國王孛由補剌省吾前曾遣使來朝，稱臣內屬。叫唆

都就其地設立行省。而王子補的掌握國權，負固不服。前六二九年，蒙古發兵從廣東航海伐之，打破他在港口所立的木城，入其大州。而占城仍不服。前六二八年，命阿里海牙奉皇子脫歡往討。索性和安南挑衅，徵他的兵糧。安南人答應輸糧境上，而不肯助兵。蒙古人就向他假道。安南發兵來拒，蒙古兵擊破之。前六二七年，轉戰到富良江。安南仁宗棄城而遁。蒙古兵入其都城，占城行省唆都亦來會。然而軍疲糧盡，暑雨將作，疾疫發生，只得退還。爲安南伏兵邀擊，損失甚多。脫歡僅而得免。唆都戰死前六二六年，立征交阯行尚書省。用阿里海牙來阿八赤做左右丞。明年，再發大兵十萬往伐。薄其都城。安南仁宗又走入海。蒙古兵據了他的都城，並無施展。而從海道所運的糧，卻給安南人邀擊，又遭颶風，損失甚多。只得退兵，又爲安南人所邀擊。來阿八赤戰死蒙古人到此，也無法可施，只得因安南人來謝罪，掩耳盜鈴的罷兵。

對於緬國，也曾用過好兩次兵。這時候的緬國，都城在忙乃甸。就是如今的蠻得勒。明一統志謂之馬來，聖武記謂之蠻得。前六四一年，元朝遣使招諭，緬國才內附。六三五年，因緬國和金齒在如今雲南的保山縣搆衅，雲南行省遣兵往伐，到江頭，大約是如今的八莫以天熱還師。前六二九年，宗王相答吾兒等再率兵往征，攻破江頭。明年，緬人遣使請和。前六二五年，緬王爲其庶子所囚，並害其嫡子，雲南王率諸軍往征，到蒲甘。緬王奔白古，泛海到錫蘭。元兵以糧盡而還。緬王還都，也遣使請降。前六一二年，成宗大德四年又因緬王的立普哇拿阿迭提牙爲其弟阿散哥也所弑，其子窟麻剌哥撒八

逃奔京師。詔立爲王，遣兵往問罪，亦不克而還。

蒙古的用兵，對於後印度半島，要算最爲不利。（對於日本的用兵，失敗的原因，不在陸上，又當別論。）這全是天時地利上的關係。大抵蒙古人的用兵，利於平原，而不利於山險，而南方的暑溼，尤非北人所堪；所以屢次失敗。

至其對於海上，則宋朝時候，要算三佛齊和中國往來得最密。（如今的蘇門答剌）三佛齊之南，有闍婆。（如今的瓜哇）闍婆的西北，海行十五日而至渤泥。（如今的婆羅洲）這都是如今的南洋羣島。又有南毗，在大海西南，從三佛齊風飄月餘可至，則似乎在印度沿岸。又有注輦，宋史說他到廣州有四十一萬一千四百里路，未免說得太遠了。又說注輦的東南二千五百里，有悉蘭地。悉蘭地就是如今的錫蘭島，則注輦一定在印度半島的西岸。元史說海外諸國，以俱藍、馬八兒爲最大。馬八兒就是如今的麻打拉薩；俱藍是馬八兒的後障，怕就是宋史所謂注輦了。

元朝對於海外，世祖時也曾幾次遣使招諭。其來朝的，共有十國，就是

馬八兒　須門那　僧急里　南無力　馬蘭丹　那旺　丁呵兒　來來　急蘭亦解
蘇木都剌

這許多國，因爲元史並不載其道里，位置，風俗，物產，和事迹；除馬八兒和馬蘭丹（麻六甲）蘇木都剌（蘇門

答臘可以譯音推求外，其餘都無從強釋爲何地。至於用兵，則只有對瓜哇曾有過一次。更請參看第四編上第一章第一節。

第四章　元朝的衰亡

第一節　汗位繼承的紛爭

從成吉思稱汗起，到世祖滅宋止，不過八十年。蒙古幾於統一亞洲大陸，(只除前後兩印度和阿剌伯三個半島)而且包括歐洲的一部分。其中固然有許多原因，而(一)這時候中國的衰弱；(包括已入中國的金言之)和(二)西方大食的不振；稱雄於西域的回族又附從蒙古；實在是兩個最大的原因。

蒙古是行封建制度的，而成吉思汗的四個兒子分地尤大。就是

朮赤　分得鹹海裏海以北之地。

窩闊台(太宗)　分得葉密立河(名見定宗紀，如今新疆的額米爾河。)一帶的地方。

察合台　分得昔渾河(錫爾河)一帶。

拖雷　分得和林舊地。

這是成吉思汗打定西域以後分的。原來蒙古風俗，稱幼子爲「斡赤斤，」義謂「守竈，」（就是承襲家產的意思）所以成吉思汗把和林舊業傳與拖雷。至於朮赤所得的，是康里以西北諸部的舊地，太宗所得的，是乃蠻舊地，察合台所得的，是西遼舊地。（這是那珂通世說的）後來定宗憲宗兩朝，兩次戡定西域。其戡定西北一帶，功在朮赤的長子拔都；戡定西南一帶，則功在拖雷的兒子旭烈兀，所以朮赤的分地，是拔都之後爲共主。（西史稱Km. of Kiptchak，亦稱 Golden Horde。參看元史譯文證補拔都補傳）花剌子模以南的地方，卻歸旭烈兀後人統轄。（西史稱Km. of Iran，窩闊台之後稱Km. of Oghotai，亦稱 Naiman（乃蠻）。察合台之後，稱 Km. of Te Haghatai。）宋金夏吐蕃大理諸國的地方，和和林舊業，是歸世祖直轄。

蒙古本來沒有什麽「汗；」忽都剌哈不勒兩世，才有汗號；後來又經中斷；可見得就是「本部族的汗，」也是「無其人則闕」的。成吉思從和札木合分牧之後，才有汗號。這個大約是本部族的汗。平定乃蠻之後，諸部公推爲成吉思汗。拉施特說：「成」是堅強的意思，「吉思」是多數的意思，猶之契丹的稱「古兒汗。」（「衆汗之汗」的意思。）我疑心中國歷史上所謂「大汗」就是「古兒」「吉思」的意譯。「古兒」「吉思」字樣，是隨各部族的語言而異的。至於其意義，則總是所謂「衆汗之汗。」其但爲本部族之共主的，則但稱爲汗。（我又疑心後漢書以前所稱北族的「大人」，就是「汗」字的意譯。參看第四編上第三章第一節。）看忽都剌汗之立，就可知道蒙古本部族的汗，是由本部族公推。看太祖的做成吉思汗，就可知道所謂「大汗」須由各部族

公推。所以成吉思汗死後，大汗的繼承，也還得經這公推的手續。不過以當時的人的心思，所推舉的，自然總是成吉思汗的兒子罷了。

這種公舉的手續，是由宗王、駙馬、諸大將等公開一大會決定的，看下文唆魯禾帖尼主議的事情，則后妃亦得與議。大約這種會議，是幷沒有一定的規則的。謂之「忽烈而台」。什麼人有被選舉權，自然並沒有一定的規定；但是在事實上，一定要限於成吉思汗的子孫，這種觀念爲人人所共認，也是可以推想而得的。

再者，從事實上看起來，前任大汗的遺命，對於後任大汗的被舉，卻極有效力。蒙古太宗之立，是由成吉思汗的遺命，但這種遺命，幷不是有權指定某人爲繼承的大汗；不過前任的大汗，有這一句話，後來的忽烈而台，在事實上，自然遵奉他的言語罷了。從法理上說，却像前任的大汗，推薦一個人給忽烈而台。蒙古既本無所謂汗，自然沒有所謂汗的繼承法。前此家族中的繼承，只有所謂「斡赤斤」，但這是承襲產業的意思，全是私權的關係，和汗位繼承，毫不相干。對於汗位繼承等，却仍是長子易於被選。這個大約因爲對內的統率，對外的攻戰，長子都較爲有力之故。觀征討西北的強部，便要用「長子出征」的法子可知。所以成吉思汗的兒子，除去長子朮赤，有不是自己生的嫌疑外（朮赤是孛兒帖給蔑兒乞擄去之後，搶回來生的。大約實在不是成吉思汗的兒子。所以當時弟兄輩裏，都有些外視他，察合台和他，尤爲不對。曾經把這話，當面搶白過成吉思汗。）就輸到太宗。所以當時的忽烈而台並無異議。太宗以後，忽烈而台推戴了定宗。定宗體弱多病，三年而殂。這時候，大汗的選舉，自然不比部落寡弱的時候：（一）既無權利之可爭；（二）而又有對外的關係，大家都肯顧全大局，舉個衆望允孚的人，自不免各自運動暗鬭。卻是太宗在日，既說失烈門可以君天下，又說憲宗可以君天下，——當時大汗的話，對於後任大汗的被舉，既然

很有效力——自然就做了兩方面的藉口。於是定宗死後，太宗和拖雷的後人，就都希冀本房的人當選為大汗。（太宗後人一方面的候選人，自然是失烈門。但是定宗的長子忽察，也有希冀當選的意思。）但是(一)太宗後人多不愜衆望。(二)而成吉思汗的把部兵分配給諸子，拖雷以係「斡赤斤」故，所得獨多。（當時的觀念，把部兵——人民——也當做產業。）功臣宿將，大半是他的舊部。(三)拖雷死後，憲宗和他的兄弟都年幼，一切事情，都是憲宗的母親唆魯禾帖尼主持。唆魯禾帖尼頗有才智，為部下所歸向。(四)宗王之中，最有威望的是拔都，也和唆魯禾帖尼聯絡。所以拖雷後人的勢力遠比太宗後人為大。定宗死的明年，（前六六三）拔都召集忽烈而台於阿勒台忽剌兀。（在如今新疆省精河縣之南）被召的人，說「會議非地」，大半不到。於是約明年春再開會於客魯漣。（這才是合法的地點）由唆魯禾帖尼主議。太宗定宗和察合台的後人都不到。（聯結以抵抗拖雷後人）拔都到後，就創議推立憲宗。（罷闕席抵制於不顧）又明年，（前六六一）憲宗即位。太宗後人，就有反謀。於是憲宗殺掉定宗的可敦，和用事大臣，及失烈門的黨與七十人。謫失烈門為探馬赤。（後來忽必烈南征的時候，請令他隨營效力。到憲宗自將伐宋，仍投之於水。）把太宗分地，分封其後王。（「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太宗的舊部，都另委親王統帶。蒙古的內爭，到此就不能彌縫了。

憲宗死後，這時候的忽烈而台，自然是無公理可說的。於是世祖就索性破壞法律，自立於開平。——憲宗兩個兄弟，世祖開府漠南，阿里不哥留守漠北，權力地位本是相等的。——於是阿里不哥也自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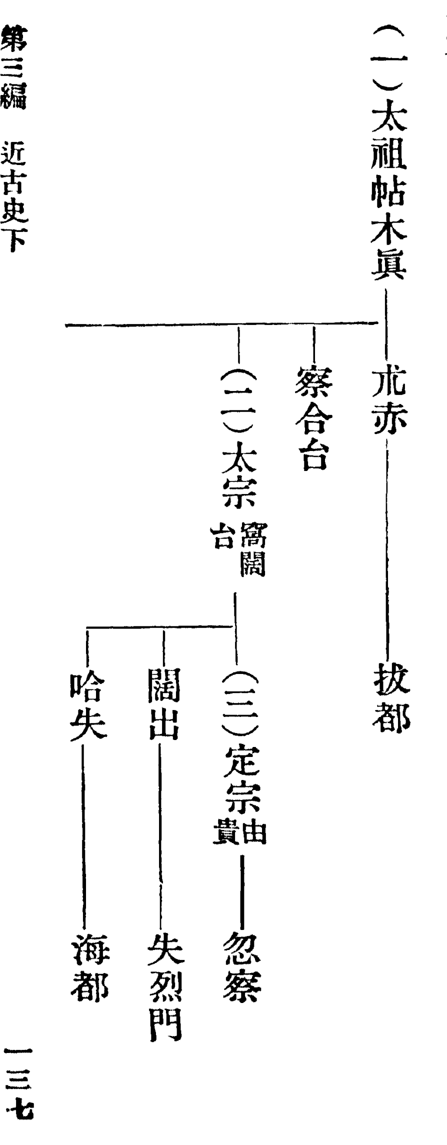
於和林。給世祖打敗，前六四七年，乃降。而海都之變又起。海都是太宗的孫子，分地在海押立，（在巴爾喀什湖東南）以不得繼承大汗，心常不平。不過兵柄爲憲宗所奪，無法可想。阿里不哥和世祖爭持時，海都是附於阿里不哥的。阿里不哥既降，海都仍「自擅於遠」後來得朮赤察合台後王的援助，就公然和世祖對敵。（察合台死後，孫哈剌旭烈兀嗣。定宗廢之，而立察哈台子也速蒙哥。也速蒙哥死後，哈剌旭烈兀之妻倭耳干納，攝治其地。阿里不哥自立，立察合台孫阿魯忽。阿魯忽死後，倭耳干納立哈剌旭烈兀的兒子謨拔克來沙。拔都死後，子烏拉赤嗣立，不久而死，拔都的兄弟伯勒克嗣立。伯勒克死後，世祖令拔都的兒子忙哥帖木兒代之。世祖又令哈剌旭烈的兒子八剌回去，輔佐謨拔克來沙。八剌既至，廢謨拔克來沙而自立。死後，察合台孫尼克伯嗣。尼克伯死，察合台四世孫托咯帖木兒嗣。不久又死。海都援立八剌之子篤哇，因之得其助力。忙哥帖木兒也附於海都。只有旭烈兀之子阿八哈，以和世祖同出拖雷，所以不附海都。時和朮赤後王構衅，然而也不能箝制海都。）西侵火州，（如今廣安城東的喀喇和卓）北犯和林。太祖諸弟的後王乃顏等，又和他聯合。（前六二五年，爲世祖所破擒。）終世祖之世，常遣成宗和伯顏戍守漠北。成宗卽位後，武宗代之。前六一一年，（成宗大德五年）海都死，子察八兒立。和篤哇搆衅。篤哇願與成宗夾擊。武宗立後，遣兵把察八兒打敗。前六〇二年，察八兒窮蹙來降。於是太宗後王封地，全入於察合台後王。積年的兵爭，雖算戡定。然而從海都稱兵以來，蒙古大汗和朮赤察合台旭烈兀的後王，關係就幾於斷絕；此後再也不能恢復。蒙古大帝國，實在就此解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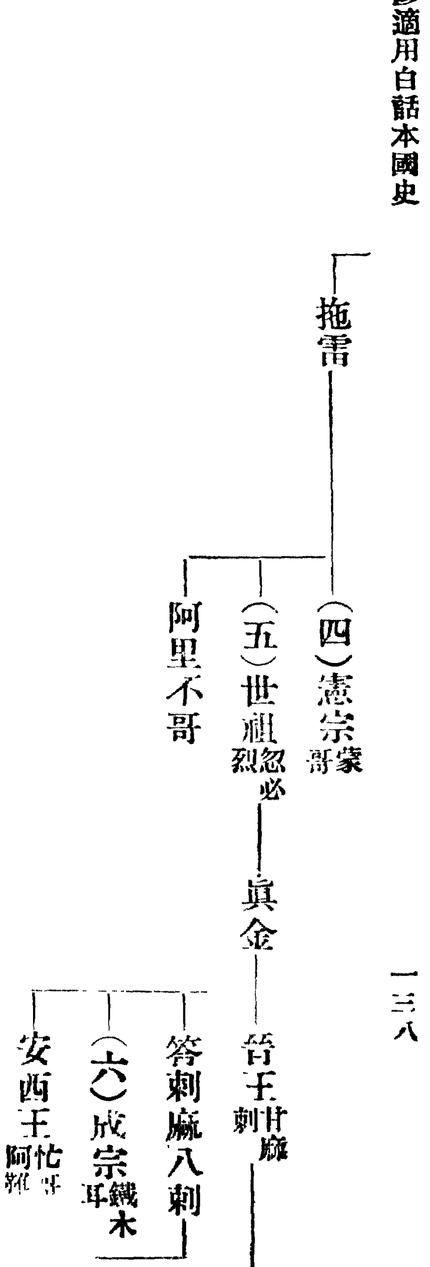
世祖和海都阿里不哥的競爭，雖幸而獲勝；然從世祖以後，汗位繼承的競爭，依然不絕。世祖是第一個立太子的。（依漢法，而完全破壞「忽烈而台」推舉的制度。）然而立了又是早死。世祖死後，諸王之中也頗有覬覦汗位的因

爲伯顏是「宿將重臣」，輔立成宗，所以不曾有事變。成宗太子德壽也早卒。成宗末年寢疾，事多決於皇后伯岳吾氏。成宗死後，后欲立安西王阿難答，召之入都。然而這時候，武宗手握重兵，鎮守北邊，在實力上，實在不容輕視。於是和左丞相阿忽台合謀，想要斷掉北道，然後擁立阿難答。右丞相哈喇哈孫陽爲贊成，而暗中遣人迎接武宗。又怕他路遠，來得遲，先遣使召他的親兄弟仁宗於懷州。仁宗既入都，殺阿忽台，執阿難答和其黨諸王明里帖木兒。武宗既至，就把二人殺掉，并弒伯岳吾后而自立。武宗既立，以仁宗爲太子。武宗死後，仁宗卽位。要立明宗爲太子；旋又聽了宰相鐵木迭兒的話，立了英宗；而出明宗於雲南。武宗的舊臣，奉之奔阿爾泰山。（依察合台後王）仁宗崩，英宗立。仁宗時，鐵木迭兒有寵於太后。（仁宗的母親，后妃表作答吉，傳作答己。）既貪且虐。仁宗也拿他無可如何。英宗時，仁宗的太后死了，才把他罷斥。不多時，鐵木迭兒也死了；英宗又追舉其罪。其黨御史大夫鐵失懼，就結黨密謀弒帝，而迎立泰定帝。泰定帝既立，誅鐵失及其黨。泰定帝是死在上都的，子天順帝就在上都卽位，年方九歲。武宗舊臣燕帖木兒，時簽書樞密院事。乃暗結死黨，迫脅百官署盟迎立武宗的兒子。於是一面遣人迎接明宗於漠北，一面又遣人迎接文宗於江陵。文宗先至，攝位以待明宗。燕帖木兒舉兵陷上都，泰定帝不知所終。明宗卽位和林，到漠南，文宗入見，明宗暴崩。於是文宗再卽帝位。文宗弒兄自立，事後不免天良發現。遺屬皇后翁吉喇氏，必須立明

宗的兒子。文宗死後，燕帖木兒要立文宗的兒子燕帖古思。皇后不可，遣使迎立寧宗。數日而卒。燕帖木兒又要立燕帖古思，皇后仍不答應，於是把順帝迎接進京。燕帖木兒怕他即位後，追舉明宗暴崩故事，遷延不肯立他。恰好燕帖木兒死了，順帝才即位。燕帖木兒的兒子唐其勢謀反伏誅。於是追舉明宗暴崩之事，毀文宗廟。遷翁吉喇后於東安州；（如今直隸的東安縣）把燕帖古思也竄逐到高麗，燕帖古思死在路上。（大約不是好死的）這種置君如奕碁，誠然是歷代罕見的現象。其中要注意的，便是成宗武宗，其先都戍守北邊；成宗靠伯顏輔立，伯顏正是和成宗同戍北邊的大將；明宗文宗的立，還是武宗的輔臣推戴他；元朝的君位，始終只是靠兵力爭奪罷了。

元系圖





(七)武宗海山——(十二)明宗和世瑓——(十五)順帝安懽帖木兒
　　　　　　　　　　　　　　　　——(十四)寧宗懿璘質班
　　　　　——(十三)文宗圖帖木兒——燕帖古思
(八)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九)英宗碩德八拉
(十)泰定帝也先帖木兒——(十一)天順帝阿速吉八

第二節　元朝的政治

蒙古人是始終並沒懂得中國政治的。——而且可以算始終並沒懂得政治。他看了中國只是他的殖民地。只想剝削中國之人以自利。他始終並沒脫離「部族思想；」其初是朘削他部族，以「[illegible]其

部族；到後來做了中國的皇帝，他的政策，就變做剝削百姓以奉皇室和特殊階級了。羅馬人的治國，就是如此。始終是朘削殖民地，以莊嚴他的羅馬，像中國歷代一視同仁的思想，專以宣傳文化爲己任，要想教夷狄都「進於中國」是根本上沒有的。可見中國人這種「超國家」的精神，養成也非容易。可參看南海康氏歐洲十一國遊記。當蒙古太宗滅金之後，近臣別迭說漢人無益於國，不如空其人以其地爲牧地。這種野蠻思想，眞是中國人夢也做不到的。給耶律楚材力諫而止。後來又要分裂州縣，以賜親王功臣。也因楚材力諫而止；都見楚材本傳。然而到底把降人當作「驅丁，」雖儒者亦不免。他這時候的思想，非把中國人全數作爲奴隸不可。後來雖因「增進自己的利益，」事實上就不得不兼顧漢人的利益，」把這種制度除掉；然而平等的思想，畢竟是他所沒有的。於是把人民分爲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諸部族人，謂之色目，第三等是漢人，滅金所得第四等是南人。滅宋所得權利義務，一切都不平等。參看第五章第一節和第二節他所喜歡的是工匠，所以攻打西域諸國時，敵人一拒戰，城破之後，就要屠洗的，工匠卻不在內。速不台攻汴時，也想城破之後，把全城屠洗。耶律楚材說「奇巧之工，厚藏之家，」都在於此，才算住手。所看重的是商人，——和王室貴戚大臣等交往的商人，——所注意的，是聚斂的政策。太宗時，商賈賣貨給皇室的，都得馳驛。太宗死後，后乃蠻眞氏稱制，定宗未立以前信任西域商人奧魯剌合蠻，叫他專掌財賦。至於把「御寶」「宮紙」付給他，聽憑他隨意塡發。又下令奧魯剌合蠻要行的事情，令史不肯書寫的，就斷他的手。這種行爲，說到久經進化的民族耳朵裏，簡直是笑話。世祖要

算略懂點政治的，所行的還是這種政策。先用一個阿合馬特，次用一個盧世榮，最後又用一個桑哥，都是言利之臣。（後來雖然把這些人除掉，然而在蒙古人眼光裏，只是說他聚斂的法子不好，並不曉得這種聚斂的政策，在政治上是不行。其中盧世榮所行的政策，却又頗合理。）總而言之蒙古人除掉聚斂之外，始終並沒曉得什麽叫做政治。

好大喜功之念，又是蒙古人所特有的。這是由於「不尙武功」的思想，他腦筋裏完全沒有。他雖入中國，腦筋裏還是充塞了部族時代的「掠奪思想」。所以世祖滅宋之後，還要用兵於日本南洋和後印度半島；成宗時，又用兵於緬甸和八百媳婦。（這一次，兵士和運餉的人，死掉好幾十萬。）其餘諸帝的時候，沒有什麽兵事；不過因他們都運祚短促，繼承之際，則紛爭不絕，沒有這餘暇罷了。

對於宗教上的事情，就弄得更糟。喇嘛教的入蒙古，元史不載，據蒙古源流考，則其事還在世祖以前。（元史的帝師八思巴，源流考作帕克巴。源流考說．庫裕克汗死後，他的兄弟庫騰，繼爲大汗。因患「龍魔侵祟」，延請帕克巴施治。遂於蒙古地方，大興佛教。案庫裕克汗，就是定宗。庫騰是定宗之弟闊端。闊端並無繼爲大汗之事。源流考記蒙古的事情，很爲疏舛。記喇嘛教的事情，自然也不能密合，但畢竟是他教中人自己說的話，總不得盡是子虛。）但是大尊崇他，總是起於世祖時候的。元史說這是世祖統治吐蕃的政策。這句話，且勿論其眞僞；就是眞的，也是想利用人，反給人利用了去。（參看第五章第一節）元朝歷代帝王，沒一個不崇信喇嘛的。喇嘛教的僧侶，都佩「金字圓符」，往來中國和西蕃。所過之處，都要地方官辦差。驛舍不彀住，就到民間去借住。驅迫男子，奸淫婦女，無所不爲。在中原的，就豪奪民田，侵

估財物。百姓不輸租稅的，就投靠他，仗他包庇。內廷年年做佛事，所費很多，（元史說「延祐四年所定的額「以斤計者」，是麵四三七五〇〇，油七九〇〇〇，酥二一八七〇，蜜二七三〇〇。他種東西，也就可推想而得了。）又因此奏釋囚徒，謂之祈福；大奸巨猾，自然不免有和他通聲氣的。其中最驕橫的如楊璉眞加，至於發掘紹興錢唐的宋朝陵寢，和大臣塚墓，共計一百〇一所；殺害平民四人；受人獻美女寶物無算；而且攘奪盜取財物，計金一七〇〇兩，銀六八〇〇兩，玉帶九條，玉器一一一件，雜寶一五二件，大珠五〇兩，鈔一一六二〇〇錠，田二三〇〇〇畝，包庇不輸賦的人民二三〇〇〇戶；眞是中國歷史裏，從來未有的事情。

元朝的政治混亂如此；他的賦役本不寬平；中葉以後，再加以鈔法的敗壞；（參看第五章第七節）民困愈甚。順帝以後，又加以各處的天災；於是羣雄並起，他在中原的寶位，就有些坐不住了。

第三節　元朝的滅亡

元朝的崇信喇嘛教，害得中國人，總算彀了。他又時時干涉高麗的內政，把許多公主，硬搯給高麗王，弄得歷代的高麗國王，都成了「蒙古化」「暴政亟行」害得高麗人也算彀了。卻到後來都自受其害。元順帝是個荒淫無度的人，佞臣哈麻雪雪等，就乘機引進西僧，教他以「房中之術」於是百政俱廢，而哈麻、雪雪等，卻乘此弄權。一個亂源，就伏下了。他又娶了一個高麗微賤的女子奇氏，把他立爲

皇后。當元初時候，高麗人到元朝來當太監，頗有得法的。於是有一班人，爭先恐後的「自宮以進。」奇皇后微時曾經依靠一個人喚做朴不花的。到立爲皇后之後，朴不花也就跟進宮來，做了奄人。於是第二個亂源，又伏下了。

前五六四年，台州人方國珍起兵，入海刼掠漕運。隔了三年，白蓮教徒劉福通，也起兵安豐，（如今安徽的壽縣）奉教主韓山童之子林兒爲主。又有蕭縣李二，起兵徐州。羅田徐壽輝，起兵蘄州。（如今湖北的蘄水縣）泰州張士誠，起兵高郵。（如今江蘇的高郵縣）定遠郭子興，起兵濠州。南方就成了四分五裂之勢了。這時候，各行省討賊多無功。丞相脫脫自請出兵。前五六〇年，大破李二於徐州。五五八年，圍張士誠於高郵，士誠勢已窮蹙了。脫脫和哈麻原是一黨，後來又有嫌隙。脫脫出兵之後，哈麻乘機譖脫脫於奇皇后，把他削奪官爵，竄死雲南。於是朝廷征剿之勢一鬆，革命軍的勢力就復盛。前五五五年，劉福通分兵爲三一軍出晉冀，破太原，出雁門，以攻上都。（後來這支兵。沒在遼東。）一軍出關中，陷興元，鞏昌，還攻鳳翔。一軍出山東，陷濟南，北陷薊州，（如今河北的薊縣）以逼大都。福通自挾韓林兒陷汴梁，聲勢頗盛。先是潁州察罕帖木兒、信陽李思齊同起兵河南討賊。及是陝西行省求救於二人。二人連兵而西，打破賊兵。乘勝東定山西，進攻汴梁。劉福通挾韓林兒走回安豐。察罕就東平山東，圍賊將田豐於益都，田豐差人把察罕刺死。察罕的兒子庫庫帖木兒，代總其軍。攻破益

都殺掉田豐黃河流域幾於肅清了。然而南方諸軍，聲勢漸盛。徐壽輝攻破湖北江西，遷都漢陽。其將陳友諒，進取安慶。（如今安徽的懷寧縣）龍興，（如今江西的南昌縣）把壽輝殺掉，自稱漢帝。壽輝將明玉珍，因據重慶自立，其後遂割據四川。張士誠也據有浙西，徙居平江。明太祖初起兵從郭子興，後來別爲一軍，攻破滁和二州；從采石渡江，破太平，（如今安徽的當塗縣）據集慶。（如今江蘇的江寧縣）長江流域，卻全非元朝所有了。

奇皇后所生的兒子，名喚愛猷識里達臘，立爲太子。奇皇后想廢掉順帝，等太子出來做皇帝；太子也想這個念頭，哈麻、雪雪都與聞其事的。脫脫既貶，哈麻爲宰相，雪雪爲御史大夫，就想實行了。不意事機洩漏，兩人都杖死。然而奇后和太子，依然無恙。哈麻死後，太平繼爲宰相。奇后又叫朴不花去示意於他，要想行內禪。太平不答。於是奇后想個法子，又把太平去掉，搠思監爲宰相。山西地方，本是察罕帖木兒所平定，卻又有個孛羅帖木兒駐軍大同，想兼得晉冀，以裕軍食。察罕不肯，兩個人就爭奪起地盤來，出兵相攻。陝西參政張良弼也和察罕不協。察罕又和李思齊連兵攻他。察罕死後，庫庫代統其軍，還是如此。搠思監和庫庫是一黨；而順帝的母舅御史大夫老的沙卻和孛羅是一黨。老的沙奏參搠思監和朴不花。皇太子便言於順帝，革掉他的官職。老的沙逃到大同。搠思監等就誣孛羅謀爲不軌。於是孛羅舉兵犯闕。把搠思監朴不花都殺掉，太子逃到興州。（如今熱河省的承德縣）不多時，孛羅兵退了，太子復還大都。叫庫

庫去討孛羅。孛羅又舉兵犯闕。太子迎戰，大敗。逃到庫庫軍裏。孛羅入京師，順帝旋密遣勇士，把他刺殺。（老的沙不久也被殺）庫庫扈太子入京師。太子又使人諭意庫庫，要他用兵力脅順帝內禪。庫庫不肯。於是太子和庫庫又不對。恰好詔封庫庫爲河南王，叫他總統諸軍，進平南方。而李思齊自以和察罕同起兵，不願意受庫庫節制，反和張良弼連兵。庫庫進兵攻之。而庫庫手下的將貊高、關保等，又叛庫庫。於是太子乘此機會，叫順帝下詔削庫庫官爵，命太子總統天下兵馬討之。不多時，貊高、關保，都給庫庫打死；明兵又已逼近；元朝沒法，只得恢復庫庫的官爵，叫他出兵抵抗；然而已是來不及了。

明太祖既據集慶之後，先平陳友諒，次定張士誠，旋降方國珍；韓林兒則先已爲張士誠所虜；於是自淮以南皆定。前五四五年，命徐達、常遇春分道北伐。胡美定閩廣，楊璟取廣西。明年，太祖即位金陵。徐達、常遇春從開封濟南合兵德州，（如今山東的德縣）北陷通州。（如今京兆的通縣）順帝逃到應昌。（在達里泊旁邊。是元朝外戚翁吉剌氏的農士。元時，在漠北則和林，在漠南則開平應昌，並稱重鎮。）這時候，庫庫帖木兒還據着山西，李思齊也據着鳳翔。明太祖再遣兵進討，庫庫走甘肅，思齊降。前五四二年，再命徐達攻庫庫，庫庫奔和林。李文忠出居庸關攻應昌。恰好順帝死了，愛猷識里達臘也逃到和林。文忠獲其子買的八剌，和后妃官屬而還。捷奏至，頒平定朔漠詔於天下。這時候，還有一個明玉珍的兒子昇，割據着四川。前五四一年，叫湯和、傅友德把他滅掉。雲南地方還有個元朝的梁

土把匝剌瓦爾密據着。前五三一年，也派傅友德、沐英、藍玉把他討定。於是元朝的遺臣，只有一個納哈出還出沒遼東。前五二五年，命馮勝、藍玉出兵征之，納哈出降。就命藍玉爲大將，移軍北征。這時候，庫庫帖木兒已死。愛猷識里達臘也死了，（前五三五）子脫古思帖木兒嗣。藍玉襲破其衆於捕魚兒海，獲其次子地保奴。脫古思帖木兒和長子天保奴走和林，依丞相咬住，至土剌河，都爲其下所弒。於是「部帥紛拏」五傳至坤帖木兒，都被弒，部帥鬼力赤自立，改稱韃靼可汗，蒙古大汗的統系，就此中絕了。（以上據明史。源流考所載，和明史不同。見第四編上第一章第三節。）

第五章　宋遼金元四朝的政治和社會

第一節　官制

魏晉南北朝隋唐的官制，和秦漢的官制，大不相同，第二編下第三章第一節，已經說過了。卻是宋朝的官制，又和唐朝大不相同。這個變遷，都起於唐中葉以後。都是因事實變遷，而制度隨著改變的。

其最顯而易見的，便是中央政府。在唐朝時候，是合三省爲相職，中書取旨，門下封駁，尚書承而行之。——雖然後來實際上三省並不截然離立。——這時候，重要的政務，便都在六部手裏。卻是到後來，

稅法大壞，而又藩鎮擅土，「正賦所入無幾」。於是乎不得不舍「田稅」「丁賦」而注重於他種稅目。而「鹽鐵使」就做了財政上的重要機關。（參看第六節）又當經費竭蹶之秋，財政上的規畫，關係甚大，而這時候的財政，又本是紊亂的。於是不得不別置一職，以從事於清釐。就又新添出一個「度支使」來。（在唐朝，大抵以宰相兼之，好比如今的國務總理兼財政總長。）到宋朝，便合「戶部」「鹽鐵」「度支」為「三司」，專設一使，做了中央的財政機關了。又如「兵事」，本來是兵部專管的。「兵謀」則自然是天子和宰相，籌議於廟堂之上。卻到後來，事實上又發生出一個「樞密使」來。一切政務，都要參豫。這種官，最初是用宦官做的。這時候，兵權又都在宦官手裏。於是樞密使和兵事，就關係獨深。到後來，便漸次侵佔了兵部的職權。於是「中書治民，三司理財，密院主兵」，就成了中央政府三個對立的機關了。

相職如此，其餘一切官職，也都是如此。所以從秦漢的官制，變成隋唐的官制，是六部專權，九卿失職。從唐朝的官制，變遷成宋朝的官制，則是發生了許多臨時特設的機關，而六部亦失其職。（譬如戶兵二部的職權，都在三司和密院。禮部的職權，則在太常禮儀院。工部的職權，則分屬軍器監，文思院等。）

所以宋朝的官制，有一特點，便是所謂「官」者，不過用之以「定祿秩」。至於實際任事，則全看「差遣」而定。——做這個官，便治這件事，也要另外「用敕差遣」的。（用差遣治事，起於唐武后時候。其初先有「試官」，後來又有「員

外」，這是因武后要以祿位收拾人心，所取的人太多，沒有這許多官缺，可給他做的原故。但是到後來，此風便相沿下去。於是有所謂檢校（近乎加銜），攝（代理），判（以大官兼小官），知（兼任），等，到宋朝，便專用差遣治事。這種官制，看似錯雜不整齊，卻也有切於事實的好處。到神宗，才參照唐六典改正官制，命「省、臺、寺、監各還所職。」是爲元豐的新官制。元豐新官制，大抵以唐爲法。然而唐朝的官制，本有兩件不可行之處：其（一）相職分屬三省，各不相涉，是事實上辦不到的。（所以唐朝從設政事堂以後，也不啻合三省爲一。）其（二）則六部九卿等官，本來互相重複，其中就總有閒曹。所以元豐改正官制之後，仍不能不隨事變遷。宰相不但不能三省分立，南渡以後，反多兼了一個樞密院。（宋初宰相，本稱同平章事。另有參知政事，做他的副官。元豐新官制，仍以中書令，侍中，尚書令爲相職。但因官高，實際不除人。以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之職。——這時候，三司的事情，都已歸戶部。樞密所管雜事，亦都還給兵部，專以本兵爲務。樞密和兵部的關係，倒像現在參謀部和海陸軍部的關係。——南渡以後，以左右僕射爲丞相，改兩省侍郎爲參知政事。旋又逕改左右僕射之名爲丞相，而刪去三省長官虛稱。則仍回復到宋初的樣子，和唐朝的制度，絕不相同了。而南渡以後，又時時發生所謂御營使，國用使等名目，往往以宰相兼之。則又和唐中葉以後，發生什麼三司樞密等等機關的情形相像。樞密院，南渡以後，每逢用兵，就用宰相兼。從開禧以後，遂爲永制。總而言之，唐朝的官制，沿襲於隋。隋朝的官制，只是把南北朝的官制來整齊一整齊。從唐中葉以後，久已不切於事實了。所以雖有人要墨守他，而在事實上，到底不能成功。）六部屬官，除戶工二部外，南渡以後，尙有幷省；九卿就更不必說了。

外官則取中央集權主義。宋初召諸藩鎮入京師，各賜以第，分命朝臣出守列郡，號爲權知軍州事。——「軍」字指兵，「州」字指民言。其本官高的，則謂之「判」。——以後遂爲定制。諸府州軍監，都不設正官，只派文官朝臣出去治理，謂之知某某府事，知某某州軍監事。就各縣也不設縣令，只用中朝

官外補，謂之知某某縣事，像是出一趟差似的。諸州又有通判，以爲佐貳。長吏和通判，都得直接奏事。縣令也由吏部殿最。這種制度似乎比輕視外官中央對於地方，有些漠不相關的樣子的好一點。監司之官，國初本來沒有。後來才於各路設轉運使，名爲總一路財賦，實則於各事無所不總。又怕他的權柄太大了，則又把提點刑獄一官，從轉運使屬下析出，以分其權。此外專管漕運糴賣的，則有發運使。常平鹽茶，茶馬，坑冶，市舶等等，也各設提舉。（但只是隨事而設；有時這件事不辦了，或者并歸他機關管理，便可以省掉。總之，唐宋時候的使臣，是隨事而設的，并沒有一定的制度。——譬如宋朝，到神宗時候，才認眞辦起事來，這時候所設的使臣就獨多。——所以唐朝的道，宋朝的路，還不能認眞算一個地方區畫。）

其爲用兵而設的，則有安撫，宣撫，招討，招撫，經略，制置等使，也是隨兵事而設。南渡以後，岳飛、韓世忠、張俊號稱三宣撫使，其權力甚大。到秦檜同金人議和，才把三宣撫使廢掉。以後惟四川地方，仍設一制置使。（宋朝南渡以後的中央集權，四川是除外的，參看第六節。）又有總領財賦一官，起於張俊守四川時，命趙開經理財政。其後三宣撫司的兵收爲御前軍，也各派總領財賦一員，又兼「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的職銜，則其權限，又涉及於軍政上了。（這也是爲集權起見。）總而言之，宋朝這等官，都是隨事而設的，並沒有一定的制度。宋朝的外官，分爲「親民」「釐務」兩種，「親民官」是用差遣的形式，派他出去代向來的地方官的。「釐務官」則專治一事，而直屬於中央；好比現在的路、航、郵、電不屬於地方官，而屬於交通部一樣。這種辦法，都是

把向來地方官所兼管的事情，析出一部分來，歸之於中央；所以宋朝能轂中央集權。

遼之爲國，是合耕稼游牧兩種民族而成。所以他的設官，也分爲南北。「北面治宮帳，部族，屬國之政，南面治漢人州縣租賦，軍馬之事。」所謂「宮帳」者，「帳」則遼主所居，謂之御帳，此外又有皇族四帳，遙輦氏九帳，國舅二帳，和渤海帳，奚王帳，都各設專官。御帳官，好比中國侍御禁近之官。諸帳官則好比中國的王府宮屬。皇族是宗室；國舅是外戚；遙輦氏是前代君主之後；渤海奚王，都是大國，而奚王又是同種；這都是契丹的貴族。「宮」則「遼國國法，天子踐衛，卽置宮衛，分州縣，析部族，設宮府，籍戶口，備兵馬。崩則扈從后妃宮帳，以奉陵寢。有調發，則丁壯從戎，老弱居守。」這是天子的禁衛軍。諸宮官，好比隋唐時候的衞官。宋朝的殿前和馬步兩指揮司。「部族」則「部落曰部，氏族曰族」，就是「分地而居」謂之部，「合族而處」謂之族。其中有「族而部者」，就是因其同族，所以合居一處的。有「部而族者」，就是同居在一處，向來又算做一族的。有「部而不族者」，就是雖同居一地而非同族，有「族而不部者」，就是雖同族而不合居一處。這是契丹國裏的游牧之民。「屬國」則北方游牧之族，不直接歸遼國治理的。但就其酋長，授以官名，按時——或者不按時——來通朝貢。有兵事時，也得向其徵兵；諸國但隨意出兵或助糧餉，並無一定的義務。有些像中國的土司。

北面的政府，是北樞密院，視兵部；南樞密院，視吏部；北南二大王院，視戶部；夷離畢，視刑部；宣徽南北院，視工部；敵烈麻都，視禮部；而北南二宰相府總之。這都是北面官中，又分南北，和「漢人州縣租賦軍馬之政」無涉，不可誤會。南面的官，亦有

三公，三師，樞密院、省、臺、寺、監、衛。外官則有節度，觀察，防禦，團練諸史，和刺史，縣令。大概摹仿中國的制度，無甚足述。又有一種頭下州軍，是宗室外戚大臣之家，自行築城，而朝廷賜以州軍之名的。這個好像古時候大夫的私邑，和普通的州軍不同。

金朝的情形，又和契丹不同。契丹本來是個大部族，服屬他的部族也多。金朝則自己是個小部族，用不着設官別的部族，也沒有歸他統轄的。所以金史本紀說『生女直之俗，無書契，無約束，不可檢制』昭祖欲「稍立條教，」幾乎給部衆殺掉。景祖做了生女直部族節度使，才「建官屬以統諸部。」然而他的官制，也極爲簡單。金史說『其官長皆稱曰勃極烈。』今據金史所載，不過都勃極烈、「總治官，猶漢冢宰」。諳版勃極烈、「官之尊且貴者」國論勃極烈、「尊禮優崇，得自由者」。期魯勃極烈、「統領官之稱」移賚勃極烈、『位第三曰移賚』阿買勃極烈、「治城邑者」乙室勃極烈、「迎迓之官」札失哈勃極烈、「守官署之官」昃勃極烈、「陰陽之官」迭勃極烈「倅貳之職」等，寥寥數官而已。桓赧散達傳『國相雅達之子也。雅達之稱國相，不知其所從來。景祖嘗以幣與馬求國相于雅達，雅達許之。景祖得之，以命肅宗。其徒撒改亦居是官焉。』百官志『太祖以都勃極烈嗣位，太宗以諳版勃極烈居守。其次曰國論忽魯勃極烈。國論言貴，忽魯，猶總帥也。又有國論勃極烈，或左右置，所謂國相也。』案「忽魯」，就是「期魯」的異譯。『國論忽魯孛極烈』，並不是一個官名。所以移賚勃極烈，位居第三。蓋言其居國論孛極烈，和忽魯勃極烈之次。至於都勃極烈，諳版孛極烈，則係臨時設置之官，並非常制。阿買勃極烈，就拓士漸廣，然後有之。乙室勃極烈，亦要有了歸順的部族，然後用得著。移賚勃極烈，也總是事務繁了，然後添設的。然則金初之官，只有國論勃極烈和期魯孛極烈而已。而這兩者，又或許以一個人爲之。所以金史百官志序，誤爲一官。據此看來，金初設官的簡單可想。

『其部長曰孛堇，統數部者曰忽魯。』則不過是

個稱號，就固有的酋長而加之以稱號。算不得特設的官。只有都元帥府裏的都元帥和左右副元帥，卻是金朝行軍時候的制度。後來改爲樞密院。這樞密院，不是仿漢制設的，是把舊有的都元帥府改的。其餘的官，便都是摹仿漢制設的。大率循遼宋之舊。金朝的模仿漢制設官，起於平州叛後，其頒定官制，則在熙宗時。

元朝初起時候，官制也極爲簡單。元史說他只有萬戶以統軍旅，斷事官以治政刑。就是達魯花赤到太宗，才立十路宣課司。——這是因爲蒙古人最講究理財，所以特立此一官。其餘則毫無措置。——凡金人來歸者，都就以原官授之，如行省元帥等以致錯雜得不堪。到世祖，才釐定官制。以中書省總政務，樞密院秉兵柄，御史臺司黜陟。江南陝西，都有行臺。其餘也都模仿漢制。所特別的，便是（一）諸官或漢蒙並置，譬如翰林兼國史院之外，又別有蒙古翰林院等。（二）則關於宗教上的官，比別一朝注重。當時設立了一個宣政院，雖說爲治理吐蕃起見。其實一大半由於自己的迷信喇嘛。宣政院，掌釋教僧徒，兼治吐蕃之境。遇吐蕃有事，則設分院往鎮。其用人，「別自爲選」。其爲選，則「軍民通攝，僧俗並用」。（三）則關於工藝，設官甚多。大都和各路，都有諸色人匠總管府。此外又隨處設局，如織造、繡、染、氈、皮貨、窰、梵像、瑪瑙、玉石、油漆等，均各設專官。有人說元朝這種設官，很有提倡工藝的意思，是歷代所無。其實不然。元朝這種舉動，不過是供給王室，於民間並沒有什麼影響。（四）則關於理財的官，也較別一朝爲詳密。但看戶部屬官可知這是由於元朝始終沒有脫離部落思想，總想損下以益上之故。而其影響最大的，就是於路、府、州、縣之上，別設行省。明朝雖然把行省廢掉，而各布

政司的區畫，都仍元行省之舊，遂致成了現在的一種龐大於行政區域。參看第四編下第五章第一節。元朝的行政區畫，是以省統路，以路府統州縣。但府亦有隸屬於路之下的，州有在路府之下，而又統縣的。又有與路府幷列的。諸路府州縣，都各置達魯花赤，算做正官。

第二節　學校選舉

學校選舉制度，當宋朝時候，也起了一次大變遷。

中國的科舉制度，有摧破貴族階級之功，第二編下第三章第二節，已經說過了。但是這種制度，也有個顯而易見的毛病，便是「學非所用，用非所學。」簡而言之，便是所治的，都是「無用之學。」唐朝的科舉，得人最多的，是明經進士兩科。所以所謂「無用之學，」就是「詩賦」和「帖經墨義。」「經」是從前的人不承認他是無用的。以為治經而無用，只是治經的法子不好罷了。至於詩賦的無用，卻是無人能替他辯護。所以當時改革的法子，便是廢掉詩賦；對於經，則改變其治法。這種主義，實行的便是王荊公。

王荊公是不贊成用「科舉取士，」而贊成用「學校養士」的。他的理論，可看他仁宗時上皇帝書。所以當他執政的時候，便從事於整頓學校，增廣太學校舍，設立三舍之法。初入學的為外舍生，漸次升入內舍、上舍。上舍生得免禮部試，特授以官。這便是漸次以學校代科舉的辦法。徽宗崇寧時，曾辦到罷科舉而令天下的州縣都立學。縣學生升入州學，州學生升入太學。但是徽

宗的推行新法，都是有名無實的；此法又行之未久，無甚影響。但是學問和功名，本是兩事，既然以利祿誘人，來的人當然都是志在利祿的，那裏有眞希望「學以致用」的人，所以這種法子，行之到底沒甚效果。

對於科舉制度的改革，其要點是（一）罷諸科而獨存進士；（二）對於進士科，則廢掉詩賦而改帖經墨義爲大義。這便是明清時代科舉制度的先河。（參看第四編下第五章第二節）當時的進士科，共試四場，第一二場，試本經（各人所專治的經）和兼經大義，共十通。第三場試論一首，第四場試策三道。另立新科明法，試律令，刑統大義，斷案，以待本應「諸科」試，不能改應「新進士科」的人。（宋初的科學制度，和唐朝大略相同。除進士之外，其餘總稱爲「諸科」。）

大義是自己可以發抒心得的，就要明白道理的人才能做，自然比專責記憶的帖經墨義好些。策論雖則舊時的進士科亦有，然而並不注重。學習詩賦，是最費工夫的，窮老盡氣於此，自然沒有工夫再研究別的學問。現在把詩賦廢掉，注重策論，自然也比舊時好些。這都是理論上當然的結果。然而理論總不能與事實相符。因爲還有別種原因攙雜在裏頭。科舉的特色，便是（一）以利祿誘人，（二）以言取人。爲利祿所誘的人，當然只志在利祿；你又以「言」取他，他當然只要會「言」就彀了。有學問才能的人，固然未必不會「言」；無學問才能的人，也未必就不會「言」。總而言之，要靠了「言」以判定人的有才能學問沒有，本是極難的事。況且利祿之途所在，自然有人專力去研究，到後來，這「應考試

的言，」就離開才能學問而獨立成功一件事了。研究這種「言」的人，當然不必再發達才能，研究學問。到這時候，而要靠著「言」以判定人的才能學問，就簡直是不可能的事。

當王荊公時候，科舉制度已經行了好幾百年，這種趨勢，早就成功了。荊公雖能改變所試的東西，卻不能禁止人家不把這一種「言」離開了才能學問獨立研究。所以到後來，來應科舉的人，仍舊都只會發「應科舉的言，」——王荊公是注重經義的，又頒了一部自己所著的三經新義，應科舉的，就都只會說三經新義的話。——荊公也歎息道「本欲變學究為秀才，不料變秀才為學究。」（秀才是隋唐時最高的科目。應這一科的人。非極有學問不可。因為實際上無人能應，其科目遂成虛設。學究就是只會做帖經墨義的。）——這是科舉制度根本上的毛病。歷代要想「改革科舉制度，以求真人才」的人很多，所以終於失敗，其原因都在於此。

既然以言取人而這種「言，」又是個個人都會發的。於是看卷子的人頗覺為難，就要找個易於去取的法子。於是有「詩賦聲病易考，策論汗漫難知」的議論。而且科舉裏頭，要試詩賦；而大家又獨看重試詩賦這一科；原是社會上崇尚文學的風氣使然。這種風氣未變，始終還是要影響到制度上。所以法行未幾，就仍有改試詩賦之論。然而押牢了天下的人，都做詩賦，也是難的；——大概南人長於詩賦，北人則否。——而諸科又猝不易復；於是前八二三年，（元祐四年）把進士分為「詩賦」和「經義」兩科；

南渡後也沿其制。前七六九年，即紹興十三年，曾幷做一科。但到前七五一年，仍分爲兩科。兩科既分之後，做詩賦的人多，專經的人少，這是「看重應詩賦科的進士」的風氣還沒有變的社會裏當然的結果。

還有一件事，在科舉制度的變遷上，也頗有關係的，便是「殿試」。原來唐時的考試進士，本以考功員外郎主其事。後來因其望輕，被黜落的人，有譁鬧的事，乃移於禮部。宋初還是如此。前九三九年，開寶六年知貢舉李昉，被人攻擊，宋太祖遂御殿重試。從此以後，禮部試之後，又有殿試，就做了常制。原來唐朝時候的科舉規則並不如後世之嚴。考官和士子，並不絕對禁止交通。固然有得以采取譽望的好處，然而私通關節，也是不免的。用科舉摧破貴族階級的功用，還不能十分完成。到有了殿試，情形就又迥然不同。所以宋太祖對近臣說『昔者科名多爲勢家所取，朕今臨試，盡革其弊矣。』可見「科舉制度的進化」始終是望一條路上走的。

契丹的開科舉，始於聖宗統和六年。其制度，遼史不載。據契丹國志則三年一開，有鄉府省三試。聖宗時，分詩賦法律兩科。詩賦爲正科，法律爲雜科。後來改法律科爲經義。遼史耶律蒲魯傳『重熙中，舉進士第。主試者以國制無契丹試進士之條，聞於上。上以其父庶箴，擅令子就科目，鞭之二百。』則契丹之設科舉，是專以待漢人的。天祚紀說耶律大石登天慶五年進士第，或者後來此制在實際上，又成具文。

女直卻又不然。金世宗是很希望女直人保守質朴尙武的舊俗，而又很希望他的文化漸次進步的。太宗天會元年，就設詞賦和經義兩科，又有策試一科。海陵時，罷策試及經義，增設律科。世宗時，又恢復經義科，這都是所以待漢人的。又有經童科，年在十三以下，能背誦二大經三小經，又誦論語諸子及五千字以上者，爲中選。凡應詞賦經義兩科中式的，都謂之進士。應經童律科中式的，則謂之舉人。制舉當章宗時也曾開過。所以合女直進士科算起來，金朝取士之科，共有七種。 大定十一年，添設女直進士科。初但試策二十八年，於經內增試論一道。——世宗又特設女直國子學，——這都是所以保存他本族的文化的。金朝的科舉，也是三年一開。由鄉至府，由府至省，由省至殿廷，凡四試。皆中選，則授以官。其廷試被黜的，亦賜之以第，謂之「恩例」。特命及第的，則謂之「特恩」。

元朝對於學校，頗爲注重。當世祖時，即於京師立國子學。蒙古人色目人和漢人，各有定額。又特立蒙古國子學，以教隨朝蒙漢百官，和怯薛子弟。又立回回國子學。這是因爲元起漠北，最初的文化，即係受之於回族。後來征服西域，和回族關係更深之故。——這種「回回學」裏頭，一定包含著許多西洋文化。可惜當時養成的人材，除供朝廷之用外，在社會上，也不曾發生什麼影響。在國子學中，蒙古色目人和漢人，所享的權利，是不平等的。蒙古人試法最寬，及格的授六品官。色目人試法稍密，及格的授七品官。漢人則考試全用科場之法，而不過授從七品官。 諸路各設教授一人，學正一人，學錄一人。府及上中州，都設教授一人。下州設學正一人。縣設教諭一人。從南宋以後，私人所設的書院，頗爲發達。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除詔諸路州縣都立學外，又命儒先過化之地，名賢經行之所，與好事之家出錢粟

贍學者，並許立爲書院。（書院中掌教的，謂之山長。）諸路亦有蒙古字學，以教民間子弟。回回學之外，又有陰陽學和醫學，各行省所在地，都設一儒學提舉司，以統諸路府州縣的學校。江浙、湖廣、江西三省，有蒙古提舉學校官。河南、江浙、江西、湖廣、陝西五省，又有官醫提舉司。總之元朝對於學校，是頗爲注重的。其制度也頗爲完備。這種制度，在元朝固然未必有多大的效果。然而實在開明清兩代學校制度的先聲。（參看第四編下第五章第二節）

其科舉之制，則始於仁宗延祐二年。分進士爲左右榜，蒙古色目人爲右，漢人南人爲左。蒙古人由科目出身的，授從六品官。色目人和漢人，遞降一級。（至元元年罷科舉，六年復之。）每試三場。第一場，蒙古色目人，試經問五條；漢人南人，試明經經疑二問，經義一道。第二場，蒙古色目人試策一道，漢人南人，古賦、詔誥、章、表內科一道。第三場，蒙古色目人無。漢人南人，試策一道。蒙古色目人，應漢人南人科目中選的，注授各加一等。（這是仁宗時的制度。順帝廢而再復，小有改變。）也有鄉會試及御試。

元朝的用人，是極爲駁雜的。他不問那一種人，只要有才具的就用。所以蒙古人和漢人南人之外，色目人也蔚然成一階級。——當時回回人被用的最多。歐洲人被用的，當亦不少。馬哥博羅等，不過是其中最著的。——頗有立賢無方之風。這是由於蒙古人所征服的地方大，所接觸的異族多，所以能夠如此，但是入仕之途太廣了，於銓政上，卻也頗有妨礙。所以元史選舉志說他『仕進有多岐，銓衡無定

制。』『吏道雜而多端。』『縱情破律，以公濟私。』『文繁吏敝。』大概當時最壞的，是所謂宿衞勳臣之家，和任職於宣徽中政各院的人，出身太優。至於工匠和書吏，原未嘗不可任用，然當時所以任用之者，恐也未必十分得當。又諸王公主的「投下，」只要得了主人的保任，也都可以入官，這就眞是弊制了。總而言之，『仕進有多岐，銓衡無定法』十個字，是他根本上的毛病。有了這十個字，就無論怎樣，選政也弄不好了。

第三節　兵制

宋朝的兵制，已略見上篇第四章第二節。宋朝的兵，共分四種：便是

(1)禁兵。

(2)廂兵。

(3)鄉兵。

(4)蕃兵。

鄉兵蕃兵，不是到處都有的。廂兵亦「罕教閱，給役而已。」所以可稱爲兵的，只有禁兵。但是禁兵到後來，「數日增而其不可一戰也亦愈甚，」其弊已如前述。王安石起，欲以民兵代募兵。其初旣厲行

裁兵；後來募兵闕額，就收其費，以供民軍教閱之用；所以民兵盛而募兵衰。保甲法行於熙寧三年，其後命諸保丁習武，而上番於巡檢司。六年，行之於永興秦鳳河北陝西河東五路。元豐二年，立府界集教法，先教保長以武藝，再教他去轉教保丁，謂之團教法。行之於河北河東陝西三路。以民兵代募兵，是件極重大的事情。熙寧元豐所行，原不敢說他有多大的效果。但是據章惇說當時賞賜，都取封樁或禁軍闕額的錢，不曾費部一文。閱藝分為八等，勸獎極優。所以仕宦有力之家，子弟欣然趨赴。引對的時候，所騎的都是良馬，而且鞍韉華楚。馬上的事藝，往往勝於諸軍。章惇的話，容或有偏袒於一方面之處。然而當時的教閱民兵，不曾多費掉錢，而且不是毫無效果，却是可以斷言的。元祐復古，又把民兵教閱和保甲廢掉，於是民兵亦衰。當熙寧置將的時候，禁軍之數，共有五十九萬。文獻通考卷一百五十四引建炎以來朝野雜記 元豐以後，固然遞有減省。蔡京秉政，又利用諸軍闕額，封樁其餉，以充上供。童貫帶兵打了敗仗，都諱不肯言，只說是軍士逃竄。於是并僅存的將兵而亦寥寥無幾了。所以金兵一入，簡直絲毫不能抵禦。

宋朝的兵制，也是取中央集權制度的。當時可稱為兵的，既然只有禁軍；而全國的禁軍，又都隸屬於殿前都指揮司，和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司，謂之三司，所以事權能夠統一。南渡以後，立御前五軍的名目，以楊沂中所帶的為中軍，張浚所帶為前軍，韓世忠所帶為後軍，岳飛所帶為左軍，劉光世所帶為右軍。劉光世的兵叛降齊後，以四川吳玠的兵升補。當時除楊沂中的兵，常居中宿衛。四川因路途太遠，本不想中央集權外，韓岳張的兵，號為三宣撫司者，最為統一之梗。三人兵柄既解，才改其名為某前駐紮御州諸軍。凡御前軍，都是直隸朝廷的，不歸三司節制。於是在事實上，御前軍又變成前此的禁軍，

禁軍又變成前此的廂軍了。韓岳張吳四人的兵，也謂之四大屯兵，其數共三十萬。南渡以後的財政，頗爲所困。

契丹的兵，共有五種，便是

(一)御帳親軍　太祖征伐四方時，皇后述律氏居守。選四方的精銳，置屬珊軍二十萬。太宗又置皮室軍三十萬。以後每帝皆有宮衞，所以御帳親軍，無須增置。

(二)宮衞軍　見第一節。

(三)大首領部族軍　親王大臣的私甲。

(四)部族軍。

(五)五京鄉丁。

(六)屬國軍。

鄉丁是遼國的耕稼之民，戰鬭時不靠他做主力。屬國是不直接屬遼治理的；有事時雖可遣使徵兵，而助兵多少，各從其便；也不能靠他做正式的軍隊。然則遼國正式的軍隊，就只有部族軍。御帳親軍和宮衞軍，是部族軍屬於君主的。大首領部族軍，是部族軍屬於親王大臣的。其所屬不同，而其實際，則和普通的部族軍無以異。所以遼史說『各安舊風，狃習勞事。家給人足，

戎備整完。卒之虎視四方，強朝弱附，部族實爲之爪牙云。』

女直初起時，部落極爲寡弱。其時諸部之民，壯者皆兵。部長謂之孛堇。有警，則下令於本部，及諸部的孛堇徵兵。諸部的孛堇，當戰時，兵少的稱爲謀克，兵多的稱爲猛安。猛安謀克的兵，初無定數。太祖二年，始定以三百人爲一謀克，十謀克爲一猛安。金初兵數甚少，太祖起兵後，諸部來歸的，皆授以猛安謀克，即遼漢之民亦然。其意蓋欲多得他部族的人，以爲助力。此爲金兵制的一變。熙宗以後，罷漢人渤海人承襲猛安謀克，專以兵柄歸其本族。此爲金兵制的又一變。

移剌窩斡叛後，把契丹的猛安謀克廢掉，將其人分屬於女直的猛安謀克。海陵遷都，把許多猛安謀克，都遷徙到中都和山東河間。這一班人，就不能勤事生產，而從前尙武的風氣，又日以消亡。已見第二章第四節。宣宗南遷以後，盡把這一班人，驅之渡河。括了河南的民田，給他們耕種。而且把他們的家屬，都安放在京城裏。幾年之後，到底養不活他們，只得又放他們出去。以致軍心愈亂，士氣更爲頹喪。而他們得到田的，也都不能種，白白的荒廢了民業。金朝兵力的強，也見第二章第四節。但是南遷之後，不過幾十年，就大變了面目。貞祐三年，劉炳上書說『往歲屢戰屢衄，率皆自敗。承平日久，人不知兵。將帥非才，既無靖難之謀，又無效死之節。外託持重之名，內爲自安之計。擇驍果以自衞，委疲懦以臨陳。陳勢

稍動，望塵先奔，士卒從而大潰。』這種情形，竟和宋朝南渡時候無異。又侯摯傳，上章言九事，說『從來掌兵者，多用世襲之官。此屬自幼驕惰，不任勞苦，且心膽懦怯。』則這種腐敗情形，竟就是當初極精強的猛安謀克。至於簽漢人爲兵，則劉祁說：金之兵制，最壞的就在乎此。他說『每有征伐及邊釁，輒下令簽軍。使遠近騷動。民家丁男，若皆強壯，或盡取無遺。號泣動乎鄰里，嗟怨盈於道路。驅此使戰，欲其勝敵，難矣。』女直兵既不可用；要借助於漢人，又是如此；金朝的天下，就終不能維持了。

元朝的兵制，最初只有蒙古軍和探馬赤軍。蒙古軍是本部族人，探馬赤軍則諸部族人。入中原以後，發民爲兵，是爲漢軍。平宋之後，所得的兵，謂之新附軍。其遼東的糺軍契丹軍女直軍高麗軍，雲南的寸白軍，福建的畬軍，則都只守衛本地，不調至他方。元史說『鄉兵也』。『蓋 其成兵之法：蒙古軍和探馬赤軍。『家有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無衆寡，盡簽爲兵。十人爲一牌，設牌頭。上馬則備戰鬪，下馬則屯聚牧養。孩幼稍長，又籍之，曰漸丁軍。』這是行舉國皆兵之制，人民服兵役的年限極長。其平中原後的用漢軍，則或以貧富爲甲乙，戶出一人的爲「獨軍戶」。合二三戶而出一人，則以一戶爲「正軍戶」，餘爲「貼軍戶」。或以男丁論，常以二十丁出一卒。至元七年，十丁出一卒。或以戶論，二十戶出一卒。其富商大賈，則又取一人，謂之「餘丁軍」。都是一時之制。當時又取匠爲兵，曰「匠軍」。取諸侯將校的子弟充軍，謂之「質子軍」。——蒙語曰「禿魯華軍」。天下既定，就把曾經當過兵的人，另定兵籍。凡在籍的人，服兵役的義務，都有一定的規定。貧不能服兵役的，把幾戶幷做一戶，謂之「合幷」。極窮的，老而無子的，除其籍。「絕戶」另用百姓補足。其

募兵，則謂之答剌罕軍。又有以技名的，則爲礮軍，弩軍，水手軍。元朝的兵籍是不許漢人看的。就樞密院中，也只有一兩個長官曉得實數。所以元朝的兵數，無人曉得。

其帶兵的官，初時是「視兵數多寡，爲爵秩崇卑」。長萬夫的爲萬戶，千夫的爲千戶，百夫的爲百戶。宿衛之士曰「怯薛互」以四怯薛領之。（都是功臣的子孫，世襲。）世祖定官制，於中央設前後左右中五衛，各置親軍都指揮使，以總宿衛。（但累朝仍各有怯薛。以致到後來，怯薛之數滋多；賞賜鈔幣，動以億萬計，頗爲財政之累。五衛是仿漢制，設之以備官。四怯薛則係蒙古舊制。）外則萬戶之下置總管，千戶之下置總把，百戶之下置彈壓，皆總之於樞密院。有征伐則設行樞密院，事已則廢。

元朝鎮戍之制，與當時的政治，頗有關係。元史說：

世祖混一海宇，始命宗王將兵鎮邊徼襟喉之地。而河洛山東據天下腹心，則以蒙古探馬赤軍列大府以屯之。淮江以南，地盡南海，則名藩列郡，又各以漢軍及新附等軍戍焉。皆世祖與二三大臣所謀也。

李璮叛，分軍民爲二而異其屬。後平江南，軍官始兼民職。凡以千戶守一郡，則率其麾下從；三百戶亦然。至元十五年十一月，令軍民各異所屬如初。

國制，鎮戍士卒，皆更相易置。既平江南，以兵戍列城，其長軍之官，皆世守不易，故多與富民樹黨，

因奪民田宅居室，蠹有司政事。

據此看來，可見得元朝的治中國，全是一種用兵力高壓的政策。然而這種政策，總是不能持久的。所以元史說：『承平既久，將驕卒惰，軍政不修，而天下之勢，遂至於不可為。』

第四節　刑制

宋朝的制度，是一切因唐之舊；至於事實不適，則隨時改變；但是新的雖然添出來，舊的在名義上仍沒有廢掉，始終沒統觀全局，定出一種條理系統的法子來。官制是如此，法律也是如此。

唐朝的法律，分為「律」「令」「格」「式」四種。宋朝也一切沿用。其有不合的，則隨時加以「損益」。但是總有新發生的事情，非損益舊律，所能有濟的。則又別承認一種「敕」和「所沿用的唐朝的律令格式」有同一的效力——「敕」和「律令格式」衝突的地方，自然要舍「律令格式」而從「敕」。其實就是以「命令」或「單行法」「補充」或者「更改」舊時的法律。而所謂「敕」者，亦時時加以編纂，謂之「編敕」。又有一司的敕，一路的敕，一州一縣的敕，則是但行於一地方的。到神宗時，就逕「改其目」曰敕令格式。當時神宗所下的界說，是

禁於未然之謂敕。

禁於已然之謂令。

設於此以待彼之謂格。

使彼效之之謂式。

自此以後，迄於南宋，都遵行這一種制度。南宋以後的敕令格式，紹興，乾道，淳熙，慶元，淳祐，共改定過五次。其餘一司，一路，一州，一縣的敕，時有損益，不可勝記。宋朝的法律，似乎太偏於輭性些。

契丹的法律，是定於興宗時候的，謂之新定條制。遼史說係『纂錄太祖以來法令，參以古制』而成。刑有杖、徒、流、死四種。按遼史。「太祖神册六年，詔大臣定治契丹及諸夷之法，漢人則治以律令。」「太宗時，治渤海人一依漢法。餘無改焉。」「聖宗統和十二年，詔契丹人犯十惡，亦斷以律。」則興宗的新定條制仍是漢人和契丹諸夷異治的。——遼史又說聖宗時，「先是契丹及漢人相毆致死，其法輕重不均，至是等科之。」則其中又有不平等的地方。——到道宗清寧六年，才以「契丹漢人風俗不同。國法不可異施。命更定條制。凡合於律令者具載之，其不合者別存之。」漸有向於平等的趨勢。契丹的用法，本來是失之於嚴的。到聖宗時，才漸趨於寬平。但是到天祚時，仍有「投崖」「礮擲」「釘割」「臠殺」「分尸五京」「取心以獻」等種種非刑。這是由於契丹文化太淺之故。所以遼史說『雖由天

祚救患無策，流爲殘忍，亦由祖宗有以啓之也。』

女眞的舊俗，是「刑贖並行。」金史說『輕罪笞以柳葼。殺人及盜刼者，擊其腦殺之；沒其家貲，以十之四入官，其六賞主；併以家人爲奴婢，其親欲以馬牛雜物贖者從之。或重罪，亦聽自贖，然恐無別於齊民，則劓刵以爲別。其獄，則掘地深廣數丈爲之。』太宗時，才「稍用遼宋法。」熙宗天眷三年，復取河南地，乃詔其民「所用刑法，皆從律文。」皇統間，「詔諸臣以本朝舊制，兼采隋唐之制，參以遼宋之法，類以成書，名曰皇統制。頒行中外。」海陵時，屢次續降制書，與皇統制並行。世宗時，詔重定之，名大定重修制條。章宗時，又照唐律的樣子，重修律令格式，並於律後，『附注以明其事，疏義以釋其疑，』名曰泰和律義。金朝的法律，似乎比遼朝進步些。但是他的用刑，也是傷於嚴酷的。而動以鞭撻施之於士大夫，尤其是一個缺點。金史說『金法以杖折徒，累及二百。州縣立威，甚者置刃於杖，虐於肉刑。季年，君臣好用筐篋故習，由是以深文傳致爲能吏，以慘酷辦事爲長才。有司姦贓眞犯，此可決也，而微過亦然。風紀之臣，失糾皆決；考滿，校其受決多寡，以爲殿最。待宗室少恩，待士大夫少禮。終金之代，忍恥以就功名，雖一時名士，有所不免；至於避辱遠引，罕聞其人。』可見用刑寬平，和養人廉恥的觀念，不是淺演的民族所能有的。

元朝的情形，則又是一種。他的用刑，是頗傷於寬縱的。而其所以傷於寬縱，則大抵因政治廢弛之故。案元史說『元興，其初未有法守，百司斷理獄訟，循用金律，頗傷嚴刻。』這所謂嚴刻，也不盡是金律

害他的。只要看乃蠻皇后的旨意，與魯剌合蠻所出的主意，令史不肯宣傳的斷其手，就可知道蒙古人的用刑，是怎樣的了。『世祖時始定新律，……號曰至元新律，仁宗時，又以格例條畫，有關於風紀者，類集成書號曰風憲宏綱。至英宗時，復……取前書而加損益焉……號曰大元通制，其書之大綱有三：一曰詔制，二曰條格，三曰斷例。』亦用笞、杖、徒、流、死五刑，而笞杖皆減十爲七。元史說『……其君臣之間，惟知輕典之是尙。……然其弊也南北異制，事類繁瑣。挾情之吏，舞弄文法，出入比例，用譎行私，而兇頑不法之徒，又數以赦宥獲免。至於西僧歲作佛事，或恣意縱囚，以售其奸宄……識者病之。』可見得元朝用刑的寬縱，全是政治廢弛的結果。至於『其君臣之間，惟知輕典之是尙，』則大約是受喇嘛教的感化，和縱囚祈福，同一心理。這種煦煦爲仁的好處，實在敵不過『令西僧恣意縱囚，以售其奸宄』的壞處。要知刑罰是貴於「平，」固不應當「嚴酷，」亦不當一味「寬縱」的。又元朝因迷信宗教之故，當時的宗教徒，在法律上，也頗享些特權。看元史刑法志所載下列兩條可知。

諸僧，道，儒人有爭，有司勿問，止令三家所掌合問。

諸僧人但犯姦盜詐僞至傷人命及諸重罪，有司歸問。其自相爭告，從各寺院住持頭目歸問。若僧俗相爭田土與有司約會。約會不至，有司就便歸問。

又

諸蒙古人因爭及醉，毆死漢人者，斷罰出征，並全徵燒埋銀。

這種不平等，則異族入據中國時代，怕都有之，不但是元朝了。

第五節　租稅制度上

唐中葉以後的稅法，和唐中葉以前，也起了一個大變遷。便是唐中葉以前的稅法，都是以丁稅和田稅爲正宗；雖或注重雜稅，不過是暫時之事。如漢武帝時代是平時國家固然也有雜稅的收入，不過看作財源上的補助；國家正當的經費，並不靠此。——漢人說縣官只當衣食租稅，便是這種思想的代表。——所以隋文帝能把一切雜稅，全行免除，參看第二編下第一章第一節。——到唐中葉以後，其趨勢卻大異乎是；至北宋而新形勢遂成。

這個由於：

(一)唐中葉以後，賦役之法大壞；參看第二編下第三章第五節又藩鎮擅土，國家收入不足，不得不新闢租稅之途。

(二)因藩鎮擅土，競事搜括；其結果，就添出許多新稅來。

稅目太簡單，本是不合理的；專注意於貧富同一負擔的丁稅，和偏重農人的田稅，更爲不合理。能注重於此外的稅目，誠然是進步的事。所可惜的，是當時所取的稅目，未必盡良徵收的方法，又不甚完善罷了。現在且仍從田稅丁稅說起。

宋朝的田稅和丁稅，還是用唐朝兩稅之法。其名目有五便是（一）公田之賦，也喚做稅（二）私田之賦，對於租而謂之稅（三）城郭之賦，宅稅地稅之類（四）丁口之賦（五）雜變之賦。雜變之賦，是唐以來於田賦外增取他物，後來又把他折做賦稅，所以又謂之「沿納」。所賦之物，分爲穀以石爲單位帛以匹爲單位，絲綫和棉，都以兩爲單位。金鐵金銀以兩爲單位，錢以緡爲單位。物產藁秸薪蒸，以圍爲單位。其他各物，各用他向來沿用的單位。四類。徵收之期，則「夏稅」從五月起，到七月或八月止。「秋稅」從九月或十月起，到十二月或正月止。

這其中所當注意的，便是唐朝的所謂兩稅，已經把「租庸調三者所取之額」包括在裏頭了。卻是從唐中葉以後到宋，都另有所謂「力役」，這便是於「庸」之外再取「庸」。而又有所謂「雜變之賦」，則又是出於「包括租庸調三者之額的兩稅」之外的。所以這時候的稅，實在遠較唐初爲重。

然而苦累百姓的，倒還不在稅額的重輕上，而在其徵收的方法上。徵收的方法，第一足以累民的，便是「支移」和「折變」。「支移」是「百姓的輸納租稅，本來有一定的地方的。卻因他輸納的地方，官家未必要這樣東西用；所不輸納的地方，卻要用這樣東西；於是叫百姓移此輸彼。」「折變」是

「百姓的納稅，應當納什麽物品，也有一定的。卻是所輸納的物品，官家未必需用；所不輸納的，卻反要用；於是臨時改變他所輸納的東西。」「支移」看「戶等」的高下，以定道里之遠近。不願「支移」的，便要另繳「道里腳價錢」。這簡直是於納稅之外，又另課之以「運送的義務」。「折變」卻說所取的物品雖然改變，其「價格」要和原取之物相當的。其算法，是用徵收的一個月中的「中價」計算。然而「支移」往往不能按「戶等」的高下，叫富的人輸送到遠處，窮的人輸送在近處；而且「腳錢」（就是道里腳價錢）本是所以代「支移」的，到後來往往「支移」之外，還要出「腳錢」。「折變」則計算價格，未必能公平。又往往只顧公家，闕乏了什麽東西，便叫百姓改輸，卻不管百姓有這東西沒有。又往往折了又折，幾個轉身以後，價格便大相懸殊。譬如西川，起初紬1疋=錢300草1圍=錢2，於是輸絹一疋的，叫他折輸草一百五十圍。到後來，卻把草一圍，估作錢一百五十文，再叫他改輸錢。於是一百文的稅，倒納到二十二千五百文了。

其害人最甚的，尤莫如南宋的公田。原來宋朝從南渡之後，權要之家，占田甚多。其有籍沒的，都募民耕種，即以「私租」之額為「官稅」之額。然而私租之額，還有時而可以少納，官稅則不能了；而且還不免有額外的侵漁。韓侂冑死後，籍沒他的田，合著其餘籍沒的田，置了一個「安邊所」，收田租以

供給外交上的費用。（開峙以後，就用他去補助軍費。）末年鈔價大跌，又有人替賈似道畫策，說莫如多買公田所收的租很多，得了這一大宗入款，就可拿來維持鈔價了。賈似道聽了他的話，就去用賤價勒買。有價值千緡，而只給四十緡的，又要搭發「度牒」「告身」。官吏爭以多買爲功，買來的不都是腴田，卻硬押承種的人，也要出腴田的租額，浙西六郡的人，因此破產的不少。

遼朝的制度，因史文簡略，無從詳知。但知其田有「沿邊屯田」「在官閑田」和「私田」的區別。種屯田的，「力耕公田，不輸賦稅。」（頗近乎古代的井田制度）治在官閑田和種私田的，則都要「計畝出粟」。頭下軍州唯酒稅赴上京繳納，市井之賦，均歸頭下。

金則官地輸「租」，私田輸「稅」。租之制不傳，但知其大率分田爲九等。稅則「夏稅」畝取三合，「秋稅」五升，又納「秸一束」，計重十五斤。夏稅從六月起，到八月止。秋稅從十月起，到十二月止。也是用唐朝兩稅的法子。其猛安謀克戶所輸，謂之「牛具稅」，亦名「牛頭稅」。『以每來牛三頭爲一具，限民口二十五，受田四頃四畝有奇，歲輸粟大約不過一石。』

元朝則取於內地的，分丁稅和地稅，係仿唐朝的租庸調法。（但兩者不並納。地稅少而丁稅多的，就納丁稅。丁稅少而地稅多的，就納地稅。）而其取之，又有全科戶，減半科戶，協濟戶等等的區別。（又有一種新收交參戶，則第一年至第五年，減收其數，第六年才入丁稅。）取於江南的，分夏

稅和秋稅，仿唐朝的兩稅法。（官田不納夏稅）

戶	丁稅		地稅
	丁	軀丁	
全科戶	粟三石	粟一石	每畝粟三升
減半科戶	一石		
協濟戶	一石		每畝粟三升

役法的原起，和其擾民，已見上編第四章第二節。司馬光復差役之後，就舊黨亦不以爲然。於是諸役中的衙前，仍用坊場河渡錢招募，要不彀才許簽差。尋又變爲招募。紹興以後，講究「推割」「推排」之法。推割者，田產儻有典賣，稅賦和物力，一并「推割」。推排則三歲一行，查考各戶的資產，有無變更。這種辦法，原想查明各戶資產的多少，以定其戶等的高下；按著戶等的高下，以定其應役的重輕；是求公平的意思。但是這種辦法，手續是很煩難的。而經手的吏，又要視賄賂的多寡，以爲物力的低昂。（納賄多的，就說他資產少。）所以仍沒有良好的結果。前七四三年，（孝宗乾道五年）處州松陽縣倡行義役。其法由公衆共出錢穀，以

助輪充的役戶。此後各處仿行。凡行義役的地方，役法就沒有什麼擾害，這是因（一）役戶既無破產之苦。（二）官吏又不能借升降物力，以肆擾害。（三）把一處地方應役的費，均攤在衆人頭上，既由人民自辦，自然易得公平之故。可見人民自治的力量強，什麼惡政治，都可以設法防止的。

遼朝的役法無可考。馬人望傳說當時人所最苦的，是驛遞馬牛旗鼓、鄉正、廳隸、倉司等役。至於破產不能給。人望「使民出錢，官自募役，時以爲便」則亦是行差役法的。金朝則分有物力的爲「課役戶」無物力的爲「不課役戶」。京府州縣郭下，都置「坊正」。村社則隨戶口多少爲「鄉」。置「里正」，以按比戶口，催督賦役，勸課農桑。又置「主首」，以佐里正督察非違。置「壯丁」，以佐里正巡警盜賊。猛安謀克戶，五十家以上。置「寨使」一人，掌同里正。坊正里正，都出錢雇募。其錢數，則以該地課役戶所出物力錢總額十分之三爲準。此外如要簽差，則先及富人。富力相等，則先及丁多之家。其役非一家之力所能任，而事之性質，又不可分的，則取以次的戶協助他。

物力錢，也是計算人民的「田園」「邸舍」「車乘」「牧畜」「種植」「藏鏹」等等，以定其數的。金朝的徵收物力錢，很爲嚴酷。上自公卿，下至庶民，無一得免。甚至出使外國回來，說他受了「饋遺」，就要多徵他的物力錢。其查察物力的法子，最初係「三年一籍」，後來變做「通檢」，最後

又變做「推排」。通檢推排，也是很騷擾的。

元朝科差的名目有兩種：一種喚做「絲料」，一種喚做「包銀」。絲料之法：每二戶出絲一斤，輸於官，謂之「二戶絲」。每五戶出絲一斤，輸於「本位」，謂之「五戶絲」。（這是諸王，后妃，公主，功臣的收，但不得私徵，仍由地方有司，代行徵收給與。）包銀之法：漢人每戶出銀四兩。二兩輸銀，二兩折收絲絹等物。但其取之，亦因戶而不同。此外又有「俸鈔」。「全科戶」輸一兩，「減半科戶」輸五錢。於是以合科之數，作「大門攤」，分為三限輸納。（初限八月，中限十月，末限十二月。）

元管戶		
絲銀全科戶	甲	係官絲一斤六兩四錢包銀四兩
	乙	係官絲一斤五戶絲六兩四錢包銀四兩
減半科戶		係官絲八兩五戶絲三兩二錢包銀二兩
止納絲戶	甲	上都隆興等路係官絲十戶十斤每戶一斤大都以南等路十戶十四斤每戶一斤六兩四錢
	乙	係官絲一斤五戶絲六兩四錢
止納鈔戶		

交參戶	係官絲一斤六兩四錢 包銀四兩			
漏籍戶			係官絲一斤六兩四錢	初年一兩五錢以後每年增五錢增至四兩爲止
協濟戶	係官絲十兩二錢 包銀四兩			

此外「攤絲戶」，每戶科攤絲四斤。「儲也速䚟兒所管納絲戶」，每戶科細絲四斤。「復業戶」「漸成丁戶」，第一年免科，第二年減半，第三年與舊戶同。

總而言之，從租庸調變做兩稅之後，又於其外另取庸調一類的稅，實在是疊牀架屋的事。

第六節　租稅制度下

田稅而外，其餘的租稅，共有兩種(一)是官賣的東西，(二)是各種雜稅。

官賣的東西，宋朝共有五種，便是鹽、茶、酒、香、礬。

鹽的被認爲一種稅源，由來最早。管子上，理論已經是很完備了。(海王篇)漢武帝曾行專賣之法，已見

第二編上。從三國到南北朝，鹽也大都有稅。然而這時候，在財政上還不占重要的位置。隋文帝既定天下，把鹽稅全行豁除。唐初還是如此。高宗時，才聽右拾遺劉彤的話，重行「禁榷。」但是這時候的辦法，又和前此不同。前此的官賣，是直接賣給喫鹽的人。這時候，卻專賣給大商人，聽他去零賣。這便是所謂「通商法。」然而這時候鹽稅還是粗略的。到肅宗時候，第五琦做了鹽鐵使，才大變鹽法。其法於產鹽之地，設立「鹽院」，籍民煮鹽，謂之「亭戶。」煮就之後，堆積在鹽院裏，賣與商人。後世的鹽法，大都以此為本。（鹽價本十錢一斗，第五琦驟加了一百文。德宗時，陳少游為鹽鐵使，又加了二百文，共賣三百十文一斗。第五琦去後，劉晏代之。初年鹽稅的收入，四十萬緡；末年加到六百餘萬。天下之賦，鹽利居半。順宗時，李巽做鹽鐵使，初年也收六百餘萬，末年又加到三倍。）宋朝的鹽，依出產的區域，分為「海鹽，」「解鹽，」（解州安邑兩鹽池）「井鹽，」（四川）三種。（海鹽解鹽，都由官賣。——製海鹽之民曰「亭戶」，亦稱「竈戶」。製解鹽之民曰「畦夫」。——四川井鹽；大者曰「監」，小者曰「井」。監由官掌，井則聽憑人民製造販賣，只要納稅而已。）亦行禁榷之法，又和「入中」「芻粟」有關。

茶稅，也是起於唐德宗時候的。當時不過就栽製的人，課之以稅。文宗時，宰相王涯改變茶法，才禁民栽製，把所有茶樹，通統移植「官場」。官自焙製，賣與商人。就和第五琦的鹽法一樣。宋時，植茶之處，謂之「山場。」采茶之民，謂之「園戶。」園戶除歲納若干的茶，作為租稅外，其餘的茶，一概由官收賣。（買茶的錢，是預給的，謂之「本錢」。但是往往不能[illegible]給。）[illegible]江陵（如今湖北[illegible]）眞州（如今江蘇儀徵縣）海州（如今江蘇的東海縣）漢陽軍（如今湖北的漢陽縣）無為軍（如今安徽的無為縣）

蘄州的蘄口（如今湖北的蘄春縣）設立榷貨務六處，官收了山場的茶，或送到榷貨務，或就本場發賣。

酒稅也起於唐德宗時候，五代時，相沿未廢。宋時，州城內皆官置「務」自釀，其縣鎮鄉閭，則或許民釀，而定其「歲課」。其法：願釀酒的人，官須查察其資產，長吏和大姓，共同作保。歲課不及額，保人須負賠償的責任。當招商承辦的時候，儻有兩人以上，同時願辦，自然先儘認課多的。因而每當承辦的人換易的時候，可以招徠商人，令其出價競爭，這個謂之「撲買」。其初承釀的，都是有資產的人。國家看了這一筆收入，也不甚認眞，不過拿來補助補助地方上的經費。南宋以後，財政竭蹶了，酒稅的進款，各路也就看作認眞的收入。州縣不得不解上去。而這時候，承辦的人，又往往納不及額，就有酒已不釀，而向來所收的歲課仍責州縣收解之例。其結果，就至攤在衆人頭上去，變做一種賦稅。（參看文獻通考卷十七水心葉氏平陽縣代納坊場錢記）

「麴」亦歸官專賣。其初唯三京有之。天聖以後，北京亦然。官賣麴亦有一定的界限，不得闌出界外。南渡以後，趙開又立一種「隔槽」之法，官設了場，並豫備了釀酒的器具，人民要釀酒的，都叫他自備了米，到官場上來釀，而官收其稅。（每米一斛收錢三千。）當時收數大增，但是到後來，就有釀不足額而強迫釀酒之家，叫他繳「一定的額的錢」的弊病。（譬如向來釀米一斛的，現在就只釀半斛，也要繳足三千錢的稅。）

礬的官賣，也是起於五代時候，而宋朝因之。管理鬻礬的機關，亦謂之務。有「鑊戶」製造入官。（亦有

時「募民粥」，又有時候用作入中的預備。

香則南渡後才官賣。其制，宋史不詳。又由市舶運來的東西，屬於「香藥」「寶貨」兩種的，必須要賣給官由官再出賣。天聖以後，常用他償給入邊芻粟的人。南渡以後，又時時用他稱提鈔價。參看第七節「入中」是商人輸錢於京師榷貨務官給以劵，到一定的地方去取一定的官賣品。「入芻粟」則商人納芻粟於邊郡，邊郡給之以劵，或到京師和其他積錢的地方去取錢，或償之以官賣品。宋初，大抵以解鹽爲陝西之備，東北的海鹽爲河東之備，東南的海鹽爲河北之備。雍熙太宗年號，前九二八至九二五。以後，茶亦爲邊糴所資。眞宗時，又益之以香藥犀齒。這種辦法，是爲收財利於中央，及減免運輸的煩勞起見。原不失爲一種巧妙的政策。然而官吏和商人，往往表裏爲姦，就生出許多弊病來。

眞宗末年，以緡錢和茶和香藥犀齒，償給入芻粟於西北邊的人，謂之「三說」。於是西北邊郡，專想招徠芻粟，這句話還是假的，其中一定還有別種弊病。不惜將芻粟的價格抬高，謂之「虛估」國家償給入芻粟的人的東西，就都變成賤賣了。據後來所計算，西北邊得了價值五十萬緡的芻粟，國家却費掉價值三百六十餘萬緡的茶。又邊郡收了芻粟，只顧發劵，並不管國家現存的貨物，共有若干。以致持了劵，兌不到物品，劵價大跌。入芻粟的，本是沿邊的土人，得了劵，並不自己去取物，都是賣給商人和京師的「交引鋪」的。商人和交引鋪，都要抑勒他的價錢，本得不到多少好處。劵

價一跌，更其反要折本；自然無人來入芻粟。於是國家虛費了許多官賣品，而邊郡的芻粟，仍不充實。仁宗時，李諮乃議改茶法，行「貼射法。」宋初官賣的茶，本是除掉「本錢，」再加上利息，賣給商人的。（譬如羅原縣的茶，每斤官給園戶本錢二十五文，賣給商人的價，是五十六文，則三十一文就是息。）這時候，就不給本錢，令商人和園戶直接賣買。（但園戶仍須把茶運到官場，商人就官場買之。）國家但收向來所取的「息。」（譬如商人到羅源去買茶一斤，就得輸息錢三十一文給國家。）至於入芻粟於邊郡的人，給劵到京，一切都償以見錢，謂之「見錢法。」這種辦法的主意，在於國家「賣茶」和「賣芻粟」都以錢爲價格的標準，不以茶與芻粟做那「物物交易」的賣買。到後來，法又不行了。而且加之以鹽，謂之「四說。」於是薛向出來，把入邊芻粟廢掉。邊郡所需的芻粟，一概從京師運錢去和糴。這麼一來，茶就和邊備無關，而通商之議起。前八五四年，（仁宗嘉祐四年）把向來息錢的半額，均攤在茶戶身上，謂之「租錢。」茶戶輸租之後，聽其自由賣買。（惟建州臘茶，仍行禁榷。）此爲「嘉祐通商法。」歷神宗哲宗兩朝，無甚改革。徽宗時，蔡京才重行禁榷。其法：產茶州軍的人民，許其赴場輸息，給與「短引，」在旁近州郡賣茶。其餘的，悉令商人到榷貨務納金、銀、緡錢；或沿邊州軍入芻粟。榷貨務給之以「鈔。」商人持著這「鈔，」到茶場上去取茶。茶場發茶的時候，另給一張「長引。」長引上載明商人「所指的州軍。」（就是商人所要到的州軍）商人拿著這張「長引，」就可以一直到「所要的州軍」去。既到之後，再完納一次商稅。這是前八一〇年（崇寧元年）的辦法。前

八〇七年，又罷各茶場。令商人就京師或所在州縣請給「長引」或「短引」，拿著「引」，自己向園戶去買茶。南渡後，趙開總領蜀中財賦，所行的也是這種法子。不過特立「合同場」，以稽察商人和園戶的賣買罷了。這種法子，平心而論，自尚可行，不過蔡京的意思，在於聚斂，務以多收爲功。茶稅既重，而又廢掉茶場，無以稽察商人和園戶的賣買，私茶自然蜂起。却又峻刑法以治之，所以害人。

解池的「鹽鈔法」，亦爲蔡京所變亂。先是「鹽鈔法」之行，積鹽於解池，積錢於京師榷貨務，積鈔於陝西沿邊州郡。入邊芻粟的，得了劵，或到京師取錢，或到解池取鹽。當時願得解鹽的甚多。蔡京要行聚斂之策，就把解池鹽鈔，改在京師發賣。卻又才發鈔，就換鈔；既換鈔，又立個名目，叫人貼輸錢；一共要出三次錢，才拿得到鹽。有出了一次兩次以後出不起的，就把他所輸的錢，全行乾沒，數十萬金的劵，頃刻都成廢紙。做這賣買的人，有「朝爲豪商，夕同流丐」，赴水投繯而死的。這簡直是搶刼了。南渡以後，趙開所行的鹽法，是和他所行的茶法一樣的，而稽察得更爲嚴密。

又有所謂「和糴」ㄉㄧ「和買」。「和糴」是（一）什麽地方豐收了，便派人去增價糴穀；（二）或者什麽地方要米穀，而轉運爲難，便派人去設法收買。這種辦法，其初大概是注重於邊郡的，到後來才推廣到內地。「和買」則所買的是布帛。亦有預先給錢，隨後輸帛的，則謂之「預買」。「和糴」也有預給錢的，便是陝西所謂「青苗錢」。但是天聖以後，罷不復給。這本是同百姓做賣買的事，並不是收稅。然而到後來便有（一）強買（二）抑價（三）不卽給價（四）給價不足（五）

但給「官告」「度牒」等不值錢不能流通之物。(六)和糴則每石取「耗」，(七)預買則按戶硬配，(八)或外加名目收錢，(九)或預買的帛令折輸錢，(十)或預付的錢重取其息等等弊病，已不啻加重人民的負擔。到南渡以後，就一概變爲「折帛錢」，變成一種賦稅了。

商稅起於唐朝的藩鎮。五代時，更爲繁瑣。宋朝雖盡力蠲除，畢竟不能廢掉。其法凡州縣皆置「務」，關鎮亦或有之。大的專官措置，小的就委「令」「佐」兼理。稅額分爲「住稅」「過稅」兩種。住稅取千分之三十，過稅取千分之二十。所稅的東西，隨地不一。見於宋史的有「耕牛」「魚雞」「果蔬」「竹木」「柴炭」「力勝錢」(載米商船所出)「典賣牛畜舟車」「衣屨」「布絮」「穀粟」「油麵」等等。這種稅，一望而知其爲苛稅。南渡以後，更其苛細。而且有時候，竟是訛詐的行爲。譬如(一)瑣細的貿易，亦指爲漏稅。(二)空舟則說他是載貨的舟。(三)食米指爲酒米，衣服指爲布帛等等。甚至行李亦指爲貨物。再甚就空身也要勒索。繞路避他，就更要攔截訛詐。

對外貿易，則北宋時的對遼夏，南宋時的對金，都有互市，官設榷場而徵其稅。有時官亦「輦物與易」。王韶經略熙河時所設的市易司，則由官給本錢，純粹爲一種官營的業務。

而其和國用關係較大的，倒還要推海路的貿易。太祖開寶四年，於廣州置市舶司。後來又於杭州明州置司。元祐時，又置於泉州和密州的板橋。其法，海船載貨來的，除香藥和寶貨由官發專賣外，餘均

先十稅其一。其出海的商人，則雍熙中曾詔詣兩浙市舶司請給官劵，違者沒入其寶貨。

此外又有合了許多零碎的收入以成一筆進款的，便是經總制錢，月樁錢，板帳錢等。「經制錢」起於徽宗宣和末，陳遘經制七路財賦，收「印契」「鬻糟」之類的錢，一共七種，以成功一種稅入，因稱爲經制錢。「總制錢」則高宗在揚州時，四方貢賦不入，乃收兩浙、江東西、荊湖南北、福建、兩廣八路的稅，——如增加酒價和賣糟的錢，典賣田宅的稅和牙稅等。——領以憲臣，收以通判。因紹興五年，命參政孟庾提領措置，以總制司爲名。就稱這一筆錢爲總制錢。「月樁錢」則紹興二年，韓世忠駐紮建康，宰相呂頤浩朱勝非令江東漕臣，每月樁發大軍錢十萬緡，而漕臣再攤派之於州縣。所取的，也大概是這種不正當的收入。「板帳錢」亦起於南渡以後。其不正當更甚。宋史說：『輸米則增收耗剩，交錢帛則多收縻費；幸富人之犯法而重其罰，恣胥吏之受賕而課其入。索盜贓則不償失主。檢財產則不及卑幼。亡僧絕戶，不俟覈實而入官。逃產廢田，不與消除而抑納。他如此類，不可徧舉。』大概這種苛稅之興，都是起於唐中葉以後。歷五代而愈甚。宋朝雖說蠲除煩苛，畢竟沒有蠲除得盡。而到後來，財政的困難，卻和唐五代時相等，自然駕輕就熟，種種的苛稅，同時並作了。所以我說：唐代的藩鎮擅土，實在叫中國的稅法，起一個大變遷。

金朝官賣的東西有酒、麴、茶、醋、香、礬、丹、錫、鐵、鹽十種。而以鹽為首。其法，亦由官賣之於商人，而給以「鈔」「引」。行鹽亦有界域。征商之制，亦有關稅和商稅。（金朝的稅法，大概是因仍於宋的。無甚特創的制度。）

元朝的鹽，以四百斤為一引，行鹽亦各有郡邑。有由商賣的，亦有由官設鹽鋪的。（大概是交通不便的地方，商人莫肯前往。）又有驗戶口多少輸納課鈔的。（這種法子，也起於五代時候。其初是官把鹽按戶勒銷。到後來，則並不賣鹽，而這一筆錢仍舊要出，就變做一種賦稅。再到後來，則出了這一筆賦稅，而官仍舊要禁榷鹽。）則謂之「食鹽地方」。（對於食鹽地方，則官賣鹽之處，謂之「行鹽地方」。）；茶亦有引。長引一百二十斤，短引九十斤。後來除長引，專用短引。賣零茶的，則給以「茶由」。每由自三斤至三十斤，分為十等。於出茶地方設立提舉司七處。又於江州設立榷茶都轉運司。酒麴和醋，亦都由官賣。

商稅的制度，其詳不可考見。據元史說：「逮至天曆之際，天下總入之數，視至元七年所定額，不啻十倍，」則其收數甚多。（但是其中有一個鈔價下落物價騰貴的關係，須要除去計算。）對於海外的貿易，則元朝較宋朝更為注意。市舶司共有七所，（泉州，上海，澉浦，溫州，廣東，杭州，慶元。但亦時有罷復。）世祖初定江南時，沿海地方，到外洋去貿易的，其貨都十分取一，麤者十五分取一。出去的時候和回來的時候，以及所到的地方，所買得的貨物，都要由市舶司查驗的。至元二十年，始定抽分之法。明年，盧世榮變法，官自具船給本，選人入番貿易。其所獲之息，以十分為率，官取其七，所易之人得其三。而禁止人民到外國去賣買。世榮死後，這種法子亦就廢掉。

第七節　鈔法

宋金元明四朝，還有一件事情，和民生大有關係的，便是鈔法。

中國的幣制，在古代本是「金銅並用」的；而金爲「秤量制，」銅爲「鑄造制，」已見第一編第九章第二節。這種制度，到漢朝還沒有改。但是魏晉以後，黃金便大少了。金之所以少，前人說都由於寫經造像的銷耗。——別種奢侈的用途，黃金總還在的；只有寫經造像，卻一銷耗，就不能回復。——但是魏晉以後，貧富漸均，（參看第二編上第六章，第二編下第三章第五節。）金以散而見其少，也是一個原因。

古代的幣價，對於物價是很貴的。據李悝所推算，當時平民一家，終歲之用，不過一千五百個錢。——其實這個還不過用錢幣推算價格，未必所用的東西，一一都要用錢去買。——如何用得到黃金？所以古代貨幣雖說金銅並用，以我們所推想，可以曉得黃金並不在多數人手裏流轉。（參看建設雜誌二卷六號通信欄）

然則當時的大宗貿易，是怎樣的呢？難道一一齎著現錢去做賣買麼？這也不然。大宗賣買總有抵銷推畫法子。所以周禮上頭，就有「質劑」（周禮固然是僞書，也多用古書爲據，不是憑空造出來的。就算他憑空造出來。也定是按著漢代社會情形造的。那麼，周禮上有質劑，就足以證明漢代社會，券揬等類，業已通行很廣。）況且當時代錢用的東西多著呢。——其最普通的就是帛，

但是這種辦法，一定有許多單位不同的東西，——如金銀布帛等——在社會上同時並行，當作

貨幣用。於計算上也很爲不便。儻使有一種東西，能專代表錢幣的價格，他本身不另有價格而又有「輕劑」之便，一定是衆人所歡迎的。職是故，紙幣就自然發生出來。

還有一件，中國歷代的幣制，是紊亂時多，整理時少，從漢到宋，只有漢朝的五銖錢，唐朝的開元錢，是受人歡迎的。此外就都是迫於無法，只得拿來使用。這兩種錢，在社會上通行的時代，實在很短。就是這兩種錢通行的時候，也還有別種惡錢，夾雜在裏頭。歷代錢法，因限於篇幅，未能歷舉。簡單些，可把漢書隋書唐書的食貨志，看一徧做參考。所以我們可以推想從漢到宋，社會上用錢的人，實在困苦萬狀。到五代，就更倒行逆施，有一兩國竟用起鐵錢來。這是同重商主義的經濟學家一樣的見解，想借此防止錢幣流出於國外之故。宋朝不能釐革，於一定的區域中，仍舊聽鐵錢行使。其中四川，交通既不方便。初平的時候，除江南四川外，又都不准行用鐵錢。所有的鐵錢，就都一擁而入。——江南後來卻不行了。——而四川以交通最不便的地方，使用這種最笨重的貨幣，於是數百年來擾亂中國經濟界的鈔法，就以此爲發源地了。

宋朝的行用紙幣，起於眞宗時候。先時蜀人患鐵錢太重，自行發行一種紙幣，謂之「交子」。每一交計錢一緡，三年而一換，謂之一界。就是每三年，將舊的盡行收回，另發新的一次。以富民十六戶主之。後來富民窮了，漸漸的付不出錢來，以致時有爭訟。轉運使薛田，乃請於益州設立交子務，而禁其私造。於是民間自行發行的

紙幣，就變做官發的了。熙寧時，曾以此法推行於河東陝西，旋即停罷。蔡京當國，才推廣其行用的區域，又改其名爲「錢引。」當時除閩浙湖廣外全國通行。然濫造濫發，並沒兌現的豫備。以致一緡只值錢十餘文。紙幣行用了不曾滿一百年，已經揰下這麼一場大禍來了。南渡以後，初時行用的，仍名交子。後來又有「會子」同「關子，」（會子初僅行於兩浙，後來亦但行於兩淮湖北京西。關子則係末年所造。）亦係分界行使。但（一）既不能兌現；（二）而每界又不能按時收回。往往兩界或兩界以上同時行使。其價格也就不能維持。有時實在下落得無可如何，便用金、銀、度牒、官告、香藥等去收回，謂之「稱提。」但亦總不能回復額面的價格。（最新的一界，已不能維持額面的價格。再前兩界的，其價格就更要低落。）然而宋朝的紙幣，總還算是好的。金朝就更不堪設想了。

金朝的行鈔，是海陵遷汴之後，戶部尙書蔡松年所出的主意。印造一貫、二貫、三貫、五貫及十貫五種，謂之「大鈔。」一百、二百、三百、五百、七百五種，謂之「小鈔。」與錢並行。以七年爲「納舊易新」之限。其初信用很好，商賈有拿著錢去買鈔的。章宗大定二十九年，罷「七年釐革之限。」從此出多入少，價格就漸漸的跌落。最可笑的，惡貨幣驅逐良貨幣的法則，要澈底明白，原不容易。然而「銅錢和紙幣，以同樣的效力行使，人家一定要把錢藏起來，」這種事實，也是顯而易見的。乃金章宗全不明白，反發『大定間錢至足，今民間錢少，而又不在官，何邪?』的疑問，於是立「人民藏錢」和「商旅齎現錢」

的限制。其結果，藏的人還是藏，銷爲器物的還是銷，運出境的還是運，市面上仍是錢荒。兵興以後，財政困難，一味的藉造鈔接濟。鈔價就一落千丈。承安二年潰河之役，至以「八十四車充軍賞。」貞祐三年，七月，改交鈔之名爲貞祐寶劵，不多時，就「千錢之劵，僅直數錢。」（四年八月，高琪說的。）興定元年，又改造一種貞祐通寶，以一貫當寶劵千貫，四貫等於銀一兩。五年，又造興定寶泉，一貫等於寶劵四百貫，兩貫等於銀一兩。元光二年，又立法，每銀一兩，價格不得超過寶泉三百貫。其跌落之快，也就可驚了。於是又立法：凡物價在銀三兩以下的，不准用銀。三兩以上的，須三分之一用銀，三分之二用鈔。然而仍舊是有名無實，至哀宗正大間，民間遂全以銀市易。（用銀的始末，見第四編下第五章第七節。）

元朝的鈔法，又有一特別之點，便是他「不和銅錢相權，而和絲銀相權。」——因爲這時候，社會上所存的錢，實在太少了。帛是社會上向來把他當貨幣用最廣的。銀則是新興之物，最得大家信用的。這也是自然的趨勢。——中統元年，始造交鈔，以絲爲本。旋又造中統寶鈔，分 10 20 30 50 100 200 500 1000 2000 九種。其價是：

中統寶鈔 1 貫 ＝ 交鈔 1 兩 ＝ 銀 $\frac{1}{2}$ 兩

又以紋綾織爲中統銀貨，有一兩、二兩、三兩、五兩、十兩五等；每一兩的價，等於白銀一兩，沒有發行。至元十二年，又造釐鈔三種，是一文二文、三文。因民不便用，十五年，就取銷。

中統鈔行之既久，物重鈔輕。至元二十四年，改造至元鈔。其價

至元鈔 1 貫——中統鈔 5 貫——銀 $\frac{1}{2}$ 兩——金 $\frac{1}{20}$ 兩

我們可以曉得當時的金銀比價，恰是十倍。中統鈔行了二十八年，價格跌爲五分之一。武宗至大二年，又造至大銀鈔。其價是

至大銀鈔 1 兩——至元鈔 5 貫——銀 1 兩——金 $\frac{1}{10}$ 兩

仁宗即位，因爲倍數太多，輕重失宜，罷去銀鈔。而中統至元二鈔，「終元世蓋常行焉。」

元朝的鈔，離開銅錢，而和實物相權，共有五十二年。順帝至正十年，丞相脫脫議改鈔法，鑄至正通寶錢，和歷代銅錢並用，是爲鈔法的一變。這時候是

中統鈔 1 貫——至元鈔 2 貫——錢 1000 文

有了錢可以相權，鈔價應當漲起。然而元史說『行之未久，物價騰踊，價逾十倍。』大約因名爲相

權，其實徒有虛名之故。又直海內大亂。『每日印造，不可數計。舟車裝運軸艫連接。……所在郡縣，皆物貨相貿易。公私所積鈔，人視之若弊楮。』元朝的鈔法，就此無從收拾了。

歷代的幣制，雖不整理，究竟要添出銅錢，總不能像紙幣那麼快；貨幣價格的變動，就也不能像紙幣時代那麼快。宋金元明四代的鈔法，在正史的食貨志上看來，也不過七八卷書；然而當時人民的財產，因此而受損失的，卻不知凡幾了。到了明朝，就成紙幣的末運，而銀兩大行。這個留待下編再講。

第八節 學術風俗

從魏晉到唐，爲老學和佛學發達時代。第二編下第三章第六節，已經說過了。到北宋時，而這種學問的反動力又起。

魏晉時代的哲學，可稱爲「東漢末年，瑣碎的考據，和前此妖妄不經的迷信，合而爲一」的一個反動。再進一步，就索性研究到佛學。這種學問，原是很有價值的。然而走到極端，就未免太偏於「出世」。到兩宋時代，就要再一變而爲「入世」了。這種思想，來源也頗遠，唐朝時候，有一個韓愈，做了一篇原道，所說的，便是這種意思，但是韓愈這個人學問太淺了，所以建設不出什麼事業來。

無論什麼事情，總有個哲學上的根據。對於一種學問的反動，也必已盡量吸收這種學問的長處。

所以宋學的起源，還得借重於道家之學。——就是中國最古的哲學，而爲神仙家所竊取的。參看第二編下第三章第六節。

以通行數百年，支配人心極有力量的宋學，而其起源，反借重於一張隱居華山的道士——陳摶——所傳的太極圖和先天圖，豈非奇談。這張圖，前人所辨爭，是「到底是儒家的？還是道家的？」的一個問題。我如今發明變相的道家——新神仙家——是本來一無所有的；他的所有，都是竊取來的。這個問題，便沒有辨爭的必要了。

陳摶之學，一傳而爲种放、穆修，再傳而爲劉牧李之才周敦頤。劉牧撰易數鉤隱圖，敦頤撰太極圖說。圖書之學，就如日中天。李之才傳其學於邵雍。撰皇極經世書這一派學問中術數一派，就發達到極點。周敦頤之學，由二程而遠傳於朱晦庵，這一種學問中哲理一方面也就推闡無餘了。

- 陳摶——种放——劉牧
  - 穆修——李之才——邵雍
    - 周敦頤——程顥
      - 程頤——楊時——羅從彥——李侗——朱熹

還有兩種思想，也是北宋時學術的淵源。（一）則五代時氣節壞透了，所以這時候的學者，都要講究砥礪氣節。孫復等是這一派。（二）則這時候國勢衰弱，社會也凋敝極了。要想挽回國勢，救濟社會，就得講究經世之學。胡瑗范仲淹等是這一派。這兩派的思想，再參以性理的精微，把修己治人打成一橛，便是張載一派。

朱熹的學問，總算是宋學的集大成。他既很講究心性的精微，而於致用之學，以及孔門的經，也極意考究。朱子所注的經極多。除四書集注外，於易有本義，於詩有集傳，書則蔡沈的傳，是承朱子意思作的。於禮則有儀禮經傳通解，於春秋雖沒有書，然他所編的綱目，實在自以為繼春秋而作的。所以他的學問，可以代表（一）修己治人一以貫之，和（二）承佛老之後的反動力，返而求之於儒的兩種思想。前一種，是吸取魏晉到唐老學和佛學的精華，以建設一新儒學，革新儒家的面目。後一種，則係承佛老之學大盛之後，矯其過盛之弊，而還之於實用。這兩種都是當時學術界上應有的思想。朱熹實在能彀代表他，所以朱熹在宋學中，總可稱為正統派。

但他所講的格物致知：『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其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天下學者，卽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實在是空空洞洞，無從下手的。而且要把天

下的物，『格得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這種致知，也可以說永遠沒有達到目的一天的。所以有陸九淵一派出來，說卽物窮理是「支離，」要先啓發人本心之明，和他對峙。

從宋學興起之後，學術思想界，起了一個大革命。「盡祧漢唐諸儒，而自以爲直接孔門的心傳，」是宋學的一個特色。因此就發生「道統」之說，把周程張朱直接孟子。到元史，就於儒林之外別立道學傳，把宋學和前此的儒學都分開了。

講究砥礪氣節，自然是一種好處。然而其弊，不免矯激沽名，就不免要樹黨相爭；再加宋儒的議論，澈底太甚。於是論人則失之「苛刻，」論事則失之「負氣。」往往有一種「只論是非，不論利害的偏見。」就是軍國大事，也要拿來作孤注之一擲。加以這時候，對外失敗，更足以激起國民的憤慨。就有像胡安國春秋傳一派的議論，——主張尊王攘夷，——頗養成國民「偏狹」和「虛憍」的觀念。

這種學術思想，固然是黨爭的靈魂。而學派的紛歧，就更能賦之以形。北宋的黨爭，是從王安石變法以後，才大盛起來的。王安石不但是個政治家，亦且是文學者。當他執政的時候，他所著的三經新義，曾經立於學官。王安石和程頤，政見本是反對的。到徽宗時候，程門的高弟楊時，首先明目張膽攻擊王安石的學術。從此以後，程王兩家的學說，就立於正反對的地位。南渡以後，秦檜是主張王安石之學的，

趙鼎是主張程頤之學的。秦檜死後，曾經下詔說「學術惟求其是，不必偏主一家。」然而學術界的趨勢，畢竟不是一紙詔書所能防止的。醞釀到後來，到底成了慶元以後「僞學」之禁。

朱熹之學，雖然講究心性，然而他於經世之務，和孔門的經，都頗留意。所以朱熹的學問，是頗爲切實的。就是他的門徒黃榦王應麟等，學問亦極切實。應麟著困學紀聞，是清代「考證學」的一個遠源。榦續成儀禮經傳通解，是江永禮經綱目秦蕙田五禮通考的先河。然而天下事，總不免於偏勝。像宋學這種專講究心性的，到後來自然就流於空疏。周密癸辛雜識上說

世又有一種淺陋之士，自視無堪以爲進取之地，輒亦自附於道學之名。褒衣博帶，危坐闊步，或抄節語錄，以資高談；或閉眉合眼，號爲默識。而叩擊其所學，則於古今無所聞知；考驗其所行，則於義利無所分別。此聖門之大罪人，吾道之大不幸；而遂使小人得以藉口爲僞學之禁，而君子受玉石俱焚之禍者也。

可見空疏無具的風氣，到南宋時已很盛了。

宋學的行於北方，是元以後的事情，其中最初提倡的是趙復，後來極著名的是金履祥許謙等，都是程朱一派，只有個吳澄，是頗近於陸九淵一派的。

還有一件，當兩宋時代，史學頗爲發達。司馬光的資治通鑑，鄭樵的通志，馬端臨的通考，——雖有

杜佑的通典在前，實不及此書之精。——都是貫串古今的名著，爲前此所未有的，這也是講求經世之學的結果。

文學上，則因講求理學，尊重實用，故性質近於質實，而不主張華藻。所以散文較駢文爲發達，歐陽三蘇曾王等，都是有名的作家，這也是魏晉到唐的文學的一種反動力。（參看第二編下第三章第六節）因崇尙質實的趨勢，而白話文大爲發達。在學術一方面，則應用之於語錄上，以求不失眞意。在文學一方面，則用之於小說和戲曲上，爲文學界開一新生面。

北宋以後，印刷術的發達，是和中國學術的進步大有關係的。本書篇幅有限，不能備詳。近人所著的中國雕版源流考，頗可參考。

第四編　近世史上

第一章　明朝的對外

第一節　明初的武功

明太祖既定天下，不知怎樣，忽然想行起封建政策來。分封諸子於要地，各設傅相官屬，體制甚隆。雖然不干預地方政事，而各設護衛兵——從三千人到一萬九千人，——在實際上便也頗有些勢力。而燕王棣、晉王棡以守禦北邊故，並得節制諸將，權勢尤重。

明初封建表（除靖江王為太祖的從孫外，餘皆太祖的兒子。）

秦王樉	西安	代王桂	大同	潭王梓	長沙	岷王楩	岷州	肅王楧	甘州
楚王楨	武昌	郢王棟	安陸	韓王松	開原	晉王棡	太原	伊王㰘	洛陽
寧王權	大寧	慶王櫇	寧夏	湘王柏	荊州	齊王榑	青州	趙王杞	未之國

魯王檀　兗州　周王橚　開封　唐王桱　南陽　谷王橞　宣州　安王楹　平涼

瀋王模　潞州　燕王棣　北平　遼王植　廣寧　蜀王椿　成都　靜江王守謙　桂林

太祖對於民治，頗爲留心。（參看本編下第五章）而猜忌特甚，諸功臣宿將，都坐謀反或株連誅死。所以一傳之後，朝臣中已經沒有什麽知兵的人。太祖太子標早卒，立其子允炆爲太孫。前五一五年，太祖崩，允炆立，是爲惠帝。用齊泰黃子澄之謀，「以法繩諸侯」。燕王棣就舉兵反。（棣初舉兵的時候，建文帝派耿炳文李景隆去討他，都大敗。棣遂陷德州，進攻濟南。爲都督盛庸參政鐵鉉所敗，進復德州。棣兵勢頗沮。剛剛這時候，有人告中官奉使侵暴，建文帝詔所在的有司捕治。於是中官差人到燕去，說京師可取。燕王就決意舉兵南下。陷徐宿州，進陷泗州。東至揚州，都督僉事陳瑄以舟師叛附於棣，棣自瓜州渡江，攻京城，京城遂陷。）前五一〇年，陷京城，惠帝不知所終。（惠帝出亡之說，大約是有的，可看明通鑑辨證。）棣卽位，是爲成祖。改北平爲順天。前四九一年，遷都焉。而以應天爲南京。

明朝當成祖時，國威最盛。曾北破蒙古瓦剌，南幷安南，又招致南洋諸國。從宣宗以後，就日卽於陵替了。鬼力赤篡元大汗之統，自稱韃靼可汗，已見第三編下第四章第三節。鬼力赤旋爲知院阿魯台所殺。迎立元後本雅失里於別失八里。（在如今迪化）成祖遣邱福征之，敗沒。前五〇二年，自將討破之。本雅失里後爲瓦剌馬哈木所殺，阿魯台來降。後復有叛意。前四九〇，四八八年，成祖兩次親征，擊破之。前四七八年，阿魯台亦爲瓦剌脫歡所襲殺。

安南陳氏，以前五一三年爲外戚黎季犛所篡。季犛復姓胡，建國號曰大虞。旋傳位於子漢倉。詭言陳氏後絕，爲國人所推戴，請封於中國。成祖封爲安南國王。已而安南的舊臣裴伯耆來告難。老撾也送安南明宗的兒子名喚天平的，來到中國。成祖切責黎氏，黎氏陽爲謝罪，請迎接天平回去立他。成祖信以爲眞，誰知送到界上，給黎氏伏兵襲殺。成祖大怒。前五〇六年，遣沐晟張輔分出雲南廣西討之。明年，生擒黎季犛父子。(送京師誅之) 求陳氏後不可得，就把他的地方，立了一個交阯布政司。安南從五代末和中國分立，到這時候，差不多有四百五十年，又暫時列於內地。

當太祖時候，頗注意於招徠四夷。成祖篡位，更疑心惠帝逃在海外，要派人去蹤跡他。於是有鄭和下西洋之舉。前五〇七年，鄭和造了大船，帶着海軍三萬七千人，多賚金帛，從蘇州的婁家港出海，(如今的瀏河口。當時江蘇泛海，從此出口。) 經福建達占城，遂徧歷南洋諸國。「不服者威之以兵。」於是諸國都紛紛朝貢。和前後凡七奉使，三擒番長。後來奉使的人，還借着他的名字，以聳動外國。也可以算得有些建樹的人。可惜明史鄭和的傳非常簡略。外國傳裏，對於南洋諸國的道里位置等等，也闕焉不詳。如今就明史所載諸國國名，參以近人所考校，解釋其今地如左

呂宋　今同名。

合貓里　在菲律賓羣島中。
美洛居　如今的摩鹿加。
沙瑤　未詳。
婆羅　如今的婆羅洲。
麻葉甕　如今比利敦附近的島嶼。
交欄山　如今蘇門答臘東方的比利敦羣島。
古麻刺朗　未詳。
馮嘉施蘭　未詳。
文郎馬神　未詳。
賓童龍　如今柬埔寨的岬。
瓜哇亦作闍婆　如今的瓜哇。
蘇吉丹　瓜哇屬國，當在其附近。
碟里　近瓜哇。

日羅夏治　近瓜哇

三佛齊　如今蘇門答臘的巴鄰旁。

渤泥　如今蘇門答臘的西北境。

滿剌加　如今的麻六甲。

蘇門答臘，後改名啞齊。　如今的蘇門答臘。啞齊爲其西北境。

蘇祿　如今的蘇祿島。

西洋瑣里　未詳。

瑣里　未詳。

覽邦　未詳。以下三國，明史說「在西南海中，」當係印度洋中島嶼。

淡巴　未詳。

百花　未詳。

彭亨　在如今馬來半島。

那孤兒　在如今蘇門答臘西境。

黎伐　同上。

南渤利　在啞齊之西。

阿魯（一名啞魯）　如今的亞羅亞羣島。（在蘇門答臘馬來半島之間）

柔佛　如今馬來半島南端。

丁機宜　同上。

巴喇西　未詳。

古里　如今印度的科利庫特爾。

柯枝　如今印度的可陳。

大小葛蘭　如今印度的因蘭。

錫蘭山　如今的錫蘭島。

榜葛剌　如今的孟加拉。

沼納樸兒　榜葛剌西。

祖法兒　如今阿剌伯半島的設黑爾。

木骨都束　如今非洲的東岸。

不剌哇　同上。

竹步　同上。

阿丹　如今的亞丁。

剌撒　在如今阿剌伯半島馬利爾拉附近。

麻林　未詳。

忽魯謨斯　如今波斯灣外的和爾木斯。

溜山　未詳。明史說「在錫蘭南，順風七晝夜可至。」以下四國，都應當在如今印度洋中。但不能確指其地。

南巫里

加異勒

甘巴里

忽蘭丹　未詳。

沙里灣尼　未詳。

底里　明史說「地近沼納樸兒，」或即特里。

千里達　未詳。

失刺比　未詳。

古里班卒　未詳。

刺泥　未詳。

白黑葛達　報達。

以上諸國，有當明初一通朝貢，後來就不來的。也有朝貢終明之世的。又間有招諭不服，威之以兵的。中國人到南洋去經商做工的，實在不少。明史雖無確實的紀載，然而諸國傳中，也隱約可見。惜乎限於篇幅，不能一一摘出詳考。讀者諸君，可自取原書披覽。其在海外作「蠻夷大長」的，也大有其人。據明史所載：則有呂宋的潘和五，婆羅的王，爪哇新邨的村主，三佛齊的梁道明陳祖義。然而實際一定還不止此，不過都湮不傳罷了。（近人新會梁氏，著中國殖民八大偉人傳，除根據明史外，又有得諸口碑的；戴燕國王吳元盛，昆甸國王羅大，柔佛的葉來，沙刺的嘉應人，共四人。）哥倫布的發見新大陸，事在前四一九年。上距鄭和的航行南洋，凡八十八年。從此以後，西洋人接踵東航，南洋

的形勢就一變了所以明代和南洋的交通要算是南洋諸國對於我畏威懷德最後的歷史。

第二節　瓦剌的強盛

明朝的國威，雖以成祖時爲最盛；而一切失當的措置，也起於成祖時；到後來就深受其累。先是太祖時，元朝大寧路（屬遼陽行省）的北境來降。太祖卽其地分設泰寧，朶顏，福餘三衞。（如今熱河洮昌等處地方）三衞之中，惟朶顏地險而兵強。當時邊外諸衞，都隸北平行都司。寧王權居大寧以節制之。（大寧，在如今熱河省隆化縣境。）成祖起兵，恐寧王議其後，襲而執之。又以兀良哈（如今的烏梁海）兵從征，頗得其力。卽位之後，就改北平行都司爲大寧都司，徙治保定。把大寧地方，送給兀良哈。於是明初所設的開平衞，（元朝的上都）勢孤援絕。宣宗時，不得不徙治獨石。既不能控制漠南，又不能輔翼遼西。北邊的形勢，就大弱，這是明朝對於邊防上最大的失策。（參看第三章）又安南地方，雖然一時爲中國所取，然而措置得也並不得法。——安南這時候，自立已數百年，一時不容易和中國融合。而成祖末年，奉使的中官，又頗有婪索的事情。於是交人黎利乘機創亂。宣宗時，命王通柳升討之，大敗。宣宗就棄掉其地。於是安南和中國，合幷了不滿二十年，又分立了。

所謂瓦剌，就是元初的斡亦剌，如今譯作衞拉特。元朝滅亡的時候，強臣猛可帖木兒據其部。猛可帖木兒死後，分而爲三其酋長一名馬哈木，（成祖初年來降，封爲順寧王。）一名太平。（同上封賢義王）一名把禿孛羅。（同上封安樂王）成

祖初年，來降，後漸桀驁。前四〇九年，成祖曾親征破之。後馬哈木死，子脫歡強盛，殺太平把禿孛羅，幷三部爲一。（又殺韃靼的阿魯台）要想自立做可汗。手下的人不願意。脫歡乃迎立元朝後裔脫脫不花，自爲丞相。脫歡死後，子也先嗣。聲勢更盛。朶顏三衞之地，亦爲其所脅服。先是太祖定制，內侍不得讀書，不准和外廷交通。成祖起兵，因宦官密告京師虛實，才決意南下。南下的時候，宦官又多逃入北軍，報告機密。成祖深以爲忠。即位之後，就開書堂於內府，選翰林官入內教習。又命隨諸將出鎭。設京營提督，使之監軍。立了個東廠，叫他刺探外事。（參看明史卷九十五）於是宦官權勢漸重。英宗即位，年方九歲。寵用司禮太監王振。一切事情，都委托他。王振特好用兵，叫王驥蔣貴與大兵去征麓川。（見第八章第一節）已經弄得勞民傷財。前四六三年，也先入寇。王振又慫恿英宗親征。到大同，知不能敵，急急班師。王振家在蔚州，起初要想邀英宗臨幸其家，從紫荊關入。後來又變計走居庸關。到土木堡，（在如今直隸懷來縣的西邊）爲也先所追及。諸軍大潰。英宗遂爲也先所執。（王振死於亂軍之中）這時候，羣臣多主張遷都。幸而侍郎于謙，力持不可。以太后命，奉郕王監國。旋即位，是爲景帝。遙尊英宗爲太上皇。也先挾太上皇從紫荊關入，攻京城。于謙督率石亨等，力戰卻之。謙用重兵守宣府大同，也先屢入寇，都不得志。明年，遂奉上皇還。

也先既立脫脫不花，後來又互相猜忌，治兵相攻。脫脫不花爲也先所殺。也先自立爲可汗。（前四五九）旋

又爲阿剌知院所殺。（前四五七）於是瓦剌部落分散。韃靼部長孛來殺阿剌，立脫脫不花的兒子麻兒可兒，號爲小王子。麻兒可兒死後，衆共立馬古可兒吉思，爲孛來所弒。韃靼部長毛里孩，又殺孛來，更立「他可汗。」又有喚做斡羅出的，和毛里孩互相仇殺。先是韃靼的入寇，或在遼東，或在宣府、大同，或在寧夏、莊浪、（如今甘肅的莊浪縣）甘肅，去來無常，爲患不久。英宗天順間，（前四五五至四四八）斡羅出才入據河套。和別部長孛魯乃合。憲宗成化間，（前四四七至四二五）則孛來、小王子、毛里孩先後皆至，爲患益深。孛來死後，其患乃稍衰。又有一個喚做滿魯都的，繼之而至。以別部長乩加思蘭爲太師。（滿魯都乃乩加思蘭之壻）前四三九年，爲王越所襲破。後來乩加思蘭爲其下所殺，滿魯都亦死，邊境才漸漸安穩。總而言之，從憲宗以前，是個韃靼瓦剌互相爭奪的世界。北族自已不能統一，所以不能十分強盛。到達延汗出來，而形勢又一變了。

第三節　蒙古的再興

上節所記韃靼瓦剌的事情，都系根據明史。至源流考所載，則與此又異。源流考固然是疏舛百出的，然而除此以外，別無可據。這達延汗中興的事情，就是現在的蒙族所以分布成功如此狀態的根源，又不能置諸不論。而源流考和明史二者又無從折衷比附，所以現在不避重複，將源流考所記，略爲敍述於左。

源流考記順帝以後，蒙古大汗的世次：

(一)托歡特穆爾汗（即順帝亡於庚戌（洪武三年）與明史合）
- (二)阿裕錫哩達喇汗（即愛猷識里達臘歿於戊午（洪武十一年））
- (三)特古斯特穆爾汗（即脫古思帖木兒惟明史謂系愛猷識里達臘之子歿於戊辰（洪武二十一年））
- (四)恩克卓里圖汗（歿於壬申（洪武二十五年））
- (五)額勒伯克汗（已卯（建文元年）被弒）
  - (六)琨特穆爾汗（就是明史的坤帖木兒歿于壬子（建文四年））
  - (七)諤勒哲依特穆爾汗（歿於庚寅（永樂八年））
- (九)德勒伯克汗（歿於己未（永樂十三年））

額勒伯克汗，聽了浩海達裕的話，殺哈爾古楚克，而取其妻洪郭斡拜濟。（洪郭斡，就是翁吉喇的異譯。）洪郭斡拜濟怨浩海達裕，譖殺之。而額勒伯克汗又派浩海達裕的兒子巴圖拉管領四衛拉特。衛拉特的烏格齊哈什哈不服，汗與巴圖拉議殺之。烏格齊哈什哈就弒汗。乙未年，（永樂十三年）又殺巴圖拉。這一年，烏格齊哈什哈亦卒，子額色庫立。洪郭斡拜濟歸額勒伯克汗時，已經有了三個月的身孕。歸額勒伯克汗四個月

後，而汗被弒，又給烏格齊哈什哈搶去；三個月而生一子，名曰阿寨。又有一個烏格德勒庫，是服役於巴圖拉的。巴圖拉叫他「負筐拾糞」。就取「負筐之義」，名之曰阿魯克台。明史的阿魯台 乙巳年，仁宗洪熙元年 額色庫卒，其妻薩穆爾福晉把這三個人流竄。這時候，科爾沁阿岱台吉已得蒙古遺衆。三人同往依之。阿岱既得洪郭斡，遂即汗位。以事迹論起來，阿岱似乎就是明史的本雅失里。雖然年代相差，也不足疑；因爲源流考的年代，本來很不可據的。以阿魯克台爲大師。伐四衞拉特，獲巴圖拉之子巴噶穆。阿岱以賜阿魯克台，阿魯克台取「覆於釜中之義」，名之曰托歡。戊午年，英宗正統三年 托歡以四衞拉特的兵伐蒙古，弒阿岱汗。這一年，托歡也死了，子額森也先立，自稱可汗。明年己未，阿寨的兒子岱總台吉即汗位。壬申，景帝景泰四年 伐衞拉特，戰於吐魯番之哈喇地方。額森差人說阿噶巴爾濟，阿噶巴爾濟叛岱總汗，岱總汗敗死。以事跡論，岱總汗該就是明史的脫脫不花。額森遂并殺阿噶巴爾濟。他手下的人，怕蒙古人報讎，要索性殺掉哈爾固楚克。哈爾固楚克是額森的女壻，所以額森不肯。岱總台吉敗亡時，蒙古勒克埒青吉斯年七歲。其母以之稱烏珂克圖汗。明年，爲多倫土默特之多郭朗台吉所弒。衆推摩倫台吉爲汗。大約就是明史的孛來 又明年，景泰五年 爲翁里郭特之摩里海王所弒。明史的毛里孩 國統中絕。到癸未年，英宗天順七年 滿都固勒 明史的滿督都 才即汗位。殺摩里海。戊子年，滿都固勒歿。隔了一年，庚寅，成化六年 巴圖蒙克年七歲，才稱達顏汗。這是繼承蒙古本族大汗統緒 到四十一歲，甲子年，孝宗弘治十七年 又即汗位。這是仍做諸部族的大汗 又四年而歿。以上的紀事，始終用洪郭斡拜濟一個人做經緯，很有傳奇的性質

。這種紀事，原不足信。然而述蒙古大汗的統系，畢竟比明史詳盡些，殺也先的阿拉知院，源流考稱為衛拉特右翼的丞相阿拉克。

阿寨
- 岱總台吉
  - 蒙古勒克埒青吉斯
  - 摩倫台吉
- 阿噶巴爾濟——哈爾固楚克——巴圖蒙克
- 滿都固勒

達延汗是個中興蒙古的偉人。可惜他的事迹，明史和源流考，也都不甚詳盡。但知他長子早死，仍留季子格埒森札賚爾守漠北，（大約仍舊是把舊業給斡赤斤的意思）這便是後來喀爾喀四部之祖。以次子烏魯斯做右翼，三子巴爾蘇做左翼。烏魯斯為滿都固勒所殺。達延汗怒，叫巴爾蘇攻破滿都固勒。就用巴爾蘇為右翼濟農。自己和嫡孫卜赤，徙幕東方，是為插漢部。（今譯作察哈爾）巴爾蘇有二子：長名袞必里克圖，嗣巴爾蘇為右翼濟農。次名阿勒坦，後是明史所謂俺答，統四衛拉特之衆。（袞必里克之後，為鄂爾多斯。阿勒坦之後為土默特。）袞必里克圖早卒，其衆皆歸於俺答。所以嘉靖時候，俺答獨強。前三六二，（嘉靖二十九年）三五三，（三十八年）三四九，（四十二年）三年三次剽掠京畿。明朝竟無如之何。直到後來俺答的孫子把漢那吉來降——這把漢那吉，是幼孤而育於俺答之妻的。後來娶妻而美，俺答奪之。把漢那吉怒，遂來降。俺答之妻，怕中國把他殺掉，日夜哭泣。——俺答才來

請和。前三四二年，（穆宗隆慶四年）封俺答爲順義王。這時候，俺答又受了喇嘛教的感化，（見第六章第二節）就不再犯邊。俺答傳子黃台吉，——改名乞慶哈，——黃台吉傳子撦力克。俺答所奪把漢那吉之妻，原是俺答的外孫女。（襖兒都司的女兒）歷配三主，掌握兵權，替中國扞邊，甚爲恭順。神宗封爲忠順夫人。撦力克卒，孫卜失兔立，號令不行，套部遂衰。而東方之插漢，都轉盛，就生出滿洲和蒙古的交涉。

達延汗
- 圖魯博囉特（早死）
- 烏魯斯博囉特
- 巴爾蘇博囉特
- 格埒森札賚爾

第四節　倭寇和豐臣秀吉

明朝和外國的交涉，還有一件「倭寇」和萬曆時救援朝鮮的事情，也得略敍一敍。（其和西南夷的交涉，因方便幷入下編裏敍述。）日本自和元朝交兵後，就禁止國裏的百姓，不准和中國交通。於是偸出海外，來做賣買的，都是些無賴的人，久之，遂流爲海盜。元中葉後，日本分爲南北朝。明初，南朝爲北朝所幷。其遺臣有逃入海中的，也和海盜相合。於是其勢漸盛，屢次剽掠中國和朝鮮的沿岸。然而這時候，其侵掠的主要地方，在於

朝鮮，中國的受害，還不如朝鮮的深。日本從分裂以來，積苦兵戈，統一之後，沿海諸國，都想靠海外互市，弄幾個錢。所以對中國朝鮮貿易頗盛。從日本向中國，最近的海口，就是浙江。明初，也沒有市舶司，以管理互市的事情。嘉靖年間，廢司不設。和日本商人做賣買的，都是些貴官勢家。欠錢不還，弄得日本商人，流落海外，不能回國。就都變做海盜。沿海的人民，也多依附他。以海島爲根據地，「飢則入掠飽則遠颺。」沿海的強盜，又「冒其旗幟」到處刼掠。明初爲防倭寇起見，沿海地方，本都設有衞所，備有戰船。承平久了，「船敝伍虛」臨時募漁船征勦，毫無用處。於是倭寇縱橫千里，如入無人之境。「浙東西，江南北」沿海之地，無不被其侵掠。甚至泝江而上，直抵南京。明朝竟無如之何。直到前三五六年，胡宗憲總督浙江軍務，捕誅姦民陳東平徐海。明年，又誘誅盜魁汪直。倭寇失其耳目，勢才漸衰。於是轉掠閩廣。到前三四九年，爲總兵俞大猷戚繼光所討平。然而沿海之地，已弄得凋敝不堪了。

倭寇之亂，只是一種盜賊的行爲，原算不得日本國家的舉動。卻是隔不到三十年，日本的武人，又行起侵略政策來。原來日本從開國以來，世世和蝦夷爲敵。唐德宗時，日本拓地益廣，就於東北邊置征夷大將軍。源氏平氏，世守其地。從宋朝以後，日本國王，都喜歡傳位於子弟，自爲太上皇，而又依舊要掌握政權。於是往往數上皇並立；或者一個上皇，握權數世；屢起紛爭；總是借源平二氏爲助。其初平氏以

外戚執政，後來為源氏所滅。源氏偏置「武職」於諸州，以守護「封士，」而總其權於征夷大將軍。於是全國政權，盡歸幕府，天皇不過徒有虛名而已。——日本的天皇，所以能一系相傳到現在，就是為此。——源氏自居鎌倉，派家臣北條氏，守護京城。數傳之後，又為北條氏所滅。——當元世祖伐日本時，握日本政權的，就是北條氏。——元英宗時，日本後醍醐天皇，借北條氏家臣足利氏之力，把北條氏滅掉。旋又為足利氏所逼，退保吉野，足利氏別立一君，日本就分為南北朝。到明初，才統一。從源氏置「武職」以來，都是各據土地，子孫世襲，已成封建之勢。足利氏初起時，要借將士之力，抵抗天皇，格外廣行封建。到南朝既滅，而足利氏亦衰。其所封建的將士，各各據地相爭，足利氏又「勢成贅疣，」而足利氏的將士，又各有其將士，又要分裂相爭。日本的政權，就入於「陪臣之臣」之手。全國分裂。明世宗時，織田氏的將豐臣秀吉，起而征討全國，戰無不勝，諸侯無不懾服。然而秀吉念亂源終未盡絕，就想把這班人送到國外，開一次戰爭，就有侵犯朝鮮的事情。

朝鮮的王室李氏，在高麗王氏時候，本是世代將家，太祖成桂，又以討倭寇有名，因此取王氏而代之。開國之初，兵力亦頗強盛。李朝累世，皆極注意於文化。然武備實頗廢弛。從高麗王氏以前，朝鮮半島，佛教盛行，元朝時候，宋學才輸入。朝鮮近世的文化上，很受些宋學的益處；然而也沾染了宋朝人的習

氣，好立門戶，事黨爭。從明朝中葉時候起，直到民國紀元前二年亡國爲止，黨禍竟不曾能夠消滅，眞是言之痛心了。（參看本編下第三章第三節）前三二一年，（神宗萬歷十九年）日本豐臣秀吉貽書朝鮮，叫朝鮮人替他做鄉導去伐明。這時候，朝鮮人分爲東西二黨。西黨說日本人一定要來侵犯的，東黨竭力反對。朝鮮宣祖，相信東黨，毫不設備。明年，豐臣秀吉派小西行長帶兵二十萬攻朝鮮。從釜山登岸，直逼京城。朝鮮倉猝遣兵禦之，大敗。宣祖奔開城，旋又逃到平壤，又逃到義州，告急於明。明朝以宋應昌爲經略，李如松爲東征提督，率兵往援。如松戰於平壤，大捷；盡復漢江以北之地。旋又輕進遇伏，大敗於碧蹄館。（在坡州之南）這時候，朝鮮人全國流離，餓莩載道。日本兵也沒有糧餉；又平壤一戰，曉得明兵非朝鮮兵可比；士氣頗爲沮喪；於是退軍慶尙南道。而明朝從碧蹄館一敗，也覺得用兵沒有把握，於是撫議復起。——先是平壤未戰以前，兵部尙書石星，募人使日本軍。嘉興人沈維敬，應募而往。及平壤戰後，撫議遂絕。——及是，再差沈維敬前往。遷延到前三一六年，才派沈維敬去，封秀吉爲日本國王。秀吉不受，反遣淸正行長再發兵十四萬去攻朝鮮。神宗大怒，下沈維敬於獄，以邢玠爲總督，發兵救朝鮮。玠至，督諸軍畫漢江而守。相持到明年，豐臣秀吉死了，日本兵才退回去。這一次，明朝調兵運餉，騷動全國，竟至沒有善策。然而朝鮮人從此以後，深深感激中國。到後來，雖然受淸朝的兵力壓迫，始終心向著明朝。淸朝旣經入關，朝鮮孝宗，還「訓卒厲

兵，欲伺其後。」到吳三桂舉兵時，不幸孝宗短命死了。孝宗的兒子顯宗，是個柔懦無能的不能繼父之志。然而朝鮮士人之中，還有三上萬言書請「追先朝薪膽之志」的。肅宗時候，造了一個「大報壇」以太牢祀明神宗。（英祖時，并祭明太祖和毅宗。）模刻明成化中所賜印，爲子孫「嗣位之寶」。正祖輯尊周彙編，尤「三致尊攘之意。」終李朝一朝始終沒用清朝的年號，奉清朝的正朔。天下最可貴的是人情！這種深厚的感情，在歷史上遺傳下來；將來中國人和朝鮮人，總有互相提攜的一天的。歷史上的年代長著哩，數十百年，算得什麼？看的人請等著便了。

第二章　明朝的內治

第一節　宦官的專權

明朝的內治，差不多始終給宦官所把持。太祖成祖兩朝，內治總算清明的。仁宗在位，只有一年。宣宗時，北棄大寧，南棄安南，對外的不競，就從此開始了。英宗立，寵任了一個王振，一切妄作妄爲，其結果，就弄出土木之變。從成祖建立東廠，叫宦官刺探外事，宦官有了司法之權。王振專權時，也派他的義子馬順管理鎮撫司。有和他反抗的人，就叫鎮撫司捕治，所以朝臣都拿他無可如何。英宗回國以後，本沒

有再做皇帝的道理。卻是當英宗北狩時，朝臣有主張遷都的，也有主張堅守京城的。侍講徐有貞便是主張遷都最力的人。英宗回來之後，不免心懷慚愧。戰將石亨，守京城有功，也因賞薄怨望。景帝初立英宗的兒子見深爲太子。後來把他廢掉，立了自己的兒子見濟。偏偏見濟又不爭氣，死掉了。景帝就久不建儲。前四五四年，景帝有病。徐有貞石亨等，和內監曹吉祥相結，以兵闖入宮中，迎接英宗復位。廢景帝復爲郕王。徙之西內，不多時，就死了。是爲「奪門之變。」徐有貞旋爲石亨所排擠，貶謫而死。石亨曹吉祥都因謀反事洩伏誅。英宗再做了皇帝，似乎他的行爲，總應當改絃易轍了。卻是依然昏憒。靠錦衣衛使門達逯杲做耳目。——石亨的反謀，係門達所舉發。曹吉祥造反時，逯杲爲其所殺。——因此英宗格外信任錦衣衛，錦衣衛就廣遣校尉，到各處去偵探事情。弄得敲詐官吏，誣害平民，天下大受其害。前四四八年，英宗崩，憲宗立。誅門達。卻又寵任了太監汪直。於東廠之外，別立西廠，派汪直領其事。緹騎四出，屢興大獄；無賴校尉，布滿民間。貽毒更不堪設想。前四三〇年，才誅汪直，罷西廠。然而所信任的，仍是太監梁芳，方士李孜省，和尙繼曉等一班人。前四二五年，憲宗崩，孝宗立。才把這三個人殺掉。劉健、謝遷、李東陽，相繼秉政。把先朝弊政，極力釐剔。天下翕然。在位十八年，政治總算是淸明的。到孝宗崩，武宗立，就又鬧得不成樣子了。武宗寵任太監劉瑾，於東西廠之外，別立內廠。派劉瑾主其事。武宗坐朝時，不知什

麼人，投了一封匿名書於路旁，數瑾罪惡。瑾就矯詔召百官三百多人，都跪在午門外，加以詰責，至於半日之久，然後把他們都送到監裏。其專橫如此。前四〇二年，安化王寘璠反於寧夏。遣都御史楊一淸討之，太監張永爲監軍。一淸游說張永，回見武宗時，極言劉瑾的罪惡。武宗方才省悟，把劉瑾殺掉。又有個大同游擊江彬，交結了內監錢能的家奴，以蹴踘侍帝。極言宣府大同景物之美。於是武宗自稱鎭國公朱壽，出游宣府大同，又從大同渡河，幸延綏，南至西安，由西安到太原。於是人心皇皇，謠言蠭起。寧王宸濠乘機反於南昌。前三九三陷南康九江，東攻安慶。幸而王守仁起兵贛南，攻其後，僅三十五日而平。總算是儌幸萬分了。武宗卻絲毫不知反省，反借親征爲名，到南京去游玩了一趟。平心論之，武宗不過是一個紈袴子弟，儻使不做皇帝，也不過是個敗家子，無甚大害及於社會。要是處境困阨，或者還能養成一個很有才幹的人。卻是做了個皇帝，就把天下弄得如此其糟。——從古以來的皇帝像這樣的很多。——這也可見得君主世襲制度的弊害了。

第二節 權臣和黨禍

武宗崩後，世宗卽位。世宗的性質，是偏於嚴刻的。卽位之初，用楊廷和爲大學士，釐革武宗時的弊政。天下翕然，頗有想望太平之意。旋因議尊本生父興獻王爲皇考，而稱孝宗爲皇伯考，罷斥抗議的朝

臣，而進用承順意旨的張璁桂萼。這件事，雖然沒甚關係，然而從此以後，阿諛取容迎合意旨的人，就漸漸的得法起來。中葉以後，用嚴嵩爲大學士。世宗頗好神仙，終日從事齋醮。一切政治，都置諸不問。又好以「明察自矜，果於刑戮。」就爲嚴嵩所利用。故意激怒了他，以「入人罪。」於是大家都懼怕嚴嵩，沒人敢和他反抗。嚴嵩就得以大權獨攬。前三六二年，俺答大舉入寇，直逼京城。嚴嵩以「輦轂之下，敗不可掩，戒諸將勿與戰。」於是虜兵縱橫內地八日，擄掠的彀了，方才颺去。世宗看見城外火光燭天，問是什麼事？左右便以失火對。其蒙蔽如此。這時候，南有倭寇，北有俺答，用兵都連亘十餘年；內地的政治，又是如此腐敗；明朝的元氣，就此大傷了。

前三四六年，世宗崩，穆宗立，張居正、高拱相繼爲相。革除世宗時弊政。這時候，倭寇初平，俺答也請和。東南西北之民稍稍息肩。惟東方的插漢部又強盛，薊遼時被侵寇。參看第六章第三節高拱乃用戚繼光守薊鎮，李成梁守遼東。繼光守禦甚嚴，成梁屢戰破敵。於是東北邊亦安靜。前三四〇年，穆宗崩，神宗立。年方八歲。張居正輔政。居正是個「綜覈名實」的政治家，要行嚴肅的「官僚政治」的。明朝從世宗以來，吏治敗壞，已達極點。又累朝都好奢侈；國家財政，固極困難；人民生計，尤爲凋敝。到處都盜賊竊發，民不聊生。居正乃「行官吏久任之法，嚴州縣諱盜之誅。崇節儉以阜財，峻刑法以治盜。信賞必罰，號令嚴明。」

一紙文書，「雖萬里之外，無敢不奉行惟謹。」所以神宗初政，論史者稱贊他有「起衰振敝」之功。然而神宗本不以張居正爲然，不過迫於太后，無如之何。前三三〇年，張居正卒，就追奪他的官爵，籍沒其家。從此以後，做宰相的，一切都奉承意旨，紀綱廢弛，仍舊和前此一樣了。

神宗親政以後，荒於酒色。中年以後，怠荒更甚，至於二十多年不視朝。——這時候，鴉片初輸入中國。有人說；神宗實在是抽了鴉片煙的，但是沒有什麼確據。——官缺的也不補人。至於正旦朝會，朝廷之上，寥寥無幾人。——大凡結黨攻訐，總是起於沒有是非的時候。要是有比較清明一點的政治，朋黨自然結不起來的。——神宗既然二十多年不視朝，一切章奏，自然是「留中不發。」於是言路互相攻擊的人，無是非曲直可見，格外攻擊得利害。而只要言路一攻，其人就自然引去，於是言路的勢力，反而更重。這時候，又有在野的顧憲成等，講學於無錫東林書院。頗「議論時事，臧否人物。」附和他的人很多。就中朝的人物，也有遙相應和的。於是黨議復起。言路之中，分爲齊楚浙三黨；朝臣之中，又有所謂崑宣黨；互相攻擊。而這時候，又適有所謂「三案」的好題目，就攻擊得更爲利害了。

神宗皇后王氏，無子。恭妃王氏，生皇長子常洛。貴妃鄭氏，也生子常洵。帝寵鄭貴妃，欲立其子。藉口待中宮有子，久不建儲。羣臣屢以爲言。前三一一年，才立常洛爲皇太子。二九七年，忽然有一個不知姓

名的男子，持梃闖入東宮，擊傷守門內侍。把他拘來審訊，他自言姓張，名差。是鄭貴妃宮中太監劉成龐保主使他的。於是衆論譁然，很有直攻鄭貴妃和貴妃的兄弟鄭國泰的。後來事未窮究，但把張差劉成龐保三個人殺掉，就算完結。這個喚做「梃擊之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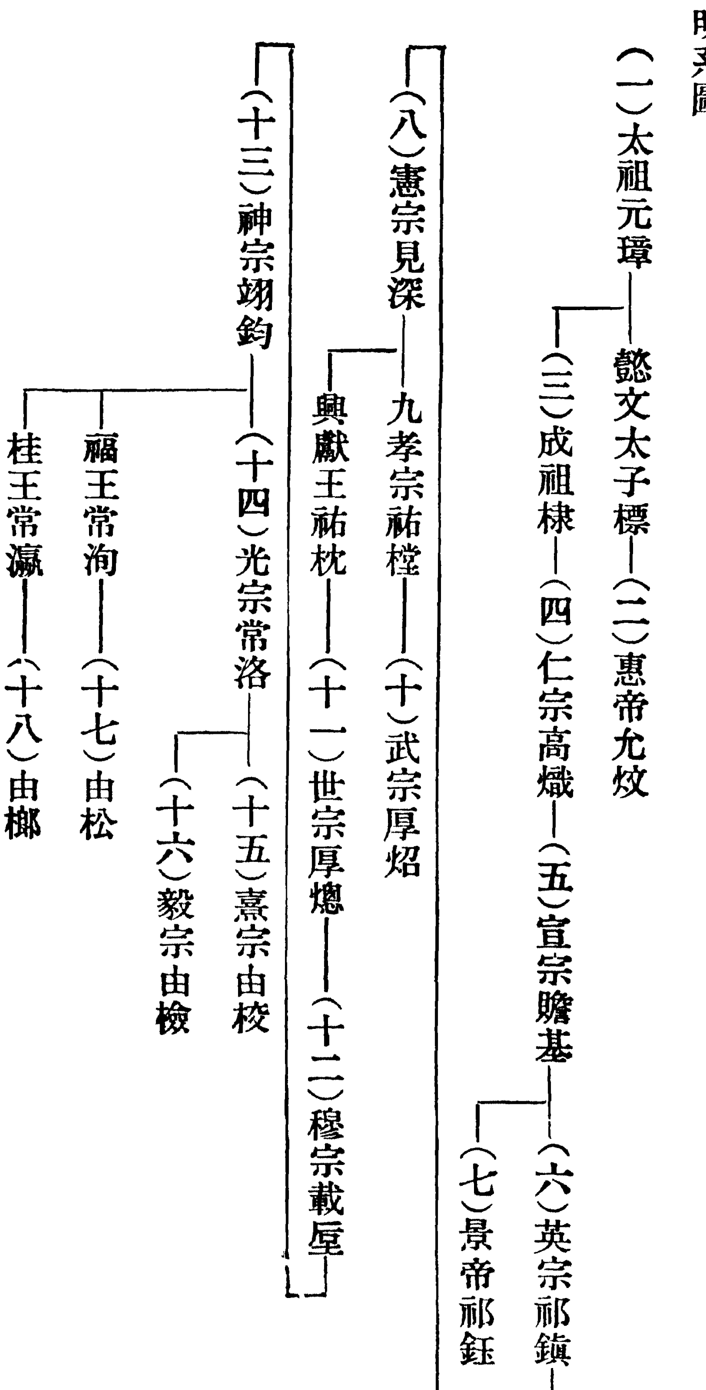
前二九二年，神宗死了，常洛卽位，是爲光宗。不多時，就病了。鴻臚寺丞李可灼進紅丸一粒，光宗服之，明日而崩。於是東林黨說這進紅丸的事情，李可灼不能不負責任。也有人不以爲然的。是爲「紅丸之案。」

光宗崩後，熹宗卽位。時年十六。光宗的選侍李氏，也住在乾淸宮。御史左光斗上疏力爭，選侍不得已，才移居噦鸞宮。是爲「移宮之案。」

這所謂三案，本來不是什麽驚天動地的事情。卻是兩黨得之，都把他當作競爭的好資料。事過之後，依舊彼此爭執，互相攻擊。這時候，大學士葉向高頗左祖東林黨人。吏部尚書周嘉謨，又多引用東林黨。非東林黨人，恨之刺骨。熹宗也是個昏愚不過的。寵信乳母客氏，封爲奉聖夫人。又寵任內監魏忠賢。非東林黨就和他相結。御史崔呈秀，更把東林黨人的名字，都開給他，叫他「一網打盡。」於是魏忠賢自己提督東廠，先後殺掉楊漣、左光斗、魏大中、袁紀中、周朝瑞、顧大章、高攀龍、周順昌、周起元、繆昌期、李

應昇、周宗建等十二人。這十二個人，謂之「前後六君子」。都是東林黨裏表表有名的又毀天下書院把東林黨人的姓名榜示天下。魏忠賢威勢赫奕至於各省督撫，都替他建立生祠，歌功頌德的偏於海內，眞是不成事體。直到前二八五年，熹宗崩，毅宗卽位，才把魏忠賢除掉。然而明朝的國事，已經無可收拾了。

明系圖



第三章　清朝的興起

第一節　清朝的先世

肅愼族的緣起，已見第三編上第五章第一節。從金朝遷都內地以後，這種族的本土，久已冷落了。卻到明朝的末年，而有滿洲人興起。

滿洲人的建號曰清，在前二七六年。明毅宗崇禎九年。清太宗天聰十年，即以是年爲崇德元年。從這一年以前，中國人總當他國號滿洲。清朝人自己，則說滿洲二字，是種族之名，附會「曼殊」的音譯。滿洲源流考卷一『滿洲本部族名。以國書考之，「滿洲」本作「滿珠」，二字皆平讀。我朝光啓東土，每歲西藏獻丹書，皆稱曼殊師利大皇帝。翻譯名義曰：曼殊，華言妙吉祥也。……當時鴻號肇稱，實本諸此。』這話固然沒人相信他。中國人也只當他就以種族之名爲國名——前此實在未有國名——罷了，誰知據日本稻葉君山所考據：清朝全史 則清朝人當建號曰清以前，實曾自號其國爲金，見於朝鮮人的紀載，和東三省的古刻的很多。現在瀋陽城的撫近門，俗呼大東門，門上一塊匾額，是清初的舊東西。從前曾經在外面加上一塊新匾額，後來新的破了，舊的才再發見出來。旁款還寫著「大金崇德某年立。」這件事，竟是證據確鑿，可無庸更加考證了。至於「滿洲」二字，據朝鮮人的紀載，實係「最大酋長」之稱，明人初譯爲「滿住」，後來才誤作「滿洲」。清初對明人，自稱我滿住云云，實係說我大酋

云云。明人卻誤以爲自稱其國家，就誤以這兩字爲這種人的國名。到後來，清朝人也就將錯就錯的承認。這件事，詳見於稻葉君山的清朝全史，（中華書局有譯本）和近人所著心史史料。總而言之，是件很明白的事情，竟可無庸疑慮的。

清朝王室的緣起，據清朝人所自述，是

長白山之東，有布庫里山，山下有池，曰布爾瑚里。相傳有天女三：長恩古倫，次正古倫，次佛古倫，浴於池。浴畢，有神鵲銜朱果，置季女衣。季女含口中，忽已入腹。遂有身。尋產一男。及長，母告以吞朱果有身之故。因命之曰：汝以愛新覺羅爲姓，名布庫里雍順。天生汝以定亂國，其往治之。與小舠，乘之。母遂凌空去。子乘舠順流下，至河步，登岸，折柳枝及蒿爲坐具，端坐其上。是時其地有三姓，爭爲雄長，日構兵相仇殺。有取水河步者，見而異之，歸語衆。迎至家。三姓共議，以女百里妻之，奉爲貝勒。居長白山東俄漠惠之野（一作鄂謨輝）俄朵理城，（一作鄂多理）國號滿洲，是爲開基之始。越數世，不善撫其衆，國人叛，族被戕。有幼子名范察，（一作樊察）遁於荒野。國人追之，會有神鵲止其首，追者遙望，疑爲枯木，中道而返。范察獲免，隱其身以終。數傳至肇祖原皇帝，諱都督孟特穆。計誘先世仇人之後四十餘人至蘇克蘇

滸河虎欄哈達山下赫圖阿拉；誅其半以雪祖仇，執其半以索舊業；既得，遂釋之。於是肇祖居赫圖阿拉地。（王氏東華錄卷一。王氏所根據的，是清實錄。）

其肇祖以後的世次則如左

- 肇祖都督孟特穆
  - 充善
    - 妥羅
    - 妥義謨
    - 錫寶齋篇古—興祖（都督福滿）
      - 德世庫
      - 劉闡
      - 索昌阿
      - 景祖（覺昌安）
        - 禮敦
        - 額爾袞
        - 界堪
        - 顯祖（塔克世）—太祖（努爾哈赤）
        - 塔察篇古
      - 包朗阿
      - 寶實
  - 褚宴

據稻葉氏所考据，則前述的一段神話，其中毫無事實。清朝的祖先，實在是明朝的建州女直。明初對於女眞地方，所設的衛如左：

（一）建州衛　建州是渤海行政區域之名，（屬率賓府，見唐書渤海傳。）元一統志謂之故建州，地在今興京附近。

(二)海西衛　後來扈倫四部之地。

(三)野人衛　今吉黑二省的極東。

明初對於東北疆理所至甚遠。明會典，卷一〇九永樂七年「設奴兒干都司於黑龍江口。」清朝曹廷杰的西伯利亞東偏紀要（廷杰以光緒十一年，奉命視察西伯利亞東偏。）說，「廟爾（黑龍江附近的市）以上二百五十餘里，混同江東岸特林地方，有兩座碑，都系明朝所立。一刻勅建永寧寺記，一刻宣德六年重建永寧寺記，均係太監亦失哈述征服奴兒干和海中苦夷的事情」苦夷，就是如今的庫頁。可見如今的東海濱省和庫頁島，當時亦在轄境之內。東南一帶，鐵嶺衛的屬地，亦到如今朝鮮的咸興附近。

建州衛的建設，據皇明實錄，事在永樂元年，其指揮使名阿哈出。（後以從軍有功，賜姓名曰李思誠。子釋家奴，永樂八年，賜姓名曰李顯忠。十年，始就建州居住。後以爲朝鮮所迫，南徙婆豬江。英宗正統三年，又徙甕突山東南渾河上。婆豬江，明史朝鮮傳作瀦豬江，就是如今的佟家江。甕突山，大概就是呼援哈達的意譯，在興京之西。）建州左衛則據明史設於永樂十年。而實錄又有「十四年二月，賜建州左衛指揮使猛哥帖木兒宴」一條，案朝鮮李氏的龍飛御天歌（頌李朝開國之辭）注有一段道

東北一道，本肇基之地也，畏威懷德久矣。野人酋長，遠至移蘭豆漫，皆來服事。如女眞則斡朵黑豆漫夾温猛哥帖木兒火兒阿豆漫古論阿哈出託温豆漫高卜兒閼

元史地理志『遼陽等處行中書省所屬合蘭府水達達等路，土地曠闊，人民散居。元初，設軍民萬戶府五。鎭撫北邊。一曰桃温，（如今寧安東北的屯河）一曰胡里改，（呼爾哈的異譯。呼爾哈，也是河名，在如今的寧安。）一曰斡朶憐，一曰脫斡憐，一曰孛苦江。』斡朶里，就是斡朶憐，火兒阿，就是胡里改，託温，就是桃温的異譯。「移蘭豆漫，」原注義爲「三萬戶，」則夾温猛可帖木兒、古論阿哈出、高卜兒閼，實在是元朝斡朶憐、胡里改、桃温三路的萬戶。夾温、古論，原注是猛哥帖木兒和阿哈出的姓。這個猛哥帖木兒和阿哈出，就是明朝建州左衞和建州衞的指揮使，無待贅言。

猛哥帖木兒似乎就是「孟特穆」三字的異譯。「都督」則清人稱其酋長之名；明人授以指揮使的，女眞部族中，都稱之爲都督，皇明實錄所載，不乏其例。然則俄朶里城，也一定就是斡朶里的異譯了。（其地當在後來的三姓附近。所以清實錄說雍順往定三姓之亂。三姓在長白山北，不在其東。清實錄的東字。怕是錯誤的。布庫里雍順的事情，大約是憑空揑造的，並沒有神話的價值。）

据龍飛御天歌注，猛哥帖木兒姓夾温。然朝鮮東國輿地勝覽會寧都護府條下，說「斡朶里童猛哥帖木兒，乘虛入居之。」則猛哥帖木兒又姓童。又肇祖二子，充善，褚宴，明史作董山童倉，（見下節）「董」「童」也似乎是姓。明實錄『萬曆十七年九月辛未，以建州夷酋童奴兒哈赤爲都督僉事，』則太祖亦姓童。東夷考略又說奴兒哈赤姓佟。佟童音近，而佟是遼東大族，似乎是夷人不知文字，誤書作童的。夾

溫有人說是「斡准」二字的轉音，而又互倒。「斡准」就是「愛新」，也就是金史安出虎水的「安出」。然則清室之先，似乎是愛新氏而佟姓，和金朝的王室金氏而完顏姓，是一樣的。（參看第三編上第五章第一節。本章所述，都據稻葉氏的清朝全史，和近人的心史史料。所引各書，也都是據稻葉氏的書轉引的。）

第二節　建州女直的盛衰

猛哥帖木兒其初臣服朝鮮。朝鮮太祖授以萬戶之職。（世宗又升為上將）前五〇二年，（永樂八年。朝鮮太宗十年。）女眞寇朝鮮的孔州，（在會寧府河谷）朝鮮棄其地。後二年，明朝卽於其地設立建州左衛。（朝鮮大駭。前四九五年，纔把會寧建為都護府，設兵守之。）前四七九年（宣宗宣德八年）冬，猛哥帖木兒為七姓野人所殺。并殺其子阿古。（明實錄）子童倉，（褚宴二字，是倉字的合音。童字是姓。）弟凡察，挾衛印亡入朝鮮。（何喬遠名山藏）据明實錄，正統三年，童倉奏中稱凡察為「叔都督」。五年又有「勅諭建州左衛都督」之文。則凡察似曾襲職為左衛指揮使。（這個凡察，自然就是清實錄的范察。据清實錄。則其人當在肇祖以前。但是清朝當太祖以前，並無文字；世系事迹，僅憑口碑傳述；自然不能沒有錯誤。）然而童山（充善的對音）實在是應當襲職的人。明廷初則另鑄新印給童山，命他嗣為建州衛指揮使。後來又詔凡察把舊印還童山，繳還新印，（奪其承襲）凡察不聽。乃分左衛置右衛，使童山以新印為左衛指揮使，凡察以舊印為右衛指揮使。（這是姑息調停之策）凡察死於前四六六至四六二年之間。（稻葉氏說）右衛情形如何，無可考證。董山則正統時曾煽動北虜入寇。景泰中，巡撫王翺遣使招諭。乃稍還所掠。（黃道周建夷考。王翺之名，據明史列傳。）

後來董山要求明廷，以一身兼三衛都督。又開撫順關，許其互市。（見清朝全史，大約是根據明實錄的。）後又糾諸夷盜邊。前四四六年，（憲宗成化二年）都督武忠前往招諭，檄調董山到廣寧，把他殺掉。（建夷考）乃命趙輔以兵五萬出撫順，居虎城。（亦作古城）朝鮮也從鴨淥江會兵攻破兀彌府，（在佟家江流域。明史朝鮮傳謂為九彌府。）殺建州都督李滿住，（當係建州衛的指揮）及其子古納哈出。（朝鮮史）先是奴兒干都司，於前四七四年，（正統三年）退設於鐵嶺衛。建州左衛的地方，亦亡於朝鮮。明築邊牆，從山海關到開原，盡失今新民一帶的沃地。（這也是棄朵顏三衛的結果，參看前書第二節。）成化初年，又從開原到撫順，轉抵連山關，都築長柵。這一役以後，明朝拓地三百餘里，直到如今鳳城縣的鳳凰山，兵威又為之一振。

董山死後，建州部族擁其子脫羅，（清實錄的妥羅）欲為之報讎。明朝赦之，許襲指揮使職。然脫羅仍糾海西兀者前衛犯邊。前四三三年，（成化十五）再遣兵討之。無功。然久之，脫羅也就無聲無臭了。脫羅死在那一年，無可考。據清實錄，興祖之名，亦冠以「都督」二字，則似乎襲為指揮使的，不是脫羅的兒子，而是脫羅的姪兒子。然興祖亦絕無事迹可見。稻葉氏說「建州左衛的統緒，實在到董山而中絕。以後入據左衛的，是另一部酋」。心史史料則據稻葉氏書載正德年間，建州左衛都指揮兀升哈（「兀升」是「愛新」的對音，「哈」是滿洲語人之義。）要求升職的一表，說「這就是興祖。當時請求升職，或者明朝許了他，所以亦稱為都督。這時候，女眞人視明朝官職，想必甚重。所以特為他起謚，而且謚之曰興。」這兩說，也無從定其是非。總而言之，從董

山凡察死後，建州左右衞都衰，而海西強盛。

第三節 海西女直的南遷

然而這所謂海西者，其部族，並不是明初的海西女直，卻反是明初的野人女直。其部族，明人稱爲忽喇溫，淸人則譯作扈倫。本居黑龍江支流忽喇溫河流域。正統時，南遷，逐前此的海西女直，而占其地。其部落共分爲四，便是：

葉赫　其酋長姓土默特，當系蒙古分支。所居城，在今吉林西南三里山上。

哈達　居松花江流域，距開原四百餘里。

輝發　在今輝發河流域。

烏拉　在松花江右岸。

這四部，約占今吉林省西部（前吉林濱江兩道）和奉天西北隅（前洮昌道）的一部。葉赫哈達，尤爲強盛。葉赫酋祝孔革，強盛於弘治正德之間。後爲哈達酋萬汗出——即王台——所殺。其子仰家奴，逞家奴，徙居開原東北鎮北關附近，日圖報讎。而王台死後，四子相爭。（長虎兒罕，次互商，（淸實錄作岱善。）次猛骨孛羅，次康古陸。）勢頗積弱。葉赫攻之甚急。前三二九年，李成梁出兵，討誅仰家奴和逞家奴。那林孛羅（淸實錄作納林布錄）繼爲葉赫部酋，仍攻擊哈達。前三

二六年，亦爲成梁所擒，久乃釋之。自此葉赫哈達，皆服屬於明。明人稱哈達爲南關，葉赫爲北關，靠著他西捍蒙古，東拒建州。然而兩部當此時，實在都已積弱不振了。

當前三五五年之後，建州右衞的都指揮使王杲亦強。其根據地在今寬甸附近。又有一個王兀堂，也是女眞部酋，居婆豬江流域。都頻歲犯邊。前三三九年，李成梁移險山六堡於寬甸等處。（本在遼陽東二百餘里）明年，出兵攻破王杲。王杲逃奔王台。王台執而獻之，爲李成梁所殺。前三三三年，王兀堂亦爲李成梁所破，從此衰微不振，而王杲之子阿台，欲爲父報讎，附葉赫以攻哈達。李成梁出兵討誅阿台，幷殺清太祖的祖叫場、父他失。按清實錄說

> 蘇克蘇滸河部圖倫城有尼堪外蘭者，陰構明寧遠伯李成梁，引兵攻古勒城主阿太章京。阿太章京妻，乃禮敦女。景祖聞警，恐女孫被陷，偕顯祖往救。城中人殺阿太章京以降。尼堪外蘭復構明兵，並害景祖顯祖。

阿太卽阿台。其死，見於明史李成梁傳，說『火攻古勒寨，射死阿台。』成梁傳又說『杲部遂滅，』則建州右衞實亡於此時。叫場卽覺昌安之對音。他失卽塔克世之對音。稻葉氏說「據明人記錄叫場他失，實在是引導着李成梁去攻古埒城的。又一書說叫場要說阿台歸順，親入古哷城。阿台不從，而且

把他拘留起來。圍城既急，他失因父在城中，思往救護，軍中誤殺之。叫場也燒死城內。」稻葉氏又說：「清實錄沒有說太祖的母親是什麽人；只說顯祖的大福金喜塔喇氏，是阿古都督的女兒；阿古都督是什麽人，又不說起，今可斷言便是王杲；所以太祖的妻兄納林布祿說，太祖是王杲之裔。」

第四節　清太祖的興起

清太祖初年，其勢極弱。清實錄說：

明害景祖顯祖，上聞之大慟。往詰明邊吏。……明遣使謝曰：非有意也，誤耳。乃歸二祖喪；與敕三十道，馬三十匹；封龍虎將軍；復給都督敕書。（案這話是錯誤的。據明實錄，則萬曆十七年，纔授太祖以都督僉事。）上謂使臣曰：害我祖父者，尼堪外蘭所構也；必執以與我，乃已。明使臣曰：前因誤殺，故與敕書馬匹，又與都督敕書；事已畢；今復過求，我將助尼堪外蘭，築城於甲版，（一作嘉班）令為爾滿洲國主矣。國人信之，皆歸尼堪外蘭。上同族寧古塔諸祖子孫，亦欲害上以歸尼堪外蘭。尼堪外蘭又迫上往謝。上曰：爾吾父部下人也；構明兵害我祖父；憾不能手刃汝，豈反從汝偷生？人能百歲不死乎？

案清實錄述景祖兄弟六人分居的情形說：「德世庫居覺爾察地，劉闡居阿哈河洛地，索長阿居阿洛噶善地，包朗阿居屋麻剌地，寶實居章申地；惟景祖居赫圖阿喇，為先世累傳之故城。餘五子各就

居地築五城；距赫圖阿喇近者約五里，遠者約二十里，稱爲『寧古塔貝勒』。「寧古」，譯言六；「塔」，譯言個。兄弟六人，所占的地方，不過如今興京一縣。與後來吉林的寧古塔——今之寧安——無涉 當時建州左衛的衰微，可想而知。卻是太祖初年，連這「寧古塔諸祖子孫」，還要分崩離析；其情形，就眞岌岌可危了。

然而太祖畢竟是個人傑。前三二九年，居然以遺甲十三副，攻破尼堪外蘭。尼堪外蘭奔鄂勒琿，在今龍江如西南 築城居之。前三二六年，太祖再攻尼堪外蘭。尼堪外蘭奔明邊。明人非但不加保護，反將他執付太祖。並許歲賜銀八百兩，蟒段十五匹；開撫順、清河、寬甸、靉陽四關互市。從此愛新氏就勢成坐大了。

據清實錄所載，當時女眞部落的形勢如左：扈倫四部，爲海西衛地，已見前。滿州長白山，都是建州衛地。東海部則野人衛地。

- 滿洲
  - 蘇克蘇滸河 奉天那河縣境
  - 渾河 興京西北
  - 完顏 吉林敦化縣境
  - 棟鄂 奉天通化縣境
  - 哲陳 柳河之東
- 訥殷 奉天長白縣境

- 長白山
  - 鴨淥江（奉天輯安縣境）
  - 珠舍哩（奉天臨江縣境）
- 扈倫
  - 輝發
  - 哈達
  - 葉赫
  - 烏拉
- 東海
  - 瓦爾喀（吉林前延吉道東部）
  - 虎爾哈（吉林前依蘭道境）

大凡蠻族的強盛，總是從統一同族起的。清太祖之興，也是如此。太祖從起兵攻尼堪外蘭以後，就盡力於統一同族。至前三二四年，而滿洲五部皆服。前三一九年，扈倫四部，長白山二部（珠舍哩，訥殷。鴨綠江先已歸服。）和蒙古的科爾沁、錫伯、卦勒察九國，連兵三萬來伐。太祖大敗之。遂滅珠舍哩、訥殷。前三一五年，滅輝發。這時候，哈達酋那林孛羅，仍與葉赫酋互商互攻。前三一三年，太祖與葉赫攻滅哈達。於是明亡其南關。而前三〇七年，巡撫趙楫又奏棄險山六堡之地。寬甸平野，盡爲女眞射獵之區。滿洲的形勢，就更強盛了。（烏拉滅於前二九五年。東海部則到清太宗時纔收服。）

然而這時候，清太祖對於明朝，表面還頗爲恭順。（前二九七年，明朝責令太祖退出開原之地，太祖還聽令的。）前二九六年，突然以七大恨告天，起兵伐明，陷撫順，圍清河，二國就公然開了戰釁了。

第五節　遼東西的戰爭

清太祖的攻明，是出於明朝人之不意的；所以頗爲手忙脚亂。就用楊鎬做經略，發兵二十萬，分四路以伐清。三路皆敗。清太祖遂陷開原鐵嶺，滅葉赫。明朝用熊廷弼爲經略。招集散亡，分守城堡；別選精兵爲游徼；形勢漸固。熹宗立，又代以袁應泰。應泰長於吏事，而非將才。這時候，蒙古大饑，諸部都入塞乞食。應泰說，不急招撫，一定要爲敵人所用。於是招降了許多蒙古人，分布遼瀋。卻又駕馭無方，諸蒙人都姦淫擄掠，無所不爲。居民大怨，多有潛通滿洲的。前二九一年，清人陷遼瀋，應泰死之。遼河以東大小諸衞城七十餘，一時俱下。遼西大震。清太祖從赫圖阿拉移居遼陽。後五年，又移都瀋陽。

遼瀋既陷，明朝再起用熊廷弼。廷弼建「三方布置」之策：以陸軍守廣寧，海軍駐天津登萊，而經略居山海關節制之。而廣寧巡撫王化貞，爲大學士葉向高兵部尙書陳鶴鳴所信任，言無不聽，廷弼擁經略虛號，麾下並無一兵。這時候，有遼陽都司毛文龍，渡海到皮島，（如今大孤山西南的海洋島）編島民爲兵，暗通清鎭江堡（在鳳城縣東南一百二十里）軍人，襲殺其守將，化貞遂張皇以奇捷入告。從八月到十一月，共

〇年，清兵陷西平堡，（在廣寧縣境，東距遼河二十里。）化貞遣將救之，大敗。倉皇走入關。清兵遂陷義州，城堡降者四十餘。詔逮廷弼化貞俱論死。以王在晉爲經略。

先是兵部主事袁崇煥，嘗單騎出關察看形勢。揚言「與我兵馬錢糧，我一人足以守之。」朝臣頗壯其論。及是，崇煥監軍關外。王在晉要退守山海關，崇煥要守寧遠。大學士孫承宗親往察看，以崇煥之議爲是。於是罷王在晉，以孫承宗代爲經略，承宗使崇煥築寧遠城，拓地二百餘里。旋又分守錦州、大小凌河、松山、杏山諸要隘，拓地又二百餘里。遼西之地，幾於全復。

前二八七年，魏忠賢之黨，排去孫承宗，代以高第。第性恇怯，盡撤關外守備入關。袁崇煥誓以死守寧遠，不去。明年，清太祖大舉攻寧遠。崇煥死守，太祖也猛攻。崇煥發西洋大礮，「一發決血渠數里。再進再卻，圍遂解。」清實錄說「太祖謂諸貝勒曰予自二十五歲以來，戰無不勝，攻無不克，何獨寧遠一城不能下邪？不懌者累日。」據朝鮮使者在城中所見，則說太祖這一役實在身負重傷。（見清朝全史第十二節）這一年七月裏，太祖就死了。

太宗立，前二八五年五月，大舉攻錦州，寧遠。又不克。這一次，明朝人稱爲「寧錦大捷」戰績也一定很有可稱的。不過現在總不能盡知其眞相罷了。（這時候，錦州的總兵，是趙率教。）

寧錦捷後，魏忠賢又使其黨劾袁崇煥不救錦州爲暮氣。於是罷袁崇煥，代以王之臣。旋熹宗崩，毅宗立，再起袁崇煥。這時候，毛文龍據皮島，頗爲驕縱。崇煥自己往誅之，而撫定其兵。毅宗表面上雖不說什麽，心上卻有點怪他「專殺。」前二八三年，清兵從喜峯口入，陷遵化，逼京城。崇煥入援，和清兵戰，勝負未分。清太宗縱反間計，毅宗先已有了疑心，就把袁崇煥下獄殺掉。清兵攻山海關，不克。破永平（如今河北的盧龍縣）遷安灤州，留兵守之而還。明孫承宗踵而攻之，四城皆復。這時候，明朝對於遼西，兵力還厚。太宗乃以其間征服朝鮮。毛文龍的死，其部將孔有德、耿仲明、李九成等走登州。前二八一年，清人攻大凌河，登萊巡撫孫元派有德等前去救援。走到半路上，糧盡了，士卒造反，刼有德等回據登州。後爲官軍所圍，九成死，有德和仲明逃到旅順，給總兵黃龍殺敗。有德仲明降清。引清兵還攻旅順，黃龍械盡自殺。廣鹿島（今圖作光祿島）副將尚可喜降。（前二七九）前二七五年，清兵遂陷皮島。於是明人在海上的勢力也消滅，再不能牽制清人了。其在陸路上：則一面繞過山海關，從長城北口進兵，以蹂躪畿輔山東。（前二七六，二七四，二七二三年，都大舉深入。）一面攻擊遼西。前二七一年，清太宗大舉攻錦州。明薊遼總督洪承疇率兵十三萬往援。戰於松山，大敗。明年，松山破，承疇被擒。錦州亦陷。於是關外重鎮，只有一個寧遠了。然而明朝死守著山海關，清朝到底還不敢深入。而明朝人又有「開門揖盜」之舉，這四百餘州的山河，就又要請女眞人來管理三百年了。

第四章 明朝的滅亡

第一節 流寇和北都陷落

明朝的民窮財盡，是久矣的事情了。武宗時，江西、湖廣、廣東、四川、就盜賊蜂起。而山東盜劉六、劉七，剽掠畿南和山東、河南、湖廣、江西、安徽等省，爲患尤深。後來幸而削平。世宗時，北有俺答之寇盜，南有倭寇之侵擾，海內更弄得凋敝不堪，到處民愁盜起。張居正當國，盜賊總算衰息。神宗親政以後，綱紀依舊廢弛。又信任中官，派他到處去辦礦，「以阻撓誣官吏，以盜采陷富豪；」「良田美宅，則指爲下有礦脈」「勘無所得，」也要勒派百姓取償。又派他們到各省去做稅使，不論水路旱路，隔幾十里，就要立一個局，到處收奸民爲爪牙，肆行敲剝。又立了個「士商」的名目，無論「窮鄉僻壤，」「雞豬鹽米，」都要勒捐。這個騷擾更可以算得無微不至。至於田賦，則武宗正德九年。因建造乾清宮故，始加徵一百萬。世宗嘉靖三十年，因邊用故，又加江南浙江賦一百二十萬。清兵既起以後，萬歷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三年。共增賦五百二十萬；崇禎三年，又加賦一百六十萬；兩共六百八十萬，謂之「遼餉。」後來又加「練餉」「剿餉。」先後共加賦一千六百七十萬。人民負擔之重如此，而事情卻沒一件不是越弄越壞；明

朝這個天下，自然是無從收拾了。

崇禎初年，陝西大饑，流賊始起。明朝命楊鶴總制三邊以剿之。前二八一年，陝西略定，賊竄入山西。張獻忠、高迎祥、李自成爲之魁。朝廷乃改命曹文詔節制山陝。到前二七九年，山西幾於肅淸，而賊又流入河南、湖廣、四川。命陳奇瑜總督諸軍以討之。明年，蹙賊於車箱峽，（在如今陝西的安康縣）其勢已如甕中捉鼈了。而陳奇瑜信了他們假投降的話，把他們放了出來。賊才出峽，就縱兵大掠。於是逮陳奇瑜治罪，代以洪承疇。賊南竄陷鳳陽。旋又分道，迎祥自成從河南，獻忠從湖北，共入關。乃命盧象昇專辦東南，洪承疇專辦西北。前二七六年，迎祥爲陝西巡撫孫傳庭所擒，自成走甘肅，獻忠也爲盧象昇所敗，走湖北，又爲左良玉所扼，僞降；賊勢頗衰。而前二七四年，淸兵又從牆子嶺（在遷安縣北）青山口（在撫寧縣北）分道入犯，陷近畿州縣四十八。明年正月，南陷濟南。諸將皆撤兵入援，（盧象昇戰死）五月，張獻忠就復叛於穀城。李自成亦走河南。獻忠旋爲左良玉所敗，入川。自成亦走鄖陽境。前二七二年，自成再攻河南。這時候，河南大饑，「民從之者如流水，」其勢遂大盛。明年，陷河南府，東攻開封，陝西派兵往救，不勝。先是，兵部尚書楊嗣昌，主張加「練餉」「剿餉」以平賊，到這時候，餉加了，賊勢反日盛一日。嗣昌覺得說不過去，只得自出督師。剛剛張獻忠又想東犯，從四川走到鄖陽，曉得楊嗣昌的軍械糧餉全在襄陽，用輕兵出其不意，把襄陽襲

破。嗣昌弄得無法可想，只得圖個自盡。前二六九年李自成陷潼關，孫傳庭戰死。自成遂陷西安，明年正月，在西安僭號。出兵陷太原。分軍出眞定，攻直隸，而自引兵從大同宣府攻居庸關，守將迎降。自成遂攻京城。三月，京城陷。毅宗弔死在煤山上。

第二節　福唐桂三王的滅亡

這時候，明朝守山海關的是吳三桂。聽得京城被圍，帶兵入援。到豐潤，京城已經攻破了。李自成捉了吳三桂的父親吳襄，叫他寫信，招吳三桂來投降。三桂已經答應了。後來聽得愛妾陳沅（亦作陳圓圓）被掠，大怒，走回山海關。李自成自己帶著大兵去攻他。吳三桂就投降清朝。

毅宗殉國的前一年，清太宗也死了。世祖立，年方六歲。鄭親王濟爾哈朗、睿親王多爾袞，同攝國政。這時候，濟爾哈朗方略地關外，聽得吳三桂來降，忙疾驅到離關十里的地方，受了他的降。和吳三桂共擊李自成，大破之。李自成逃到永平。清兵追入關，自成向西逃走，仍回到西安。五月，多爾袞入北京。十月，清世祖就遷都關內。

先是北京的失陷，明朝福王由崧、潞王常淓（毅宗的從父）都避難到南京。毅宗殉國以後，太子也杳無消息，於是「立親」「立賢」的問題起。——立親則當屬福王，立賢則當屬潞王。——當時史可法等（可法

以兵部尙書，督兵勤王，在浦口。都主立潞王。而鳳陽提督馬士英，挾著兵威，把福王送到儀徵。大家不敢和他爭執，只得把福王立了。士英旋入閣辦事，引用其黨阮大鋮。阮大鋮是閹黨——魏忠賢的黨——爲公論所不齒的，久已懷恨於心。於是當這干戈擾攘的時候，反又翻起黨案來。朝廷之上，紛紛擾擾。而福王又昏愚無比，當這國亡家破的時候還是修宮室，選淑女，傳著名的戲子進去唱戲；軍國大事，一概置諸不管；明朝的局勢，就無可挽回了。

清朝當打破李自成之後，肅親王豪格和都統葉臣，就已分兵攻下河南山東和山西。世祖入關之後，又命英親王阿濟格，帶著吳三桂尙可喜，從大同邊外攻榆延。豫親王多鐸和孔有德攻潼關。李自成從藍田走武關。清兵入西安。阿濟格一支兵，直把李自成追到湖北。自成在通城縣爲鄉民所殺。多鐸一支兵，就移攻江南。

明朝這時候，上流靠着一個左良玉（駐武昌）做捍蔽；下流則史可法給馬士英等擠出內閣，督師江北。可法分江北爲四鎭：命劉澤清駐淮北，以經理山東。高傑駐泗水，以經理開歸。（開封歸德）劉良佐駐臨淮，（關名）以經理陳杞。黃得功駐廬州，以經理光固。（光州固始）而諸將爭權，互相仇視。可法把高傑移到瓜洲，得功移到儀徵，然諸將到底不和。前二六七年三月，多鐸陷歸德，進攻泗州。可法進兵清江。高傑也進紮徐州。旋單騎

到睢州總兵許定國營裏。這時候，定國已和清朝通款，便把高傑殺掉，降清。高傑的兵大亂，可法忙自己跑去，撫定了他。而左良玉又因和馬士英不協，發兵入清君側。朝廷連催史可法入援。可法走到燕子磯，左良玉已病死路上，手下的兵，給黃得功打敗了；可法又回到揚州，則清兵已入盱眙。可法檄調諸鎮來救，沒有一個人來的。可法力戰七晝夜，揚州陷，可法死之。京口守兵亦潰，福王奔黃得功於蕪湖。清兵入南京。遣兵追福王，黃得功中流矢，陣亡。福王被擒。清兵入杭州而還。（七月）

於是兵部尚書張國維奉魯王以海（太祖十四世孫）監國紹興。（六月）禮部尚書黃道周亦奉唐王聿鍵（太祖九世孫）稱號於福州。（閏七月。道周旋從廣信出兵衢州，至婺源，為清兵所敗，被執，不屈死。）清朝既據南京，旋下薙髮之令，於是江南民兵四起，也有通表唐王的，也有近受魯王節制的。然皆並無戰鬬之力，「旬日即敗」。前二六六年，清命肅親王豪格和吳三桂定川陝，貝勒博洛攻閩浙。豪格入四川，與張獻忠戰於西充。獻忠中流矢，陣亡。其黨孫可望、李定國、白文選、劉文秀等，潰走川南，旋入貴州。清兵追到遵義，糧盡而還。博洛渡錢塘江，張國維敗死。魯王奔廈門。唐王初因何騰蛟招撫李自成的餘黨，分布湖南北；而楊廷麟也起兵江西，恢復吉安；要想由贛入湘。然為鄭芝龍所制，不能如願。到博洛攻破浙東，芝龍就暗中和他通款，盡撤諸關守備。清兵入福建。唐王從延平逃到汀州，被執，旋為清兵所殺。

唐王既死，大學士蘇觀生（唐王派他去招兵的）立其弟聿鐭於廣州。兵部尚書瞿式耜等，亦奉桂王即位於肇慶。博洛派李成棟攻廣東。十二月，破廣州，聿鐭觀生皆自殺。成棟進陷肇慶，桂王走桂林。清朝又派降將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攻湖南。金聲桓攻江西。吉安陷，廷麟殉節。何騰蛟退守全州。前二六四年，金聲桓、李成棟，以江西廣東反正。何騰蛟乘機復湖南。川南川東亦內附。清大同守將姜瓖亦叛。於是桂王移駐肇慶，共有兩廣雲貴江西湖南四川七省之地。清朝就派吳三桂定川陝，鄭親王濟爾哈朗會孔有德等攻湖南。都統譚泰攻江西。金聲桓李成棟何騰蛟都敗死。前二六二年，清兵復陷廣州。明年，孔有德陷全州，進攻桂林。瞿式耜也敗死。——這時候，姜瓖已死，吳三桂已攻陷四川。——桂王避居南寧。差人封孫可望為秦王，請他救援。於是孫可望派兵三千，保護桂王，駐蹕安隆。（如今廣西的西隆縣）派劉文秀出敘州，攻重慶成都。李定國攻全州桂林。孔有德敗死，吳三桂逃回漢中。於是明事又一轉機。定國旋為尚可喜所襲，失桂林，退保南寧。文秀進攻岳州，也大敗於常德。然而清朝為著這一班人，都是百戰之餘；而雲南貴州，地勢又非常險阻，於是派洪承疇居長沙，以守湖南；尚可喜駐肇慶，以守廣東；李國英駐保寧，以守川北；其餘的地方，暫時置之度外了。而桂王又因孫可望跋扈，召李定國入衛。定國把桂王迎接到雲南，和劉文秀合兵。前二五五年，孫可望攻之，大敗。遂降清。洪承疇因請大舉。前二五四年，承疇從湖南，三桂從四川，都統

卓有秦從廣西三路出兵九月三路兵會於平越，合兵入滇。定國扼北盤河力戰，不能敵。乃奉桂王居騰越，而伏精兵於高黎貢山。（在騰越之東）清兵從雲南大理永昌直追向騰越，到高黎貢山，遇伏，大敗而還。於是李定國白文選奉桂王入緬。（劉文秀已死）前二五一年，清兵十萬出騰越，緬人執桂王付三桂。明年，為三桂所弒。明亡。（白文選為三桂所執。李定國不多時，也病死於緬。）

第三節　鄭氏和三藩

然而這時候，東南還有個台灣鄭氏，未曾平定。先是魯王入海之後，石浦守將張名振，奉之居舟山。時明遺臣張煌言也起兵浙東。前二六三年，名振和煌言合兵攻吳淞，不克。而舟山反為清兵所襲取。乃同奉魯王赴廈門，依鄭成功。（名振旋死，把軍事都交給張煌言。魯王和唐王是不睦的。鄭成功是感激唐王的人，所以不肯推戴魯王，然而和張煌言很為要好。）鄭成功是鄭芝龍的兒子。芝龍原是海盜受招降的。當唐王時代，暗中通款於清。成功力諫，不聽。清兵入閩，芝龍迎降。成功退據廈門，練海陸兵，屢攻福建。清兵入滇的時候，鄭成功也大舉，從崇明入長江，以圖牽制。破鎮江，攻南京。清廷大震。旋為清總兵梁化鳳所襲破。乃收軍入海。（張煌言分兵從蕪湖攻皖南，聞成功敗，收兵從浙東出海而還。）克台灣而據之。（參看下編第一章第一節）務農，練兵，定法律，建學校，築館以招明之遺臣。渡海附之者如織。天南片土，儼然一個獨立國的規模了。

清朝的平定南方，所靠的實在是明朝幾個降將。其中金聲桓李成棟，皆先降而復叛。孔有德封定南王。死後，國除。尚可喜封平南王，王廣東。耿仲明封靖南王。死後，兒子繼茂襲爵，王福建。繼茂死，仍以其子精忠襲爵。吳三桂封平西王，王雲南。三藩之中，三桂功最高，兵亦最強。——原來清朝也不過關東一個小部落，儻然沒這班人替他效勞，要想完全吞滅中國，是做不到的。幷吞中國，既然是借重這班人。到後來，自然成了「尾大不掉」之勢。但是三藩之中，也只有吳三桂的兵，是眞強的；而且是身經百戰；然而這時候，也有些暮氣不振，耿尚二藩，就更不必說了。而欲以西南一隅，搖動天下於既定之後，所以到底無成。

前二二三九年。先是尚可喜因年老，把兵事都交給自己的兒子尚之信。後來就爲其所制。這一年，尚可喜用謀士金光之計，上疏請歸老遼東，想借此脫身。部議答應了他。吳三桂耿精忠不自安，也上疏請「撤藩，」以覘朝意。當時朝臣都知道答應了他，一定要造反；沒一個人敢作主；聖祖獨斷許了他。這一年十一月，三桂就舉兵反。三桂初意，要想走到中原，然後突然舉事的。而巡撫朱國治把他逼得很急，以致不得不發。既發之後，有人勸他：「棄了雲南，率衆北上。」三桂也暮氣深了，不能聽。叛旗既揭，貴州首先響應。明年，攻陷湖南。四川廣西和湖北的襄陽，亦均響應。清朝派守四川之兵，既然不能抵禦。駐紮荊州

的兵也寸步不能進前二三七年三月耿精忠亦全據福建。於是三桂親赴常澧督戰派一支兵出江西攻陷三十餘城，以聯絡耿精忠。一支兵從四川出陝西。清朝的提督王輔臣，據寧夏叛應三桂。於是甘肅州縣亦多陷。聲勢頗振。但是三桂想自出接應王輔臣，不曾來得及。（輔臣以前二三六年六月，兵敗降清。）而清兵反乘此攻破江西。（進攻長沙爲三桂所擊却）耿精忠既爲清兵所攻，又和鄭成功的兒子鄭經不睦，鄭經也乘勢攻擊他，兩面受敵，亦復降於清。前二三五年，尙之信又以苦三桂徵饟，降清。於是三桂的兵勢又日蹙。乃以前二三四年八月，稱帝於衡州，以圖維繫衆心。不多時，三桂死了。諸將共立其孫世璠，居於貴陽。吳三桂手下的將士，自然不是吳世璠能駕馭的。其中又起了內鬨。於是清兵從湖南、廣西、四川三路而進，連戰皆克。前二三一年，入雲南。世璠自殺。先是清朝已殺掉尙之信，這時候，又殺掉耿精忠。三藩就全削平。福州廣州等處，都分置駐防。清朝的勢力，到此就眞能控馭全國了。

鄭成功卒於前二五〇年。子經立。耿精忠叛清的時候，鄭經舉兵攻他，取漳泉和汀州邵武。精忠降清之後，和清兵合力攻他。前二三五年，取得之地復失。二三三年，鄭氏將劉國軒復攻漳泉。爲清閩浙撫督姚啓聖水師提督萬正色所敗，幷失金門廈門。三藩平後，清朝頗無意用兵於台灣，擬照琉球之例，聽其不薙髮，不易衣冠，而爲外臣。而姚啓聖不可。提督施琅，原是鄭氏的降將，尤其想滅掉鄭氏，以爲己功。

前二三一年，鄭經卒。侍衞馮錫範，搆成功之妻董氏，殺掉他的長子克臧，而立其次子克塽；事皆決於錫範；衆心大離。前二二九年，施琅就入台灣，把鄭氏滅掉。

第五章　清朝的盛世

第一節　滿洲內部特殊勢力的消滅

清朝以區區一個小部落，居然能入主中夏二百餘年，遠非元朝所及。這是什麼原故？其中固然也有許多原因，而君主的能彀總攬大權，也是其一端。

原來未開化的部族，「天澤之分，」本不如久經進化之國之嚴。而一朝開創之初，宗族之中，又總是個個人都想覬覦非分的。儻使擁兵相爭，始終不能得一個解決，那就禍亂相尋，沒有安穩的日子了。元朝就是個適例，清朝卻不是如此。

清太祖共有十六個兒子。其中惟長子褚英在明萬歷中犯罪被殺。此外都到太宗時還在。又有太祖的兄弟舒爾哈齊的兒子。都是身經百戰，手握兵權的。其中最有權勢的，是太祖的次子代善，(大貝勒)第五子莽古爾泰(三貝勒)第八子太宗(四貝勒)和舒爾哈齊的兒子阿敏，(二貝勒)並稱為四貝勒。太祖死後，是四大

貝勒，同受朝拜的。可想見滿洲此時，並沒一個共主。天聰四年，（崇禎三年。參看第三章第五節。）太宗入關取永平等四城留阿敏守著。這四城在當時是無可守的。孫承宗來攻，阿敏棄城而歸。太宗就乘機宣布他的罪狀，把他幽禁。天聰六年，莽爾古泰死了，亦追舉其罪狀。於是四貝勒之中，除太宗外，只賸一個代善。代善是個武夫，太宗不甚忌他。莽爾古泰死的前一年，已經取消和太宗並坐之禮。可見這時候，太宗的權力，已漸漸的穩固了。太宗於諸王中，最親信的，是太祖第九子多爾袞。太宗死後，多爾袞輔立世祖，年方六歲。多爾袞代攝國政，征伐之事，則歸阿敏的兄弟濟爾哈朗。（鄭親王）到入關後，多爾袞才奪去濟爾哈朗的事權，而代以自己的兄弟豫親王多鐸。世祖入關之後，多爾袞的聲勢，是很爲赫奕的。當時他的稱號，是皇父攝政王。羣臣章奏，都逕用攝政王旨意批答。一切符信，也都收入府中。順治七年十二月，攝政王死了。詔臣民都易服舉哀，追尊爲義皇帝，廟號成宗。明年二月，近侍蘇克薩哈發其生前罪狀，濟爾哈朗從而證成之。乃追奪尊號，并籍其家，誅其黨譚泰等。

多爾袞死後，世祖就親政。亦頗聰明，於治法多所釐定。前二五一年，世祖卒。子聖祖嗣。還只八歲。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鼇拜同爲輔弼大臣。鼇拜專權橫恣。遏必隆亦附之。索尼不能禁，只有蘇克薩哈和他爭持，爲鼇拜所害。前二四三年，聖祖陰選力士，爲布庫之戲。（角力之戲）乘鼇拜入見，把他捉住，幽禁起來，而

誅黜其黨。從此聖祖就大權獨攬了。

然而宗室諸王的特殊勢力，還沒有剗除掉。聖祖共有二十三子，直郡王允禔最長，而非嫡，嫡長子理密親王允礽，以前二三七年，（康熙十四年）立爲太子，諸王之中，就大起陰謀。而允禔和第八子允禩，運動尤力。諸王各有黨與。聖祖親征噶爾丹時，太子留守京師，嘗有賢名。其後忽「窺伺乘輿，狀類狂易；」前二〇四年，（康熙四十七年）把他廢掉。旋得允禔令蒙古喇嘛用術厭魅狀，乃復立允礽爲太子，把允禔拘禁起來。而太子復位之後，狂易如故。旋又廢掉幽禁。聖祖自此異常憤懣，不再說及立太子的問題，羣臣有以爲言的，都獲罪。前一九〇年，聖祖死，世宗立。世宗之立，據他自己說，是他的母舅隆科多面受聖祖遺命的。但據另一種傳說，則是聖祖彌留時，召隆科多入內，親寫「皇十四子」四字於其掌內。世宗撞見了，硬把「皇十四子」的「十」字拭掉。這話雖無確據，然觀聖祖第十四子允禵，當康熙末年，曾任撫遠大將軍，柄用隆重，則其說似非無因。（參看第六章第四節）世宗初立，以允禩爲廉親王，和怡親王允祥同理國政。而安置允禟於西寧。允禟和允禩仍有密謀。允禟並用西洋人穆經遠另造新體字通信。前一八六年，乃把這兩個人都拘禁起來。並改允禩的名字爲阿其那，允禟的名字爲塞思黑，（滿洲話，譯言猪狗。）屏之宗籍之外。不多時，兩個人就都死了。而允䄉（聖祖第十子）允禔亦遭監禁。允禵在西寧，是和年羹堯共事的。（參看第六章第四節）所以世宗也忌

著羹堯。羹堯時兼督川陝。前一八七年，世宗把他調做杭州將軍，旋即把他殺掉。還有一個岳鍾琪，是年羹堯出征青海時，調他做參贊大臣的。也藉口他征討衞拉特，頓兵不進，逮到京城論死。高宗即位，才釋放回里。隆科多是世宗即位之際與聞密謀的。初時把他推崇得極爲隆重，命羣臣章奏都要書寫舅舅隆科多。年羹堯得罪時，世宗硬指他爲徇庇。從此種種尋他的短處。一八五年六月，也把他拘禁起來。從此以後，和諸王有關係的人，大略都盡了。原來清初諸王的所以有權(一)則因他們和內外諸臣交通，極爲自由。(二)則清初的所謂八旗兵，有上三旗——正黃、鑲黃、正白。——下五旗的區別。上三旗爲禁衞軍，亦稱內府三旗。下五旗則爲諸王的護衞。所以他們都是有兵權的。到世宗。才禁止宗藩和外官交通。又藉口允禩擅殺軍士，把諸王府的衞兵都撤掉。從此以後，他們就都無拳無勇，無甚可怕了。

大凡北族的滅亡，總是由於內潰。而其內潰，則總是由於宗室之中，相爭不決的。這是從匈奴以後，都是如此。本書篇幅有限，未能一一列舉。讀者請把匈奴突厥薛延陀等等的事情，一加考校，自然見得。其互相爭而能彀終定於一的，就可以暫時支持。遼金兩朝的初葉，就是其適例。清朝從太宗到世宗，累代相承，總算把驕橫的宗室壓服。其部族就可以保得不至於內潰了。

清系圖

(一)太祖努爾哈赤—(二)太宗皇太極—(三)世祖福臨—(四)聖祖玄曄—(五)世宗胤禎—

(六)高宗弘曆—(七)仁宗顒琰—(八)宣宗旻寧—(九)文宗奕詝—(十)穆宗載淳

　　　　　　　　　　　　　　　　　　　└醇親王奕譞—(十一)德宗載湉

　　　　　　　　　　　　　　　　　　　　　　　　└醇親王載灃—(十二)溥儀

第二節　清朝對待漢人的政策

至其對於漢人，卻又是怎樣呢？清太祖時候，排漢的思想，是很利害的。當時得了漢人，都把來分給滿人做奴隸。到太宗時，才加以限制，把其餘的漢民，另行編爲民戶。因爲他們和滿人同居，時時受滿人的欺侮，就把他們分開，另選漢人治理。太祖最惡儒生，得到了，都要殺掉。太宗則舉行考試，（天聰三年）考取的，還賞給布帛，減免差徭。這都是明知國力不足，不得不撫用漢人，所以政策隨着改變的。

但是到入關之後，還不免有野蠻的舉動，其中擾害最甚的，就是籍沒明朝公、侯、伯、駙馬、皇親的田，以給旗民，和禁隱匿滿洲逃人兩件事。因此破家致死的很多。其尤激起漢人反抗的，就是薙髮之令。

案辮髮之俗，由來很久。古書上或寫作「編髮」，或寫作「被髮」，其實都是一音之轉。（論語『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皇疏『被髮，不結也。禮 男女及時，則結髮於首，加冠笄爲飾。戎狄無此禮，但編髮被之體後也。』則被髮，就是俗話所說的拖辮子。漢書終軍傳『解編髮，削左衽。』顏師古注『編讀曰辮。』）漢書匈奴

傳文帝送匈奴單于「比余」一具。顏師古注，說是『辮髮之飾』又隋書突厥傳載啓民可汗上書說辮髮之俗，由來已久，一時未能解去。可見北族自古皆然。至其形狀，則稻葉君山清朝全史說

綜合宋代之紀事，則蒙古人之辮髮前頭與左右兩側皆留髮，他盡開薙。其前頭所留之髮，如今南方支那婦人之前髮，仍然垂下。兩側所留則辮之，餘端垂下。此見之竹崎季長蒙古襲來之繪詞。圖中蒙古人皆兩辮，但不見留有前頭之髮耳。

稻葉氏又說據金國記錄，太宗天會七年，有「削髮令」不如式者死。但其施行之範圍，惟限於官吏。蒙古則不然，無論爲公人爲私人，皆一般強行辮髮。（案朝鮮人當元代，也都有辮髮的。可參看韓國小史。）他引洪武元年的皇朝實錄。

詔使復冠如唐制。初，元世祖自朔漠起而有天下，盡以胡俗變易中國之制。士庶咸辮髮椎髻，深襜胡帽，無復中國衣冠之舊，甚至易其姓名，爲胡名，習胡語。俗化既久，恬不知怪。上久厭之，至是悉令復舊衣冠，一如唐制。士民皆以髮束頂。其辮髮，椎髻，胡服，胡言，胡姓，一切禁止。於是百有餘年之胡俗，盡復中國之舊。

則中國人除掉辮髮，還不過二百七十七年。（洪武元年至順治元年，前五四四年至二六八年。）如何又遇見一個滿洲人，來強

行起辮髮令來呢？淸兵的入北京，是五月初三。明日，卽下薙髮之令。到二十四日，又聽民自由。江南旣下之後，又下令強行起來。京幾之內，限十日，外省限文到之後十日，盡行開薙。儻有不遵，卽行處死。於是江南民兵，蜂起反抗。其結果，就釀成嘉定屠城等慘劇。案稻葉氏書，又載世祖遷都之後，對於南方的檄文，有『爾明朝嫡胤無遺，勢難孤立。用移大淸，宅此北土。其不忘明室，輔立賢藩，戮力同心，共保江左，理亦宜然，予不汝禁』云云。則淸朝初入北京之後，還承認明朝自立的。到旣下江南之後，才斷然有幷吞中國的意思。所以辮髮令卽強行於此時。

淸朝這種行爲，斷無可以持久之理。漢人所以都爲其所壓服，全是吳三桂等一班軍閥，爲虎作倀。然而福唐桂三王滅亡之後，實權也還不全在滿人手裏。只要看當時吳三桂的用錢用兵，兵部戶部都不能節制。用人也不由吏部，另稱西選。西選之官半天下，就可知道西南半壁，差不多完全不在北廷手中了。順治八九年間，歲入在一四〇〇〇〇〇〇兩左右。兵餉在一三〇〇〇〇〇〇左右。而三藩之餉，卽已占九〇〇〇〇〇〇。直到三藩平定之後，漢人才眞爲滿人所壓服。

然而一味用高壓政策，也是不行的。所以從聖祖以後，對於漢族，也頗取懷柔的手段。一面尊崇明太祖，封建其後，以減少漢族的反感。聖祖南巡，每過南京，必向明太祖陵致祭。世宗雍正二年，又封明後朱之璉爲一等侯。一面開博學鴻

纂修巨籍，（可參看下節）以網羅人才。一面表章程朱，尊崇理學，想喚起漢人尊君之心。一面又大興文字之獄，焚毀許多書籍，以摧挫他們的氣燄。清朝文字之獄，大的有好幾次。其（一）是莊廷鑨之獄。廷鑨是湖州富人。明朝的朱國楨，曾著了一部明史稿，明亡之後，稿藏於家。後來朱氏的子孫窮了，把稿子抵押給莊廷鑨。廷鑨替他補全了崇禎一朝的事實，要想刊刻，未成而死。他的父親胤城，遂替他刻完了。爲歸安知縣吳之榮所告。廷鑨戮屍，並殺其弟廷鉞。列名書中的人，和失察的官吏，死掉七十多人。其（二）是戴名世之獄。戴名世，桐城人。所著南山集，多採同縣方孝標的滇黔紀聞。中多涉及吳三桂處。事發，孝標戮屍，名世棄市。替他刊刻的尤雲鍔，收藏板本的方苞都坐罪。以上是康熙時的事情。其（三）是汪景祺之獄。景祺，浙江人。著西征隨筆。頗議論康熙時的朝政。世宗就坐他個「大逆不道」的罪名，把他殺掉。妻子和「期親」都遣戍。五服以內族人，皆斥革拘管。其（四）是查嗣庭之獄。雍正四年，查嗣庭典試江西。以「惟民所止」命題。世宗說他是把雍正兩字，截去了頭。嗣庭死於獄中，仍戮屍梟示。兒子亦坐死，家屬都遣戍。其（五）是陸生枏之獄。生枏廣西人。著通鑑論十七篇。中有論君權太重，及封建制度，萬世無弊等語。被殺。其（六）是曾靜呂留良之獄。呂留良，字晚村，浙江人。嘗講學於家。湖南人曾靜，見其所評時文中，有論井田封建的話，頗以爲然。叫自己的門徒張熙，去找他的兒子呂毅中。把他的遺稿取來。後來諸王布散謠言，曾靜以爲有隙可乘，叫張熙到四川去見岳鍾琪，勸他造反。爲鍾琪所舉發。世宗把呂留良剖棺戮屍，曾靜張熙，却免死拘禁。到乾隆初，亦被殺。以上是雍正時的事情。其（七）是胡中藻之獄。胡中藻，鄂爾泰的門生。著有堅磨生詩鈔。高宗摘其中字句，指爲有意謗毀。下獄。淩遲處死。高宗又說鄂爾泰的姪兒子鄂昌詩中稱蒙古爲胡兒，沾染漢人習氣，也勒令自裁。其（八）是徐述夔之獄。徐述夔，浙江舉人。高宗時已死。高宗亦摘其詩句，指爲懷挾異志，剖棺戮屍。殺其二子。其（九）是王錫侯之獄。王錫侯，江西舉人。因刻了一部字貫。怨家訐發他，說是刪改康熙字典。亦被拿問。巡撫以下，都得失察的處分。以上是乾隆時的事情。「禁書」起於乾隆三十九年。本說以五年爲限，後來屢次展限。到五十三年，仍有很嚴厲的諭旨，勒令各處銷毀。據當時刑部所奏，共燒毀二十四次，五百三十八種，一萬三千八百六十二部。這種政策，是康雍乾三朝一貫的。他們想把這種剛柔並用的政策，壓服漢族。——然則到底曾收多少效果呢？我敢說是絲毫的效果也不曾收到。請看下編第四章第五節，自然明白。至於清朝所以能享國長久，還靠康雍兩朝政治總算清明的力量。請看下節。

第三節　順康雍乾四朝的政治

當明朝末年，中國的社會是凋敝得不堪的。世祖入關之後，即罷免「三餉。」又定賦役全書，取民之數，即照萬歷中葉的舊額。其時雖各處用兵，軍費浩繁，總算始終沒有加賦。聖祖親政，又裁撤十三衙門，罷諸種織造。宮中用度，更爲省儉。

聖祖是個聰明特達的君主。他樂於求學，勤於辦事。於天文、地理、律歷、算術學問，多所通曉。又頗能採用西洋的學問。（見下編第一章第二節）而尤其相信理學，佩服程朱。他嘗說『昔人每曰帝王當舉大綱，不必兼親細務。予心殊不謂然。一事不謹，則貽四海之憂；一時不謹，則貽千百世之患。故予之涖政，不論鉅細，即奏章之內，有一僞字，必加改正，而後發出。』這幾句話，固然不免有幾分矯飾；然而他能勵精圖治，確是實在的。他又說『明季宮中一日之用，萬金有餘。今朕交付於內務府總管，應付之銀，一月僅五六百兩。并一切賞賜，不過千金。』又說『所有巡狩行宮，不施采繢，每處所費，不過一二萬兩。較之河工歲費三百餘萬兩，實不及百分之一。』這種話固然也不免有過情之處。然而他能儉於用財，也確是眞的。（聖祖康熙二十三，二十八，三十八，四十二，四十四，四十六年，嘗六次南巡，所過確未聞有多大的擾累。）

所以當三藩平後，國內已無戰事，政治亦頗清明，百姓就得以休養生息。——原來中國的人民，勤

苦治生的力量是很大的。只要沒有天災人禍去擾累他，他的富力，自然一天一天會增加起來。就財政上頭，也看得出他的反映。當三藩亂時，清朝的財政還是入不敷出的。亂平之後，收入便逐年增加。到前二〇三年，（康熙四十八年）國庫裏就有了五千萬兩的儲蓄了。聖祖是主張藏富於民的，於是下詔令三年之內，將全國錢糧通行減免一次。前二〇〇年又命以後徵收錢糧，卽以康熙五十年所收爲定額。以後新生的人丁，永不加賦。（參看下編第五章第五節）這種辦法固然是疏節闊目；朝廷不甚誅求，行政官吏也就無所憑藉以作弊；百姓可以得到許多好處。然而聖祖晚年的政治也不免流於寬縱些。卽如各省欠解的錢糧很多，也都沒有認眞查追。吏治長此因循，不但財政，一切政治都要受其影響。世宗卽位，就一變方針，而以嚴肅爲治。首先盤查各省的庫款，追繳欠解的錢糧。又把徵收時的「火耗」化私爲公。（火耗是因賦稅徵銀，官吏把百姓所繳的碎銀，融鑄大錠，然後起解，所生的一種銷耗。官吏借此名目，多取於民，其數目也頗爲可驚。）對於鹽課，關稅，也竭力整頓，都得到很大一筆收入。國家財政基礎，就更形鞏固。雍正年間國庫餘款，曾積至銀六千萬兩。末年雖因用兵銷耗，高宗初卽位時，仍有二千四百萬兩。前一三〇年，國庫又積到七千八百萬兩。這就是清朝財政極盛的時期了。

世宗的治法，是極端主於嚴刻的。當聖祖時候，羣臣頗有結黨相爭之風。而居南書房的高士奇，以文學家世爲人所依附的徐乾學，和居言路的許三禮、郭琇等，聲勢尤其赫奕。世宗深惡朋黨，嘗御製朋

黨論，以儆戒諸臣。又設立軍機處，以分內閣之權，把六科改隸都察院，以摧折言路的氣燄。另設奏事處，令奏事的不必盡由通政司。機要事情，並許直達御前；以防臣下的壅蔽。這種大權獨攬，眞有「一人爲剛，萬夫爲柔」的氣概。然而鄂爾泰張廷玉分黨相爭，仍舊沒有免掉。又世宗爲對付諸王起見，多設密探，以爲耳目。此後遂至刺探朝臣的隱私，格外弄得朝臣都惴惴不自保，只知道小心謹愼，以求免禍。高宗的明察，不及世宗。而一付「予智自雄」的神氣，卻是如出一轍。動輒嚴詞駁詰，有類罵詈。又時時要用不測的恩威，使得臣下恐懼。「待大臣以禮」之風，是絲毫沒有的。所以到後來，全剩了一班「阿諛取容之士」，沒有一個「正色立朝之臣」。這是清朝政治的短處。

還有一件，康雍乾三朝，對於文化事業的盡力，也頗可一述的。御製或敕撰的書籍，是列代都有。國家搜羅書籍，把他校勘珍藏，更是歷代都有的。考校經籍的歷史，頗可以見得歷代學術的派別，文化的升降。質而言之，就是有學術史的一部分的價值。——也是頗有趣味的事情。簡單一點，可以把漢隋唐明各史的經籍藝文志，文獻通考的經籍考，以及清朝的四庫書目瀏覽一過。其中官纂的巨籍，要推明朝的永樂大典爲最。清朝康熙時的圖書集成，也是照這部書編纂的。都是「類書」的體例。高宗時的四庫全書，卻是「叢書」的體例。這種書籍，編纂固未必盡善。——譬如永樂大典，本是類書的體例。然而後來有許多編得極草率的，並不將全書按內容分析，編入各類，卻把一部書硬鈔入某一類之內，不管他內容合不合。這竟是笑

話了。四庫館開時，對於各處送來的書，有予以「著錄」的，有僅予存目的，其中去取也未必盡當。當時曾從事於「輯佚」，把已亡之書，尚存於永樂大典中的，蒐集出來。固然輯出許多緊要的書，也有許多緊要的，並沒有輯出來——然而永樂大典，畢竟清朝人靠他輯出許多佚書來，四庫全書，則現在大略完全的還有四部。北京文淵閣，圓明園文源閣，奉天文溯閣，熱河文津閣。謂之內廷四閣。揚州文匯閣，鎮江文宗閣，杭州文瀾閣，謂之江浙三閣。洪楊之亂，文匯文宗都遭兵燹，文瀾亦有散亡，文溯文淵文津三閣的書，則還大都完好。又文瀾閣書亦經補鈔完全矣。於保存文化上，究竟有很大的價值。

以上所述，都是內治一方面的事情。還有康雍乾三朝的武功，也是極有關係的，請於以下三章，述個大略。

第六章 近代的蒙回藏

第一節 種族和宗教的變化

中國地方，除內地十八省和關東三省外，可以大別為兩個高原。參看第二編下第三章第二節 便是：

(一)蒙古新疆高原。

(二)青海西藏高原。

其中蒙古高原，向來是游牧民族占據的。新疆高原，則游牧（行國）耕稼（居國，卽城郭之國）民族錯居，而大部分是城郭之國。其民族則占據蒙古高原的，是匈奴、柔然、突厥、回紇。（其實可稱匈奴丁令兩種人。因爲柔然所用的，都是丁令之衆；突厥回紇，又都是丁令的分部。參看第二編下第一章第一二三節。）占據新疆高原的，是塞種和氐羌。（第二編上第四章第二節）其占據青海西藏高原的則係氐羌和藏族；而印度阿利安人侵入其南部的雅魯藏布江流域。（第二編下第二章第二三節）這些話，前文都已說過了。卻是到近世，起了一個大變化。便是

(1)從回紇爲黠戛斯所破，遷入天山南路，而丁令種族，占據了新疆高原。

(2)從回紇敗亡之後黠戛斯沒有能彀占據漠南北；契丹的實力，也只及於漠南的一部分；蒙古高原就多時沒有強大的民族。直到蒙古人興起，才盡爲所據。（蒙古是靺鞨韃靼的混種。然其種族，究當以靺鞨爲主。所以近世，可算是肅愼種族極興盛的時代。）

(3)從蒙古人興起之後，新疆高原也爲所征服。雖沒有能將本來的民族——回族——融化；（這因回紇也是大族之故）而在近世，蒙古高原和新疆高原的歷史，也發生極密切的關係。

(4)青海西藏高原，向來和別處地方無甚關係的。卻是近世喇嘛教大行；而又適值蒙古人勃興之際，於是在政治上，則蒙古征服西藏；在宗教上，則西藏征服蒙古。而蒙古高原和西藏高原

的歷史，也就發生極密切的關係。

(5)當此時代，蒙古人又侵入青海，就使蒙藏兩高原歷史上的關係，更加一層密切。

(6)在近世，喇嘛教大行於青海西藏和蒙古高原，——其餘波幷及於關東三省。——而新疆高原，則仍爲天方教流行之地。

更簡而言之，則是在種族上(一)蒙古高原的回紇人侵入新疆高原。(二)關東三省的靺鞨人——蒙古——侵入蒙古新疆青海高原。在宗教上，則(一)起於阿剌伯半島的天方教，侵入新疆高原。(二)起於印度地方的佛教侵入西藏青海和蒙古高原。這種變化，也算得重大而可驚了。除(1)(2)兩條，前文業經說明外；其(3)(4)(5)(6)四條，分別說明之如下。

第二節　黃教的盛行和天山南路的回教

蒙古人的迷信喇嘛教，已見第三編下第四章第二節；但是到明朝，喇嘛教又另開了一個新派。喇嘛教的入西藏，事在前一一六五年。(唐玄宗天寶六年)其初祖，名巴特瑪撒巴斡。(見蒙古源流考)從此以後，喇嘛教的勢力，日盛一日，竟兼握西藏政教兩權。——吐蕃贊普的統系，也不知絕於何時。——推原其故；則吐蕃本不是甚麼統一的國家；當從印度侵入的勃窣野氏(唐書吐蕃贊普的姓)強盛的時候，暫時能統一青海西藏高原。到後

來衰弱了，各地方的酋長，自然要現出獨立的形勢。而當這時候，喇嘛教既已盛行(1)諸喇嘛自然有纂部酋之位的；(2)諸部酋也一定有入教爲喇嘛的；(3)諸喇嘛也自然有直接轄衆的機會；不知不覺之間，政教兩權，就自然混合了。從蒙古征服西藏以來，極其崇信僧侶。喇嘛的勢力，自然更加增長。西藏政教的所以合一，就是政權所以從部酋而移入於喇嘛之手，史無可考；以上是我據臆見推想的話。

喇嘛教是佛教中的「密宗」，這密宗，是要講究「顯神通」的；和西藏人民迷信的性質相合，所以易於盛行。但是到後來，就弄得只剩了迷信，別無所謂教義。甚至以「吞刀吐火」，誑誘流俗，發生出許多弊病來。於是黃教乘之而起。黃教的始祖宗喀巴，以前四九五年，明成祖永樂十五年生於西寧衞。入雪山修苦行。別創一教。以舊教衣尙紅色，就黃其衣冠以示別。所以人稱他爲「黃教」，而稱舊派爲「紅教」。紅教不禁娶妻，所以法王能生子襲衣鉢。黃教卻不然。於是宗喀巴遺言他的兩大弟子達賴、班禪，世世以「呼畢勒罕」譯言轉生濟度衆生。宗喀巴以前四三三年，明憲宗成化十五年示寂。達賴一世敦根珠巴，本來是吐蕃王室之裔世爲藏王；舍位出家，傳宗喀巴衣鉢；所以兼有了西藏政教之權。二世根敦錯，始置「弟巴」等官，以理政務；而自己專理教務。三世鎖南堅錯，始得蒙古諸部尊信。前三三三年，明神宗萬曆七年俺答和他的孫兒子黃台吉入藏。迎接鎖南堅錯到青海漠南去布教。鎖南堅錯勸俺答勿得好殺。俺答也勸他交通中

國。於是從甘州貽書張居正，請入貢。居正以聞，許之。是爲中國和黃教交通之始。四世雲丹堅錯便是俺答的曾孫。教義直推行到漠北。漠北因離西藏較遠，就自奉宗喀巴第三大弟子哲布尊丹巴的後身，居於庫倫。這便是現在外蒙的所謂活佛了。五世羅卜堅錯，其教并行於滿洲。袁崇煥和滿人相拒的時候，就有喇嘛往來其間。崇煥也利用他，做傳達國書等事情。前二七五年。（崇禎十年）太宗始因衞拉特的使者，貽書達賴班禪。達賴班禪也覆書報使。前二六〇年，（清世祖順治九年）清世祖就把達賴迎接到京城，封爲西天大善自在佛。於是清朝人利用喇嘛教以撫綏蒙藏的機械又開。從宗喀巴降生以後，到此，凡二百三十六年，喇嘛教的勢力可謂極磅礴鬱積之勢。而其和蒙藏兩高原民族的關係，也可謂複雜極了。

蒙古的侵入青海，起於前四〇三年。（明武宗正德四年）其酋長名亦不剌、阿爾禿厮。後阿爾禿厮爲中國所攻，遁去，而亦不剌和他的黨羽卜兒孩，仍相繼據有其地，役屬番人。前三五三年，（明世宗嘉靖三十八年）俺答和他的兩個兒子賓兔、丙兔襲取其地。留賓兔丙兔守之，自此青海地方爲套部所有。漠南和西藏的交通，大爲方便。這也是喇嘛教盛行於蒙古的原因。

天山南路，在元時均屬察合台後王。明初既定甘肅，於其西設安定（漢婼羌國地）阿端、曲先（酒泉縣西南）罕東（在安西縣境）諸衞，均隸西寧。又設赤斤（在嘉峪關西三百四十里）沙州（唐朝時沙州）二衞，隸肅州。再向西，就是哈密衞。（新疆的哈密縣）後來

土魯番強，（新疆的吐魯番縣）哈密為其所并。并據罕東赤斤。而曲先安定二衞，則為亦不剌阿爾禿厮所破。自是甘肅無復屏蔽，邊患頗深。又這時候，分王天山南路各城的，還都是察合台的後裔。到後來，回教徒和卓木的後裔得勢，而形勢又一變。和卓木是回教教主摩訶末的後裔。當帖木兒強盛時，（見下編第二章第一節）也極其相信回教。於是回教教徒多聚集撒馬兒罕。和卓木以教主之後，尤是尊重。和卓木有兩個兒子：長名加利宴，次名伊撒克。（加利宴之後為白山宗。伊撒克之後為黑山宗。）遷居到喀什噶爾，他極得人民信奉，其後遂漸代察合爾後王，握有南路政教之權。這是近世天山南路回教興盛的一因。然而當這時候，蒙藏的交通既開，天山南路介居其間，自不得不發生關係。而天山北路又來了一個野心勃勃的衞拉特，其波瀾就愈擴而愈大了。

第三節　衞拉特的盛強和清朝征服蒙古

從元順帝退出中國以後，漠南北的歷史，簡直是蒙古和瓦剌——衞拉特——鬬爭的歷史，已見前第一章。達延汗之興，蒙古人總算恢復其勢力。而衞拉特亦仍不失其為大部。從明朝末葉以後，蒙古人尊信了喇嘛教；獷悍好殺的性質，漸次變化；其勢頗流於弱；而衞拉特轉強。當清初，衞拉特四部分布的形勢如左

四衛拉特
- 和碩特（太祖弟哈布圖薩爾之後，為其部長。）　烏魯木齊
- 準噶爾（額森之後）　伊犂
- 杜爾伯特（額森之後）　厄爾齊斯河
- 土爾扈特（元臣翁罕之後）　塔爾巴哈台

從明中葉以後，黃教雖行於西藏，但紅教的法王（紅教法王，稱薩迦胡土克圖，薩迦，即釋迦之轉音，胡土克圖，譯言後身。）仍居札什倫布，保有其勢力。而拉克達城的藏巴汗，為之護法。前二六九年（崇禎十六年）西藏弟巴桑結，始招和碩特的固始汗（亦作顧實汗）入藏，襲殺藏巴汗。於是和碩特部徙牧青海，兼據喀木干涉藏事，就開了西藏和衛拉特部的關係。（固始汗奉班禪居札什倫布，是為達賴班禪分居前後藏之始。）

當和碩特部之強，準噶爾部長渾台吉也同時蠶食近部。把土爾扈特逐去。（土爾扈特移居窩瓦河流域。準噶爾遂與喀爾喀接壤。）又脅服杜爾伯特。渾台吉死後，子僧格立，為異母兄所殺。僧格的同母弟噶爾丹，從西藏回來定亂自立。（前二三九年，清聖祖康熙十二年。）噶爾丹在西藏，和桑結要好的。而固始汗的兒子達顏汗和桑結不協。於是前二三五年，桑結又暗召噶爾丹，襲殺達顏汗，於是準噶爾統一衛拉特四部，勢大張。這時候，喀什噶爾的白山黑山兩宗，方互相爭鬬。白山宗亞巴克敗走拉薩。前二三四年，噶爾丹又以達賴喇嘛之命，破黑山黨，而

立亞巴克爲喀什噶爾汗。

於是從伊犂徙牧阿爾泰山，以窺蒙古。前二二八年，故意差人去侮辱土謝圖汗。土謝圖汗果然大怒，把他殺掉。前二二四年，噶爾丹率衆三萬，往襲喀爾喀。喀爾喀三汗，(車臣，土謝圖，札薩克圖。)部衆數十萬，同時奔潰；都走漠南降清。

清朝同蒙古的關係，起於太祖時的九國之師。(見第三章第四節)這時候，察哈爾的林丹汗強盛，頗憑陵諸部。於是東方的科爾沁等部，就歸附於清。林丹汗之妻，是葉赫貝勒錦台什(明朝人稱爲金台吉)的孫女。所以林丹汗和清朝不協。明朝人就厚給歲賜，叫他聯合諸部，共禦滿洲。後來林丹汗陵轢諸部不已，土默特也乞援於清。前二七四年，(崇禎十一年)清太祖會合蒙古諸部，出其不意，襲擊林丹汗。林丹汗走死青海的六草灘。明年，其子額哲，奉傳國璽降清。漠南蒙古遂平。然對於漠北，還沒有什麼主從的關係。

到這時候，清聖祖忙受了喀爾喀的降。發粟振濟，而且把科爾沁的地方，借給他放牧。前二二二年，噶爾丹入寇。清聖祖分兵兩路，出古北喜峯二口迎敵。自己也親幸邊外。噶爾丹破清兵於烏珠穆沁，進至烏蘭布通；(在遼河南，離赤峯七百里。)爲清兵所敗，退據科布多。前二一七年，又以兵三萬，據克魯倫河上流。於是聖祖派將軍薩布素以滿洲科爾沁兵出其東；費揚古調陝甘兵出寧夏，攻其西。車駕親出獨石口。明年四

月，渡瀚海，指克魯倫。噶爾丹夜遁。至昭莫多，(在庫倫東)爲費揚古所敗。退居塔米爾河。(鄂爾坤河的支流)又明年，聖祖幸寧夏。命薩布素費揚古分兵深入。這時候，噶爾丹的伊犂舊地，已爲僧格的兒子策妄阿布坦所據。阿爾泰山以西盡失。回部青海亦叛。連年用兵，牲畜和精銳的兵，死亡略盡。聞大兵出，遂自殺。阿爾泰山以東平。喀爾喀三汗，依舊回到漠北。

第四節　清朝平定西藏

噶爾丹才平，而策妄阿布坦又起。從準部強盛以後，土爾扈特已爲所逐；杜爾伯特亦爲所脅服；只有和碩特部，雖然達顏汗爲噶爾丹所襲殺，究竟還據有青海，勢力足以相敵。策妄阿布坦就注意於此。

西藏的第巴桑結，是個狡黠不過的人。從暗招噶爾丹襲殺達顏汗之後，藏事已大權在握。前二三〇年，達賴五世卒，桑結祕不發喪。而矯達賴命請封。前二一八年，封爲圖伯特國王。當噶爾丹侵喀爾喀的時候，聖祖叫桑結勸噶爾丹罷兵，桑結反嗾使他入寇。烏蘭布通之役，桑結的使者又代噶爾丹乞和，讓噶爾丹乘間遁去。前二一六年，聖祖得到厄魯特的俘虜，才盡知其事。於是賜書切責。桑結無法，才奏稱「達賴五世死已十六年，轉生已十五歲；今年十月裏就要去迎立他。仍請暫守祕密，免得諸部聽得達賴死了要騷動」聖祖也答應了他。這時候，聖祖正傳檄西北，叫諸部協擒噶爾丹。策妄阿布坦業已

出兵；桑結的使者在路上遇著他，又叫他不要動。桑結又叫青海諸部到察罕陀羅海去會盟，意甚叵測。剛剛這時候，達顏汗之孫拉藏汗，又圖干涉藏事。因議立新達賴，和桑結意見不合。前二〇七年，把桑結殺掉。奏廢桑結所立達賴六世，而別立伊西堅錯。詔封拉藏爲翊法恭順汗。而青海諸蒙古又說伊西堅錯是假的，自奉裏塘的噶爾藏堅錯爲六世達賴，把他迎接到青海，請賜册印。詔暫居西寧的塔爾寺，以圖調停。而策妄阿布坦的事起。

策妄阿布坦蓄意吞幷和碩特，先假意和他交歡。取拉藏汗的姊姊爲妻，又把自己的女兒嫁給拉藏汗的兒子丹衷，把丹衷招贅在伊犂。前一九六年，以送丹衷夫婦歸國爲名，遣將策零敦多布，率兵六千，從和闐踰崑崙山，突入拉薩。襲殺拉藏汗，把伊西堅錯幽囚起來。於是聖祖派年羹堯備兵成都，皇十四子允禵駐兵西寧。恰好西藏也承認青海所立的達賴爲眞。於是前一九二年，西寧成都兩路出兵。策零敦多布由舊路逃去。新達賴入藏。於是以拉藏汗舊臣康濟鼐、頗羅鼐分掌藏務。

藏亂平後兩年，而聖祖崩，世宗卽位。固始汗嫡孫羅卜藏丹津暗約策妄阿布坦爲援，誘青海諸部盟於察罕陀羅海。遊牧喇嘛二十萬，同時騷動。前一八九年十月，世宗派年羹堯岳鍾琪去打他。明年二月，鍾琪乘青草未生，出兵掩其帳。獲其母及弟妹。羅卜藏丹津逃奔準噶爾。於是置辦事大臣於西寧，以

統領青海的厄魯特蒙古。

第五節　淸朝平定衞拉特

青海西藏平後，準部的聲勢已衰。然而要犂庭掃穴，卻還早著哩。前一八五年，策妄阿布坦死，子噶爾丹策零立。朝議欲一舉而覆其根本。前一八三年，詔傅爾丹屯阿爾泰山，岳鍾琪屯巴里坤，豫備出兵。策零自言願執獻羅卜藏丹津，於是緩師一年。而策零卻出兵犯巴里坤。前一八一年，傅爾丹信間諜之言，出兵襲準部於和通泊，大敗。準部就從烏魯木齊、厄爾齊斯河兩路攻喀爾喀。土謝圖汗所屬的額駙策淩爲元太祖十八世孫圖蒙肯之裔，憤喀爾喀衰微，自練精兵一支，頗爲強悍。及是，與準噶爾兵接戰，大破之。於是進策淩爵爲親王，使之獨立爲一部，是爲三音諾顏部。（圖蒙肯是個熱心護持黃教的人。三音諾顏的名號，是達賴剌嘛賞給他的。譯言「好官人」。）喀爾喀就有了四部了。明年，準噶爾再發兵襲擊策淩，又爲策淩所敗。又明年，準部遣使乞和。世宗也下詔罷兵。前一七五年，（高宗乾隆二年）定以阿爾泰山爲準部和喀爾喀遊牧的界限。

前一六七年，噶爾丹策零卒，次子策妄多濟那木札爾立。（因爲「母貴」）前一六二年，其姊夫賽音伯勒克弑之，而立策零長子剌麻達爾濟。（外婦所生）部衆有想立策零少子策妄達什的。剌麻達爾濟把他殺掉，并殺小策零的兒子達什達瓦。所謂大小策零者。世爲準部家將。從土爾扈特北徙之後，杜爾伯特的屬部輝

特徙居其地。丹衷之妻改嫁輝特部長，生子，名阿睦撒納。就做了輝特的部長。於是大策零的孫兒子達瓦齊，和阿睦撒納合兵攻殺刺麻達爾濟。達瓦齊自立，又和阿睦撒納相攻。前一五八年，阿睦撒納來降。明年，高宗派班弟和阿睦撒納出北路，永常和降人薩拉爾（達什達瓦部下）出西路。五月，到伊犂。達瓦齊逃到烏什城，爲城主所執獻，幷獲羅卜藏丹津。

於是高宗想仍杜爾伯特和碩特之舊，以輝特補土爾扈特，以綽羅斯特代準噶爾，仍爲衞拉特四部；各封降人爲汗；令如喀爾喀之例，爲外藩。而阿睦撒納想兼統四部，不肯奉詔。高宗詔班弟殺之。班弟爲大兵已撤，不敢動手；只催他入覲，想到半路上害他。阿睦撒納乘機逃去。伊犂復叛，班弟兵敗自殺。又擾攘了兩年。到前一五五年，兆惠和成袞札布又兩路出師。這時候，衞拉特諸部內訌，又痘疫大行，阿睦撒納不能抵禦，逃入俄境，病死。俄人把他的屍首送還。兆惠又留剿餘黨，到前一五二年才還。衞拉特的戶數，共有二十多萬，這一次，死於天痘的，十分之四；死於兵戈的，十分之三；逃入俄國和哈薩克的，也十分之二；存者不及十一，人稱爲「衞拉特的一浩刼。」

於是在伊犂、烏魯木齊、塔爾巴哈台各用滿兵駐防。並令漢兵屯種。而在伊犂設立一個將軍以節制之。

準部既滅之後，土爾扈特來歸。而烏梁海（就是從前的兀良哈）亦盡入版圖，分其地爲唐努烏梁海，阿爾泰烏梁海，阿爾泰淖爾烏梁海三部。分隸於定邊左副將軍和科布多參贊大臣。

第六節　清朝平定回部

準部既亡，清朝的兵力就及於天山南路。先是噶爾丹破黑山宗而立白山宗，策妄阿布坦又排斥白山宗而代以黑山宗。白山宗瑪罕木特想據葉爾羌自立。策妄阿布坦把他擒獲，因在伊犂。瑪罕木特有兩個兒子；長名布羅尼特，次名霍集占，就是向來的史家稱爲大小和卓木的。清兵初入伊犂，阿睦撒納想得回部之援，把布羅尼特放回，而且借兵給他。布羅尼特就盡定天山南路。霍集占則留居伊犂。掌管北路的回教。清兵再定伊犂，霍集占也逃回去。清朝差人前往招撫，爲其所執。前一五四年，兆惠移兵南征，以兵少，被圍於葉爾羌。富德前往救援，亦被圍於呼拉瑪。（在葉爾羌東邊三十七里）到底以援至得出。後來清兵聚集漸多，而大小和卓木偏信在伊犂時的舊人；又用兵之際，稅斂甚重；諸城解體。前一五二年，兆惠打破喀什噶爾，（大和卓木所居）富德打破葉爾羌。（小和卓木所居）大小和卓木逃到巴達克山，爲其城主所殺，函首以獻。於是天山南路亦平。設參贊大臣，駐喀什噶爾。大城設辦事大臣，小城設領隊大臣，以治軍。各城皆設伯克以治民。（以回人爲之）前一四九年，希哈爾以巴達克山殺大小和卓木，發兵滅之。烏什的回民，也想圖響應。爲將

軍明瑞所定，於是把參贊大臣移駐烏什。

葱嶺本來是東西交通惟一的要路；從回教盛行以後，天山南路和葱嶺以西的關係更深；所以從回疆平定之後，葱嶺以西諸國，到清朝來朝貢的就很多，現在約舉其名如左

巴達克山　以下七部，清朝的書，都稱他爲城郭回部。

克什米爾　唐書的個失密。亦稱迦濕彌羅，

乾竺特　卽坎巨提，亦作喀楚特。

博羅爾　就是帕米爾，唐書作波謎羅。唐朝於其地置羈縻州名巴密。

敖罕　亦作浩罕。所屬有敖罕，納木干，瑪爾噶朗，安集延四大城，窩什，霍克占，科拉普，塔什干四小城；故稱敖罕七城。安集延城的人，來中國經商的最多，故中國亦通稱其人爲安集延。

布哈爾

阿富汗

哈薩克　共分三部，左部鄂爾圖玉斯，俄人稱爲大吉爾吉思。中部齊齊玉斯，俄人稱爲中吉爾吉思。西部烏拉玉斯，俄人稱爲小吉爾吉思。小吉爾吉思，就是黠戞斯的音轉。哈薩克和布魯特，都準每年一次，到烏魯木齊互市。哈薩克三年一貢，布魯特則每年進馬。哈薩克的部長，清朝曾各授以王公台吉的稱號。布魯特的頭目，也由將軍大臣奏放。

布魯特　分東西兩部，俄人稱爲喀喇吉爾吉思。

這許多部落。到英俄勢力擴張之後，都爲其所并。事見下篇。

和卓木是教主的後裔，雖然一時失敗，回部對他的信仰是不會墮落的。清朝初定回疆的時候，以回衆強悍，頗加意撫卹。租稅則四十取一。辦事和領隊大臣，都愼選滿員中賢明的人。回民遭大亂之後，驟得休息，亦頗相安。朝廷就漸不在意。用起侍衞和在外駐防的滿員來。都「黷貨無厭，」而且要「廣漁回女。」於是大和卓木的孫兒子張格爾，於前九二年，（仁宗嘉慶二十五年）乘機導敖罕入寇。陷喀什噶爾、英吉沙爾、葉爾羌。詔楊遇春以陝甘兵進討。明年，恢復諸城。張格爾走出邊。遇春設計誘他入寇，把他擒住。朝廷遂詔敖罕執獻張格爾家屬。敖罕不聽，乃絕其貿易。於是敖罕又借兵給張格爾的哥哥摩訶末，叫他入寇。直到前八一年，纔算議明中國仍許敖罕互市，敖罕則代中國監守和卓木一族，不許他來擾亂。

第七節　清朝征服廓爾喀

蒙藏準部和回疆，都已平定。卻還有一件對於廓爾喀的兵事，也是因西藏而起的。

廓爾喀，就是唐朝的泥婆羅。棄宗弄讚曾取其公主；中國使臣王玄策又曾調其兵攻印度的叛臣阿羅那順，均已見前。（第二編下第二章第三節）泥婆羅和西藏是極接近的。雖沒有什麼記載可憑，卻可以推想其歷代的交通都不曾斷絕。當清朝時候，泥泊爾分爲三部，推加德滿都爲盟主。前一四五年，爲其西鄰的廓爾

喀所幷，仍以加德滿都爲首都。

前一三二年，班禪六世入都，祝高宗七旬萬壽。賞賜甚多。諸王公的布施，也有好幾十萬。班禪害了天痘，死在京城裏。明年喪歸札什倫布。他的哥哥仲巴，把所有財寶通統占據了起來，藉口他的兄弟舍瑪爾巴是信紅教的，一個大錢也不曾分給他。舍瑪爾巴因此大忿，逃入泥泊爾。又有班禪部下的丹津班珠爾，因受了刑罰，也逃入其地。共勸他的酋長拉特木巴珠爾入寇。

前一二二年，廓爾喀入西藏。侍衞巴忠等不敢抵敵，私許以歲幣銀一萬五千兩講和。又繳不足額。明年，廓爾喀再入西藏。駐藏大臣保泰把班禪移到前藏。廓爾喀在札什倫布大肆剽掠。分兵一半，載所掠而去，一半仍留屯界上。事爲高宗所聞。詔福康安海蘭察出兵。前一二〇年二月，把他留屯的兵趕掉。六月，分兵三路攻入其國，六戰皆捷。離加德滿都，只有一天路程。福康安志得意滿，揮羽扇出戰，自比諸葛武侯。爲廓爾喀所襲擊，大受損失。乃因其請和，許之而還。自此廓爾喀定五年一貢，算做淸朝的屬國。

自經此戰以後，政府曉得聽西藏自由和人家交通，不大便利。乃擴大駐藏大臣的權限。在儀制上，和達賴班禪平等。把軍政財政的權柄，漸次收歸掌握。幷且慮及達賴班禪繼世之際，不免紛爭。就想出掣籤之法，頒發「金奔巴」（譯言瓶）兩個一個放在西藏的大招寺裏，一個放在北京的雍和宮裏。達賴班

禪和各大胡土克圖繼承之際，遇有紛爭，就把名字寫在籤上，放入瓶中，以抽籤之法定之從此以後清朝對於西藏的管束，就覺得更爲嚴密了。

第七章　近代的西南諸族

第一節　湘黔的苗族

西南諸族的分布，和中國開拓的次第，已略見一二三編，（第一編第六章，第二編上第四章第四節，第三編中第四章第四節。）但是更進一步，希圖竟其全功的，卻在元明清三朝。三朝的政策，是一貫的。「就諸族的土地，設立郡縣的名目；即以其酋長爲長官。實際上仍是世襲；但是繼承之際，或須得中朝的認可，或須得其新任命。」這種政策，唐宋以前，也是有過的。但是從元明以後，纔格外勵行得出力。單是把他的地方設立一個郡縣的名目，而授其酋長以長官，至多則干涉其繼承，這種辦法，原不能收開拓的實效。明清兩朝，所以能把這些地方漸次開拓，全靠他能把舊有的長官廢掉，把他這地方改成眞正的郡縣。這就是所謂「改土歸流」。原來把這各族的地方設置路府州縣，元朝時候很多。明朝也是如此。除土府州縣外，又有「宣慰」「宣撫」「安撫」「招討」「長官」諸司的名目。這種總稱爲「土司」，遇有機會，便把土酋廢掉，改設

普通的官吏，是爲「流官」。所以謂之改土歸流。這便是元明清三朝對於這些地方的開拓一貫的政策。但是話雖如此，仍不免用過好幾次兵。如今且從沅水流域說起。

沅水流域的開拓，已見第三編上第四章第四節。從宋開安化新化二縣沅誠二州之後，湖南全境不曾開拓的，只有辰沅道北境，和湖北施南道南境連接的一隅。明時，纔開闢施州永順保靖之地。清康熙時，開闢鳳凰乾州二廳。雍正時，增闢永綏松桃二廳。又改永順爲府。於是沅水流域幾於完全開闢。其初土民「畏吏如官，畏官如神。」官吏因之，頗爲侵暴。而漢人移居其地的又甚多，土地盡爲所佔。於是苗民生計窮絕，前一一七年，就起而反抗。調四川雲南湖南兩廣的兵，好幾十萬，纔算勉強把他鎮定。這是由於這時候軍事的腐敗，參看第九章第二節。而這時候，川楚教匪又起，官軍都調到北邊去，苗亂依舊不平。後來有一個好官，喚做傅鼐的，來總理邊務。乃修碉堡，創屯田，把漢民訓練做兵，叫苗人侵掠不能得利，然後出錢買收他們的軍器。又設立學塾，教化他們。從此以後，苗族就漸漸的向化了。

苗族的分布，是從沅江的下游，而漸進於其上游的。所以從辰沅向西，自鎮遠平越以達貴陽。從此再向西南，到安順普安一帶；以及從平越向東南，到都勻榕江一帶，也都是苗族分布之地。貴州一省，介居湘蜀滇桂之間。這四省的邊界上，也都是蠻族所分布。所以開闢獨晚。明初，元時所置的思州來降。太

祖將其地分設思州思南兩土司。後來這兩司互相仇殺，乃於前四九九年，（永樂十一年）分其地爲八府，四州，設立布政司和都指揮司，自此貴州纔列於內地。

其在貴陽附近的土酋，以安氏（居水西）宋氏（居水東）爲最大。附近各土司，都分歸其統轄。後來宋氏衰而安氏獨盛。天啓時，和永寧土司奢氏（永寧如今貴州的關嶺縣）同叛。明朝爲之大費兵力。到前二八四年，（崇禎元年）纔把他討定。自此貴陽以西南都定。其貴州東南一帶，則苗人分布的地方面積之廣幾達三千里，謂之苗疆。而以古州（榕江）爲中心。環列的苗寨，有一千三百多座。清朝雍正年間，鄂爾泰兼做了雲貴兩省的督撫，創議改土歸流，纔任張廣泗招降了他。（貴州其餘地方的土司，則派哈元生去招降。）後來鄂爾泰張廣泗都去了，繼任的人，措置不善，苗人就又起而爲亂。（前一七七年）世宗派哈元生張明等去勦撫，久而無功。高宗即位，仍派張廣泗經略其事。前一七六年，纔把苗人蹙到丹江都勻台拱三縣間的牛皮大箐裏，把他打平。這一次，一共燒毀苗寨一千二百餘座，所釋而不攻的不過三百八十多座，殺戮也是很慘的。

第二節　滇黔的濮族和金川

濮族的分布，以黔江金沙江大度河流域爲中心，前面亦已說過。從元以後，其最有關係的，就是貴州的播州，和雲南的烏撒、烏蒙、東川、鎮雄四七府。

播州就是如今的道義縣。當元明時，其轄境極廣，北邊直到婁山關，南邊要到如今平越縣附近。其酋長楊氏，也由來甚久。原來播州還是唐朝所置的州，僖宗時，爲南詔所陷。有一個太原人，姓楊，名端，應募攻復其州。從此楊氏就世據其地。元時，以其地爲宣慰司。明初，楊氏率先歸附，仍以原職授之。播州的地方，三面鄰蜀，當交通之衝。而兵尤驍勇，屢次調他從征，總是有功的。萬歷初，宣慰使楊應龍性喜用兵，因爲犯了罪，爲疆吏所糾劾，就發兵造反。官軍討之，屢敗。直到天啓初年，調川滇湖南三省的兵，然後把他討平。於是分其地置遵義平越二府，分隸黔蜀。（清朝遵義改屬貴州）黔江流域就完全開闢了。

雲南一省，唐宋兩朝都爲大理所據。到元朝滅掉大理，纔入中國版圖，已見第三編下第三章第四節。但是把他認眞開設郡縣，還是明朝的事情，明初仍多用土官。就使正印是流官，也一定要用土官做他的佐貳。到後來，纔逐漸改土歸流。其間大抵是和平進行的。只有烏蒙烏撒東川鎮雄四土府，在明朝隸屬四川。其地距成都太遠，節制不到。而又居川滇黔三省之間，頗爲腹心之患。清初，烏撒土府已廢。其餘三府還是隸屬四川。前一八六年，鄂爾泰創議改土歸流，世宗知其才可用，就把三土府改隸雲南，纔把他改設昭通東川兩府。明朝時候，雲南的疆域是很廣的。所轄的土司，西南抵今緬甸，東南亦達今老撾，和安南接界。後來措置得不甚得法，實力所及，西不過騰衝，南不過普洱。從此以外，就都爲安南緬甸

所呑幷。其事別見下章。清初，雲南西南部的土司，還有和「江外諸夷」勾結爲患的。鄂爾泰也把他改第改流。瀾滄江以東的地方，總算完全平定。

其兵力化得最多的，就要推四川的金川。金川也是明初的土司，後來分而爲兩：東名攢拉，譯言小金川，就是如今的懋功縣；西名促浸，譯言大金川，就是如今的理番縣屬的綏靖屯。其種族大概是古代的氐羌。地勢極險，而又多設「碉堡，」實在是難攻易守的。清朝乾隆年間，大金川酋長莎羅奔奪了小金川酋長澤旺的印。這時候，張廣泗做四川總督，發兵攻之，久而不克。高宗代以訥親，亦無功。前一六三年，又以傅恆代訥親，莎羅奔纔算投降。然而用兵已經三年了。後來莎羅奔死，其子郎卡嗣立。郎卡死，子索諾木繼之。和澤旺的兒子僧格桑相聯合。就又舉兵抗命。前一四〇年，高宗用桂林做四川總督，和尙書温福分兵兩路進攻。桂林屢戰不利，高宗把他撤掉，代以阿桂。把小金川打破，僧格桑逃到大金川。清軍逼令大金川交出，大金川不聽。又移兵去攻他。明年，小金川又叛，温福被殺。高宗又添派豐伸額明亮做阿桂的副手。這一年十月裏，再把小金川打定。又節節苦戰，到前一三六年，纔算把大金川打平。金川地不滿千里，人不滿五萬，而清朝爲著他用了五年兵，兵費化到七千萬。（打天山南路，還只用掉三千萬。）這種犧牲，也總算得巨大而可驚了。

第三節　兩廣的粵族

廣西地方入中國的版圖，遠較貴州爲早；然而實力所及，也不過東北一部分；其東南一帶，則自唐以來，以邕管（如今的邕寧縣）爲控扼之地；此外就都是粵族的巢穴了。從宋朝開闢誠州之後，纔從誠州「創開道路，達於融縣，南抵潯江諸堡。」然後中國的勢力直達於鬱江流域。徽宗崇寧間，就招納了左右江四百五十餘峒，分置州縣，總稱爲黔南路。然而實力實在不足，以致「夷獠交寇，洞蠻跳梁，士卒死者十七八。」只得仍舊廢掉。元明以來，纔把這地方漸漸的開闢做郡縣，而其間最費兵力的，共有四處（一）是桂林的古田。（如今廣西的永寧縣）據其地的酋長，本來有韋閔白三氏。後來都爲韋氏所并，屢次爲患。明朝的孝宗武宗世宗穆宗四朝，都對他用兵，然後把他打定。（一）是平樂的府江。從此西至荔浦，溪峒共有千餘處。猺獞靠他做巢穴，四出刼掠。西南直到遷江來賓，所有各溪峒也都和他相應。交通上頭起了很大的障礙。穆宗神宗兩朝，屢次用兵。又「刊山通道，增置樓船，繕修守備。」這一條交通的動脈纔算保住。又（一）處是潯州的大籐峽。這地方兩山夾江。其中有「大籐如斗，延亘兩崖，」好像是天然的橋，蠻民存上面走來走去，很爲便利。其地勢又最高，走到山頂上一望，好幾百里的地方都如在目前。這種地方眞是難攻易守了。而籐峽府江之間，又有一座力山，其險更甚於籐峽。住在力山的獞人，善造藥矢，著人即死。大

藤峽則爲藍胡侯槃四姓所據，靠著天險，「居則遮斷行旅，出則墮城殺吏，」爲患很深。成化年間，命韓雍趙輔發兵去攻他。深入其阻，把大藤砍斷，改峽名爲斷藤峽。從此蠻人失險，不敢再遠出爲患。然剽掠沿岸的事情，終不能免。正德年間，王守仁又發兵攻討一次。到嘉靖年間，又爲患，又命蔡經督師討平之。(一)處是梧州的岑溪。酋長姓潘。萬歷年間，有名喚積善的，擁兵爲患。也派戚繼光帶著大兵去，然後討定。以上都是邕桂間的地方。其邕州以西太平府（如今的崇善縣）的黃氏，和龍州的趙氏，泗城（凌雲縣）的岑氏，（蒙古人）也都靠著兵力然後平定。

還有廣東的瓊州島，是後漢時纔開闢爲珠崖儋耳兩郡的。後漢書說『其渠帥貴長耳，皆穿而縋之，垂肩三寸。』和哀牢夷相同。（後漢書『哀牢人皆穿鼻儋耳；其酋帥自謂王者，耳皆下肩三寸，庶人則至肩而已。』）可證其亦爲粵族。歷代雖多隸版圖，然開闢的地方都在沿海，中央的黎母山仍爲黎人所據。以地勢論則彼高而我下；地味則彼腴而我瘠；形勢則彼聚而我散，所以歷代爲患。從元明以後，大舉戡定共有四次(一)在前六二一年，（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發兵犂其穴勒石五指山。(一)在前三七二年，（明世宗嘉靖十九年）(一)在前三一二年，（神宗萬曆二十八年）都發大兵渡海。(一)在前二二年，（清德宗光緒十六年）提督馮子材亦提兵深入，從海邊到黎母山，開成十字路。從此黎人失險，就不復能爲大患了。

總而言之，對於西南諸族的用兵，要算元明清三朝最爲劇烈。這不盡由辦理的不善，卻反可視爲開拓的進步。原來開拓進步了，移居的人就多。移居和往來的人多了，纔會和蠻族衝突。衝突發生了，纔要用兵。這也是無可如何的。開拓這們大的土地，而用兵不過如此，犧牲總還不算大。

第八章　近代的後印度半島

第一節　平緬麓川的滅亡和緬甸建國

後印度半島地方，地勢的平坦，交通的便利，都以紅河流域爲最；湄公河和湄南河流域次之；而伊洛瓦底江上流，則地勢頗爲崎嶇；所以開化的先後，也就因此而定。然而伊洛瓦底江上流的人民，實際上頗爲強悍。所以到近世，緬甸和暹羅安南就並列爲大國了。

明初，永昌以外最大的土司，要推平緬麓川。如今保山以西的潞江安撫司，騰衝以西的南甸平崖剌達，以及緬甸北境，伊洛瓦底江右岸的孟拱孟養，左岸的八莫孟密等，都是其地。其南，如今蠻得勒阿瓦一帶爲緬甸。又其南爲洞吾。又其南爲古剌。（如今的擺古，亦作白古。）其在普洱以南的爲車里。車里以南爲老撾。老撾以南爲八百媳婦。觀此，可知明代雲南的疆域實在包括伊洛瓦底江流域，和薩爾溫河湄公河

上流。

平緬麓川，在元代本分爲兩個宣慰司。明太祖始命平緬酋思倫發兼統麓川。後爲部酋刀幹孟所逐，逃到中國。太祖爲發兵討平幹孟，乃得還。於是分其地設孟養、木邦、孟定、潞江、干崖、大候、灣甸諸土司。倫發卒，子行發立。行發卒，弟任發立。想恢復舊境，就舉兵犯邊。前四七一年，（英宗正統六年）命王驥蔣貴將大兵討之。任發逃入孟養，爲緬人所執。子機發仍據麓川爲患。命王驥蔣貴再出兵討之。先是任發逃走時，明朝命木邦緬甸，有能捉到他的，就把平緬麓川的地方賞他。緬人既捉住任發，就想要求明朝給了他地方，纔把任發獻出來。明朝不曾答應。於是緬甸也幫著思機發列兵來拒。王驥蔣貴把他打敗。然而緬甸終不肯交出任發，而機發也仍舊據著孟養。前四六六年，緬人纔把任發來獻。明年，再叫王驥帶著十三萬兵去攻機發，機發逃去。（後來亦給緬甸捉住，景帝時候，把他送來，殺掉。）王驥兵纔回來，部衆又擁戴任發的小兒子名字喚做祿的。王驥曉得麓川畢竟不能用兵力打定，就和他立約，許他居住孟養；而立石於金沙江，說「石爛江枯，爾乃得渡。」遂班師。這一役，明朝連出了三次大兵，其結果反默認把金沙江以外棄掉，眞是天大的笑話。然而思氏給明朝屢次大舉一種恢復統一的運動，始終沒有能成功。伊洛瓦底江流域統一之業，就讓給緬甸了。（伊洛瓦底江流域的蠻族，本來很爲強悍。平緬麓川，地最大，又最近邊。太祖的乘機把他分裂，似乎不是無意的。）

緬甸地方，當明初本分設緬中（洪武二十七年）緬甸（永樂元年）兩宣慰司。宣宗以後，入貢的祇有緬甸，而緬中遂不復見。思任發思機發兩代，都給緬甸人擒獻，所以思氏怨恨緬甸。嘉靖中，思祿的兒子思倫，和木邦孟密攻破緬甸，把他的酋長莽紀瑞殺掉。莽紀瑞的兒子，名喚莽瑞體；他的母親是洞吾酋長的女兒，就逃到洞吾。洞吾酋長把他養做兒子。於是莽瑞體就承襲了洞吾的基業。這時候，葡萄牙人初來東洋，莽瑞體雇他做兵，把古剌滅掉。孟密、木邦、潞江、隴川、（宣撫司，王驥所立。）干崖諸土司次第歸附。於是平緬麓川舊地殆悉爲所幷。只賸一個孟養。瑞體發大兵攻之，思氏的酋長名字喚做箇的走死，思氏遂亡。前三八三年，（嘉靖八年）莽瑞體卒，子應裏襲。前三八一年，入寇。明將劉健鄧子龍大破之。明年四月，出兵直抵阿瓦。——先是江西人岳鳳在隴川經商。隴川宣撫使多士寧用爲記室，而且妻之以妹。岳鳳反和莽瑞體相結，殺多士寧而據其位。莽瑞體的跋扈，有許多是岳鳳所教。這一次，把岳鳳殺掉。——定隴川而歸。於是暹羅乘勢攻擊緬甸，莽應裏的兒子機撾就爲暹羅所殺，緬甸國勢驟衰，明朝的西南邊，就無復邊患。然而附近緬甸諸部依然依附著他。緬甸建國的規模，到此就確立了。

第二節　清朝和緬甸的交涉

明桂王逃奔緬甸的時候，緬甸酋長名喚布達利，（莽瑞體的曾孫）把他迎接到國裏；合了諸土司的兵，共拒

清朝。清兵沿伊洛瓦底江而下，直逼阿瓦。這時候，葡萄牙人僑寓阿瓦的，也出來抵抗，清兵不能攻破，只得退還。而緬甸人怕清兵再來，都抱怨布達剌。布達剌的兄弟怕剌都木趁勢把布達剌殺掉，竊據王位。就把明桂王執送吳三桂。緬甸從此以後，內亂相繼。古剌乘機自立。前二二六年，（康熙二十五年）藉荷蘭人之助，攻破阿瓦，把緬甸酋長底布里殺掉。遂幷緬甸全境。乾隆初，有一個人喚做廱哈祖的，起而恢復故國。乘勢滅掉古剌。前一五八年，緬甸酋長莽達剌又爲錫箔江夷族所殺，木梳土司雍籍牙起而平定其亂。取阿瓦，滅古剌。雍籍牙的兒子孟駁又吞幷了阿剌干，攻滅了暹羅，國勢又蒸蒸日上了。

從緬甸強盛以來，瀾滄江以外諸土司，幾於盡爲所幷。清初，雲南邊外只靠著茂隆桂家兩個銀廠做屏蔽。（茂隆銀廠，在普洱邊外，屬大山土司。桂家是明桂王的遺民。所經營的銀廠，名喚波龍。兩廠所聚的人，都有好幾萬。）前一五二年，茂隆廠主吳尙賢爲雲南官吏所誅，廠衆都散。不多時，桂家亦爲緬甸所滅。前一四七年，緬遂侵沿邊土司。官軍三路皆敗。詔罷總督吳藻，代以楊應琚。應琚到了雲南，剛好緬甸兵退去，就張皇說緬甸可取，其實毫無方略。前一四五——一四四兩年，和緬甸相持，屢次敗北。詔代以明瑞，和參贊大臣額勒登額分兵兩路進討。額勒登額頓兵不進，明瑞敗死。詔磔額勒登額，以傅恆爲經略，阿桂、阿里袞爲副將軍，更調索倫、吉林兵，健銳火器營，和廣東水師。前一四三年，陸軍夾著瀾滄江，水師則在江中，順流而下，三路皆捷。然而走到老官屯，（在孟養南邊）經略已

因水土不服，害病。攻打老官屯，又不能破。只得因緬人請和，許之而還。緬甸人明知清朝無能爲，竟就不來朝貢，清朝也拿他無可如何。後來暹羅鄭氏復國，緬兵屢爲所敗。——緬人徙都蠻得勒。——前一二六年，鄭華又受封於中國。緬甸纔懼而請和，詔封其酋孟雲爲緬甸國王。（孟駁卒，子贅角牙立。孟駁弟孟魯，弒而代之。國人又殺孟魯，而立雍籍牙少子孟雲。）

第三節　黎莫新舊阮的紛爭和清朝討伐新阮

安南黎氏的建國，已見前第一章。前三八五年，（嘉靖六年）黎氏爲其臣莫登庸所篡。後來明朝前去詰問，莫登庸急了，只得入鎮南關，「囚首徒跣，請舉國爲內臣」。於是明朝赦其罪，削去國號，把他的地方建立一個都統司，而以莫登庸爲使。（前三七三年）

黎氏之亡，遺臣阮淦立其後於老撾，是爲安南莊宗。前三七九年，復入西都。自是安南之地，黎莫二氏並立。前三二〇年，安南世宗入東京，滅莫氏。明朝說莫氏是中國的「內臣」，仍立其後於高平。而且要討伐安南。安南大懼。世宗只得也仿照莫登庸的辦法，入關受都統使之職。明朝纔算罷休。前二四六年，（康熙五年）清朝册封黎氏爲安南國王。而高平莫氏，亦仍受都統使之職。前二三八年，安南乘三藩之亂，清朝顧不到南邊，把莫氏滅掉。請兩貢並進，許之，一場對中國的外交，也總算了結。

先是安南莊宗復立之後，以壻鄭檢爲太師。而阮淦子潢因和鄭氏不協南鎮順化。自是鄭氏世執政權。世宗死後，鄭儉的兒子松廢掉太子，而立其弟敬宗。（前三一三，明萬曆二十七年。）阮潢舉兵討之，不克，就自立爲廣南王。自此廣南對於安南，不過名義上稱臣，實際則完全獨立。廣南的立國，以西貢爲重鎮。（因其瀕湄南河下流，最富饒。）乾隆時，阮潢的八世孫福嶼，置副王以鎮之。後來福嶼殺其長子，而傳位於次子福順。西貢家族阮文岳、文惠、文慮弟兄三人，借此起兵。攻破順化，福順走死。而這時候，鄭松的五世孫鄭森，恰好也廢其嫡子棟，而立庶子幹爲後。鄭森卒，棟仍廢幹而自立。鄭幹就遣使乞師於新阮。前二〇一年，阮文惠入東京，鄭棟自殺。文惠留其將貢整守東京，自還西貢。而貢整又想扶黎拒阮，文惠還兵把他攻殺。安南末主維祁遁去。其臣阮輝宿保護著他的妻子，逃到廣西。（前二〇〇年。）事聞，高宗命兩廣總督孫士毅出兵。前二〇〇年十月，士毅和提督許世亨出鎮南關。十一月，到富良江。殺敗了安南的守兵，遂入東京。黎維祁出謝。士毅承制，封爲安南國王。這時候，孫士毅十分得意，聽了阮文惠來降的假話，想把他捉著回來，算做功勞。不肯退兵，又不仔細隄防。明年正月初一日，就爲阮文惠所襲，許世亨戰死。兵士回來的，不到一半。高宗大怒，再命福康安出兵。恰好阮文惠也怕中國再舉，遣人乞降。高宗就掩耳盜鈴的許了他，而把黎維祁編入旗籍。

第四節　暹羅的建國

暹羅，隋以前稱爲赤土。（第二編下第二章第五節）後來分爲暹和羅斛兩國。暹國事實無考。羅斛王孛羅隆亞，以前一二七二年建國。（唐太宗貞觀十四年。暹羅人現在把這一年紀元。）是爲暹羅第一朝。後來史乘闕略，事跡也無甚可考。前五六六年，（元順帝至正六年）羅斛王參烈勃羅達怡菩提把暹國合幷，號爲暹羅斛國。定都於今猶地亞。參烈勃羅達怡菩提卒，子參烈昭毗牙立。爲伯父參羅多羅祿所篡。入貢於明，明太祖封爲暹羅國王。從此遵中國之命，以暹羅爲國名。莽體瑞強盛的時候，把暹羅攻破。暹羅王自己弔死，太子給莽體瑞擄去，而第一朝亡。前三○九年，（明神宗萬曆三十一年）有一個名喚孛羅逖曇的，又據地自立。是爲第二朝。暹羅之制，常立正副兩王；王位或傳弟兄，或於諸子中任意擇立一個；以致常啓紛爭。明熹宗時，日本人山田長政流寓暹羅。暹羅王用他做將，攻破六昆。（就是現在的六昆，當時是獨立的。）又打破緬甸和呂宋來侵犯的兵。就用他做宰相。長政勸王定立儲之法，頗想圖個長治久安。而長政行政太嚴，國人不悅，起兵廢王，長政亦兵敗而死。有一個喚做扶拉約扶拉參的，定亂自立。是爲第三朝。第三朝建立之後，四十多年，而爲緬甸孟駁所滅。緬人征稅甚苛，暹人又羣起反抗。第三朝的宰相鄭昭，原是中國潮州人，以前一三四年，（隆四十三年）復國自立。是爲第四朝。旋爲前王餘黨所弒。華策格里本來是暹羅人。鄭昭早年把他收做乾兒子。後來又把女兒嫁給他。這時候，正用

兵柬埔寨，還兵定亂自立。前一二六年，入貢，受封於中國。其表文自稱鄭華，大約是襲前王的姓，而以自己名字譯音的第一字做名字的。這就是現在暹羅王朝的祖宗。

第九章　清朝的中衰

第一節　乾隆時的衰機

清朝的國運，乾隆時要算極盛，而衰機亦伏於此時。原來所謂八旗兵，他的種類是很雜的，他的程度也是很低的。在關外的時候，雖然以勇悍著聞，而入關之後，他的性質就起個急劇的變化。當吳三桂舉兵時，八旗兵已經不可用了。而謀生的能力又是沒有的。到後來，生齒繁殖，就反生了一個生計困難的問題。清初旗兵的餉銀，比綠營加倍。居京師和在外省駐防的，所占的都是肥美之地。然而並不能耕種，都是典賣給漢人。餉銀入手，頃刻而盡。往往豫借到一兩年。初入關的時候，旗民奉親王府之命，四出經商。又或以賣人參爲名，到處騷擾。因此就禁止他們，不準經營商業。旗戶欠債很多，聖祖曾代他們還掉。又屢加賞賜，也不久即盡，並不能經營事業。乾隆初年，曾行移墾的法子，把他們移殖於拉林河阿勒楚喀等地方，不久，就多數逃走了。旗兵如此；其綠營兵也承平歲久，實不可用。高宗頗以十全武功自誇，平金川，定伊犁。服廓爾喀各國。並定回部，安南，緬甸，臺灣。其實天山南北路的平定，一半是適值天幸。安南緬甸廓爾喀三役，都弄得情見勢絀，掩耳盜鈴。金川之役，尤其得不償失。嘉道以後，內憂外患紛至沓來，就弄得手足無措了。

高宗是個侈欲無度的人。他明察不及世宗，而偏喜歡師心自用。並不能學聖祖的克勤克儉，而形式上偏事事要模範聖祖。譬如開博學鴻詞科等 三次南巡，所至供帳無藝，國家的元氣被他斲喪的不少。而最荒謬的，就是任用和珅。和珅是個滿洲官學生，應役在鑾輿衞，扛舁御轎。有一次，高宗出行，在路上，忽然發見缺少了儀仗。高宗大怒。厲聲問『是誰之過與?』左右都震懾，沒一個人敢對答。和珅便說『典守者不得辭其責。』吐音宏亮，高宗異之。又和他說話，奏對都稱旨。由此從侍衞，副都統，超遷到侍郎，尙書。拜大學士，在軍機處行走。子豐紳殷德，尙了公主。聲勢赫奕。至於公然令內外奏事的，都要另具副封，送到軍機處。和珅是個貪瀆小人，除掉要錢之外，一無所知的。既然攬權，就要納賄。各省官吏，不得不齎著巨金去事奉他。都苛取之於下屬。下屬無法，只得再剋剝之於人民。於是吏治大壞。當時發覺的贓吏，贓款動至數十萬，實爲前此所未有。——不發覺的，還不知凡幾。加以這時候，民間的風氣也日趨奢侈。看似海內殷富，實則窮困無聊的人也不知凡幾。內亂之起，就處於必不能免之勢了。

以財政論，乾隆中葉後，國庫的賸餘有了七千八百萬，也不爲不多。然而從乾隆末年亂起以後，國庫的儲蓄就逐漸銷耗。加以康雍時代吏治淸明，一切政治，都費用較少，嘉道以後，情形就大不相同。——譬如淸初河決一次，所化的錢，不過百餘萬。道咸後便動輒千萬。——財政日漸竭蹶，也是淸朝由盛而

衰的一個大關鍵。

第二節　嘉慶時的內亂

清中葉的內亂，起於乾隆末年。先借湖廣的苗亂做個引子，其事已見第七章第一節。這一次，蔓延的區域雖不很廣，而調兵運餉，業已所費甚巨。乃事未平而教匪之亂起。

白蓮教，起於元朝時候。有人說他們的祕密組織，含有別種宗旨在裏頭。然而無可詳考。就他們暴露於外的行為看起來，總只算他一種邪教。卻是他的傳授，從元到清，緜延不絕。前一三七年，（乾隆四十年）教首劉松因事洩被擒，遣戍甘肅。然其徒劉之協等，仍密赴各處傳教。詭奉河南鹿邑縣的王發生，稱為明後，潛圖不軌。前一一九年，事洩，同黨都被擒獲，而劉之協逃去。於是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大索，騷擾不堪，反而做了激成變亂的近因。前一一六年，（仁宗嘉慶元年）教匪起事於湖北，劉之協姚之富和齊林之妻王氏等為之魁。而冷天祿徐天德王三槐等，又起於川東。自此忽分忽合，縱橫川東北漢中襄鄖之境。官軍四面剿擊，直到前一一三年，糜餉已七千萬，依舊毫無寸效。推原其故，約有數端

（一）則這時候的官軍腐敗已甚。將帥也毫無謀略。賊勢極為飄忽。而官軍「常為所致。」又每戰，輒以鄉勇居前。勝則冒他的功勞，敗則毫無撫卹。賊兵也學著官兵，以被擄的難民擋頭陣。勝

則樂得再進，敗則眞賊亦無所傷。

(二)高宗以前一一七年傳位於仁宗。然仍自爲太上皇，管理政事。和珅也依然握權。他是只曉得要錢的帶兵的人，不得不尅扣軍餉去奉承他。於是軍紀益壞——當時往軍中效力，算件好差使。去了一趟回來，沒有不買田置宅，成爲富翁的。

(三)賊勢既如此其盛，人民被剽掠的很多，都弄得無家可歸，仍不得不從賊。所以雖有殺傷，賊數不減。

前一一三年，太上皇死了，和珅也伏誅。——他的家財，據薛福成庸庵筆記所載，共一百零九號。已估價的二十六號，共値銀二億二千三百八十九兩。未估價的八十三號，照此推算，又當八億兩有餘。近人說甲午庚子兩次的賠款，和珅一人的家產就足以淸償。法國路易十四的私產，不過二千萬兩，不及他四十分之一。——於是局面一變。仁宗乃(1)下哀痛之詔，(2)懲辦首禍的官吏，(3)優卹鄉勇，(4)嚴核軍需，(5)許賊軍悔罪投誠，(6)又行堅壁淸野之法。命川陝湖北河南，協力防堵。再用額勒登保楊遇春等往來勦殺。賊勢纔漸衰。到前一一〇年十二月，六股匪徒總算平定。其餘衆出沒山林的，則到前一〇九年七月，纔算肅淸。而遣散鄉勇。無家可歸的，又流而爲盜。直到一〇八年九月，纔算大定。

這一次的亂事，首尾九年；用去軍費二千萬兩；賊兵死的數十萬；官軍和鄉勇良民，就並無確數可考了。關戰川楚教匪詳細的於情，可參看聖武記。

當西北鬧教匪的時候，東南亦有所謂「艇盜。」其事亦起於乾隆末年。阮光平既得安南，因財政困難，就招沿海亡命，供給他兵船軍械，又誘以爵賞，叫他入海刼掠商船，廣東海面就頗受其害。後來內地的土盜亦和他句通，一發深入閩浙。「土盜倚夷艇為聲勢，夷艇借土盜為耳目。我南則彼北，我北則彼南。我當艇寇，則土匪乘機剽掠；我剿土盜，則夷艇為之援應。夷艇既高大多礮，土匪又消息靈通。」剿撫毫無效果。朝廷因急於教匪，又無暇顧及東南，於是為患愈深。前一一〇年，安南舊阮復國，禁絕海盜。夷艇失援，都幷於閩盜蔡牽。仍以海島為根據，和陸地的土匪交通，令其接濟餉械，為患閩浙。這時候，浙江水師提督李長庚頗善水戰。乃自造大船三十艘，名為霆船。巡撫阮元，率官商捐出錢來，到福建去造的。入海把他打敗。蔡牽就和廣東海盜朱濆聯合，為患閩粵。前一〇八年，朝廷用長庚總統閩浙水師。屢戰皆勝。而前後做閩浙總督的，都和他不合；遇事掣他的肘。前一〇五年，長庚戰死南澳洋面。朝廷仍用其部將王得祿邱良功。前一〇四，一〇三兩年，先後把朱濆蔡牽打死。一〇二年，兩廣總督百齡又剿粵海餘賊。海面纔算肅清。

川楚教匪定後，不滿十年，北方又有天理教匪之亂。天理教，本名八卦教。其教徒布滿直隸河南山

東西。而滑縣李文成、大興林淸爲之魁。林淸賄通內監，打算於前九九年，駕幸木蘭秋獮時，襲據京城。未到期而事洩，滑縣知縣強克捷捕文成下獄。教徒就攻破縣城，殺掉克捷，把文成救出。長垣、東明、曹縣、定陶、金鄉、同時響應。而曹縣定陶縣城均被打破。林淸使其黨潛入京城，乘夜分犯東西華門。太監劉得才、楊進忠替他領道。閻進喜等爲內應。攻入門的，約有百人。幸而發覺尙早，關門搜捕了兩天一夜，總算殺個乾淨。林淸亦被獲於黃邨。河南山東的叛徒，也總算隨時鎭定。這一次亂事，蔓延得不算廣，時間也不算長。然而內監都交結起匪徒，做起內應來。當時人心搖動的程度，就眞正可怕了。

以上所說，不過是犖犖大端。此外小小的變亂，還有好幾次。社會的現狀，既已很不安寧；政治上業已沒有法子可以維繫，而外力又乘之而入；於是淸中葉以後種種的波瀾，就層見疊出了。

